

内 容 提 要

《伐木工的反叛》，原名《被吊者的反叛》，是墨西哥著名小说家B·特雷文的一本作品。作者以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背景，以墨西哥西南部热带森林中伐木工的悲惨生活为题材，描写了墨西哥人民——主要的是印第安人英勇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压迫、种族歧视的斗争。康狄托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因为妻子患了盲肠炎无力医治，结果被骗卖至伐木场中。在伐木场里，他和另外的伐木工、赶牛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压迫和剥削，终于起而反抗，从自发的斗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书中伐木场场主的残暴，印第安人暗无天日的生活，热带原始森林中的山洪暴雨，交织成一幅血泪画面，令人不忍卒读。

伐木工的反叛

小 引

卓西尔族的印第安人，康狄托·卡斯特罗和他的妻子瑪塞琳娜·得·拉·莎斯，还有他們的兒子，安琪琳諾和彼得里特，居住在查吉惠斯坦近郊，叫做灸山的小農業区的一片土地上。他們依靠一小片土地过着日子。康狄托的財產大約有五英畝貧瘠多石、而又干成粉末的土地，如果他要從這片土地上給他底家人榨出足夠的食糧，那便需要他一年到頭弓腰折背的勞動。耶佛尔区和吉拉姆区的大地主因為這種緣故曾經有幾次勸過康狄托，叫他丟掉這一片寒酸的土地，帶着他的全家到他們的田庄上去作一個日工。

那些大地主們總在尋找着一家一家的印第安人，因為他們需要印第安人在他們的田庄上干活兒。他們肆無忌憚地把這些印第安人從他們的村庄和住區里搶走。地主們你爭我奪地搶着這些印第安人，就好像要對沒有烙印的無主的牛羊建立所有權一樣。因為掠奪印第安人而發生的爭吵一直繼續着，由祖輩一脈相承地傳給子孫，到後來連最初爭吵的起因也都忘了，以至於人們誰也不曉得在這些地主之間的不共戴天之仇究竟是怎樣引起來的。

墨西哥獨裁政府的政治首腦和它的爪牙們自然是永遠和那些有權有勢的地主們站在一起的。當地主要求他們掠奪一家印第安人的一片土地，宣布剝奪某一些印第安人的合法權利，或者是利用任何非法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的時候，這些政府的代表人往往會即刻就實現地主的意願，結果就使得那些印第安人完全在地主的掌握里了。接着地主就會替那一家印第安人償還債務，或是設法付出

加在他們身上的苛刻的罰金——這些罰金在大多數的情形下往往是毫無理由的，但是却足以使這些印第安人深深地陷在債務里，因而最後地主也就能夠得到統治他們的絕對權力了。在墨西哥，地主不是和某一個政府首腦有某種聯繫，便是和他有友誼之情；因為有了地主的支持，暴君政治的爪牙們，才能够長遠而舒適地生活着。而這一切也就保證了：在地主的田莊上永遠也不會缺少印第安人的奴隸勞動。

康狄托一家人所以能夠保持獨立自主的生活，主要的是由於他生來的農民的謹慎，天性的善良，以及堅定的處世方針：他只管他自己的土地，工作，和他一家人的幸福。

康狄托居住的村落一共有五家人家，和康狄托一樣，其餘的四家也都是卓西爾族人，他們的土地也和他的土地一樣地貧瘠。他們寒酸的茅屋是用曬干的磚坯砌起來的，上面鋪着棕櫚樹的葉子，當作屋頂。他們的生活是艱苦的：只有貧窮的印第安農民才能忍受得了。可是儘管如此，地主們企圖使他們變作日工的一切努力却都沒有成功，正如同當他們在康狄托身上打主意的時候未能成功一樣。這些印第安人並不是不曉得在地主田莊上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家裏的生活好得多；可是他們却寧願留在他們那一小片干旱而焦枯的土地上——就因為土地的干旱和焦枯，人們才把這一地區叫做灸山，意思就是說這兒是一個日晒如焚的地方——他們寧願過着多災多難的生活，經常看着他們的農作物遭災被毀，也不願意在一座伊甸園里奴顏婢膝地當奴隸。他們寧願作為一個自由人挨餓而死，也不願意在一個監工的指揮之下吃得腦滿腸肥。

如果你要問一問這些卓西爾族人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偏愛，他們也許會像美國路易桑那州一個年老的女黑人那樣地來回答你。在一八六一年美國內戰之前，當她年青的時候，她曾經是一個女奴；那時候她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一切都由她的主人來照

管。她每一天要吃多少就吃多少。现在她却住在一座寒伧的小茅棚里，为了谋生，她不得不给周围的邻居浆洗衣裳。她从来也不晓得吃了这一顿，是不是还会吃上下一顿，她也不晓得：为了糊口她是不是会铤而走险去作强盗，然后被关进监牢。有一天，人们这样问她：“我说，老妈妈，从前在你当奴隶的时候，你不是生活得更好么？”于是她回答说：“我从前的生活确实要好一些——可是现在我很幸福——一个人单单是吃饱了肚子，并不一定会觉得幸福。”

在灸山，情形也是一样：单单是一个人的肚子并不能支配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肚子也能发号施令的话，那末为什么这些印第安人能够安于他们苦痛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听从地主的命令，因而也没有把他们的肚子交给地主来照管，这一切也就不能解释了。

第一章

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内心深处，与其说他相信的是神明，倒不如说他更相信命运的威力。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他总逃不掉他那注定了的命运。当一个印第安人意识到他的不幸的命运来临的时候，他跟一切人一样，总想从自己的身上得到救助：一种纯粹生物的本能驱使他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保全自己，用一切他认为有助于他的方法来抵抗他的命运，在这些手段和方法里，也包括着向圣徒祈祷——在他们每个人看来，这些圣徒自然是上通神明的。可是，他却完全明了：他的处境就和一个迷失路途的哨兵一样；而如果他和他的命运对抗，那也只不过是把他的命运对他的打击延缓片刻而已。

当康狄托的妻子，玛塞琳娜突然地害起病来，而且一般的药物，一样也不能减轻她的病痛的时候，康狄托就感觉到在他一生中有决定性的一个时刻已经来了。玛塞琳娜腹部的右侧感到疼得厉害。她说她觉得她的身体胀得不得了，因此就好像她就要爆裂了一样。那个老式的稳婆说她的肠子打了一个结儿。为了解开这个结儿，她曾经开了药方；她开的泻药很强烈，就连一只大象的肚子也可以泻得空空的，可是结果这些泻药却只是加重了这个病妇的痛苦和哀号。玛塞琳娜觉得她的肠子好像已经烧起火来，而且就要一節一節地断了。

接着那个稳婆就发表了意见，说人要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她劝告他们：打发一个孩子到马蒂奥那里去，吩咐他预备

一口棺材，那末可憐的瑪塞琳娜就可以按照基督教的禮節來埋葬了。可是康狄托對於這一個解決的辦法却並不以為然。他是愛他的妻子的，他不願意看見她這樣輕易地就離開了他。他決定用一匹驢子把瑪塞琳娜馱到耶佛爾去，讓一個真正的醫生給她診治。

他把家里能夠找到的每一分錢都集攏在一起。他把錢數了又數，最後才相信他有的錢一共是十八個比索^①。康狄托深深地知道醫生和牧師是一樣的人：他們從來也不會不取分文就給你服務的。此外，他也知道瑪塞琳娜的病並不是那種醫生只收一兩個比索就給診治的普普通通的病症。

那匹驢子每走一步都使那個不幸的女人發出苦痛的號叫。當他們走到一段更加崎嶇不平的路徑時，康狄托決定一面把妻子背在背上，一面牽着驢子的繩索向前走去。可是這種辦法並沒有改善瑪塞琳娜的情況；相反地她却越來越難過了，因為貼着她丈夫的肩膀，她的肚子壓在她丈夫的身體上，結果她的苦痛是那末劇烈，以至於她不得不懇求康狄托再把她放到驢子背上去。後來她又懇求她的丈夫把她放在路旁邊，她說，在那兒她可以躺下來平靜地死去，因為她覺得她的死期已經近了。

他們這樣在路旁邊休息了半個多鐘頭：她仰臥着，他在路旁靠着她的身邊坐下來，手足無措地也不知道祈求哪一個天神才好。每隔一會兒，他就到大路對面的小溪里取一些微溫的水來給她喝。最後，一群印第安人走來了，他們中間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是從市集上回來的。他們恰好就是康狄托所居住的那個村子里的卓西爾族人。一走到小溪旁邊，他們全體就都停下來休息了。

“康狄托，你要到哪裡去啊？”一個人問他說。“集上的攤子早已經都收拾起來了。”

① 比索，西班牙及墨西哥等國家銀幣之名。

“瑪塞琳娜病得很厉害。我想她就要死了。我要把她送到耶佛尔去看医生，他也許能够把她腸子里的結兒解开。可是我不能够把她背在肩上，因为她疼得大哭大叫的，用騾子馱她也不行，她也疼得很厉害。她已經半死了。現在我只是等着了——因为要是她真的死了，我也可以用騾子把她馱回家去。唉，多可憐啊——她这样年青，又这样温良！她管家管得真好，而且又干了那末多的活兒！而且，她一死，孩子們可就沒有媽媽了。”

“你还是不要絕望吧，康狄托，”一个印第安人回答說。“当然啦，如果瑪塞琳娜非死不可，那末她会死的。可是現在还很难說呀。等一会儿，我們大家帮你一把吧。”这人把他的伙伴們集合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他們就回到康狄托的身边來了。“你瞧吧，我們决定把她抬到耶佛尔去。我們抬她的时候非常当心，讓她一点也不曉得我們是在抬她。”

康狄托把头点了一下，默默地感謝着他們的好意。

那些男人們到叢林里不远的地方，砍了一些樹枝，然后便把它們編成一只担架，接着他們就把那个病妇放在上面了。同时那些妇女和孩子們就照管着那伙男人所携帶的各式各样的雜物，然后他們就开始又向耶佛尔走去了。

当瑪塞琳娜最后到达医生診所的时候，夜幕已經降臨了。医生在她疼痛的地方摸了一摸，說：“必須馬上就动手術。我得开刀把她肚子里的腸子割掉一段，它已經發炎了。如果我不給她动手術，不出十二小时，她就会死去。不过你能够給我多少手術費啊，伙計？”

“我可以給您十八个比索，我的大夫，我的恩人，”康狄托回答他說。

“可是你难道不曉得么，單單藥棉、酒精和消毒紗布的費用也不止十八个比索呀？麻醉藥还不算，那最少也值十个比索呢。”

“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慈悲慈悲吧，我不能看着我的妻子像一条狗一样地受苦呀！”

“你听着，伙计。要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会替我付我欠的房租、水电费、和我欠的肉铺、面包房、成衣铺、和伙食店的债款，那末我就可以看在上帝的份上，给你的妻子动手术开刀。可是你要知道，我相信的是银元，我相信的是你给我的有力的保证，我可不相信什么上帝的慈悲。上帝管的事情可多啦，可是像我这样满身是债的穷医生，他可不管。我为了读书，已经欠了很多的债，如果说我至今还不能偿还这些债务，那是因为这儿的医生太多，有钱的病人又太少了。”

“大夫，要是您不给我的妻子动手术，她就要死了呀！”

“可是我呢，伙计，要是我不取分文就给人家开刀，我可要饿死啦。我能告诉你的是：像这样的一次手术一共要三百比索。不过，你也要明白，我不是那种能够见死不救的坏蛋，就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印第安人的老婆，我也不能看着她死去，所以我会帮你一下的。不多不少你就给我两百比索吧。这个价钱实在太笑话了，我实在是有些冒险，他们也许会因为我降低价钱，把我赶出同业公会哩。尽管这样，只要你给我两百比索，我还是给你办的。不过，你得赶紧在三个钟头以内把钱交给我，不然的话，动手术也没有用了。我不会对你胡说八道，更不会因为喜欢这一行，就白白地给别人动手术。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我就得替你做事，使你的老婆恢复健康。如果我给她动了手术，她还不好说的话，那末我一个钱也不要你的。我最多只能作到这一点。你平常也不会把你的谷子、棉花、和你的肥猪白白地给别人吧。这难道不是真的么？那末为什么你要我白白地给你工作，白白地把药品给你呢？”

当他们这样谈话的时候，玛塞琳娜始终是躺在铺在门廊地面上的一塊草席上。用担架把她抬来的那些印第安人在附近徘徊着，

一面低聲地談話，一面抽着烟。

他們又有什么辦法呢？即便是把他們所有的錢都集在一起，也湊不成兩百比索呀——即便是把他們所有的羊都賣掉，也湊不成的。至于康狄托，他既不曉得怎樣、也不曉得從哪里才會弄到這一筆錢。

*

那醫生在康狄托面前規定了手術費的價錢，然後看一看候診室，知道再沒有別的病人在等着他了，因此他就戴上帽子到街上去了。他覺得需要再一次去看看城裏的那些古老房屋是不是還在老地方；尤其是他要知道在最近的三個鐘頭里，有沒有發生了值得在酒館裏談論的大事。也許阿蒂琳娜太太終於發現了她的丈夫每隔一天就要到溫柔的寡婦比洛太太家裏去過夜。這個比洛太太守寡還不到四個月哩。阿蒂琳娜的丈夫叫做唐·巴勃羅^①，雖然他是個有婦之夫，比洛太太却偏偏跟他發生曖昧。不過事情最糟的倒不在這兒。值得惋惜的是：比洛太太在她丈夫死了以後，至少是理應守孀一年的，可是現在她寡居還不到四個月，就和別人私通了。全城的人都知道：隔一天晚上唐·巴勃羅就要到比洛太太家裏去——當然，巴勃羅的太太阿蒂琳娜却是例外。由於這個小城里從來也沒有發生過聳人聽聞的大事，由於唯一值得人們談論的話題就只有一些偶爾發生的搶劫事件，因此，全城的人們都熱烈地等待着這一個桃色事件的爆發：那時候阿蒂琳娜就會曉得她既不是她丈夫的所愛，同時也不是唯一的有權利從唐·巴勃羅那兒得到安慰和滿足的女人。因此，在這個小城里，如果兩個男人在酒館裏見了面，如果兩個女人在市場裏彼此遇見了，或者是在門前談起閑話來，那末他們在簡短的寒暄之後，不可避免地會問起這一個問題：“難道

① 唐，西班牙語，即先生之意。

說阿蒂琳娜還沒有發現么？”

对于唐·巴勃罗这一种超出婚姻关系的訪問，沒有誰覺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的头腦都很健康而又正常：他們認為比洛太太这样的行动也只不过是利用她天生的权利而已；此外，既然在巴勃罗之前，誰也沒有來安慰过这一个孤独寂寞的女人，那末現在他來扮演这一个角色，也就是天意了。在耶佛尔城里，每一个結了婚的妇女私下里都很高兴；因为和比洛太太搞得火热的是另外的一个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周圍的鄰居們都等着这件丑聞的揭露，他們所以这样，并不是因為他們对于丑聞本身有什么爱好，而是因為他們对于这一幕戲未來的演出非常热心，他們要親眼看見阿蒂琳娜太太为了保衛她的尊嚴不得不親自上場。不过，在这些想看熱鬧的人們的心里，却也有一層黑影。很可能阿蒂琳娜早已曉得了，不过裝做不知道，借以避免这一件丑聞的暴露。如果这样，那末要看这一幕悲喜劇的全部希望便都化為烏有了。

在那个医生還沒有穿过廣場散步之前，他首先訪問了藥劑師唐·路易的家。唐·路易是他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是同業公會的會員。如果藥劑師和医生能够彼此了解，那末兩個人的生意便都有利可圖了。相反地，如果他們彼此不和，那末病人可就要發起脾來，而且活得長命百歲，結果德國的制藥商就要遣散廠里的工人了。

当康狄托看見医生离开的时候，他又想了一想：他究竟應該怎樣办才好。后來他拿定了主意，还是到外面去看一看究竟医生到哪里去了。他一点也不想去再去找另一个医生商量商量，因为他很知道，在收費这件事上，医生的意見都是一样的。他所以選擇了这一个医生，因为城里和附近鄉下的印第安人平常都到他这兒來看病。印第安人有这样的一种習慣：他們認定了一个医生給他們看病，就不再調換了，一直到这个医生把他們中間的某一个人医死了

的时候为止。然后他們另外再去找一个医生，等这一个医生又害死了他們中間的某一个人，他們再繼續去找另一个。几个月以后，城里的医生，他們差不多都找遍了，結果他們除了再回过头來找第一个医生之外，便別無其他办法了。

印第安人是耶佛尔城里医生最喜欢的病家，因為他們看病的时候，总是就地付款，從來也不欠帳。一个印第安人一跨進医生診所的門檻，甚至于在医生一句話还没有对他講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及早把医生向他索取的医藥費或者是这医藥費的一部分交付出來。

*

康狄托讓瑪塞琳娜躺在門廊里，由他的朋友們照顧着。他自己木然不动地站在街上，他不曉得究竟要到哪兒去才好。他妻子的病痛使他完全手足無措了，他本能地向最近的一家藥房走去，心里想着也許藥房的老板会給他想出一些办法。他心里蒙朧地希望着能够用他这十八个比索給他的妻子買一些有效的藥來。唐·路易一看見康狄托走進了屋子，就問他說：“你要買什么？伙計，阿蒙尼亞呢，还是樟腦丸呢？”

“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打算給我的老婆買点什么藥，她肚子的右边疼得厉害。”

他向藥房老板說明了他妻子的病狀。當他說完的时候，藥房老板告訴他說：他对于那样的病沒有办法。他倒是一个誠实的人。从康狄托的話里，他了解瑪塞琳娜害的是什麼病，在他看來，只有动手術才可以挽救她。

“請个医生看看吧！”他告訴康狄托說。

恰好在这个时候，那个心里想从唐·路易这兒听到一些新奇事兒的医生就走進这家藥房里來了。其实，他和他分手，只不过才四个鐘头。

“我認識这个家伙，”医生說。“他的老婆在我家門廊里躺着呢。她得了盲腸炎。我已經把冰袋放在她的肚子上，可是这治不好她的病。如果我不动手術，她就要死了。不过，如果这家伙只能付給我十八个比索，我又怎末能够給她动手術呢？”

藥房老板听了这話，立刻就哈哈大笑起來。

“这很清楚。按照这个价錢，你怎末能給她动手術呢？不过，伙計，你告訴我，为了挽救你的老婆，你难道不可以去找个熟人借兩百比索么？”

“誰会借給我兩百比索呢？”康狄托回答說，在他的語調里既沒有露出絕望，也沒有露出激动的心情，那是一种那末淡漠的声調，它像是說：“事情就是这样，我是一点办法也沒有了。”

“你可以到沙康諾斯哥去作一个采咖啡工啊。你找雇你的老板借兩百比索，他不会拒絕你的。”藥房老板提醒他說。

康狄托搖一搖頭回答說：“不，我可不到沙康諾斯哥去。那兒尽是德國人。咖啡種植園都是他們的。他們比森林里的野獸都還要殘忍，他們看待你連一只狗都不如。那可不行。如果我到咖啡種植園里去干活兒，我一看見他們虐待咱們的人，我就会用我的彎刀把那些德國人宰了的。”

“要是这样，我就看不出誰会幫助你了，那末，你的老婆只好等着死了，伙計。”

“沒有疑問，她会死的，老爺，”康狄托仍然用一种冷淡的声調說，他談到他的妻子，就好像談到一个陌生人一样。

然后，康狄托就斜靠在門柱上，用手梳理着他的头髮，并且把唾沫吐在大街上。这时候，几盞街灯已經亮起來了，它們好像是憂郁地在四下里霎着眼睛。

*

这时候，藥劑師把兩只胳膊架在玻璃櫃台上，看來好像要把玻

璃压碎似的；他把嘴上的香烟从这一个嘴角移到那一个嘴角，不时地朝街上看着。这条街一直通到廣場，而他的店鋪就座落在一只街角上。这里有很多的、寿命足有一百年左右的樹木，它們濃密的綠蔭把巨大的廣場遮盖得滿滿的。廣場的西面是市政廳的大厦；北面矗立着大教堂；城里的大商店都排列在廣場的南面和东面，他們的櫥窗在黃昏里輝煌地發着光彩。

这时候，那医生背着保險箱，也坐在那里。他覺得在一天的勞累以后，需要舒暢一下。他有气無力地也把他的胳膊肘兒拄在玻璃櫃台上，而且把他的右脚踏在一只早晨剛剛送到店裡、還沒有打開的包裹上。

“阿瑪麗亞的病况怎样啊？”藥劑師問說。

事實上唐·路易对于那个老太婆的健康問題是采取一种瘋狂的嘲笑的态度的：因为她從來也沒有把一份最簡單的处方托付給他过。他講起這個問題不过是为了談談話而已。这倒是一件奇妙的事：大多数彼此熟識的男人，如果他們無事可談，便总会覺得很不自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总是縱情地談着那么多蠢話的原因。他們談的很多，以至于談話的內容比女人們的閑聊都要空虛。

“阿瑪麗亞太太么？”医生問說。“你說的是哪一個阿瑪麗亞啊？”

“就是那个很久就得了子宮瘤的那一个呀？”

“嚮，如果我們以醫藥的科學法則作為根據，並且相信醫神愛斯古雷普斯最好的門徒的診斷，阿瑪麗亞太太至少在十年以前就該在地下長眠了。可是現在她還在你跟前活着，跟你和我兩個人加在一起那樣地有勁兒。你不得不承認人們堅持這樣的意見竟是对的：醫學比三千年以前並沒有多少進步。坦白地說吧，我就這樣想。”

那医生正准备深入地探討其他的哲学真理的时候，有个人匆忙地从黑暗的街上來了，这样便打断了他們的話头。

“啊，是你啊，唐·嘉波里！”医生叫着說。“你从哪兒來呀？你是到城里來逛一逛么？”

唐·嘉波里站着不动，他犹豫了片刻，才走進了屋子，和他們打起招呼來。接着，他用手一揮，把帽子往腦后一推，說：“真糟糕！我到城里來，打算把林場的支票換成現款，可是我發現唐·曼諾尔的現款已經不够了。”

“他不可以給你开一張支票，讓你到他自己的銀行里取款么？”藥剂师問着說。

“当然可以，而且他也願意。不过我現在需要的是現款，可是他在最近这六天里是沒有現款的。这样我就不得不等着；这簡直是太浪費時間了。”

为了提高唐·嘉波里的情緒，唐·路易說：“別着急，我來給你調一点出名的鷄尾酒喝吧，只有我們这些藥剂师才曉得怎样調制这种酒哩。你喝了它，可以使你样样事都好。”

他走進他的配方間里去。他把这兒叫做“宝殿”，他經常在这兒根据医生的处方配制一些丸藥和藥水。

“那家伙在等什么呀？”唐·嘉波里問說。

“他的老婆得了盲腸炎，得动手術。我向他提出了：只要兩百比索，我就可以把她肚子里的一節爛腸子割掉。要是我不給她割掉，她的死期可就要到了。可是这家伙从哪兒才能弄到二百比索呢？”医生說。

唐·嘉波里听了這話，仿佛立刻就对这个印第安人的情况發生了濃厚的兴趣。

“城里你沒有認識的人么？难道誰也不会借給你兩百比索么？”他問康狄托說。

“沒有，老爺，我誰也不認識，”康狄托回答說，他又用力地吐一口痰，仿佛是在加重這一句話的語氣似的。然後他就把紙烟用力地吸了一口，而且仿佛認為這件事已經無可奈何了。

唐·嘉波里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而且是一個更好的天主教徒。^①他很虔誠地遵守聖經上的那些箴言，而且只要機會一來，他就會給鄰居服務。“伙計，你聽着。我可以借給你兩百比索，甚至於多借五十也可以，另外，我還要給你兩瓶威士忌酒，那末你也好招待招待把你老婆抬到這兒來的朋友們。因為我想，你不會一點也不感謝他們，就讓他們回去吧，是不是？”

*

康狄托是一個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字的人。他給人們的印象不比大多數的印第安人聰明，可是也並不比他們愚蠢。不過，在另外一方面，對於日常生活，他却有一種比一切科學更寶貴的本領。他好像生來就能夠辨識到人們話語後面所掩藏着的東西，另外，他對於他的同種人，特別是對於白人更有着豐富的經驗和認識。他很了解白人，而且他從來也用不着擔心因為誤解了他們因而冤枉了他們。他完全有把握，如果一個白人提出了要給他一個比索，同時他湊巧時運很倒霉又接收了它，那末他將來至少要還給他十個比索；因此在他聽了唐·嘉波里的話以後，他用不着轉彎抹角地探索他話中的含義，就直截了當地說：“如果這錢是要我到沙康諾斯哥去給德國人干活兒，那我是不去的。你就是給我五百比索，我也不干。”

就在這時候，藥劑師從配方間里出來了，手里搖着一只盛着神秘的飲料的大杯子，同時像一只妖媚的丑鳥鴉似的霎着眼睛說：“先生們，鷄尾酒已經調好了，你們吃了，一禮拜也忘不掉它，我可

^① 根據教會的規定，信奉基督教就不可以再信奉天主教，這裏的含義是：唐·嘉波里為了作壞事，什麼樣的違背教會規定的事都干得出來。

以保證。你們就是給我二十五个比索，我也不願意把制酒的方子賣給你們。所以你們可想而知這酒的成份是多末複雜了，只要你們曉得它里面有玫瑰香水，和極少量的安息香也就夠了。”

不過，在唐·嘉波里正在討論一件生意經的時候，即便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飲料也不會使他从他所預見的油水上分心的。一種新的鷄尾酒當然使他高興，可是一種可觀的利潤却更能安慰他的內心。

“到沙康諾斯哥給德國人干活兒？”他用一種詭異的聲調說。“可是，我親愛的小伙子，我跟你談的可不是咖啡種植園啊。他們那些人就不打算給你工錢，而且他們的所作所為就跟畜牲一樣。他們的手里總是提着一隻鞭子，而且還常常抽打在印第安人的背上，可憐那些印第安人為了賺幾個有限的小錢，竟活活地被打死了。”

“您說得對，老爺。可是如果我不到咖啡種植園去干活兒，我从哪兒才能弄到二百比索呢？”

“我可以在伐木場里給你找到一份工作。”

唐·嘉波里卷着一支紙烟。

“你要給我找一個保人。你的老婆不是你那些朋友們抬來的么，在他們中間，你一定會找到一個保人的。把你的姓名和地址告訴我，那末我即刻就可以把合同寫好。只要你一簽字，用不着什麼其他的手續，我馬上就可以付給你兩百五十比索。”

“你還是馬上就答應好，”藥劑師插嘴說。“醫生已經對你說過，必須在兩小時以內給你老婆開刀，割掉一節腐爛的腸子。不然到了早上，你除了埋她以外，便毫無辦法了，那時候你就變成一個光棍了。”

“你的孩子們也就沒有娘了，”醫生插嘴說，他當然總在想着他自己的好處。

即便是當康狄托左思右想地衡量着唐·嘉波里給他提出來的

办法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忘记这并不是关系他一个人的事。医生的話使他想起他的妻子兒女了。現在在他面前已經有了一個挽救他妻子的办法。他想，这个办法，顯然是上帝和他的聖徒給予他的——他能够为了免除他未來的、在伐木場上艰苦的生活而拒絕这~一个机会么？这不会犯罪么？如果他拒絕在这样的合同上簽字，那末他就会讓这一次“天助”白白地溜掉，結果也就等于給孩子們的媽媽判定了死刑。那末他也就是謀殺她的人。可是如果他答应了唐·嘉波里，那末他就要在伐木場里度过漫長而艰苦的歲月，远离他的妻子兒女，和他的土地。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由于他拒絕了这~一个机会，結果他的妻子死了，那末誰会來搭救他呢？那时候他的良心也不会使他得到寧靜。他妻子的鬼魂也会日以繼夜地折磨着他，無尽無休地責备着他。他想在这些問題里找出一个出路，可是却毫無結果。如果他离开家走了，他的妻子兒女又怎末办呢？不，他不要把他們丟开。他想他还是不去好，即便是他的妻子死了，这个責任也應該由上帝來担負。

可是康狄托却并没有估計到唐·嘉波里的狡猾，他已經看見了康狄托可能逃出他的魔掌的那一條空隙，因而他赶忙就把它封鎖起來了。

“誰告訴过你，你一定要丟开你的家小啊，伙計？”唐·嘉波里問着說，吃驚似地揚起了他的眉毛。“我從來也沒有說过这样的話。”

康狄托站在那里，注視着唐·嘉波里，他的嘴張得大大的，表現出一種詢問的神情來。他并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不过，他繼而一想，如果他能够找到开刀費用，同时他又能够和他的家人在一塊兒，那末难道这不是一种奇迹么？可是，这怎末会可能呢？顯然康狄托不能很快地了解这一切，这对他是太难以理解了。此外，在他还没有來得及提出一些問題之前，唐·嘉波里已經搶先一步說：

“伙計，事情倒很簡單。你可以把你的妻子和孩子也帶到伐木場里去。”

*

对于这一个他怎末也想不到的解决問題的辦法，康狄托覺得十分驚奇。他立刻就想到了他对这种情形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在这一瞬之間，他面前所留着的最后的一条路就会关闭起來。有片刻的时间，他想告訴对方：他不能离开他的土地，因为如果他离开了他的土地，那末他就会永远失去它了。可是他又觉得这样的話太沒有意思——唐·嘉波里会告訴他說：誰也不願意得到他那一片土地，即便是它只賣五十个比索，也沒有人會要它。在它上面除了石头以外，一無所有。無論誰，只要他願意，花上五角錢測量費，他就可以取得一片同样的土地。

此外，唐·嘉波里甚至于一秒鐘的时间也沒有給他來考慮問題，他即刻就問了他的姓名和地址，以及康狄托的保人的姓名和地址。唐·嘉波里把这一切都仔細地記在他的小本子里。然后他就把襯衣下面的一只皮褡褳解了下來；和那些到处走动的商人、地主和牲口販子一樣，他也把錢都藏在那里。

唐·嘉波里从他的皮褡褳里倒出五十个銀幣，他數了一數，然后就把它們疊成一堆放在櫃台上。

“這兒你先拿去五十个比索。其余的那一些，我要跟医生商量一下，明天我就把它們送到他那兒去。你同意么，医生？”

“当然同意，”医生說，然后又对那位藥剂師說：“唐·路易，請你即刻就把这个方子配好，可以么？”他随手就把他剛剛在上面画了些弯曲潦草的字的一片紙头遞給了藥剂師。

“那当然了，十分鐘以后我就把它送到您家里去。可是現在，我說，諸位，請你們賞光，至少要尝一尝我配的这种鷄尾酒。我配它的时候，花的工夫和才力可多哩。”

“真好，”唐·嘉波里举起了杯子一饮而尽之后、嘔着舌头說。

“剩下來的还有一些呢，”唐·路易說，再一次地把几个杯子都斟滿了酒。

就在这些老爺們不停地贊美这种鷄尾酒和它的釀造者的时候，康狄托却在忙着把那五十个比索放進他那只紅色的羊毛襪襖的兜袋里。当他放完了以后，他就悄悄地朝着門口溜去，也沒有向誰告辞，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

康狄托在医生診所的天井里找到了他的朋友們。他們大家挤在一团，好像在留心地守望着瑪塞琳娜似的，可是他們保持着那樣的靜默，康狄托竟以为他們已經睡着了，因为在他的鄉里，無論哪些人集在一起，他們平常都不会那样地沉默，也不会那样呆痴地面面相覷。相反地，当南方的印第安人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們便会無尽無休地談着。他們往往一直談到深夜，就是在他們实在困倦不堪、因而睡了的时候，每隔半小时也会有人醒來，責备那些睡熟了的人。而在第二天，他們眼睛几乎还没有睜开，却又把話匣子打开了。只有当他們在路上走着，在工作中間，或者是在陌生人面前的时候，这些印第安人才会表現出一种頑强而又固執的沉默，而这种沉默甚至于使人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們簡直是一群啞子。

从一扇窗子里投出了一点点微弱的灯光，院落里是黑暗的。当康狄托走近他那一群伙伴的时候，他簡直看不出他們了。后來他突然被那些在地上蹲着的人們絆倒了，这样一來，他才知道他們在他妻子的直挺挺的身体周圍圍成一个圓圈。他即刻就意識到一件嚴重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他在离他最近的一个印第安人身边坐了下来，輕輕地用手触动着那人的肩膀，用一种微弱的声調說：“她什么时候离开我的？”

“大約半个鐘头以前。那时候，她剛剛醒來，就开始呻喚着，說

她疼得厉害。然后她問了一句：‘我的丈夫，康狄托在哪兒呀？’后来她就挺直了腰身死了。”

*

就在这时候，那个医生回来了，他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之后，就朝这群印第安人喊着：“把她抬到診室。我馬上給她动手術。”說着，他也沒有停下來，就迈著大步走進了屋子。他开了房門以后，又大声叫着：“喂！罗黛尔菲！你这个該死的瞌睡虫！点六支蠟燭放在空瓶子的口頸上，然后把它們拿到我这兒來！我得給人家开一次刀。另外再提一桶熱水來！要快呀！你聽見了麼？”

医生把他診室的門开得大大的，他点起了一只插在燭台里的蠟燭。那燭台是錫鐵質的，可是它四面的瑤瑤瓷都已經落脫了。靠牆是一只小玻璃櫥，人們可以看見它里面放着一排一排的藥水瓶子，瓶子里是一些深黑色的液体，瓶子外面貼着画着头盖骨的小紙条兒。这些小小的藥水瓶子只要病人一看見，就会在他們身上產生一种特殊的效果，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他才把它們放在玻璃櫥里的最前面。在这一只小玻璃櫥的另外地方，人們可以看見一些擺得很整齐的醫療用具，看起來他們多半是一些拔牙用的鉗子和鉗子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外科手術用具。当人們細心查看他們的時候，就会發現他們外面的那一層鍍銀已經完全剝落，而且許多地方都已經生鏽了。在一只白漆的小桌上鋪着一張油布，它是否干淨，很使人怀疑；桌上放着一些比較大的手術用具，样子就像鐵匠使用的工具一样。不过，在那深褐色的鐵鏽上还依稀地可以看見一点鍍銀的痕迹，因此这也就足以表示出它們模糊的身份了。

*

那医生燃起了一支香烟，然后就走到玻璃櫥那兒去了。他从櫥里拿出了一只大型的瓶子，瓶子上貼着一个紙条，上面清楚地寫着“亨納西”的字样。他把瓶子拿到蠟燭前面，对着燭光檢查着瓶

里的东西；接着他就倒出半杯，一連兩口就吞了下去，然后他咂着舌头，又咳了一声，清一清喉嚨。

“見了鬼！”他嘟囔着說，“明天我得另外再買一瓶了。這簡直像熱的油似的，一定是那個母豬在打掃房間的時候偷着喝了。我得在它上面貼一個紙條兒，再寫上‘毒藥’兩個字，那末她就不敢動了。”

他猛烈地咳嗽了一陣，然后就走到擺着鉗子、鉗子，和好像鐵匠用具的小桌那兒，開始用紗布揩擦着它們。他剛剛揩擦到一半，就想起了那個害病的女人仍然還在院子里躺着。他趕緊走到門口那兒叫着說：“你們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啊？你們要不要把她抬進來呀？”

誰也沒有回答他。因此他跨過了門檻，走到天井里那一圈印第安人的身邊。那些男人們一聲不响地注視着他。他彎下身來，讓他手上的燭光照在瑪塞琳娜的臉上。他在她的面頰上拍打了幾下，又翻开了她的一只眼皮，看她是不是還活着，然後他說：“嗯，嗯，我早就料想到了。”

他的面部表露出一種深切的失望。他本來想從這個女人身上弄一些油水，現在他覺得她使他失敗了。不過他仍然希望能夠給她開刀，因此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胸脯上。可是他立刻就把手抽了回來，然後就用力地掐着她的面頰。可是他並不能使她的血液流動。最後他粗暴地問着康狄托說：“你為什麼不早些來？”

“可是，我來得正好啊！醫生。”康狄托輕微地抗議說。

“滾你的吧！住口！還有你們——你們全都給我滾——把她從這兒給我抬走！”

“是，是，大夫，我們就把她抬到家里去。”

康狄托捧着他妻子的臉溫愛地撫摩了片刻，然後就用他的披巾蓋上了她那赤裸的胸脯。他的伙伴們把她的屍體用一張草席裹

着，然后像一只包裹似的把它捆紧，就放在那张临时编好的担架上了。接着康狄托就给他的伙伴们领路准备朝大门走去了。

*

他们刚刚要动身的时候，医生却向康狄托叫着说：“喂，伙计！难道说你钱也不付就想走么？”

康狄托又回转身来，说：“我忘记了，大夫。真对不起。我一共要付您多少钱啊？”

“第一次诊断费是五个比索，以后的死亡检查费也是五个比索——那就是说，我证实她确是死了。”

“对不起，大夫，你并没有给她医治什么，你也没有给她吃药、减轻她的病痛。”

“难道我没有仔细地检查她，然后告诉你必须给她开刀么？”

“是，您说过这话，老爺。”

“那就好！你能说这不是医生的工作么？”

“当然，这是的，大夫，可是这种工作又有什么用啊。您看，到底她还是死了。”

“朋友，我用不着和你争论，我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哪。要么，你把欠给我的十个比索付给我，不然，我就把你送到牢里去。这不很清楚么？我不许你把你老婆抬走，除非你把你的欠帐还了。我可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而且我对于印第安人简直最同情不过了，特别是对于你。除了我以外，不管是哪一个医生，只要他答应你把老婆停在他的院子里过夜，他起码还要多收你十个比索。你别忘了，在她嚙气的地方我还得使用杀菌药水消毒哩。这是卫生局的命令，我就是那儿的委员。你也应该知道，谁也不会把消毒药水白白地送给我，我得花钱买啊！”

那医生接着就向康狄托伸出了一只张开的手，意思是要他明白：他再不要多嘴了，同时这只张开的手也一定要拿到了钱才会缩

回來的。因此，康狄托就開始把他的羊毛襪褪解開了。他拿出了十個比索，一個接着一個地放進了醫生的手心裡。他一面數着錢，一面想着：在他那一小片可憐的土地上，他要怎樣地勞累，才能把農產品賣到集市上賺回一個比索呀。就在這時候，他底朋友們扛着他妻子的屍體走過了門道。他們好在大街上等着他。

*

殯儀館白天夜晚都在營業，因為這兒的氣候很熱，在人死以後的十二小時之內，甚至於還不到十二小時，死尸就得埋起來。因此，康狄托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一家深夜裡還開着門的殯儀館。最便宜的棺材是一種用黑漆漆得很不好的長方形木箱。製造它的工人所得到的工資一定少得可憐，因此他大概偷工減料地只用刷子塗了幾下，也就心滿意足了；這樣一來，棺材上有些地方還露着木料的本色，而且棺材底甚至於連塗都沒有塗過。

“這副棺材只要四個比索，”商人說。

“好的，我買了它吧。”

“可是我恐怕它太小了，裝不下您的太太，”那個商人接着說，他看出康狄托買得起一個更貴一些的。

康狄托的一個伙伴用胳膊把尸身和棺木都量了一下說：“這副棺材的大小足夠了，康狄托。”

那商人覺得他就要失去一個更賺錢的機會，因此他和氣地拍着康狄托的後背說：“朋友，您聽我說，您不能用那樣一副難看的棺材把孩子的媽媽埋起來啊。聖母看見她睡在那樣的棺材裡，她會怎樣想呢？她很可能不讓她走進天堂，我相信您也不會讓您的太太在天堂門外轉來轉去的，跟那些罪人、強盜和殺人犯在一起吧。您打算買的這副棺材本來是給那些死在路上的流浪人準備的。您看看那另外一副，它多末好啊。您當然不一定要買它，可是至少您看一看。您不相信，您太太在裡面會安歇得更好么？我可以保證，

聖母一看見這一副漂亮的棺材，她就會走到您太太跟前來，攙着她的手，親自把她領到天堂里去。這是一定的，因為她立刻就會看見亡人並不是一個迷失路途的罪人，却是一個受過洗禮的善良的基督徒。我想您的太太受過洗禮吧？”

“不錯，老爺，她還是個孩子時候，就受過洗禮了。”

“那末你就不能用這一副普通的棺材來埋葬她。另外那一副棺材做得可好哩，外面漆得烏黑烏黑的，里面裱得雪白雪白的，可真好看；而且里边還糊着花邊紙，上等的中國花邊紙呀。”

“它值多少錢呀？”康狄托問說。

“二十個比索，朋友。”

听了這話，康狄托吃驚地看了看他。因此那商人即刻改變了他那種談生意的腔調，用另外一種充滿了憐憫的聲音對他說：“我的朋友，失去了妻子真是痛苦的事啊。這，我比誰都了解，因為我曾經死去了兩個妻子。我既然能體諒您，只消十七個比索，我就把這副棺材賣給您吧。按這個價錢，我一個銅板也不賺您的。我可以對天發誓，它的本錢還要十六個半比索哩。”

他們討價還價地談着，最後康狄托付出了十三個比索，這筆生意才算成交，瑪塞琳娜的屍體也便裝殮在里面了。另外，他還得去買一些給亡人祝福的香燭，和一些白蘭地酒，好讓他的朋友們潤潤喉嚨再走。

第二章

從他妻子生病的那一天開始，一直到她死後的一個禮拜，在這一段時間里，康狄托完全生活在一種恍惚迷離的狀態中。他底思想好像已經停止，而他的感覺也變得遲鈍了。

他不僅花錢給他的亡妻買了那一副好看的棺材和一些香燭，

为了使他的朋友和那些來吊喪的親友們提提精神，恢复一下疲勞，他还買了五公升的威士忌酒。他褡褳里的錢漸漸地少了，可是他從來也沒有片刻地想到這錢究竟是怎樣來的，至于得到這筆錢和花掉這筆錢將來對他會有怎樣的結局，這一切他就更沒有想了。其實，即便是他的衣袋里一分錢也沒有，他也会想一些辦法把他的妻子好好地埋起來。在最壞的情況下，他的朋友們和其他的印第安人也会幫助他把瑪塞琳娜卷在兩張草席里，然后再砍一棵樹子，鋸下木板，制成一副棺材。可是就從那個醫生堅持要他付出十個比索的時候起，康狄托就開始花了許多錢，不過並沒有記帳。那醫生曾經威脅過他，他說，如果康狄托不答應付款，他就要把瑪塞琳娜的屍體留住不放，不過這種威脅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因為他決不會把那屍體留在家里超過十個鐘頭，如果超過了十個鐘頭，他就不得不讓市政府的衛生部門來把它埋葬了。可是當時康狄托毫不遲疑地就把十個比索付給他了。他不忍心把瑪塞琳娜的屍體留在醫生家里，更不忍心想到他自己回了家，卻沒有給他的兩個孩子把母親帶回來，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因此他就付出了那十個比索。從此以後，他人就好像暈迷了似的，又繼續地胡亂把錢用了。

雖然他是一個謹慎而又誠實的人，在那一段時期里，即便是別人托他保管的錢，他也会隨便用了的，他的悲哀是那樣地強烈，因而他已經完全不能分辨好壞、是非、公正和不義了。在他妻子死後的三個禮拜中間，他從來也沒有片刻地想到他近來的開支會決定他未來的命運。在他的村庄里，錢是沒有用的，因為田里生產出的東西還不致于使人們餓死。不過無論哪一戶農家，買三五頭奶豬却是必要的。作為糊口之計，印第安的農民必需飼養這些小畜生，正如同美國達可答州或是曼尼蘇達州的農民必需養母牛一樣。此外，康狄托也還有一件倒霉的事：有一天當他企圖把一塊石頭從地里挖出來的時候，他竟把他平常使用的彎刀在靠近刀把的地方折

断了，刀把子一断，剩下來的刀板也就沒有用了。他計算了一下：一把新的弯刀要三个比索。至于那些小猪呢，他認為只要他不怕麻煩到耶佛尔的集市上去尋一尋最小的猪秧，那末他用四个里尔^①便可以買一只。全部一起他需要四个半比索。

在赶集的那一天，他決定把他所需要的这一筆款子都集攏在一起。像所有印第安人一样，康狄托也有一种把錢用破布包起來，然后埋在茅屋地底下的習慣。当他們需要几分錢用的时候，他們就把埋藏的地方掘开，取出錢幣，然后再把那片破布埋在另一个地方，通常多半是埋在爐灶附近的地下。这一次他掘开了地面，把錢包拿出來之后，当他發現他还有二十六个比索的时候，他禁不住吃驚地叫了一声。

在最近几天以來，他已經逐漸地从他那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醒過來了。因为雨季的來臨，田里的工作很緊迫，另外，他也得照看他的两个孩子，这一切都使他回返到现实生活里來了。自从他把他的妻子送到耶佛尔城的时候起，他的神志就开始不清了。从这以后，所有曾經發生过的事情，例如他和医生以及藥剂师的磋商等等，在他都像是一个惡夢，他只記得从前他曾經積下十八个比索。这一次当他看見这末多的錢以后，还不到一分鐘，他就完全清醒了。他突然想起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末多的錢，和他已經花去了多少；此外，他更想起了他不只失去了妻子，同时他也把他的自由永远典當給別人了。他已經把他自己变成了一筆財產——也就是唐·嘉波里的一个奴隸，唐·嘉波里会把他送到伐木場去，那末他也就永远和瑪塞琳娜在其中安息的土地告別了。

他曾經想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逃走，可是有兩種考慮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个同族的印第安人曾經担保过他，如果他不履行

① 里尔，西班牙及南美錢幣名，一里尔合二辨七半。

合同上的規定，那末他的朋友就会代他受罪了。他不能做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更何況，如果他逃走了，他同样也要和他那命根子一样的土地分离。因此，除了等着有一天憲兵來找他、强迫他到林場去工作以外，他便毫無办法了。他蒙矓地怀着这样的希望：唐·嘉波里可能已經把他忘掉了。那是很可能的，不是么？唐·嘉波里还有兩百比索沒有給他送來。这笔錢，医生無論如何是沒有权利拿去的。

*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康狄托甚至还没有等太陽出來，就和他的两个孩子动身赶路了。他背上扛着一大口袋玉蜀黍。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背上也背着一大捆粮草，因此他的腰被压得弯着。另一个小一些的孩子身上扛着一袋羊毛。康狄托打算用他出售農產品的所得去買些鹽，買些糖，和一張被單。他身边帶了十个比索，防备万一有什么需用地方。

他很快地就把他那些農產品賣出去了，像平常一样他得到的錢簡直少得可笑。接着他買了几只小猪，把它們裝在他扛在肩后的袋子里。这些小畜牲吱吱地叫着，还用脚爪蹬着他，这很使他觉得高兴，他知道它們这样乱蹬乱跳的行动是一种精力盛旺、沒有疾病的表示，那末把它們养大起來也就很容易了。然后他就轉身朝一家叫做葛罗保的五金店走去，他要去買一把新的弯刀。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店門前，叫两个孩子看着它。他怯生生的走進了这家五金店里，仿佛他并不是一个拿錢購貨使老板贏利的主顧，倒像一个可耻的、要被人們拳打脚踢的乞丐一样。

他剛剛走進了五金店，便聽見了有誰在喊他。“啊，你在这兒，伙計，我正在找你哩！”

康狄托一抬头便看見那个和他訂合同的人——那个騙子手唐·嘉波里了。

*

像城里所有的白人一样，唐·嘉波里在白天里往往到这一家铺子里走走，再到那一家铺子里坐坐，和一些生意人聊一聊天，要不然就去找一些熟识的朋友。在这中间，他也到酒馆里去喝一点酒，借以和他的朋友们应酬交际。很清楚的，在他和人们交往之中，他发表一下他的政治见解是很重要的事。当他像这样随心所欲地恢复疲劳以后，他便回去工作了，这样，一天也便消磨过去了。然后他就更有理由再来到酒馆里，可是这一次他上酒馆，喝一小杯可就不能心满意足了，因此至少他要喝上十几杯。接着他就穿过广场散一会儿步，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吃晚饭不喝一点酒是不行的，因此他就不得不再一次来到酒吧间里。在这个国家里，那些真正的上流人的、对于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所谓工作，就是这样时断时续的进行着。当他们把某一些工作交给那些非上流人去做的时候，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里干一些正经事，然后再享受一些愉快的消遣。而的确地，如果没有这种安排，他们就完全不能生活下去。

也就是在唐·嘉波里一次这样的通常只延长几分钟的短促的消闲活动里，他设法欺骗了康狄托，使他陷入了他那合同的圈套。在另一次这样的闲荡中，他已经回想到这个合同的条件了。这样看来，即便是唐·嘉波里荡来荡去地从这一家铺子走到那一家，白白地让他的时间过去，他也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事生产的，因为如果唐·嘉波里不在五金店里消磨时间，那末他就不会碰见康狄托，因而他也就不能够和他办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了。

“你听着，伙计，别忘记了伐木队在礼拜一就要到林场去了，你要跟着一同去。”

“可是，老翁，如果我不用你那笔钱呢——我的妻子在医生还没有回来以前，就死去了呀。”

“另外那二百个比索，你可以随便怎样处理。無論什么时候，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問那个藥劑師討。”

其实，他並沒有把那筆錢交給藥劑師，也並沒有把它們存放在任何其他地方，不过唐·嘉波里这样想：反正康狄托現在也不需要它們了，即便是他真地還要這筆錢，那末他也來得及把它們存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花言巧語地把整個這一件事掩飾下去。

可是康狄托却不同意嘉波里的話，他和气地說：“不，老爺，既然我沒有使用這筆錢，那末也就談不到到伐木場去作工的合同了。”

“你曾經拿去了五十个比索，是不是啊？”

“是的，不过我可以还給你。”

有片刻的时间，唐·嘉波里很不高兴。他唯恐他会失掉了他的这一个工人。不过他知道康狄托已經付給医生十个比索，而且又買了棺材，那末他就不可能拿出五十个比索來归还他了。他一想到这里，立刻就平靜下來了。另外，他也很知道康狄托永远也積不下这末多的錢。

“你想我会把你講的这些糊塗話都放在心上么？即使你把那五十个比索还給我，你也逃不掉你应尽的义务。你已經在合同上簽了字，另外，你又預支过五十个比索，当时，这都是有証人看見的。不要說你預支了五十个比索，即便是你預支了三个比索，事情也沒有什麼兩样。你不能推卸你的責任。你难道要我把你送到分駐所去，讓警察告訴你到底我們兩個人誰对，誰不对么？”

康狄托沒有回答他，唐·嘉波里倒有些担起心來。

“噫，不，就是这样！你打算还清……”

康狄托立刻理解到他已經面臨着怎样的一种情况了。接着他就跑出門去。毫無疑問地，如果他不是舍不得把兩個孩子丟在坡里，那末他就会逃走了。他向孩子們喊着，要他們跟着他走，可是

这时候唐·嘉波里已經用他的左右手一边一个地捉住了孩子們的小胳膊，而且大声地叫着：“警察！警察！到这兒來！”

市政廳恰好在廣場的对面。在市政廳旁边的第四个門便是警察分駐所，几个警察总是在那兒听候着命令。一听到唐·嘉波里的喊声，他們中間的三个人立刻就跑上前來了，手里都拿着棍子。

“怎末一回事啊，唐·嘉波里？这些孩子偷了你什么东西了么？”

“把这两个狗崽子放在分駐所里关起來。我現在要找警長談一談。”

“好啊，您說得是，唐·嘉波里，我們听您使喚，”警察諛媚地回答着說，一面抓住了两个孩子；他們駭怕地尖声叫着：“爸爸呀，爸爸！”

尽管他背上的包袱拖累着他，康狄托还是跑了很長一段路程。他差不多穿过了廣場，他想那两个孩子一定会跟着他來的，因为他知道他們平常很机伶，而且已經善于追赶野兔和鬣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他們尖声地叫着，他一轉过身，就看見他們已經被抓住送到市政廳那兒去了。因此他只有再回轉去看看他們究竟出了什么事。当他走近警察分駐所的时候，警察已經放开了两个孩子，他們馬上就跑到他的身边，抱住了他的膝部不放，恳求着爸爸保护他們。这时分駐所的办公桌边坐着一个人，他的样子看來非常厭煩，他兩眼朝着廣場盯着，顯然地他是一个無事可做，因而閑得無聊的人。他說：

“在这兒等着吧，伙計！等唐·嘉波里來了再走。他好像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要控告你。”

靠着过道的牆有兩只大的木凳，木凳上坐着一些罪犯，他們無可奈何地正等待着傳訊。在这一座大厦里不僅僅有市政府机关，同时有市議會、警察局、民事庭、刑事庭、地方当局，和联邦政府的

機構，以及稅務局等——在大廈外面的天井里，还有余地作为在押犯的看守所。

听候命令的警察正坐在門口的一只板凳上。康狄托進了門以后，在大廳里站了一会兒。好像誰都一点也沒有理会他。因此他就走進了天井，在一只角落里坐了下來。有警察把守着大門，他是不会想到逃走的。过了一刻鐘唐·嘉波里才不慌不忙地走進門來，問那个懶洋洋的辦事員說：“唐·阿里佐在么？”

唐·阿里佐就是本地的警長。

“不，現在他不在，唐·嘉波里。他和副警長一起到外面吃開胃酒去了。不久他就要回來的。”

“好的。那末我等他回來的時候再來吧。”

“隨您吧，”那个辦事員彎腰鞠着躬說。

唐·嘉波里走出了房間，慢條斯理地燃起了一支紙烟。他向天井里環顧了一下，然后就屈尊就教地走到蜷縮在角落里的康狄托面前了。

“你这家伙可要記住：不管是你也好，或者是別人也好，可別想溜出我的手心。我要是抓住了一條魚，我就要把它抓得緊緊的不放。”

他掏出了香烟盒來，送到那些警察跟前。他們每一個人都取了一支紙烟，然后很有禮貌地向他道謝。

在他還沒有走出天井之前，他對那些警察說：“朋友們，小心地把這個印第安人看住！”

“您放心好了，唐·嘉波里，他跑不了的。”

康狄托把那只裝着小豬的口袋拉到他身邊，然后就用手拍着那些吱吱亂叫、要想出來的幾個小畜生。“安靜些，安靜些！”他說。接着他又對孩子們說：“它們可真有勁兒！它們一定會長成大豬的。”

“是啊，爸爸！”兩個孩子回答說：“他們長得多漂亮啊！”

康狄托從他的襠裡掏出五分錢來。

“這兒，”他說，把錢交給那個年紀大一點兒的孩子，“把這錢拿去，到市場拐角那兒買點玉米喂喂它們吧。它們餓啦。”

安琪琳諾照着父親的話去了。幾分鐘以後他回來的時候，衣襟里兜滿了玉米。雖然印第安人的錢和城里白人的錢有同等的價值，可是當印第安人買東西的時候，店里從來也不給他們一張紙頭或是一個紙袋來包裝他們的購買品。白人這樣想：對他們那末慷慨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有的是衣襟，帽子，和披巾的褶襞，把東西放在那裡面不也一樣么？耶佛爾是一個有一萬多人口的城市，每一兩個禮拜到耶佛爾城買賣物品的印第安人就有二萬到二萬五千人，相當於這城市人口的一倍或一倍多。雖然印第安人用他們的勞動產品來哺養這一個城市，可是即便沒有印第安人來購買、商業就要破產、許多商店就要關門的時候，商店的老板也不會把印第安人放在眼里的。

*

幾只奶豬狼吞虎咽地吃着玉米，這使得康狄托和他的兩個孩子非常高興。恰好在這個時候，警長回來了。他一點也沒有注意擠在天井角落里的這幾個印第安人。因為天井里經常總有些印第安人。他們或者是來請求地方當局給他們解決某一個問題，不然就是在這兒休息一下，或者是在等着和他們約好了的一路回家的伙伴們。

過了幾分鐘以後，唐·嘉波里又出現了。

“你好啊，唐·阿里佐。”

“你好，唐·嘉波里。”

“唐·阿里佐，在外面院子裏有一個印第安人，我打算請你把他給我關起來，一直關到禮拜一。我不會讓你白白關他的。”

“根据什么理由呢，唐·嘉波里？你曉得我們得給他一个合法的罪名啊。沒有罪名，我誰也不能关，因为这一切都要登記呢……”

“破坏合同怎样，唐·阿里佐？或者是蓄意破坏合同，好么？”

“好的。事情的經過怎样呀？”接着警長發出了命令說：“來人啊——到這兒來！”

一个警察立刻跑到門前、行着軍禮說：“我听您吩咐，警長。”

“把唐·嘉波里的那个人帶進來！”

那个警察回到門前去了，他也用警長所使用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声調喊着說：“喂，你！到這兒來！你若是不願意我來抓你，就快一点兒！”

康狄托站起身來，把小猪裝在袋子里，又把袋子扎緊，扛在肩上，然后就随着那个警察來了。

“你那袋子里裝的是什麼，伙計？”警長問說。

“几只小猪，我想把它們喂肥，老爺。”

“好。你可以把它們放在院子里。”

接着警長又朝着那兩個沉重地背着東西的孩子轉過身去看了看，兩個孩子很害怕，這時正想躲到爸爸的膝部後面去。

“這兩個孩子是誰的？”

“是我的，老爺，將來要給您效勞。”康狄托很有禮貌地回答說。

唐·阿里佐向唐·嘉波里看了一眼。

唐·嘉波里一點也沒有顯出有什麼為難的樣子。“最好是把他們三個关在一起，唐·阿里佐。孩子們自己不能回到鄉里去。”

“你說得對，唐·嘉波里。不過到禮拜一又怎末辦呀？等他們的爸爸動身到伐木場去的時候，你怎樣安置兩個孩子呀？”

唐·嘉波里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

“你想得果然不錯！他們的媽媽死了。我想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把他們和他們的爸爸一塊送到伐木場去。”

警長做出一种姿势表示同意。他心煩意乱地看一看那两个孩子，仿佛有許許多多的瑣事都涌在他的脑海里一样，接着他說：“的确，唐·嘉波里，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真是太仁慈了，拆散人家骨肉总是不对的。現在我們既然这样把事情决定了，我想我們可以到唐·雷諾佛的酒吧間去喝一杯了。”

剛剛走到街里，唐·嘉波里就对警長說：“現在，你曉得了，唐·阿里佐，我从这里面弄到了一些油水，可是，我也答应把油水分給別人一点。”

“这还用說么，我很了解你，唐·嘉波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要对你講兩句私話哩！”

“你講吧，唐·阿里佐。你曉得我一向是为你效劳的。”

說着他們就走進了酒吧。

警長繼續着說：“那两个孩子又結实，又健康。为什么不叫他們去放牛、放羊呢？他們跟爸爸一道干活兒，也好帮助帮助他。这是他們的責任，而且也是上帝給他們規定了的命运。”

“我也这样想，唐·阿里佐，因为要是我們把他們和爸爸分开，那可真太殘忍了，簡直是一种不可饒恕的罪过。”

“干一杯祝您健康，唐·嘉波里。”

“也祝您健康，唐·阿里佐。”

龍舌蘭酒滋潤了他們的喉嚨。唐·嘉波里为了把强烈的酒味冲淡，吮咂着一塊檸檬。然后他說：“再把杯子斟滿吧，唐·雷諾佛。你这兩位吃酒的老爺，簡直像在沙漠里要渴死了。”

当唐·雷諾佛走去拿酒的时候，唐·嘉波里小声在唐·阿里佐的耳边說：“二十五个比索，好么？我想这應該解決問題了。”

“好吧，唐·嘉波里。我一向总高兴帮你的忙。”

說着警長把錢放進了衣袋，他一口就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然后他把一小撮鹽放在手心里，用舌头一舐就吞了下去。

“願見鬼！”他叫着說。“对不起，我得趕緊走了，唐·嘉波里。再見，唐·雷諾佛。”說着他向那个侍者一揮手就走出門了。

第三章

到下一个禮拜一这一天，到伐木場去作工的那些印第安人就动身出發了。他們一共是三十五个人，康狄托的两个孩子也包括在內。其中也有四个妇女。她們舍不得离开丈夫，因此才大胆地跟随丈夫也到伐木場去，为了作个体貼丈夫的妻子，她們准备迎接那种長途跋涉的最难耐的疲劳。在他們还没有到达伐木場所在地的叢林之前，沿路也有一些个别的，三三兩兩的，來自附近地区或村庄的工人加入到这一支旅隊里。他們有些是村庄里的居民，有些是唐·嘉波里事先从一些田庄上騙來的人，为了要加入这一支旅隊和人們一道走，他們已經等很久了。因此这一支旅隊每走一英里，它的成員也在不断地增加。

在他們离开最后的一个村庄，还没有進入荒漠無人的林区之前，他們一共有二百二十个男人，十四个妇女，九个不滿十二歲的小孩。年紀超过十二歲的，或者是看起來像是超过十二歲的孩子，也算是成年人，可是他們的工資却只有成人的一半。

就在这一个小村里，又有三个面貌奇怪的人加入了这一支旅隊。他們請求唐·嘉波里把他們帶到伐木場去。唐·嘉波里朝他們看了很久，最后才同意把他們帶着一起走。

“那好吧，”最后他說，“要是你們决心賣勁干活兒，我想我能够找些工作給你們。”

实际上，他早就願意把这三个人收下。像他們这样結結实实的三个小伙子，对他來說，簡直是意外的收穫。除此以外，他所以願意把他們收下，更因为他用不着預先把一部分工錢付給他們。除了

他們在路上消耗的几份黑豆口粮之外，他也用不着在他們身上花錢。相反地，他們一到了工地，每个人就都会使他拿到五十个比索的佣金，这錢簡直可以說是从天而降的。他們把名字告訴了他，他一个一个地把它們記了下來，一点也沒有問問真假。俗語說得好：收下送禮的馬，是不看牙口的。

这三个人顯然与众不同。从他們的外表來判断，他們一定曾經有一度在这一个地区作过滾石工人。在他們中間，無論誰都沒有带行李，相反地，这支旅隊里所有其他的印第安人却都背着包袱，扛着东西，这也就說明了他們是剛剛从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里走出來的。

“你們好像很累，而且已經弄得精光了。”唐·嘉波里說。

实际上他說這話，只是为了在工头面前找点話說，另外也是預先給他自己布置一道防綫，免得工头責备他，說他随便簽訂合同雇用了一些流浪漢，或者是一些逍遙法外的亡命徒。他事先就知道这三个人會給他一些怎樣的解釋，因此他帶着一種滿意的心情听着他們的回答。

“很久以來，我們就在这兒等着您了，老爺。我們曉得您一定会从这兒經過的，不过我們不曉得哪一天。同时我們还得活下去，那末我們就不得不把东西賣掉了。”

“是的，不錯，那当然了，”唐·嘉波里說。“你們知道，要我一路上准時到达一个地方，那可就難了。有些时候，我們不得不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停下來，这样，我們的行程也就慢下來了。我可以把你們帶着一塊走。不过，你們要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因为我是个善良的基督徒，既然別人决心要光荣地自食其力，那末不管怎样，我也不能讓人家活活地餓死在叢林里。嚟，好吧，我尽可能地在伐木場里給你們找点兒活兒做。不过我不曉得会不会成功，因为在伐木場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不能被雇佣的人

簡直是無窮無盡的。你們若是了解這些，你們就跟我走吧。”

唐·嘉波里立刻就把以下的三個名字登記在他的名單上：瑪丁·特林尼德·卡斯特拉佐，璜·孟戴斯，還有路西鄂·奧梯斯。唐·嘉波里不只是在作生意上很精明，而且很能夠判斷人們的心理。按道理來說，他既然答應要帶這三個新進來的工人到伐木場去，那末他就理應在他們到達河谷津的時候，到市政當局那兒辦理合同登記的手續。不過他並沒有跟這新來的三個人簽訂合同，既然沒有合同，也就談不到到市長那兒登記了。因此他忠告了這三個人，要他們直接到駐扎在村外的帳篷那兒去，不必要露面。

他是一個老于人情世故的人，他曉得這三個人不會溜走。在他們到達了伐木場以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對他就無關緊要了，因為到那個時候，那一筆佣金他早已經弄到手了。

*

在河谷津的入口處，路旁坐着一個印第安的女子，她正在等着這支旅隊的到來。她光着腳，胳膊下面夾着一只很大的包裹。當她看見旅隊的最先頭的一批人從樹叢里出現的時候，她就爬到一座小丘上面去，以便對這支旅隊的整個行列看得清楚點。她用一種銳利的目光仔細地看着從她身邊經過的人。那些男人向前走着，背上沉重的包袱壓得他們弓着腰，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在他們的前額上系着捆包袱的又粗又長的皮帶，因此有一部分人不得不用手捂着額頭，好來減輕皮帶的壓力。其實，當他們在山地裡已經走了這末多的小時以後，這些皮帶早已經使得他們的頭有些暈眩了。它們箍在頭上就好像鋼條一樣，一分鐘比一分鐘都要更緊。

那女人仔細地注視着每一個從她身邊走過的印第安人。當這支旅隊差不多已經有一半人從她身邊走過去的時候，她的臉上就表現出一種深深的失望來。突然，她的眼睛閃出了希望的光芒。她挺起了腰身，朝天上伸出兩臂，然後就喊着：“康狄托，哥哥呀！”

这时候，康狄托正顛癩地走着，他弓着腰，几乎头都要碰到地上了，听了这一声喊叫，他吃了一驚。有片刻的时间，他好像被系牢在地面上那样，一点也没有劲。可是接着他就迟疑不决地又开始前进了。他那两个孩子跟在他后面，完全学着父亲的样儿，心里希望旅队里的成年男子会把他们两个孩子看做是和他們一样的大人。

当那个女子发现她呼喊的男人没有看她一眼、就向前走了的时候，她就追赶着队伍，向她哥哥身边跑去了。在离他不远的时候，她又喊道：“康狄托哥哥，你不认识我了么？”

一听见这话，康狄托直起腰来，立刻就停住了脚步，痴呆地看着自己的妹妹。那两个孩子，一看见那个女子，就把他们的包袱丢在地上，跑到她的身边快乐地喊着：“瑪黛絲达姑姑！瑪黛絲达姑姑！”

两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抓住了她的一只手，然后就亲起来了。那些印第安人继续向前走着。只有康狄托附近的人稍稍留意一下这一个场面，不过他们已经是那末疲倦，因此对于那些与己无关的事，他们已经一点也不发生兴趣了。

康狄托走到行列的外面来。他跪在地上，从容地放下了他背上的东西。那只口袋一着地，他们就听见口袋里的小猪吱吱地叫着。当他动身到林场的时候，他本来打算先回到家乡，和邻居及朋友们商量商量，怎样请他们来照管他就要丢下的一点可憐的财产和这几只小猪，可是唐·嘉波里没有答应他，最后，既然这几只小猪不能脱手，他就只有把它们带在身边了。

康狄托挺起了腰身，抬头一看，终于认出了他眼前的妹妹，可是心里却不敢完全肯定到底是她不是她。最后孩子们的欢笑和兴奋才使他相信：在他眼前的确实是自己的妹妹。两个孩子一向热爱着他们的姑姑，和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们对于家里比父母亲年纪

小、但却比父母親更嬌慣他們的重要成員，一向就觉得特別親切。

*

瑪黛絲达是康狄托最小的妹妹。康狄托在他們兄弟姐妹之間是最年長的一个，他对于这一个小妹妹，有一种特別的偏愛。當他們的父親死去以后，他本人变成一家之長的时候，他就更加偏疼她了。

他們的母親从前是害着天花死去的，当她死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最小的女兒完全交給他來照管了；因为她的姐姐們早已經出了嫁，而且一結了婚就都跟着丈夫回到各自的家鄉去了。

瑪黛絲达曾經堅持地主張康狄托結婚。他为了她的关系，曾經猶豫了很久。最后当他决定了娶一个妻子，弄一塊土地，养活一个家庭的时候，他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瑪黛絲达找一个職業：讓她到耶洛諦波城一个商人家里去作傭工。这个商人每月只給她兩個比索的工資，可是却允許她每兩禮拜回家去看她哥哥一次。可是後來事实上她往往只能每一个月回家一次，因为她的女主人，跟一切其他家戶里的女主人一样，往往在她就要回家的时候給她找出一些緊急的工作要她完成，不然的話，就是那女主人恰好要在这一天里去拜訪一些朋友，或者是等待着有些朋友到她家里來拜訪。可是，尽管瑪黛絲达和康狄托見面的机会很少，这些會見却更增加了她和哥哥与嫂嫂之間的情感。當康狄托的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瑪黛絲达把她全部的生活都供獻給自己的哥哥和他的家里了。生活对她好像沒有意义似的，除非她是在康狄托的家里，在他盖的那間簡陋的茅棚里；如果把這間小茅棚和她主人的房子一比，那末后者簡直就是一座宮殿了。每一样事情都可以說明瑪黛絲达永远也不会結婚，那末她就可以把自己獻給康狄托和他的家庭了。

*

那些掉隊的人在離開隊伍有一段距離的地方跟隨着。工頭艾皮達索騎着馬走在這一支行進縱隊的後面，督促着那些落在後面的人趕上去。

“到隊里去，伙計！往前走啊，別停下來！”他對康狄托喊着說。“我們就要到了。伐木場就在前面，到了那兒你就可以蜷着身子睡，隨你休息好久都可以。現在，加把勁吧，快往前走啊！”

他抽着鞭子發出清脆的響聲，然後又把这些話對另外一個掉隊的人重復了一遍。

康狄托把綁在前額上的皮帶整理了一下，然後就站起身來。孩子們也提起了他們的包袱。瑪黛絲達跑到她放下包袱的地方，揀起了它，就跟着他的家人一齊走了。

“你要去河谷津么，小妹妹？”康狄托艱難地向前走着說。

“是啊，哥哥，我要到那兒去。”

“你已經在那兒找到工作了么？人家都說河谷津地方大，比查木市還要大，差不多和維茲坦一樣。我想那兒的工錢一定比鮑林娜太太給你的高。”

瑪黛絲達沒有回答他。現在隊伍已經進城了，為了趕上隊伍，他們儘可能快地走着。城里的居民都站在門前，看着這些筋疲力盡的印第安人從他們面前經過。從前，當一支軍隊路過這兒的時候，他們都有一種快樂的感覺，現在他們又感到這種快樂了。因為這些印第安人往往是可以使他們賺錢的最好的主題。從這兒再往里走，就進入森林地帶了，因此這一個城市實際上是森林邊緣上的一個城市。這就是說，到伐木場作工的印第安人只有在這兒才能買到日常必需品；為了買到日常生活必需品，他們要在這兒把預付給他們的工資一起花掉。從這兒開始，他們就一分錢也看不見了，一直到合同期滿的時候。在伐木場里他們任何東西都買不到，因此錢也就沒有用了。所以他們在這兒往往把他們所有的錢都花得精

光，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城里的居民看见他们来到就高兴的原因。

队伍首先要从城里穿过，然后才能到达他们宿营的地方，宿营地设置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上，现在在那些凌乱的山石中间，茂草已经不见了。当他们歇下来以后，所有的工人都要到市政府去办一道手续：由市长在他们的合同上加盖图章。等这一道手续完备了以后，他们才可以在城里自由走动，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

*

康狄托赶上了队伍，玛黛丝达和两个孩子在他身边走着。当他们走过了最后的一些人家和郊区墓地，最后到了宿营地的时候，康狄托问道：“你要去帮工的那家人家在哪儿呀？我想一定是广场附近的一家大户吧。”

玛黛丝达用一种温柔的、有几分悲哀的声调回答说：“天啊，这只包袱好重啊！还好，我们到了。”

康狄托接着就动手生起一堆火来。

“让我来帮你吧，哥哥！我休息很久了，你比我累得多呀！”

她打开包袱，取出了铜锅和碗，然后就准备煮一点咖啡，蒸一些玉米粉煎饼。

“你们两个孩子，去找些柴，再提点水来！”

康狄托坐在地上，卷着一支纸烟。他对他的妹妹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我到城里去买点玉米给小猪吃。它们饿了。”

他从地面上拾起了一根木棒，把它敲进地里，然后把几只小猪都拴在那上面了。这些小畜生一路上都在康狄托背后的口袋里挤作一团，现在它们一着地，就快活得吱吱乱叫，而且用鼻头拱着脚下的泥土，用脚爪乱抓着地面；一拱到树根，它们的嘴就巴达巴达地嚼着。

几分钟以后，康狄托捧着玉米回来了，接着他就把玉米抛在几

只小豬前面。他看着它們你擠我、我攔你的，心里覺得非常高興。他用力地噴着一口烟說：“這些小豬癩，它們才真是饞嘴哩。不久它們就要長成肥豬了。”

說完了這話，他就抬起頭來，像是從一種夢幻里醒來一般。他看他的妹妹攔着篝火，自言自語地說他到現在也不明白她怎樣會在半路上等着他，更不明白她是怎樣來的。

“現在飯好了，孩子們，快來啊！”她叫着她那兩個侄兒說，這時候他們正到一堆篝火旁邊去看一個印第安人剝一只兔子，這兔子是他在路上捉到的，他要把這只兔子煮來吃掉。

*

他們一家四口人圍着鍋子坐了下來，吃着簡單的晚餐。當他們喝完了最后一滴咖啡的時候，康狄托就燃起了他在飯前卷好的紙烟抽着。

瑪黛絲達洗了餐具，把它們放好，然後就從一只小荷包里掏出一些烟草，用一片玉蜀黍的小葉卷好了一支卷烟。孩子們已經疲勞不堪了，他們在篝火旁邊睡着。瑪黛絲達從包袱里取出一張綉花的披巾，給他們蓋在身上。

“時間不早了，妹妹。你還是早些到你新主人家里去睡吧。”

“明天早上來得及的。即使在你們動身以後，我再去也不遲。我想，不到兩天你們就會到達伐木場了。”

“是的。唐·嘉波里曾經這樣對我說過。”

“等我喜歡的時候，我再到我主人家里去吧。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是今天到他們那里呢，還是在下禮拜里到他們家里。”

康狄托點了點頭好像表示說：“好吧，隨你吧！”

他們沉默地坐了許久。夜來了。像一只敲打的鐵錘似的，夜色沉重而無情地降落下來了。他們靜靜地坐在篝火旁邊，吸着烟；眼睛凝視在燃燒着的木柴上，千絲萬縷的思緒使他們浸沉在迷惘

的狀態里。在他們的周圍，篝火閃耀着。離開他們不遠，人們也在一起坐着，有些人在談論着什麼，不時地發出笑聲；另外的大多數人却很安靜，尽可能地緊靠在一起，就好像一群狗擠成一團，在一起取暖一樣。

一層薄霧籠罩了大地，在營地四周的樹叢顯出了模糊的暗影。天上的流雲疾馳而過，不時地露出幾顆小星來。雨季就要來了。嘈雜而愉快的人語聲不時地從那個小城里傳到他們的耳邊。從營地一個角落里飄來了一只口琴的憂郁的懷鄉曲。從更遠的地方，也許是從城里教堂的廣場上，傳來了一只木琴的鳴奏聲。在近處的叢林里，鳴蟬冗長而又多情地叫着，蟋蟀也唧唧地唱着，可是就在這時，一只被追趕的鳥兒發出了驚駭的啼聲，它即刻就把蟬和蟋蟀的鳴聲淹沒了。

康狄托和瑪黛絲達面前的篝火，只剩下了一堆漸漸微弱的暗紅色的余燼。因此，他又去砍了一些樹枝，把它們折成木條，然後拿了一把投在殘留的火上。這時火光變得更暗淡了。康狄托彎着腰身吹着火。一叢火苗突然燒着一條枯枝，它燦然一亮，接着就好像擔心它自己的孤獨似的——即刻變成暗綠色，化做一縷青煙了。

“我在禮拜天曾經去看過你和孩子們，”瑪黛絲達突然說。

她離開康狄托很近，只有一堆篝火隔在他們中間。上升的柴煙使得他看不見她面部的表情。他沒有回答她的話，只是抽着他的卷煙。

瑪黛絲達繼續說：“你的鄰居羅洛告訴我，你和孩子們都在耶佛爾被關在牢里了。除了這件事情以外，別的他就再不曉得什麼了，所以我才動身來看你們。我遇見了曼諾爾，他前天才從耶佛爾回來。”

“是啊，曼諾爾曉得我遭到了什麼樣的禍事。在唐·嘉波里抓住了我，而且命令我在禮拜一動身的時候，他正在葛羅保五金店的

門外，”康狄托回答說，仿佛喚起了一段遙遠的記憶。

“曼諾爾把什么都告訴我了，我知道你們不會回家了。我立刻去找了戴葛叔叔，把全部的事情告訴了他。後來他曾經到我們家里來。他答應我要給你照看你那片土地和家屋。他打算和嬌嬌住到你的家里來，一直到你回來的時候。這樣，你將來回家，就還會看見你的家屋、那些山羊和綿羊了。同時艾密林諾哥哥和他的妻子要搬到戴葛叔叔的家里去住。那末他也就可以從容地同時經營他自己的那塊田和戴葛叔叔的那塊田了。”

“很好呀。這正是我所希望的。那天晚上在監牢的院子里，我總在想着：要是我走了，家里樣樣事情都沒有托人來照管，那末家里將來會變成怎樣呢，所以我簡直就睡不着了。”

“我們能夠做的，都已經做了，這是當然的事啊，”瑪黛絲達回答說。她的聲調很憂郁，她為了這一個遭到家破人亡的家庭非常傷心，自然就流露出這種聲調了。

這些話深深地感動了康狄托，因此他振作地說：“瑪塞琳娜死了，我倒也高興。至少她不曉得家里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我們遭到的禍事，她也看不見了。要是她看見了這一切，知道我為了挽救她的性命，不得不出賣自己，那末她會多麼傷心啊！那時候，要我再使她快活起來，就不可能了。她會愁死的。”

“她一定會跟你一起到伐木場去的。”

“我永遠也不會答應她那樣做。她不难找到另一個男人。”

“你知道得很清楚，她永遠也不會愛上別人的。要是她不死，我會跟她一起住，我們會一塊兒耕種你那片田地，照看那些牲口，那末等你回來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家里一切都井井有條的，而且孩子們也長得又高大，又健康。我們兩個會等着你，而且白天晚上地思念着你的。我們會在屋子的角落里擺上一個小小的神龕，在聖母面前點起一支蠟燭；每天我們都會向她禱告；願你平安無恙地回來。”

康狄托撥弄一下篝火。火勢很微弱，簡直不能發出一點熱力，而且幾乎沒有光了，不過它却給這個地方一種親切的感覺，並且使這兩個人的心上都得到了的一種安慰，有好幾個小時，這樣的情感幫助他們忘掉了憂愁和他們悲哀的命運。

附近的篝火正燃燒着，他們的伙伴坐在篝火旁邊，有些人已經疲倦，有些人還在興奮着。在黑暗中看起來，他們比一些影子還要模糊。在他們嘈雜的談話里，突然有誰在高喊着什麼人，可是這聲音立刻就消失在夜空里了。草叢里的昆蟲不歇地嗡嗡地叫着；風吹過的地方，樹枝發出了呻吟。這一切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奇幻的現實，在這樣的境界里，康狄托和瑪黛絲達覺得他們好像與世隔絕着，仿佛只有眼前的篝火還使他們和這個世界相聯系。

孩子們已經睡了，身上裹着一件披巾。一個孩子沉重地呼吸着，另外那一個孩子正在夢中講着一些胡話。不久他們就沉默了。瑪黛絲達把披巾給他們蓋好，她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使他們那小小的半裸的身體不致于遭受風寒，但更主要的，是為了使他們覺得即便是在他們睡熟了的時候，一只慈愛的手也在照拂着他們。

“明天你就回去開始作工吧，小妹妹，”康狄托沉默了很久說。

瑪黛絲達緩慢地又給她自己卷了一支卷煙，就好像她特別喜歡把它卷好似的。她點起了它抽了幾口。然後她就慢慢地把她那只拿着卷煙的手放了下來，讓她的眼睛迷惘地注視着叢林，在黝黑而清晰的、群星閃爍的天穹下面，叢林的黑影形成了一條不規則的輪廓。接着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我不去幫工了，哥哥。我不願意再給那樣的人當女工了。我跟你到林場去吧。從現在起，唯一使我發生興趣的工作就是幫你照看孩子們了。”

康狄托的身體俯在篝火上，用很低的声音說：“你不能做這樣的事，妹妹。女人怎末可以到林場去呢，何況你又是個姑娘。我當然不能命令你不去，可是我勸你還是回去吧。如果你不願意在城

里的人家帮工，你可以和叔叔一起到我家里去，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完全有权利住在那兒呀。”

“戴萬叔叔和嬸嬸都这样对我說过。鄰居們也这样講。可是他們越是这样說，我越覺得我永远也不能安安靜靜地过着日子，他們越是这样說，我越覺得我應該跟你和孩子們一塊兒走，因為你們需要我呀。”

“你可不知道森林里的生活多末苦，瑪黛絲达，林場里的生活就更加苦了！你現在还是一个年青的姑娘，一到了林場里，你就不得不在男人的圈子里活着，在这些人中間，簡直沒有一个有什么出息啊。”

“在我沒有动身之前，別人也对我講过这些話。可是你記得么，当媽媽死了以后，我成了一个孤兒的时候，你就开始照管我，从那时候起，你的生活就困难起來了。那末，現在，当你的孩子們又小、又沒有媽媽的时候，我來到你身边帮一帮你，又有什么困难呢？將來有一天我們总会回家的，到那时候，我就会找一个像你那样的好人，和他結婚了。”

这是他們最后交談的一些話語。他們把毛毯更緊地裹在身上，抽着烟，目光茫然地看着逐漸淡薄下去的篝火。就这样他們等待着天光的破曉。

黎明帶着一团潮湿的濃重的霧气，緩慢地來了，当太陽快升起的时候，霧气降落在叢林和原野上。接着，太陽突然在地平綫上出現了，它也沒有發出通知，仿佛它聳身一跳，就投身到宇宙之間了。

第 四 章

“讓魔鬼把你們抓去吧，你們這兩個廢物！你們这样就把我的錢騙去了，那錢我掙來的多不易啊。三个月啦，你們就是在那兒抓

着你們發痒了的屁股，我連一趟桃花心木也沒有能够送出去。上帝和聖母可以作見証：我已經把最后的一分錢都付給你們了，我一分錢也不欠你們。可是現在三个月完啦，我在木場上屁也看不見，連一片桃花心木也談不上。原來我還指望木料堆得跟小山一般高，最低限度也有維拉赫城教堂那樣高，可是我什麼也看不見。你們老老实实地說，這些日子你們究竟在干些什麼啊？現在挺起你們的肚子抓吧，你們這些狗娘养的雜種！你們說說看，到底你們做了些什麼？別打算扯謊吧，不然，我就把你們每個人的鼻子都打成血糊糊！好吧，你們說，讓我听听！你們怎末不回答啊？”

唐·塞維羅就用這些漂亮的字句對他的兩個監工：綽號叫做“流氓”的畢加羅和綽號叫做“懶虫”的蓋沙諾教訓了一番。他叫喊的聲音那末高，就連一哩路以外的地方，人們都可以听得見；不管是誰，只要聽見他叫喊，沒有不嚇得要命的。

唐·塞維羅越是大發雷霆，他的臉也就越來越脹得發紅。說實在的話，他是怕發脾氣的，因為他在忿怒之中，突然沉默起來了，雖然在他沉默的時候，他顯然在表示：他這樣，不過是使他自己喘一口氣。即使兩個監工向他說明了理由，他還是要向他們顯一顯他那了不起的口才的。

唐·塞維羅是蒙特雷諾三兄弟中最年長的一個，這蒙特雷諾三兄弟也就是這片桃花心木林場的所有者。此外座落在河對岸的兩個小林場也屬於他們。最重要的林場名字叫做亞蒙納林場，另外兩個林場，一個叫做艾斯坦林場，一個叫做皮得拉林場。

亞蒙納林場的面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們不得不把它分成四個林区，或者是四個木場：也就是東場，南場，西場，和北場。這一座被開發了的林場的界綫十分模糊，因為這一片產業被包圍在林莽里，要想很清楚的划清界綫也就很難了。一些小溪沿着林場的邊沿流着，有些時候人們就把這些小溪當作是它天然的邊界。從這一

条边境到那一条边境，如果叫一只鳥飛过去的話，至少有五十哩長。如果是步行或是騎馬，看來那就会有兩倍的路程，因为在深林里面有的是叢山、峡谷、河流和沼地，要越过这些天然的障碍，就要走許多弯路了。

北場由唐·塞維羅本人直接來管理。其他的三个木場，每一个都由一些可以信賴的監工、工头、和助手來經營。

唐·費利斯是他們三兄弟中的老二，他的責任是在总管理处的中央办公室管帳。人們都把那兒叫做“鄉村”。

其实，总管理处并不是座落在林場的中心，而是在林場極远处的邊緣上，靠近河岸的地方。就从这条河里，木料被流送到海里。正因为如此，这也就使得管理人員可以很方便地監督和控制那些順流而下的木料，合理地估計它們的長短大小，把它們的數字記入帳册，并且計算它們的价值。此外，这一个地点也有另一个好处：它可以使那些工作人員划着独木舟——其他交通工具都是不保險的——來往于各个林場和总办事处之間。其实，在这些小河道里划着独木舟逆流而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場主却認為最好把总办事处設立在这兒，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們認為这是一个要害的地方。这个地区的開發本來是由一群美國人着手开始的，后來，他們發現了一塊更富饒的地区，因而就把这一个区域讓給蒙特雷諾三兄弟了。

在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叫做唐·阿嘉苏，他經營的地区是河对岸的那些林場。他們三兄弟就这样同意地分了工，因而这一个企業的組織系統也就形成了。

唐·塞維羅在他自己經營的林場里事情很多，因此他不能够每兩三个禮拜就到其他的林場里去檢查工作。在各个林場之間的路程距離很远，而且崎嶇難行，要在三个林場上檢查一次工作(他自己經營的林場在外)，來往起碼要十五天甚至二十天；特別是如果

他要看看那些木料場，那末時間就更不夠了。因此，他每三個月到各場去檢查一次工作，也就心滿意足了，可是這樣的一次旅行決不是什麼愉快的事。事實上，它好比一個聖徒的艱難的“苦行”，如果上帝知道了他的這種苦行，他是應該得到天主的免罪，因而直接升入天堂的。

唐·費利斯也不能從事這種檢查工作，因為要他離開總辦事處——全部林場的大腦和心臟，是不可能的。

購買木料的主顧都要到辦事處來。砍伐木料的工具和設備也要到這兒來領取，工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都貯藏在這兒。此外，裝貨清單都要由這兒收下，和稅務局來往的公文，從銀行和顧客寄來的信件，以及倫敦和紐約代理商寄來的報告，諸如桃花心木以及一般木料國際市場的行情，也都彙集在這兒。

由於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多年的經驗，在指揮林場開發和木料輸送的工作中，唐·塞維羅很顯然的是一個極其勝任的人。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才把那些最艱苦的工作交給他來做，其餘的比較輕鬆一點的行政工作便留給唐·費利斯來負責了。

唐·阿嘉蘇工作的林場比較遠些，他却像他兩個哥哥一樣地賣勁兒，不過他比他們兩個更貪心，而且也更容易動怒。從他們三兄弟購買了這片林場的時候起，他就從來沒有到過總辦事處，甚至連冒險派一個信差走過沼地的泥路也沒有過。因此，是否他還活着，是否他的尸首已經在一個什麼地方爛了，他的兩個哥哥是都不曉得的。

即便是他們知道弟弟阿嘉蘇已經被謀害了，害着熱病死了，美洲豹把他吞了，毒螞把他螫死了，或者是淹死在沼地裏了，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也一定不會傷心。

這樣的事是很可能的：只要他的木料場上裝滿了桃花心木，——這也就是蒙特雷諾三兄弟所最關心的事——即便是他死了，

他們兩個人也不會流一滴眼淚來哀悼弟弟的天亡。無論如何，他們很快地就會使他們自己得到安慰，因為他們會這樣想：從現在起，林場所獲得的利潤將由他們兩個人來分，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由三個人來分享了。

*

唐·塞維羅正在南場里視察工作，就在這一次視察里他對畢加羅和蓋沙諾講了以上的那一堆好話。他很早就騎着馬，由畢加羅陪着他動身出發了，他打算把已經砍伐下來、現在堆在各個貨場、準備順水運出的木料的數目都記載下來。在每一個木料場上，他很快地看了一眼，就估計到木料堆里木料的數目究竟有多少，然後他就發起脾氣來了。

“三個月的工作，全部就是這些！整整三個月，就生產出這末一點點，這怎末可能呢？這簡直是犯罪，違反一切天神的罪過！”

每一次當唐·塞維羅這樣咒罵的時候，畢加羅總是這末回答着：“不過，唐·塞維羅，另外還有許多木料場呢，你會在那兒看見許多木料呀！”

儘管如此，可是等唐·塞維羅到另一個木料場上的時候，他仍然要抱怨說它的木料比前一個還要少，因此在他視察工作的進程中，他的脾氣就越來越大了。這種脾氣慢慢地變成了一種忿怒，到後來竟成為一種發瘋的狂怒了。在筋疲力盡的騎了一陣馬之後，他們就回到林場的辦公處來了，就在這時候，他們看見了蓋沙諾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已經醉得一塌糊塗。唐·塞維羅舉起馬鞭子來抽打他，可是對於這一陣鞭打蓋沙諾並不覺得怎樣，因為他已經生活在一個醉鄉的世界里，一進入那裏面，苦痛和悲哀就仿佛和糖漿一樣地甜蜜。

接着唐·塞維羅就開始嘖嘖地敲着那張粗糙的木桌，他的每一句話里，都加重語氣地加上幾句難聽的咒罵；每一次他罵一句，

他就把鞭子乒乒地敲打在桌子上，門上，或是其他的家具上。他罵着說：“像你們這兩個狗雜種！簡直不能夠原諒，我得把你們的腸子掏出來！就是把你們丟進地獄，都太便宜你們了！”

他几乎要發狂了。他繼續罵着說：“真見鬼！你們這兩只吃臭肉的野狗，這三個月以來，你們盡做了些什麼？難道一天到晚抓耳撓腮、搔你們的屁股么？你們說啊！”

這時候，畢加羅在桌子對面站着，他把桌子當作一道防禦工事，生怕唐·塞維羅來攻打他。等到事情發展到越來越壞的時候，他就毫不掩飾地向門口走去，準備逃走了。

“你要不要回答我啊，你这个耗子？”

“所有的樹干都被根藤纏住了。”

“根藤纏住了！根藤纏住了！那就不是一個理由么？”

“要砍到樹干，我們不得不搭起架子來，至少是兩碼高！”畢加羅辯駁地說。

“難道你們從前沒有砍過這樣的樹么？難道你們是第一次砍樹，想不到搭架子么！就是我在林場里干了多少年，也不能不搭架子啊！我自己就搭過許多架子，因為有些根藤和旁枝差不多有十呎高。搭了架子，我照樣使那些工人每個人每一天生產出三四噸木料來。你們這兩個廢物，我讓你們做的工作簡直是世界上最簡單的工作，給你們的工錢和一個包工人的一樣多，可是你們生產出來的東西却要少四倍。你們簡直是一對強盜，一對小偷，把我的錢都騙去喝酒啦！一個工人一天生產出來的東西連一噸都不到！”

畢加諾側着身子走向房門那兒說：“請你原諒，可是每個工人每天生產的數量不止兩噸半呢！”他用一種駭怕的聲調說，彷彿在為他自己辯護。

“住口！我說話的時候，不許你插嘴！你明白么？兩噸！我吩咐過你沒有，一天要生產四噸？而且誰也沒有想到，雨季又要到

了。在四个礼拜以内，我們就得开始把木料运到河里去；可是現在我要輸送什么呀！一个人一噸半！那可不行，我們怎末能够还清一月一号就到期的六万比索欠款呢？”

他憤怒地随便把房子里看了一眼。他那血紅的眼睛再一次地落在盖沙諾身上，他冲到他身边踢着他的腿罵着：“猪，你这个貪吃的蠢猪！”

畢加罗决定在这个时候講几句话來維護他的伙伴，因此他說：“六个礼拜以來，他吃醉酒，这还是第一次，理由很簡單，我們很久以來一滴酒都沒有喝过。一直到昨天，在那个土耳其人沒有來以前，我們一瓶酒也弄不到手。所以，他現在喝了一点，这也就很自然了。”

“喝一点！倒也不錯！你們的酒在哪兒？”

听了这話，畢加罗就走到办公室的角落里去，从床底下掏出一瓶已經喝过一半的酒來。他以为唐·塞維罗一定会从他手里把它搶过去，然后再把它砸在地上，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唐·塞維罗叫罵了很久，他的喉嚨已經干了。他把酒瓶搶在手里，对着光亮看一看它，把它搖了一搖，然后就吞了好几大口。接着他清一清喉嚨，把酒瓶搖着，又喝了一陣。这酒仿佛使他安靜一点兒。

“好爽快啊！”他更加安靜地說。

不过他的这种安靜却並沒有延續好久。当他一想起他为什么到这兒來的时候，他的安靜即刻就烟消云散了。

*

三天以前，唐·塞維罗曾經收到唐·阿嘉苏到林場以后、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也是僅有的一封信。这信是他派一个工头騎馬送來的。唐·阿嘉苏在信里告訴他的哥哥，說，他經營的几个小林場的开采工作必須暫時停止。因为那些小林場的位置恰好在兩座小

山和兩座大山的环抱之間，由于近來多雨，這兩個林場的所在地已經變成兩座爛泥塘了。运木料的牛一走動，就会陷進泥潭里，結果要把木段运到木料場也就不可能了。更其嚴重的是，因为砍伐工人常常要陷在泥潭里，砍伐工作也就不得不中止了。

这一封簡短的信給唐·塞維羅帶來的是不幸的消息：在唐·阿嘉蘇經營的林場上，这一年的砍伐工作是完全無望了。而这种損失是極其嚴重的，因为它差不多占全部生產的一半。当初他們为了要購得这一片產業，曾經和人家訂过合同；現在这一种減產的情況一定会使他們不能履行合同上所規定的义务，而如果是这样，那末把这一片林產賣給他們的那家公司就可能把產权收回賣給別人，因为根据合同上的規定，它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合同上的条件很苛刻，因为蒙特雷諾三兄弟在当初預付的款子，数目很小。

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即刻就在总办事处里会了面，討論了这一种形勢，結果他們两个得到了这样的結論：要挽救这一年的生產危机只有一种方法。

他們承認，在如何从工人身上榨取最高產量这一点上，他們的弟弟唐·阿嘉蘇是他們三弟兄中間最能干的一个。如果他寫信告訴他們說：他的林区目前的开采是不可能了，那末情况就一定就是这样；而別人也就更加無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兩個小林場已經不能生產木材，那末最低限度就得把大林場的生產提高二倍，如果可能的話，提高四倍。因此，整個的問題是一个生產的問題，因为在亞蒙納林場里，桃花心木是極其富饒的，它們能够补足其他兩個林場減產的損失。而要想得到这一种成績，除了唐·阿嘉蘇之外，再沒有誰比他更其称职了，因为他曾經訓練了許多工头，他們都是他的助手。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都知道：唐·阿嘉蘇是会冒着極其嚴重的危險的；不过他們認為：如果要挽救全局的話，那末他們就不得不采取这一个最后可能的办法。

最后唐·阿嘉苏的信差带着他们的复信回来了。他的两个哥哥请他和他的工人一起迁到亞蒙納林場去开辟一些新的木料場。

唐·阿嘉苏至少是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地聪明，他事先已经预料到这一步：因此在他的信差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经在他去往亞蒙納林場的半路上了。这倒使那个信差非常幸运，因为他和他的马儿几乎要一起陷在沼地的泥潭里了。

当唐·阿嘉苏和他的工人到达亞蒙納林場来拿给养和工具的时候，唐·塞維罗已经动身到畢加罗管理的南場去了。

*

那一瓶威士忌酒对于唐·塞維罗的精神仿佛起了一种和缓的效果，可是这种效果是为时甚暂的。只要一想起他弟弟所经管的那两个林場，他就觉得他全部的希望已经化为乌有了。在另一方面，他曾经指望他在畢加罗所经管的木料場上发现原定产品的两倍。

“要是我不希望生产更多吨的桃花心木，你想我会派两个工头到这兒來么？为了什么呢？工人自己不是也会干活兒么，而且也许会比在你们两个懒猪监督之下生产得更多呢。可是你告诉我，我希望你们完成的工作，你们怎末才弄到一半呢？你们一定是成天睡觉，很少干活兒。”

“可是，老爺，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像鞭打野狗似的鞭打了他们，简直要把他们背上的皮都抽下来了。可是他们不久就无所谓了，而且你越是打他们，他们干的活就越少。”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如果你们随便使用你们的鞭子，那末对于那些该死的东西就一点用也没有。他们才别扭呢，他们会躺在地上，什么活兒也不做。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吊在樹上呢？在我们的林場上，我们就这样做。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才会使他们真正地害怕哩。”

“不过这兒就只有盖沙諾和我兩個人啊，把六七个人吊起來，可不是容易的事。他們要回手跟你打呀。要干这种事，要三个人对付一个人才干得了。”

“那末挂在你屁股上的那支槍，又有什么用呢？你挂着它是为了漂亮呢，还是为了打野雉？”

“說真話，它一点也不中用。”

“不管哪个家伙，只要他敢撒野，你在他面前把槍一晃，那末你看啊，他那火气立刻就会消啦。”

“从前倒是这样，老爺。可是現在我把槍一碰上他們的肋骨，他們就哈哈地笑我。‘你开槍吧，雜种！’他們往往这样地罵我。‘为什么你不开槍呢？你們的日子也不远啦。等着吧，总有一天我們要跟你和盖沙諾拚个你死我活的。’另外，他們还唱各式各样的歌來反对我們，特别是在晚上。”

“那末你就得开槍打死他們一兩個。讓他們看看，你可不是跟他們在开玩笑。”

“好啊，老爺，要是您这样說了，我可就要照办。反正，又不要我來办丧事。你曉得，当我把槍口頂在他們的皮肉上的时候，他們講些什么話么？‘好吧，畢加罗，你开槍吧，你这个大混蛋——你一开了槍，你就会看見伐木工又少了一个；沒有人給你干活兒，你就把那張合同貼在屁股上吧。’这正是值得担心的事：他們倒真的希望我开槍打哩，那末他們就用不着再干活兒了。”

唐·塞維罗沉默着。他探头到門外，朝工人的茅棚那一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就走進屋里；他拿起了酒瓶，又狼吞虎嚥地喝了一通，接着就燃起了一支紙烟。

片刻之后他說道：“明天唐·阿嘉苏和他的工头和工人就要到这兒來了。那时候我們就要采取有力的步驟。你瞧着吧，他們知道怎样对付那些狡猾的家伙，他們知道怎样叫每个人一天生產出

四噸的木料來。也許我們會提高產量到五噸呢。”

“那當然啦，老爺，”畢加羅回答說。

“當然个屁！你在想些什麼呀？我和我哥哥在別的林場看見的，可不像你們這兒這個樣子，和人家一比，你對我說的這些事情，就簡直是兒戲了。”

他又拿起酒瓶喝了一通，就好像那瓶里裝的是水一樣。然後他放下了它，又看着蓋沙諾。

“給我拿一桶水來，”他命令着說。

接着畢加羅就給他提來滿滿的一桶水。唐·塞維羅拿起桶來，便把水潑在那個醉漢身上了。

“再提一桶來，”他一面對畢加羅說，一面把桶遞給他。“一桶是不夠的。要叫這家伙站起來，起碼要六桶。還有，等他站起來的時候，你要用這支鞭子把他屁股上的皮抽下來。那時候也許他就會有點用處了。可是你還是等一等再抽他吧。我可沒有什麼興趣看你在我的面前處罰他。把他帶到遠一點的地方去，別讓我聽他叫喚！”

“很好，老爺，”畢加羅說，為了免去再去提水的麻煩，他就把蓋沙諾扛在背上，送到小河旁邊，浸到水里，一直到他開始清醒的時候。

“我說，伙計，你听着，”蓋沙諾嘟囔着說，“你真正地要鞭打我么？難道我們不是朋友么？”

“我們當然是朋友，你這個蠢豬！可是為什麼你一定要在這個老家伙來的時候，吃得醉醺醺的？這，我可一點辦法也沒有。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反正我得抽你一頓。要我客客气氣地打你，總比叫工人格黎高里或是桑地牙哥打你一頓好。那時候，說句真話，老朋友，那可就不是好玩的了。”

“你說的對，老兄。趁我酒還沒有醒，不會覺得疼的時候，你快

点打吧！不过，你能不能在事先給我拿点酒來喝——好讓我容易挨过去呀？”

“这个主意倒不坏。我自己也要喝一点兒。”

畢加罗向办公室跑去，他溜進了房門，取來了酒瓶，接着他就讓盖沙諾飽飲了一通，然后他就开始动手鞭打他了。

*

第二天，在太陽快落山的时候，唐·阿嘉苏和他的工作隊就到达南場了。一見面，唐·塞維罗就这样对他說：“这兒簡直是樣樣的事都搞得一团糟，嘉沙^①。我只能告訴你，工人每个人每天兩噸都搞不到。”

“要是那樣的話，我們就什么也賺不下，恐怕只有吃屎了，”唐·阿嘉苏回答說。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把時間消耗在無謂的空談里的人。即便是在他旅途辛苦之后，他好像也不願意休息一下。要他坐下來听一些廢話，他就更不願意了。他把他的監工們喊到跟前來。

“快來呀，你們这群騾子！快一点——把茅棚搭起來。我們可沒有時間糟蹋。要是你們不願意晚上帶着星星月亮干活兒，你們現在就得动手，因为明天我們就不能再对这个問題伤腦筋了。”

听了这話，工头就帶領工人走進了叢林，砍了一些樹木，割了一些盖屋頂用的棕櫚叶子。可是在他們連一座茅棚都沒有盖好的时候，天便黑了。

有些新來的工人到伐木工住的茅屋里过夜，可是茅屋的地方很小，裝不下他們全体。在露天地里躺下來过夜，是很苦的事。夜里雨傾盆似的下着，那些在地上睡着的工人醒來的时候，都被雨水淋得好像洗了泥水澡似的。可是在天光还没有亮以前，和平常一

① 嘉沙是唐·阿嘉苏的昵称。

样，他們又被叫去开始干活兒了。

“早啊！”唐·阿嘉苏說。“依我看，搭茅棚也用不着了。事实上，我們也不会在这兒呆下來的——我們倒是要到森林里去安身。我們即刻就得走啦。以后你們有时间，再煮咖啡和豆子吧！你們可以在路上吃飯，所以我們还是走吧！”

“話是要这样講才对，”唐·塞維罗对畢加罗說，这时候，畢加罗正在办公室的門口站在他的身边。“要是你們，你和那个醉鬼，也能像他这样行使职权，那末現在我們每个工人每天早就可以生產四噸了。”

“那当然，老爺。不过要是我这样做，不到晚上我就得上西天了；不然的話，我就得讓兩三个工人肋骨里中了子彈，躺在外边什么地方，”畢加罗諷刺地笑着說。

“这正是兩种監工不同的地方。有的監工知道怎样叫那些工人干活兒；有的監工連他們的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既不明了事体、又是永远不肯學習的人。不过，順便我問問你，蓋沙諾在哪兒呀？”

“喂！蓋沙諾！”畢加罗朝着黑暗里喊着說。“老爺喚你呐。”

蓋沙諾跑着來了，他也沒有停下來喘口气就說：“我來听您的吩咐，老爺。”

“現在我命令你和畢加罗帶領你們那些懶虫都去砍伐木料去。你們要跟唐·阿嘉苏一塊兒动身。赶快把你們的东西收拾在一起，然后就去吧！”

接着兩個監工把他們的人集合在一起，就跟着阿嘉苏的工作隊走了。

*

一禮拜以后，在唐·嘉波里和他招募的砍伐工人到达了亞蒙納林場之后，他們就在那一排作为办公室的平房前面的寬石階上

停下來了。

本來四個林場都曾經要求過唐·嘉波里給他們招募工人。他曾經考慮過他應該留在亞蒙納林場，並且計劃在這兒建立他的轉運站，然後再把他招募來的工人分配給各個林場。恰好在他到達的這一天，唐·塞維羅也在这兒，因此唐·嘉波里就利用了這一個機會跟他商談了一次。根據他們談話的結果，唐·嘉波里招募來的全部印第安人都由亞蒙納林場接收下來。其他林場是不是要分配工人，要等另外的工人招募進來，或者是唐·嘉波里可憐他們的時候再說。

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看了看這些新來的工人，仿佛對他們很覺得滿意。

新來的這些印第安人已經累得要死了。他們三三兩兩地坐在地上。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無論走到哪幾個人的面前，他們總是立刻就站起身來。唐·塞維羅摸了摸他們的胳膊，他們大腿上的肌肉，以及他們的頸背，就好像他在買牛以前要摸摸牛的周身一樣。

“你從前是幹什麼的，查穆拉人？”他問康狄托說，他一看見康狄托的帽子就知道他是從那兒來的。

“種田的，老爺，我來給您做事來了，”康狄托恭敬地回答說。

“要是那樣，你就好好的做一個砍伐工吧。”

“我听您吩咐，老爺。”

“跟你一塊兒的那個女人是誰呀？是你的老婆么？”

“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已經死了，老爺。”

“還有那兩個孩子呢？是你的么？”

“是的，老爺，他們也到這兒來給您干活兒來了。”

唐·塞維羅摸一摸他們的胳膊，說：“我相信他們作牧童倒不錯。”

“要是我說的話冒犯您了，千萬請您原諒，老爺。不過他們年紀還很小，而且在森林里干活也不行。他們一個才六歲，另一個也
不過七歲零三個月。”

“他們要不要吃飯呀，要吃的話，就得干活兒。你自己吃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份口糧，如果你要雙份口糧的話，那末你的債就永遠也還不清了。”

“我們能夠干活兒，我們有勁頭，老爺，”那個大一點兒的孩子說，他已經發現了他和他的弟弟也許會使他們的爸爸陷在另外一個像從前在分駐所里一樣的難關里。

那個小一點兒的孩子向前跳了一步，在唐·塞維羅面前站得直挺挺的，然後就把胳膊彎轉過來，給他看一看他臂膀上的肌肉怎樣地突出。“您摸一摸，老爺，看我多有勁。哥哥比我大，可是我干的活兒要比他多。我放牛放羊才高興呢。您答應我吧，爸爸。”

康狄托什麼也沒有說。

“那很好，”唐·塞維羅笑着說。“這樣的孩子我才喜歡。一個人小時候就開始干活兒，自己掙錢來糊口，不會有什麼壞處的。好吧，我將來派你們兩個到牧場去，你們的父親要跟那些伐木工一齊去干活。”

聽了這話，兩個孩子吃了一驚，說：“那末我們不和爸爸在一起嗎？”

“你們的爸爸不放牛也不放羊。他是一個伐木工。所以他不能跟你們兩個在一個林場里。要是可能的話，我們要好好安排一下，讓你們跟他在一塊兒過夜。”

康狄托把兩個孩子拉到自己的身邊，彷彿打算用他自己的身體來衛護他們似的。他愛撫地摸着他們那濃密的毛茸茸的頭髮，並且用一種模糊的聲調說：“孩子們，我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啊。他是主人家，我們得服從他。”

唐·塞維羅繼續走到另外一堆人的附近。

當唐·塞維羅和康狄托以及那兩個孩子談話的時候，唐·費利斯就在他們的後面站着，就在這時，瑪黛絲達也向后退了几步。費利斯向她招一招手。她听从了他的招呼，跟着她就低着头、抱着胳膊，眼睛瞧着地下，走到他的面前來了。

唐·費利斯輕輕地在她的臉上拍打一下，然後就用手端着她的下巴，讓她抬起頭來，可是瑪黛絲達沒有睬他，她半閉着眼睛，而且輕輕地咬緊了她的牙齒。

“你用不着怕什麼，小丫頭。我不會把小姑娘吃掉的，特別是如果她們的大腿長得漂亮的話。只要我高興，我把它們掰開受用一下，也就行了。你叫什麼名字啊？”

“瑪黛絲達，老爺。”

“好啊。我以後就叫你瑪莎吧。可是你到這兒來要做什么工作呀？”

“我是跟哥哥到這兒來的，為了使他不致於孤單單地和孩子們在一起，老爺。”她說，並沒有抬起頭來。

“可是你想到哪兒去混口飯吃呢，小丫頭？”

“在林場里，跟我哥哥在一起。”

“那可不行。他只有一份口糧，如果他還要一份口糧的話，他得花錢來買。那末他的工錢可就絕對剩不下什麼了，結果只有天曉得他會欠下我們多少錢。我們每天付給他五毛錢，就這五毛錢工錢，他每天得給我們砍三噸桃花心木。”

“兩噸，不是三噸，老爺，我的合同上是那樣寫的。在河谷津的時候，市長也那樣對我們說過。”康狄托走上前來插嘴說。

“呸！我才不管你合同上怎樣說的呢！你還是閉起你的嘴吧，若不然我可就要喊一個工頭來，他會結結實實給你一個下馬威的。等他把你打够了的時候，你就會曉得在我們這兒無論誰都不許亂

开猪嘴，除非人家問到他的时候。你每一天一定要砍到三噸，懂得么？要是你砍不到，我們就不会給你工錢——这还算好的呢。你得謝天謝地，每天你不要砍四噸。那等以后再說吧。”

“請您原諒我，老爺，跟我訂合同的那个人——唐·嘉波里告訴我每天砍兩噸，河谷津的市長，他在我的合同上盖了章，也是那样說的。”

“你就是要砍四噸，你这个下賤的惡棍！你要当心啦，你要是不砍四噸，当心你的皮肉！”

唐·費利斯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本記事册來，把康狄托的名字記載下來，并且在后面寫上了这些字样：“每日必須砍伐四噸。”

“可是，老爺——”康狄托这句话还没有說完，唐·費利斯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記耳光，接着血水就从这个印第安人的鼻孔里流出來了。

“現在你該明白了吧，你这个討厭的混蛋，你在这兒唯一的权利就是老老实实閉起你的嘴來。”

康狄托在地上坐下來，他摘了一把青草，打算塞在鼻孔里止血。瑪黛絲达还是低着头站在唐·費利斯的跟前。她看見了这一个意外的事件，比康狄托本人还要痛苦；不过，和她的同族的那些印第安人一样，她从小就已經慣于沉默地忍受白人最坏的虐待了。她的姿态和她的面色，一絲一毫也沒有暴露出她內心的忿怒。两个孩子却溫柔地抱住了他們的爸爸，企圖安慰他。那个小的哭着說：“爸爸，爸爸，这不是我的錯。”

康狄托爰撫地摸着他，并且用微笑代替了回答。那个大的孩子撿起一只水瓢，跑到小溪那兒舀了一点水來給他父親洗去臉上的血污。

这时唐·費利斯繼續和瑪黛絲达談着。在他看來，打印第安人一記耳光本來是無关緊要的事，因此他对这件小事絲毫也不曾注

意。几拳打死一个印第安人，或者是用一颗子弹打死一个印第安人，像这样的事，只要一个钟头，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的。打猎打到了一只野鹿，打中了一只美洲虎，他都可以记住，但是一个雇佣工人在他面前死去，他是一向非常容易忘掉的。

“你知道你并不怎么丑么，瑪莎？不过，你在这兒得吃饭，这个，你哥哥是无能为力的。”

“我可以在林場里搭起一座小房子，养活几只肥猪，而且我还可以给工人烧饭哩，”她突然想到了这个主意。她知道要把这个主意实行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她觉得想到了它，也很使她高兴，因为她知道唐·费利斯对她不怀好意，这是她很担忧的事。她没有签订过合同，她可以随便做些什么工作，可是她在这兒得吃饭，而这兒的每一样东西却都是蒙特雷諾三兄弟的财产。

“别把事情看得那末容易吧，小丫头。我不答应你，你怎末好盖房子呢！说到养猪，那也得我批准才可以。至于说给工人烧饭，如果你高兴——不过，你注意，要是你愿意干活兒，为什么不给我干活兒呢？给一个人烧饭干活兒，总比给二十个人烧饭干活兒容易得多啊。下礼拜我也许要到另一个林場去对付那些懒虫。我要带你跟我一块走，小丫头，那末样样的活兒你都可以给我干。”

他说着抓住了她的下巴颌兒，端起她的头來，强迫她看着他的脸，可是瑪黛絲达却闭起了她的眼睛。

“你要是对我规规矩矩的，和和气气的，那末事情对你就好办。可是如果你别别扭扭的，那末我就要抽你的皮了，你也就得拿着你那破破烂烂的东西滚回家去了。你要穿过森林，誰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走到森林外面去？半路上老虎就会碰上你，那末它就会把你的大腿和别的什么都吃得光光的。”

“我不愿意作您的佣人，老爺，”瑪黛絲达低声回答說。

“那可得由我來决定，不能由你來决定，你这个小傻瓜！”

說完了這話，唐·費利斯就轉過身，趕上了唐·塞維羅，又和他一起視察工作去了。

第五章

新招來的這一幫工人在半夜的時候到達了南場。他們先是穿過一片矮樹林，然後有兩小時艱苦地跋涉在深陷而粘濕的沼地的爛泥潭里，他們的腳已經疲倦得要命，因此，不管他們背上背了些什麼東西，他們一到達南場，就倒在地上了。差不多直到半小時以後，他們的體力才開始恢復，想要吃一點什麼東西。林場里的廚子告訴他們說，根據場里的規定，他不能給他們任何東西吃，除非他們自己帶來了食品，不然他們就得等到明天早晨了。另外他還說他也疲倦了，而且在這樣夜深的時刻，他一點也不願意再干活兒了，他說場主曾經答應他要給他添一個女助手，那末他們只得等着那個女人的來到了。管理這一幫新工人的工頭叫做頓巴，他告訴那個廚子說，明天早晨那個女人就可以由他來調度使用，因為目前她還和她哥哥在一起哩。

就在這時候，有些在這個林場已經工作了許久的伐木工還沒有睡去。他們在廚房的周圍閑蕩着，這時走到新工人的跟前來，心里想看一看在他們中間是不是會找到一兩個熟人。他們在篝火旁邊坐了下來，抽着煙，看着這些新來的人準備他們的一點點的可憐的夜飯。

“他們吃這一點東西，是長不胖的，”一個老工人說。

“誰都是有什麼就吃什麼呀，”另一個回答說。

“唐·費利斯是和你們一塊來的么？”

“沒有，他留在大林場里了，他在檢查設備，而且準備給養哩。”

“你們中間有誰以前在林場里干過活么？”另一個工人問道。

“我沒有，”一個新來的工人用疲勞不堪的聲調說。“我相信我們中間誰也不曉得林場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兒。”

趕牛人桑地牙哥插嘴說：“嘍，現在你們就會曉得啦。你們也會曉得什麼是地獄和地獄里面一切的魔鬼啦。”

誰也沒有把他的話接下去。那些老工人抽着烟，那些新工人等着把豆子和咖啡燒好。火苗畢畢剝剝地响着，發射出許多火花，最后終於熾烈地燃燒起來了。

*

那些躺在篝火周圍的印第安人突然抬起了頭，他們仿佛聽見了矮樹林里有一只虎叫。

“從樹林里傳來的是什麼聲音啊？”一個從塞克坦來的印第安人 安東尼，像獵狗似的豎起了耳朵說。

“你是說樹林里的那些嗚叫么？”桑地牙哥揚起了眉毛問着說。

“是的，我問的就是這個。一聽見這聲音，你就會想到誰在折磨着那些嘴里被塞了東西的野獸。”

“真的，伙伴，”桑地牙哥諷刺地說，“說句實話，你的耳朵可真靈呀。就是跳蚤在絲帕子上跳木屐舞，你也一定會聽得見的。你有這樣的耳朵，可有出息啦！另外，我告訴你吧，朋友，你沒有聽錯。”

“對，你沒有聽錯，你全都聽見了，”馬蒂亞插嘴說。“他們正在折磨那些野獸，而且把它們的嘴都堵起來了，讓它們別叫出聲音來，一叫出聲音，就打擾唐·阿嘉蘇了。他現在正在克麗森娜肥胖的大腿上滑來滑去地搞哩。嘿，那個塌鼻子的女人，他媽的，可真丑！不過，她的屁股一定是把他迷住了，因為他無論走到哪兒，總把她帶在身邊，而且那個土耳其人一來，他就一盒一盒的給她買香皂。”

“可是，他們为什么要折磨那些可憐的畜生呢？”安東尼問道。

趕牛人全都哈哈地笑起來了。

“那些可憐的畜生！”桑地牙哥說。“不錯，那些可憐的畜生正在被糟蹋哩，可慘啊！雖然他們嘴里被塞了東西，他們的叫聲，老爺們也還是聽得見呀。”

聽了這些話，那些趕牛人又轟然地笑了起來。

“不過他們並不是身上有白羊毛的小羊啊，”彼得洛解釋說。

“畜生，可憐的畜生！告訴你們吧，你們這些糊塗蟲！那些受折磨的，哪裏是畜生啊！那是二十個伐木工，二十個砍木料的斧手在哭叫啊。因為他們今天也好，昨天也好，前天也好，都沒有砍到場主所規定的桃花心木的噸數，所以他們就把這些人吊起來了，現在已經有三四個鐘頭了。這一切你們都不知道，不過，三天以後你們就會知道砍四噸木材究竟是怎末一回事了。一個跟牛一樣強壯的熟練工每天正常的產量也不過是兩噸。可是現在那個婊子養的唐·阿嘉蘇要我們每天砍四噸。誰要是砍不到四噸，他們就會吊起他的四肢，甚至吊起他們的腦袋在樹上過半夜……。那時候，蚊子就嗡嗡地一團一團地來了，因為他們恰好把你吊在沼地的边上；那些紅螞蟻就更不要提了，它們簡直多得不得了。不過，我也用不着再給你們詳細講了。不到一禮拜，你們曉得的事情就會跟我一樣多，而且是親身體會哩。在那以後，你們就會曉得蒙特雷諾三弟兄的林場里的一切秘密了。而且你們也就是挨吊隊里的一個小兵了。”

有誰這樣地說了一句：“我過去以為他們也不過跟監牢里，或者是咖啡園里那樣鞭打你一頓就算了。”

說這話的人是瑪丁·特林尼德，他仿佛見識很廣。瑪丁·特林尼德也就是半路上加入隊伍的那三個人中間的一個。他們的衣服很襤褸。唐·嘉波里雇了他們，却並沒有和他們訂立合同。在穿過林莽的長長的三個禮拜的長途跋涉之中，這三個流浪漢很少

跟那些印第安人交談過。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自己談着話，好像不願意打擾別人。瑪丁·特林尼德跟他們談話，這還是第一次呢。

桑地牙哥半閉着眼睛，用一種懷疑的神情注視着瑪丁·特林尼德，他所表現的是一種謹慎，一個真正的無產者在一個奸細面前經常使用的也正是他這一種謹慎的態度。

“你是哪里的人啊？”

“我是俞家甸人。”

“那離這兒可遠啦！你怎末到這兒來的呀？你是逃跑出來的么？”

“就算是那樣吧，大哥。”

“對，就算是那樣吧……至少等他們把你吊起來三次，我就會開始相信你的話了。你注意，朋友，如果誰在這兒不挨鞭子，也不被吊在樹上，那末我們就要懷疑他了——他也許就是一個作內綫的狗雜種——甚至于就是挨了鞭子也證明不了什麼，可是把人挂上去，結結實實地把人吊起來，像拉斯貢·麥查和富爾頓干的那樣，那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以後，可就再沒有喜劇場面了。我希望你明白我對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塞爾索和安得留要和你那兩個伙伴談談，好了解你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在這兒，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誰要是出賣我們，我們幾乎不容他分說，就和和氣氣的切斷他的脖子，這種手藝誰也比不上我們。只要是在離開茅棚二十步以內的地方，這一切我們都辦得到，而且是讓對方一點也不覺得。至於談到一個告密人的靈魂怎樣下地獄啊，那就更沒有人管了。你瞧着吧，無論什麼東西，或者即便是他們的子彈——我們是全不怕的。既然你要我每天砍四噸木材，你總不會把我槍斃掉。死人砍不了樹木——難道不是這樣么？他們干得出的最壞的手段，也不過是把我們吊起來，可是就連這個，我們已經

慣了，所以現在這也不頂事了。從前當我們砍不到兩噸的時候，他們常常野蠻地打我們。可是我們硬挨過來了，你再打，也沒有一點用了。相反地，你越是打我們，我們生產的就越少。也就是到了這個時候，這蒙特雷諾三弟兄才想起了把我們吊起來的這個毒招兒。這一招真可怕，也真嚇人，可是一挨過去，也就算了。第二天你還是可以干活兒，那末你就去砍你那四噸吧！開始的時候，這個新招兒對他們的确倒有點效用，因為只要你一想起那種苦痛，你一害怕再被掛起來，你就不得不設法去砍四噸了，即便是在你砍了一噸之後，手已經脫了一層皮的時候，你也不得不砍下去。不過到現在，我們差不多已經到了這一步了，即便是他們的這個新招兒，對我們也沒有用了。譬如，拿塞爾索來說，他們才拿他沒有辦法哩！當他們把他吊了四個鐘頭，最後工頭奎波把他解下來的时候，他叫罵着說：‘喂，你這個狗雜種！我剛剛覺得怪舒服的時候，你就來了。我正睡得很甜，可是你這個蠢豬，偏偏要選擇這個時候來打攪我的好夢！’塞爾索是第一個。現在我們已經有六個這樣的人了。這倒是個秘密：人們挨了鞭子抽，棒子打，竟能夠變得像老牛和驢子那樣不動聲色；如果那些老爺能夠消滅掉人們天生的反抗的本能，那才是怪呢！”

瑪丁·特林尼德听了這些話，沒有回答什麼。

*

另外的一些人，在吃過了他們煮好的黑豆和咖啡之後，不久，也走到這一群在林場里工作過一個時期的趕牛人——馬蒂亞、桑地牙哥、塞里洛和費德爾的身邊來了。

安得留是趕牛人中間最聰明的一個人。這時，他不在場。場方已經派遣他和另外幾個趕牛人把那些疲勞而飢餓的牛群趕到大牧場去，然後等它們恢復了體力再把它們趕回來。那牧場是在一座湖邊上，雖然它離開總林場只有十八哩，可是沿路大部分地區都被

水淹了，因此在三天以內，他們是不會回來的。

“他們每天晚上都要把伐木工吊起來么？”安東尼問道。

“那倒不是，朋友，要是那樣，人們就更容易染上熱病，而且常常要有人翹辮子了。已經死去許多人了，不管哪一個禮拜，我們總要埋上兩三個的。”

彼得洛打斷了他的話頭說：“你盡是講一些連你自己都莫明其妙的事情。”

彼得洛是這個林場里最有經驗的老工人，像所有的老工人一樣，他感覺到迫切地需要在別人面前把他的見識和經驗炫示一番，特別是現在，當他看見新來的工人是多末留心傾聽着桑地牙哥的時候。對於這個老工人來說，他能夠在別人面前高談闊論，講一些別人聽起來仿佛都是故事的話，的確使得他覺得非常快樂。

“不錯，”他繼續說，“你講的事情，連你自己也不曉得。當然啦，他們並不是每天夜里都把伐木工吊起來，他們把咱們這些趕牛人吊起來的時候就更少了。現在我們在這兒抽着煙，而且安安靜靜地跟你們這些什麼也不曉得的新工人談話，這不就說明了他們並沒有把我們吊起來么？”

“事情就是像這樣。”塞里洛插嘴說，“事情發生啦，然后又過去啦，也只有經過許多反復波折以後，我們才會曉得這兒事情的真相。”

“別聽他傳教了，”桑地牙哥打斷了他的話頭笑着說，“今天早上一根樹干都壓在他的頭上了，可是他仍然不知道他在講些什麼。這也就是為什麼他總是誇誇其談的原因。到了明天他就更倒霉了。不過我對你們講的，可都是真話。五六天以前蒙特雷諾三弟兄里最小的那一個已經到這兒來了。他經營的那一個林区被洪水淹了，在明年一月以前也不會干掉。這就是說他的林場連一片桃花心木也不能給他們生產了，既然他們在那兒損失了，就要在這兒撈回

來。唐·阿嘉苏在他們三弟兄中間手段最毒辣。去年春天他帶了八十個工人到他的林場里，都是結結實實的印第安人，另外還有十二個女人，大約還有二十個孩子跟他們一起。你們曉得在他這一次離開林場的時候，這些人還剩下多少麼？只有二十三個！其餘的都死了，大多數都是因為虐待，在鞭打和吊起來以後死的。另外也有害了熱病死的。有十個陷進沼地里沒了頂。逃跑了四個，其中有一個死在叢林里。也有些在他們被吊在樹上的時候被野獸吃光了，或者是被毒蛇咬死了。因為，你們想一想，在一個人被綁在樹上的時候，他怎末能夠不讓老虎吃他呢？你就是一根指頭也不能動啊！在那十二個女人里，有三個瘋了。有一個最漂亮的，他為了霸占她，竟開槍打死了她的丈夫。另外還有兩個跟他們的丈夫逃走，後來和他們一塊死了。他們曾經野蠻地拷打過另一個女的，因為她曾經煽動她底丈夫逃跑。他們讓她昏迷不醒地躺在野地上，因為誰也不敢去救她，結果她就被野豬吃掉了。至於說到那些孩子們，二十個孩子只剩下兩個，而且就是這兩個還害着熱病。”

“總而言之，他干的可真好啊！”費德爾解釋着說。

“你這個家伙，等人家問到你你再講吧！喲，唐·阿嘉苏既然差不多把他全部的工人都糟蹋光了，他就不得不讓他的林場浸在洪水里，現在他就跟幾個能夠逃跑的工人到我們這兒來了。在路上有五個工人又不見了，他派了兩個工頭去找他們。這幾個可憐蟲一定會被抓住的，因為雖然他們曉得怎樣逃，兩匹馬總比人跑得快啊。我想他們到最後筋疲力盡、快要被捉住的時候，他們也許會把自己吊死，不然也會割斷自己的喉管的。要是那兩個工頭把他們逮回來，那末他們周身的皮肉，就是一方寸也不會被饒過的。唐·阿嘉苏五六天以前就到了這兒，他心里想的倒漂亮：要把他那些損失撈回來。所以他才下命令要每一個伐木工每天必須砍四噸，而且說不管誰，如果他砍不到四噸，那末不但要沒收他當天的工錢，

而且還要教訓教訓他，讓他知道怎樣好好用心砍到那個數目。從前在他的林場里，馬鞭子並沒有產生良好的結果，他曉得在這兒它就更沒有用了。就因為這樣，所以他才實行了把人們吊起來的新招兒。你們來得正好，就听听那些第一批吊人隊怎樣的唱吧。我們這些趕牛人已經接到新的命令。唐·阿嘉蘇每一天都要騎馬到工地上來，決定每一個趕牛人必須把多少根木頭拉到木料場里去。如果他拉不了那末多，當天的工錢就不作數了。所以說，今天晚上我們還可以安安靜靜地圍着篝火坐在这兒給你們講一些好聽的故事，明天晚上這個時候，很可能你們就會聽見我們像他們一樣，從那邊森林里發出号叫的聲音。那時候，就輪到你們這些伐木工听我們在樹上唱了。”

“難道我們沒有什麼辦法來反對這一切么？”一個新來的工人用發抖的聲音說。這工人是從一個還可以自給的村庄來的，為了將來能夠結婚，他已經賣身給林場里了。

“不錯，難道我們沒有什麼辦法來反對這一切么？”費德爾像一支回聲似地重復着那人的話說。接着他就看了看坐在他身邊的那些人的面孔，綑緊了他的嘴唇，繼續說：“怎末办么？那完全要看你們是什麼樣的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另一個新來的工人問道。

“沒有什麼，”桑地牙哥代他回答說，“沒有什麼，不過那天夜里我曾經聽見一個工人在唱，他和別人一塊被吊在樹上，別人都在哭号，可是他却在唱着。好像他一唱，心里就舒服了。”

“你一定記得他唱了些什么，”塞里洛說，事實上他也曉得那隻歌，不過他希望桑地牙哥唱給這些新來的工人听。

“我當然記得的。一輩子只要有一次聽見那樣的歌，你就永遠也忘不了的。它大概是這樣：

如果我底生命一錢不值，
如果我活着不如一个畜生，
我情願把那吊我的人殺死，
最多也不过賠上我自己的性命。
要是我把罪人送進了地獄，
我报了冤仇，多末快意！
啊，啊，啊，小鬢蜥呀，
讓我們唱着歌走進墳里。”

“我一句也不懂，”安東尼說。

馬蒂亞哈哈地笑着，然后就从他那皺縮的嘴里說：“很快你就会懂了。樹林里那些人唱的歌会使你明白的。”

另外有人問道：“不过，难道說这些工人等着挨吊也不反抗么？”

“当你殺猪的时候，它們也吱吱乱叫啊，”普洛克說。“可是它們叫是叫，三个鐘头以后，你不是照样要吃叉燒肉么。这恰好和我們的情形一样。当三四个畜生一起来攻打你，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倘若你反抗吧。那末他們就在你头上打几拳，等你恢复知觉的时候，你会發觉他們已經把你端端正正地吊在樹上了。一大群紅螞蟻在你的鼻孔里、耳朵里爬着，他們还故意在你的鼻孔和耳朵那里抹上些猪油，好把它們招來。幸虧他們沒有把你的屁股塗上油，也沒有把你的褲襠前面抹上点什么——这倒是兩件最使人高兴的事！至于說到那些蚊子，它們用不着猪油也会來叮你的。第二天早上，你醒來的时候，你的头腫得那末大，你的肚子又酸又脹，因此，等下一次他們再要把你吊起來的时候，你小心翼翼地再也不敢反抗一点了。”

“有个叫做麥查的工头，就是那个斜眼的畜生，他發明了一个新花样，你們恐怕还不知道哩，”桑地牙哥对那些老工人說。“請

普洛克給你們大家看看吧。”

普洛克沒有穿襯衣。他一轉身就把他那赤裸的背朝着火光，為了讓大家看得清楚，桑地牙哥用他的手指划过了他那背上的、像斑馬的紋條一般的傷痕，它們在那個人的肩上和背上形成了許多小溝。“那一個狗娘養的麥查，在他把普洛克吊起來以後，他用一條荊刺划开了他的皮膚，這樣一來，那些螞蟻，蚊子，還有別的虫兒就更容易啞他的血了。朋友們，你們想想，你們是在哪兒呀？在一個地主的田庄上么？在只有白虱和跳蚤咬你們的、自己的村子上么？真的，在這兒你們不是在地獄的边上；你們簡直是在十八層地獄里。”

“桑托斯^①，你說得真對，”費德爾插嘴說，“簡直是在十八層地獄的火坑里。沒有比這再恰當的說法了。最凶惡的魔鬼也不願意到這兒來的。人間竟有這樣的地獄，連他也会覺得自慚不及的。”

*

在三十步外，另一堆篝火旁邊，康狄托和瑪黛絲達正在取暖，和他們坐在一起的，是一些和他們同族的印第安人。康狄托的兩個孩子已經睡熟了。這兩堆人中間隔着的一段距離，使康狄托和他的伙伴們聽不見那些趕牛人的熱烈的討論，他們也沒有聽見那些使聽者胆戰心寒的、怕人的故事。相反地，在康狄托這一伙人里，他們差不多完全沉默着。那些男人已經疲勞不堪了，由於長途跋涉的緣故，另外也由於對他們的未來怀着隱隱的恐怖的心緒，他們已經頹然若失了。他們被恐怖包圍着。恐怖像海浪似的，從漆黑的夜里，從他們坐着的青草上，從環繞林場的荊莽里，從近處小溪潺潺的流水里，從各方面湧到他們的身邊。像其他的那些人一樣，他們也聽見了從森林里發出來的哭號，而當微風吹動，把那些

① 桑托斯，桑地牙哥的昵稱。

号叫傳來使他們听得更清楚的时候，他們就恐懼地彼此面面相覷着，因為他們很明白，這些哭号正是被折磨的人們底痛苦的哭号，也就是在他們未來的灾难里他們的伙伴的哭号。他們知道，現在這些人安安靜靜地圍着篝火坐着，可是不久他們就會像森林里的那些人們一樣地哀哭了；而到了那時候，也就輪到今天哭叫的人們坐在这里听着他們哭叫了，和今天在這兒坐着的弟兄們一樣，他們同樣也沒有有一點辦法來援助那些受難的弟兄。

他們知道，在另外的那一堆人里，老工人正在向新工人說明着森林里的這種哭叫到底是怎末一回事兒。這一點他們很理解，因為斷斷續續的、高聲的語句有時候會傳到他們這兒來。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誰也沒有到老工人那兒問問究竟森林里為什麼有人在哭叫的原因。他們不願意失去最後的希望。他們害怕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們在內心里想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那些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們並不是他們的伙伴；那些呻喚也並不是什麼呻喚；而他們所听見的不過是風吹草動，或者是矮樹叢里昆蟲的嚙嚙聲。他們中間誰也不打算到叢林的邊緣上，看一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特別是因為他們看見了在另外那一堆人里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大家都曉得：在這兒，正如同在地主的田庄上、在拘留所里、在監牢里、以及在維拉·克魯、俞家甸、塔巴斯哥和耶里斯哥的囚徒集中營里一樣，一個人最好是不要讓別人看見你過份地好奇，最好是不要讓別人看見你追問某一個痛苦哭号的原因，或者深問為什麼從礦井、岩洞、牢房、以及殘破的修道院發出了哀哭和呻吟。工人和日工都從自己的經驗里曉得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如果一個好問的人听了那些受難者的哭泣心里有所感動，因而打算幫助他們的話，那末他用不着等好久，自己也會大難臨頭，要發出同樣的哭聲的。

此外，他們也都這樣想，這些呻喚很可能並不是現實世界里的一些聲音：因為在森林里，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人們經常為一些

离奇古怪的幻影，或是使人着魔的现象所左右。因此，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对于这些声音，最好是一言不发，也不要对它们有什么暗示。到底，他们也还可以这样假定：这些哭号是发生在外國，离开他们这儿还远得很呢。

*

从办公室里，飘出了那些工头的哄笑声和咒骂声。他们淫穢的歌声，和吃醉了的女人的尖叫声传到了印第安人的耳边。

在这一个林場里，只有两个女人来满足唐·阿嘉苏五个工头的淫欲。当大水迫使唐·阿嘉苏不得不迁移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也跟着五个工头走了。她们两个人年纪已经很大，周身的皮肉都已经松了，简直可以说没有一点可爱之处，这一点她们自己也是知道的。同时她们也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雕零的晚年。她们曾经毫无例外地把她们的职业病传染给每一个和她们接触的人。谁也没有强迫她们跟着工头走。她们倒希望别人逼着她们一道走，那末她们就可以向那些照顾她们的人每次多要一毛钱了。可是谁都没有强迫她们一道走，就连那些淫蕩的工头也一样，因此后来当阿嘉苏答应了她們可以跟男人一道走，而且分配两匹馬給她們在路上騎的时候，她们就觉得非常高兴。其实，就是步行，她们也会跟着这支隊伍走的，因为如果阿嘉苏决定把她们留在沼地里，那末她们就毫无办法了，最后只有央求那几个工头慈悲慈悲，为了給她们致命的一击，用一颗子弹打在她们的头上，結束她们的生命。更加使她们高兴的是，她们不只没有被丢在沼地里，而且她们身边还有一些男人，她们总可以从这些男人身上挤出一点什么，不管是怎样地少；另外，这些男人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黑豆、煎餅和咖啡分給她们吃。而当那个土耳其人來到林場的时候，很可能用不着她们怎样嘀咕，有誰就会給她们買一段紗布。

只要有誰在她们面前講一句这样的话，她们就真地会高兴起

來：“這兒只要有跟女人差不多的東西，也就好了。”

就在這個時候，那兩個女人開始吵啦吵啦地唱起歌來，後來有兩個工頭也跟她們一道唱着。

那個名字叫做奎波的工頭這時走出了茅屋，他一路走，一路搖搖晃晃的。他回過頭喊着說：“喂，富爾頓，還有你，麥查，出來呀！還有你們，你們兩個沒有用的東西！都出來呀！”

他所說的“兩個沒有用的東西”，指的是兩個在辦公室里作勤雜工作的印第安人。

“把燈籠拿來，”他命令說。

兩個印第安人從桌子上的燭火上點起了燈籠。

“我們得把那些蠢豬解下來了。他們在樹上已經掛得很久啦。要是我們不快点把他們解下來，明天他們渾身上下都是傷，那樣還怎末干活呀！”奎波說，晃晃悠悠的站也站不穩。

“我們跟你一同去，看看你們怎樣把那些印第安人吊上去的，現在又怎樣把他們解下來，好不好？”一個女人問道，向門那兒走去。

“走啊——讓我們去吧，”另外那個女的說，一面拉起了她那已經滑到肚臍眼上的外衣，“我也要看看。”

听了這話，奎波一巴掌就把她打得向后退到牆邊去了。

“你們這兩個騷貨，臭婊子！你們就在這兒等着。不許你們到吊人的地方去，我要是看見你們到那兒去，我就把你們的頭打爛。難道你們沒有舒服够，還要賣風流么？蠢豬，当心你們的皮吧！要是我看見你們的豬鼻子鑽到那兒去，我才不饒你們哩！”

他朝着那個不識相的女人走了一步。毫無疑問地，她知道他就要對她有些什麼舉動，因此她用雙手捂住了臉。可是他粗暴地把她的手拉了下來，然后就狠狠地打了她六七个巴掌，他打得很重，結果那不幸的女人鼻青臉腫的，血水流得滿臉都是。

“走呀，”他向另外那些工头喊着說。“我們得把他們解下來。他們吊在樹上已經太久了。”

*

三个工头从坐在篝火旁边的一堆一堆的印第安人身边走了过去，他們就好像沒有看見这些印第安人似的。

“他們到哪兒去？”安东尼低声問說。

被他問的費德尔回答道：“他們去把那些被處罰的人解下來。”

“我們去看看，可以不可以？”一个新來的工人提議說，而且站了起來。

馬蒂亞強迫他坐下來了：“要是你不想挨揍，你就安安靜靜的坐着吧。要是工头看見你在那兒露了面，你就要跟他們一樣地受苦了。在這兒，你要挨打，可不要花錢買，最好是拳头還沒有打到身上，你事先就避開。”

“要忍耐些，”桑地牙哥降低了聲音說，“那一天總會來的，到那時候，我們也要把他們吊起來，再把他們解下來。那時候，我們走到他們的跟前，不是要挨打，却是要打他們。這些個走狗，他們忘記了：像這樣不斷地折磨一個人是不行的。有一天，被折磨的人也會學着使用鞭子來還手，使他自己的心裡暢快一點兒。”

說完了這一番話之後，他就把眼睛盯在瑪丁·特林尼德的身上，瑪丁·特林尼德也同樣地盯着他，就仿佛要探察他內心裡的思想似的。

“為什麼你那樣用眼睛盯着我呀？如果你是一個奸細，你就說出來。反正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到那時候，你再想告密可就不行了。”

瑪丁·特林尼德詭秘的微笑著回答說：“要是你不願意我聽見你說的這些話，唯一的辦法是別在我面前談這些話。我沒有請你到這兒來，是你自己來加入我們這一堆人里的。”

桑地牙哥低着头，緊繃着嘴，然后就取出一支燒殘了的樹枝又点上他的卷烟。最后他說：“明天塞爾索要好好地看看你們這三個人。塞爾索會把事情看得清楚的。他那一對眼睛可好啦！”

“可是我們這三對眼睛却更好，”瑪丁·特林尼德回答說。

跟他同來的兩個伙伴哈哈地笑起來，璜·孟戴斯接着說：“不錯，我們有六只更出色的眼睛。要是沒有它們，我們也到不了這兒。這是真話，大哥。”他轉身對路西鄂·奧梯斯說。

“我們三雙眼睛等於六雙，”奧梯斯回答說。

“瞧，他們來了，”桑地牙哥把頭一抬，指着那些工頭說，“心滿意足的，就像豬羶一樣。”

*

“現在我們可以去看看那些工人了。”費德爾說。

他站起身來，另外有十個工人也跟着他一樣站起身來。

費德爾和他的兩個伙伴走到那一間作為宿舍的大茅屋里，拿起兩只燈籠，然后就朝叢林里跑去了。八個人，八個不成樣子的形体；正在地上癱攣着。他們每個人都叫人不能置信地縮成一團，仿佛被關在一隻小箱子里已經有六七個月一樣。他們每個人都穿着一條破爛的白短褲。像一個半醒半睡的人那樣，他們輕輕地呻喚着。因為胳膊和腿都已經腫得硬梆梆的，所以他們在地面上蠕動着，慢慢地一隻一隻地活動着他們的四肢，好來使它們的腫脹和僵硬松和一些。

當工頭給他們解繩子的时候，那些坏蛋粗手粗脚地把他們從樹上放下來，把他們殘酷地摔在地上。被吊的人傷勢如何，工頭是從來也不管的。他們知道工人會來幫助他們的伙伴。此外，工頭也不需要關心被吊的人的傷勢。在他們被吊在樹上的时候，他們的身体会不会爆裂，工頭自然也是完全不管的。在蒙特雷諾三弟兄和工頭們看來，死一個工人不過是減少一個勞動力，因而也就會

影响了他們的生產；他們除了考慮這一點之外，被吊起來的工人是死是活，他們是一點也不問的。如果一個伐木工懶惰，或者是身體軟弱，因而每天不能生產三噸桃花心木，這種損失是并不太大的，他們可以讓這個工人安靜地死去。在他們看來，對於工人來說，工作就是他的責任。要是他懶，他就沒有生存的权利。最後，如果他死了，這世上也只不過是缺少一個討厭的人而已。

那些被吊過的工人，眼睛里血紅而且發了炎。他們渾身上下盡是些蚊蟲和紅螞蟻咬傷了的傷口。許許多多的大大小的扁虱已經鑽到他們的皮膚深處，以至於人們必須有無限的耐心，才能够在把它們挖出來的時候，別把它們的頭留在皮里，因為如果把它們留在那兒，那末蚊蟲和螞蟻的咬傷對於他們就很危險了。只要一只扁虱鑽進去了，不管是在哪兒，即便是在已經把它弄出去了以後，那兒就會發生一種可怕的奇癢，這種奇癢往往會延長到一禮拜之久，因而，這個受害的人就不得不一個勁兒地搔抓自己。此外，在這些被吊的人們身上，現在仍然還有許多紅螞蟻，它們現在已經吮够了血肉，就要開始逃走了。在他們的腳趾上，和腳趾縫中間的肉里，沙蚤已經下了卵。蜘蛛也鑽進了他們的頭髮里，而且有些已經開始結起網來，預備捕捉那些被血腥或汗臭吸引來的蒼蠅了。在他們的腿上，還殘留着蝸牛移行過的濕漉漉的紋路。

在這些受難者還疼得昏迷不醒的時候，老工人就把他們的這些伙伴抱起來，然後背到小溪的岸上。為了減輕他們身上被蚊蟲咬傷的火辣辣的刺痛，也為了把紅螞蟻和蜘蛛趕走，這些老工人就把他們浸在小溪的流水里。不久之後，他們再把他們放在岸上，然後就開始一面活動、一面按摩他們的四肢。

“這還不算太壞呢，”桑地牙哥對安東尼解釋說，這時安東尼正在幫助他，設法使一個叫做羅倫佐的伐木工活轉來。“只要他們在茅草房附近把人吊起來，情形就不會太嚴重。最危險的是他們

在离开林場很远的地方把人吊起來，当作一种特別的处罰。因为那时候，野猪和野狗就会把被吊起來的人吃掉，他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够保护自己的。”

“另外他們还有一种更加厉害的处罰，那是唐·塞維罗發明出來的。”馬蒂亞說，一面用手摩擦着另一个被吊的人。“他們往往在上半天快要到十一点鐘的时候，抓住一个工人，把他送到沒有一棵樹木、也沒有一點蔭涼的地方。他們把他的衣服脫光，把他的手腳捆住，然后再把他埋在火热的砂子里，僅僅讓他的头、鼻子、眼睛和嘴巴露在砂子外面，这一切，当然都被火辣辣的太陽晒着。唉，你們这些不懂事的小羊啊，这些事你們还没有親自体会哩，我告訴你們吧，一个人只要这样被埋一次，僅僅一次，那末他一聽見唐·費利斯这样的话：‘現在你們要砍三噸，不然我就叫他們把你埋三个鐘头！’他就会像山羊鬍一样的發抖了。这三个鐘头啊，簡直比一辈子都要長。”

这种野蛮的吊人的办法，在工人身上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却又不至于牺牲他們的生命，因为一般印第安人身体都很强壯，而且抵抗力也很強，因此他們常常在遭受折磨的当天里就可以照样干活兒。蒙特雷諾三弟兄根据他們長期的經驗知道了“吊人”和从前的“鞭打”一样，都在这些“懶骨头”身上產生了一种使他們駭怕的效果。可是吊人和埋人却又不会使工人受伤到不能工作的地步。不但这样，吊人和埋人还可以產生一种嚴重的后果：那些不幸的人事后一想起了那末可怕而又漫長的几个鐘头，心里就充滿了極度的恐怖了。工头們把工人吊起來，总是在夜間一个漆黑的地方，这样被吊的人就完全看不見森林里那些威脅他們生命的危險了，所以在他們被吊的时候，也就只能心驚肉跳的，完全失去了自衛的能力。只有他們——这一地区里的印第安人——才知道一座荒漠的森林区藏着什么样的危險。

不过，使这种深夜被吊在樹林里、無力自衛的恐怖增加到瘋狂的程度的，是一种印第安人平常所感到的、不可思議而又不可克服的对妖魔鬼怪的恐怖。他好像看見它們在黑暗里从四面八方向他襲來。

一个白人，在深夜里被关在蠟人館，或者是陵墓的地道里，也不会比一个在黑暗中被吊在樹上的印第安人更加苦痛。蒙特雷諾三弟兄是非常聰明而又非常老練的人，除非是对付那些特別頑強的工人，他們很少在离开林場很远的地方把工人吊起來。如果把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吊在离开林場很远的地方，第二天早上，他們所看見的就連一个活人也不会有了。

最后，多虧他們的伙伴的照顧，被吊的人終於都苏醒過來了，他們喝了一点咖啡，也吃了一点热的豆子。他們站起身來，搖搖晃晃的，像吃醉了一样向他們的茅屋走去，一進門他們就挺直了身子倒在地上。这时已經差不多夜間十一点了。

*

第二天早上四點鐘的時候，麥查就走進了工人住的茅屋，把正在睡着的人們踢醒了。因为夜里被吊在樹上，現在他們的心里还充滿着苦痛和駭怕，因此他們連手都沒有洗一洗，就跑到盛着热豆的鍋子旁边，双手捧起一把豆子就狼吞虎咽地吃起來。然后他們每个人都喝了几口咖啡，把斧子扛在肩上，就向森林走去，而且决心要在这一天里砍到四噸。

在整个这一天里，他們只有一个念头，而这一个念头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也始終沒有离开他們的頭腦：“天上的神明和上帝啊！保佑我砍到四噸吧！要不然，他們就会把我吊起來了。”

可是，上帝差不多是在二千年以前降生到世間來救人的，毫無疑問地他已經把这些印第安人忘了。当然在那个時候，他們的國家还没有被人發現。而最后当它被發現的時候，那些美洲征服者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海边上插一只十字架，然后作一次弥撒的祭礼。可是尽管有过这样的仪式，印第安人却仍然在遭受着苦难，上帝却仍然沒有想到他們。

“真的，”过了几个晚上，瑪丁·特林尼德突然这样說，“主是兩千年以前來到世上救人的。可是下一次，我們必須自己救自己了。”

“也許是吧，”赶牛人彼得洛說，他对于宗教和牧师平常是有些观念的，“也許是吧。不过我們也許还要等兩千年，主才会來救我們。”

塞尔索冷淡地插嘴說：“为什么要等主來呢？自己救自己吧，大哥，那末救世主也就会來了。”

第六章

“你的这棵小樹不坏呀，”塞尔索对康狄托說。“是唐·阿嘉苏特別給你选的么？”

“是的，你瞧吧。我的号碼已經用墨水寫在樹皮上啦。”

“这恰好跟我想的一样。你看一看这棵樹，可真使人高兴啊。就單从这一棵樹上，他們很容易地就可以弄到三噸木料。”

康狄托这时已經把斧子放在地上，他正在把許多唾沫吐在手心里。在他拿起斧子开始砍樹之前，他說：“什么噸数啊，圓木料啊，我都不曉得。我砍到現在，这才是第二棵樹。”富尔頓对我說过，前两个礼拜算是学徒期間，而且說，即使是我砍不到四噸，他們也不会把我吊在樹上的。在这十五天里，只要每天砍三噸，他們也就滿意了。不过，討厭的是我在这兒砍它已經砍了兩個多鐘头，可是却一个缺口也沒有砍开。”

塞尔索开始笑着。“听你講的这些鬼話！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呀。你要是还像今天早上那样抓痒似的來砍它，四天以后，这棵樹也还要站在这兒不动呢。”

“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情願把它丟下，到森林里另外去找一棵标着我的号碼的樹，它砍起來也許要容易些。”

“你要是这样，恐怕是永远也砍不到什么。他已經指定了你砍这棵樹。即便是你今天不砍它，明天也要砍它的。”

康狄托絕望地看着塞尔索說：“那可怎末办呢？我的斧子又快又好，可是它照样砍不進去呀。簡直就像砍在鉄上一样。每一次我砍一下，斧子总是要蹦回來，而且就是在樹皮上一个裂口都砍不出來。有兩次斧子都蹦回來打在我的腿上。你看这兒还有斧子印兒呢。”

“这是因为你沒有搞对头。这一类的樹子得用另外一种砍法。”

塞尔索接着对他解釋說这一类的樹木屬於一种木質特別堅硬的品种。另外，他說这样的樹木在森林里也是常見的，而且唐·阿嘉苏和他的工头們常常把这种硬木指定給他們砍，好使他們的工作更加特別的困难。

在热帶的原始的处女林里，有許多这样的樹木，在它們最初生長的階段里，根藤往往露出地面和樹干一起生長，因此他們的周圍往往纏繞着許多根藤。这些樹根形成了一种肋材，最粗的直徑竟有一吋多。它們离开樹干越近，也就長得越粗，而且它們要長到樹干內部去。有些樹木有七八根这样的肋材，它們从樹干下面支出去，就好像陽光的輻射綫似的。根藤所形成的肋材，在質地上是一种比樹干要堅硬得多的木头。要把这样的樹砍倒，首先就必須把所有这些肋材砍掉，也只有这样，斧子才能够砍到樹干的本身。而这些附生在樹干上的根藤往往有三呎多高。

康狄托所砍的也就是这样的一棵樹子，因此他才枉費心力，把自己累得疲勞不堪。他知道起碼要兩天的工作，才可以把这样的

一棵樹子砍倒。

在這些林場里，塞爾索是一個最健壯、和最熟練的伐木工。康狄托手足無措的惶惑的態度很使他覺得有趣。他所看見的只是三噸木料，在他眼里，這些粗大的根藤，和樹木本身的產量比較起來，也只不過是無關緊要的障礙物而已。

“不行，你這樣砍，永遠也砍不到什麼。你得用另一種不同的辦法來砍它。首先你得搭一個架子，高度要使你能夠用斧子砍在樹干上。你得站在高過肋材的地方才行，那樣你就能夠直接砍在樹干上，却不是砍在根藤上了。”

“不過，光是做這一件事，最少也需要我半天的時間啊。”

“第一次做，可能要半天。等你熟悉了，搭起架子來可就簡單了。首先你得砍幾根樹條來，然後用蔓藤把它們結在一起。你不要想搭一座台子，要它經久耐用一輩子。只要你站在上面，恰好可以砍到樹干，也就行了。我還要告訴你，在這以後你站在上面應該怎麼辦。”

說着塞爾索就砍了幾根小樹條來。康狄托把它們編在一起，做成了一副臨時的立腳架。之後，不到一個鐘頭，他們就在樹干周圍搭好一副最原始的腳手架了。

“現在你瞧吧，小兄弟。”塞爾索說，很滿意地看着他的工作成績。“你站在那上面，當然不像站在地上那樣牢靠。你得把你的腳蹬牢在交接的樹條里。要是你站不穩，你就會跌下來，那時候你就得再從底下爬上來了。嚟，現在你試試，讓我們看看。”

康狄托爬到架子上面，開始揮起斧子砍樹。他砍了三下，正準備砍第四下的時候，他就直條條地跌在地上了。

“很好，”塞爾索笑着說。“至少，你曉得應該怎樣搞了。等一等，我來告訴你一個好主意。你把那根繩子捆在樹干上。好，現在再把繩子的那頭綁在你的皮帶上。再打了一個結兒，不要太緊，

也不要太松。就这样吧，如果你的脚蹬空了，你也不会跌下去的——你只会吊在那儿。要是在你和樹子中間的那段繩子不太長的話，你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干活兒了。这样，你就能够好好地使上勁兒了。”

康狄托把唾沫吐在手掌里，很好地砍了几下。果然斧子把樹干砍裂了。

“你瞧吧，朋友，無論什么事兒，只要你曉得怎末做，做起來可多末容易啊！”

接着塞尔索就轉身回去干他自己的活兒去了，可是康狄托却叫他停了下來。“請你告訴我，朋友，为什么你要幫助我呢？我簡直不認識你呀，可是你这样用很多的时间來幫助我，你这不是冒險么，你要是砍不到四噸，他們不是要把你吊起來么？”

“我已經砍了幾噸了，我曉得在这一禮拜末尾的時候，我就会砍滿我的定額了。如果說我是在幫助你，那是因为我替你担心。你对于這兒的工作还一点也不熟悉哩。此外，如果他們再把我吊起來一兩次，那就更好了，因为我需要的是勇气，很多的勇气，要是他們把我吊起來，我就可以增加無限的勇气了。”

“为什么你需要那末多的勇气呢？”

“为了——为了捉野猪啊。我餓呀，我要吃一点肉，野猪的嫩肉。不久我就要去打獵了。”

塞尔索拿起了他的弯刀，把它別在他的腰帶里，然后他就从內衣的口袋里拿出來一只小布袋，把它遞給了康狄托。

“你曉得里面裝着什么？”

“我曉得，是箭頭兒。”

“对的。我已經做好兩只漂亮的弓啦。等我第一次去打獵的時候，我或許會打到一只野猪，起碼也會打到一只野鷄呀。要是我打到了什么好吃的東西，我就請你，還有你妹妹，和你的孩子們來

吃晚飯。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呀？”

“瑪黛絲達。”

“瑪黛絲達！我喜欢这个名字。从前我也和一个姑娘恋爱过。她現在一定結婚了，因为我回不了家呀。可是現在还是不想这些好。我倒寧可想想打獵的事。”

“你現在还要繼續干活兒么？”

“当然啦。我干起活兒來，倒也並不覺得怎末难受。你看看我这双手吧。”

他伸出手來給康狄托看。康狄托俯下身來，把他的手仔細地看了一看，又摸了一摸。

“天啊！它們簡直不是肉做的！看起來就像鐵石一樣啊！”

“果然不錯，”塞爾索笑着說。“這雙手剝了皮，露出肉來已經有百把次了，每一次剝皮之後，它們長得就更結實。現在它們簡直像皮革一般。這就是我一天能砍到六噸桃花心木的原因。要是我願意，我會砍到六噸的。平常我砍四噸，——在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只砍三噸了。可是，信不信由你，我只要把一只手敲在工頭的腦袋上，那末它就會粉碎了，跟一只錘子敲在胡桃殼上一樣。”

“我這一雙手可不像你的，”康狄托伸出手掌說，在他的手掌上，有些地方皮已經脫落了，在那些血斑的地方，挂着一塊一塊的松散的肉泡兒。

塞爾索像一個專家似的仔細地看了看它們。

“現在你該明白了，就是因為你這一雙手，在最初的兩個禮拜里，他們才答應你就是你砍不到四噸，也不鞭打你，或者是把你吊起來。可是等你的手一好，這些野畜生就會讓你身上別的地方剝皮了。”

- 塞爾索走開了，可是片刻之後，他又回來了：“告訴你吧，朋友。你砍的另外的那一棵樹，我剛剛已經看見了。”

“不錯，那是我砍倒的第一棵樹。”

“是的，老兄，不過他們不會要它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砍了一半，還沒有砍完，就把它丟下了。在這兒，他們要的是圓木料，並不是砍倒了的樹子。你再回去把樹干砍成圓木料吧，計算一下，要好多長才能夠一噸。然後再把樹皮削下一塊來，用斧子把你的號碼刻在那上面。”

“見他媽的鬼，”康狄托吃驚地說，“這樣一來，我又得損失兩個鐘頭了！”

“按照你還缺乏訓練的情況來看，兩個鐘頭當然是要的。不過，你又有什麼辦法呢？你必須這樣做呀！森林里樹木可多啦。蒙特雷諾三弟兄要的是木料，不是樹子。嘍，現在你還是回去好。半個鐘頭以後，富爾頓就會騎着馬到這兒來視察了。要是他看見像你那樣砍了一半的樹子，你就要遭殃了。你說你不会砍，他可不承認那是一個理由，正如同在這兒沒有氣力也不能成為一個理由一樣。‘每一天四噸——不然就把你吊起來，你這一個又醜，又臭，又狡猾的印第安人！’你怎樣砍到你的四噸啊？那是你自己的事，他們才不理哩。他們只管給你一點吃食，隔些時候給你一包奎寧粉，不過他們並不是給你治病，而是不要你死得太早。若是你死得太早，他們就得埋葬你——那末你也就能夠安息了。”

*

八月就要結束了。唐·塞維羅決定在下一個禮拜就把木料都滾運到水道里去。唐·阿嘉蘇在這個時期里，由四個監工陪着，騎在馬上到各個林場里去檢查工作，看一看是否全部木料已經集攏在一起，準備由水上運出。當他在西場里發現有二百多根木料仍然還躺在它們被砍倒的地方時，他就怒不可遏了。拖運木料的趕牛人向他解釋說，他們日日夜夜地拖着，可是要他們把全部木料都

运到木料場里却是办不到的。因为木料多半深深地陷在泥潭里，因此，即便是每天运出四根，也就需要費很大很大的勁了。

唐·阿嘉苏把西場的工头召集在一起，他訊問了他們在砍伐木料的这一个时期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們回答說，为了使那些伐木工人砍到必要的木料，他們不得不站在伐木工人的身边監視他們，这样一來，他們就沒有時間注意那些拖运木料的赶牛人了。他們說他們不能够同时監視这里，又監視那里，特别是因为这一区里只有他們兩個工头。他們恳求唐·阿嘉苏在責备他們的时候，也把這些事实考慮一下：小徑和大路都已經被水淹沒了，泥水里的滑行道一天比一天难走，这样，現在当雨下得最厉害的时候，拖运木料也就越來越困难了。他們还告訴他說，連牛也都筋疲力尽了，因此赶牛人就不得不親自动手把那些樹干拖出泥塘。

“是啊，你們这些沒有用的懶东西！現在你們对我講这些話了！可是在干燥的季節里，你們什么事也不干，除了吃酒就是睡大觉。你們說，雨季沒有來的时候，你們另外还做了些什么事啊？”

“不过，在我們这一区里雨已經落了几个月啦，老爺。而且你也不能說我們天天吃酒睡觉白混日子呀，因为我們这兒沒有酒，也沒有婆娘。”

“住口！如果你們再多嘴，我就要用鞭子讓它閉起来！我要扣你們每个人三个月的工錢。”

“就随你扣吧，老爺，”得波拉多回答說，“不过要是过錯不在我們身上，你却要扣我們的工錢，那末查波波梯和我可就要走了。这是我們从前在合同上講好了的。”

“这是你們現在的妄想，你們的帳目上明明寫着你們的債務还没有还清哪。”

“这話真对，”查波波梯承認着說，“我們还欠一些債。可是我可不答应扣我的工錢，就是扣一天的工錢也不行。”

“那好啊，你們走呀！滾出去呀！你們到河谷津去告狀吧，你們就說因為你們懶，因為你們吃醉了酒，我把你們趕出來了。可是你們得步行去。馬匹要留在这兒，不能給你們騎。你們要用兩只脚走过叢林，要是你們願意，爬着走也可以；总有一天我会高高兴兴的看見你們那一副骨头架子，肉都給兀鷹吃得光光的。喂！現在，去吧！叫那些趕牛人到我这兒來！”

半小時以後，兩個趕牛人就出現在辦公室門前了。

“我們來听您的吩咐，老爺，”當他們走進了門的時候說。

“我對你們講的話，你們要好好听着！”

唐·阿嘉蘇走到兩個趕牛人的面前，用手抓住了他們每一個人的一只耳朵，然後就把他們向前拉着。接着他就搖晃着他們，好像要把他們底耳朵拉下來似的。兩個趕牛人被他這一拉，就掙扎地扭轉着身子，並且打算把唐·阿嘉蘇的胳膊握住。最後他就把他們放開了。

“明天一早，你們要把所有的木料都運到木料場里去。要是不是的話——要是不把它們運到的話，那末我就叫你們尝尝舒服的日子，那樣的好日子，你們從來還沒有享受過哩。好了，去吧！把我這些話也告訴另外的那些趕牛人！”

兩個趕牛人一同回答說：“很好，老爺，我們一定照辦。”

“就是因為你們懶，我們才弄到現在這種地步。不過你們瞧着吧，我決不許你們像這樣地再懶下去！”

講完了這些話，唐·阿嘉蘇就走進了那一間作為辦公室的茅屋里，在桌子旁邊坐下來。外面，大雨傾盆地落着。辦公室和其他茅屋附近的空地，很快就積下了雨水，變成一座小湖了。

唐·阿嘉蘇招呼了一個傭人給他從箱子里取來一瓶龍舌蘭酒，他喝了几口使他身體暖和以後，就拿起工人名單仔細地看着。隔一會兒，他就站起來，走到門口，留神地看着窗外那一個越來越

大的積水潭。

最后，雨水竟侵入茅屋里來了。“他媽的，这个鬼天气！”唐·阿嘉苏罵着說，他吞了一大口酒，然后就朝厨房那一个方向喊着：“喂，彼得罗啊！什么时候你才能給我点东西吃啊？”

“馬上來了，老爺！”彼得罗回答說，“馬上就來，請您等一下吧。咖啡开得过勁了，噴出來把火都扑滅了——不过飯差不多已經好了。”

“好吧。不过你要快一点。我簡直餓死了。”

*

一小时以后雨停了。可是，在剛剛形成的積水潭里的水还没有退出去的时候，另外一陣驟雨却又落下來了。不久，夜色便降臨了，那些拖运木料的赶牛人都回來吃晚飯了。

不久雨又停了下來。

茅屋里的泥地浸滿了雨水。有些伐木工还有吊床睡，不过大多数的工人却都是除了一件披巾之外，什么也沒有。

他們都疲倦極了，在他們躺下以后，过了一小时，雨水又冲進了屋子里，可是他們已經沒有气力，因而也不想起來了。那些最有經驗的年紀大一些的工人把木板搭在箱子上，然后就在那上面蜷成一团地躺着，只要雨水不从盖着棕櫚叶子的屋頂上漏下來，他們总可以設法干干爽爽的睡一覺。至于那些还不熟悉森林里的雨量的人們，他們除了睡在雨水里，或者是决心將來要設法給他們自己也搭一些板床之外，便毫無办法了。

只有伐木工都躺在床上。

那些赶牛人，因为受到了警告，要在未來二十四小时以內完成拖运全部木料的重大任务，赶快吃了晚飯，站在雨水里歇了一会兒。接着他們就点起風雨灯回到工地里喂了牛，然后便牽着它們去干活兒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回來吃了些飯和豆，然后馬上又回

到工地上去了。

中午的时候，唐·阿嘉苏騎着馬檢查了全部的林場。他看見几十棵木段都深深地埋在泥地里。他也看見了許多赶牛人一直到胸部都陷在爛泥里，每时每刻都有沒頂和被樹干压死的危險。为了把木料运到木材場上去，他們簡直是使用着超人的气力。大約每隔兩個鐘头，雨水便很有規律的降落二十分鐘，这样林場里的爛泥也便越來越多了。

“你們自己看看吧！我叫你們把全部木料都运完，可是到現在你們連一半都沒有运完。你們这一群懶猪，我曾經對你們說過什么話？要給你們一点好日子过，对不对？嚟，你們就过一过好日子吧——还要唱歌跳舞呢！”

他所得到的唯一的回答是：拴在牛韉上的皮条吱吱嘎嘎地响着；赶牛人賣命地把木料拉出泥沼，他們累得呼呼呼呼地喘着；斧子剔除樹根的敲打声；人們赶牛向前的吆喝声；还有人和畜生从泥水里拔出腿來呱嗒呱嗒的响声。而他們每一次向前走一步，爛泥也使他們更陷得深一些。

当夜晚來到的时候，赶牛人和他們的助手都回到宿舍里吃一点东西。可是他們已經累極了，簡直什么都不想吃；因为當他們一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們便睡着了。只有几个人費力地拖着脚步走到厨房那里，喝了一点咖啡，吃了一点豆。

*

不久，唐·阿嘉苏便來了，他的五个工头在他的后面护送着他。他一看見赶牛人橫躺豎臥的在地上睡着，还有几个正在厨房里吃东西，便大叫着：“起來，你們这一群懶猪，走！現在我得叫你們認識認識我的厉害。每个人都起來——讓你們去跳舞！”

这些工人平常总是無条件服从白人的命令，他們一听见唐·阿嘉苏的声音，馬上就站起來了。

“我們走吧！大家都到樹林里去！”

趕牛人順從地向樹林里走去。

“把他們的腿綁上，頭朝下地吊起來，然后把鹽擦在他們的皮上。”唐·阿嘉蘇指揮着工頭說。“不要擔心繩子拉得太緊，”他轉身對奎波說，“要是拉掉一塊皮，它會重新長出來的。把他們在這兒掛一個鐘頭，等食鹽浸到他們的豬皮里再說；要不然，就等汗流下來的时候，讓他們喝下去。這樣，他們就會記住永遠也不把木料留在場地里過夜了！”

在工頭把趕牛人吊起來以後，起碼要兩個鐘頭的休息，才可以恢復疲勞；可是，在他們還沒有休息好的時候，他們卻又不得不準備把這些趕牛人一個一個地解下來了。

一小時以後，那些被折磨的人一動不動地躺在把他們吊起來的樹木下面。他們已經沒有一點氣力，再也不能回到他們的茅屋里去了，因此他們在泥水里睡着，對於侵襲着他們的冷雨，已經毫無知覺了。

第二天早上，在他們中間，有兩個人沒有起身，他們繼續地睡着。四小時以後，他們就開始發出了腐臭，因而他們的伙伴就不得不把他們掩埋起來了。

第七章

在那些还能够起來的趕牛人中間，有兩個人，一個叫做烏爾班，一個叫做巴斯加；這兩個印第安人來自一個村庄，而且從童年時代起，他們就是好朋友。在被吊在樹上受傷以後，他們就相互地照拂着，而且用油塗抹了彼此的創傷；那油是廚子特別分配給被吊的人們的。

當夜，在天還沒有亮的时候，工頭就把趕牛人叫醒，又開始干

活了。烏尔班和巴斯加当然也随着隊伍出發了，不过他們剛剛走了几步，烏尔班就对巴斯加說：“喂，小兄弟！”

他們用一种輕捷如猫的动作离开了隊伍，溜進了樹林，然后在樹干后面隱藏起來了。當他們消失在黑暗里的時候，領隊的工頭並沒有看見。即便是他看見了，他也会認為他們大概有什么東西丟了，因此才停下來尋找。

兩個印第安人悄悄地走進了他們的宿舍，他們急忙把干肉，煎餅，和豆子收拾在一起，然后就匆忙地走過了空地，消失在叢林里了。

“我們最好是繞着走，別經過林地，”烏尔班說。

“一直到中午，他們都不會發現我們已經逃了，”巴斯加輕聲地說，就好像害怕被別人聽見似的。“要是碰上一点运气，也許到明天早上他們才会注意到我們已經逃了呢。”

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的時候，當他們正涉水渡過一條小河時，他們就聽見了有人在喊他們的名字。他們一聽見這喊聲，就知道場主已經派兩個工頭騎着馬來追趕他們了。這時，烏尔班正走在小河的中央，一只套索就把他捆住了。巴斯加的动作要敏捷一些，因此他能够逃到了河的对岸。他看見在一塊低矮的露出地面的山岩周圍有一片矮樹叢，他跑到這兒就藏了起來。工頭麥查騎在馬上趕快地追着這一個印第安人，可是等他到了山岩下面，尽管他用勁地讓那匹馬向山上爬去，那馬却停下來了。

巴斯加這時已經爬上山岩的頂巔。他知道即使是他從山崖的另一面爬下去，然後隱藏在叢林里，他也是逃不了的。工頭們會想出一些辦法使他出來，那時候他們就會把他捉住了。

工頭麥查向他喊着：叫他下來，不要抵抗，跟他們回到林場里去。可是巴斯加沒有回答他。他繼續站在山崖的平頂上，注視着敵人的一舉一動，心里希望無論如何要想出一些挽救他自己的方法。

麥查看了这样的情况,他就下了馬,准备爬上山崖了。

*

另外的那个工头富尔頓,牽着被他用套索緊綁着的烏尔班,剛剛回到小河的这边來;他馬上就看見了这样的危險:麥查正費力地从山崖的这一面爬上去,可是那个印第安人已經准备从那一面逃走了。巴斯加本來可以很快地就走到平地上,抓住麥查的馬騎上逃走,然后再把馬丟在远处一个什么地方,因为馬蹄印兒比他自己的赤腳印兒更會留下他的踪跡。他这样逃走也許會成功的。

富尔頓看穿了这一个逃亡者的意圖,馬上采取了行动。他把烏尔班緊緊地綁在一棵樹上,然后就騎着馬繞过山崖,打算切斷巴斯加的退路。可是巴斯加也了解对方的策略,因此他很快地又爬上山去,像麥查那样他也到达了山頂。

这时巴斯加逃走的希望完全消失了。他拾起了一塊大石头,用他全部的力量向麥查的头上砸去。麥查向后面倒去,可是那塊石头随着也就落在他的身上了。巴斯加这时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接着他又拾起了那塊石头,跳到工头的身上就砸着,一直到那人的头被砸成血肉模糊的一团才住手。然后他就向四下里看着尋找他的伙伴。在他爬山的时候,他已經把他的弯刀丟了,現在他却需要用它來割斷烏尔班身上的繩子,因为要是把这些繩子完全用手解開,他的時間就会損失得太多。富尔頓这时已經看不見巴斯加究竟逃到了哪里,他推想这个印第安人一定是从那一面爬下了山崖,現在麥查一定把他捉住了。因此他又从原路回去,这时他从远处看見巴斯加就要把烏尔班放开了。可是巴斯加也看見了富尔頓,因此他又逃走了,他向山上爬去,打算藏起來,然后从后面來攻击对方。当他跑到山崖上的时候,他的眼睛一下子就落在麥查的尸体上,他看見在麥查的皮帶上挂着一支粗口徑的手槍。如果巴斯加沒有白白地浪費時間來尋找他的弯刀,而且赶快爬上山去藏起來,那

末在这一場角斗中他也許会得到勝利的。可是他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經晚了。当他把那支手槍从那个尸首上取下來的時候，他向后退，就看見富尔頓正举着手槍对准着他。

巴斯加以前从来也沒有使用过手槍。他曾經听人家說过，你只要把引發机一扳，那末子彈便会發射出去。于是他双手拿着这只手槍，扳动了引發机。在他还没有想到的时候，那槍就發射了，可是子彈却消失在矮樹叢里，并没有击中敌人。

这时富尔頓心里只考慮着一件事：这个印第安人要把他打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回击了一槍；他击中了。巴斯加腰身一弯，就倒在地上了。

*

“我也應該在你身上鑽一个窟窿，”富尔頓看着烏尔班咆哮地說。在这一段時間里烏尔班因为被綁在樹上只能無可奈何地看着他眼前的斗争。

“我倒不懂你为什么还不动手，你这个雜种，”那个印第安人蛮橫地回答說，他也使用着那个工头辱罵他的时候所使用的称呼。

“你等着吧，你这只骯髒的狗，我要教訓教訓你，要你別这样随随便便地跟我講話。”

說着，富尔頓就把鞭子啪啪地抽在那个俘虜的臉上。

“你这只蠢猪，下一次你当心好好地跟我講話！”工头說，把他的鞭子又別在他的皮帶里。

可是烏尔班却决心要刺激刺激他。他再一次使用他剛剛用过的話語說：“你耐心地等着吧，你的日子就快到了！”

“住口！你要好好地把那些尸体埋起來！”

“我只埋我伙伴的尸体，至于工头的尸体，讓它下地獄，到魔鬼那兒去吧！”

“我們瞧着吧。”

那工头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安的情绪，他环顾着四方，仔细地看
着远处的地平线，好像担着心事，生怕有更多的逃亡的印第安人会
从丛林里钻出来。最后他决定把乌尔班身上的绳子解开，他尽力
地提高警惕，让乌尔班只能稍微动一动，但却不能攻打他。在他把
乌尔班的上半身和双手解开之前，他先拴住了他的两腿，这样乌尔
班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就只能迈着短小的步子。然后他走到巴斯
加的尸体跟前，拾起了那只落在地上的手枪，把它也别在他的腰带
里。在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掏出了他自己的手枪，一只手拿
枪对准乌尔班，另一只手解开了乌尔班胸脯上和胳膊上的绳子。等
那条套索落地的时候，他就朝旁边一跳，同时仍然用枪口对准乌尔
班，命令着说：“把这个尸首扛起来，送到山崖后面的矮树林里去！”

当乌尔班开始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他手上拿着套索站在乌
尔班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准备在乌尔班的动作稍微有些可疑的时
候，即刻就把他捆住。乌尔班看得很清楚：他既不能保衛自己，同
时也逃跑不了。他把他伙伴的尸体扛到山崖后面去。富尔顿命令
他把麦查的尸体也扛到那儿去。乌尔班只得照着他的话做了。

最后富尔顿命令他挖出了一个坟坑。要挖好这个坟坑，乌尔
班本来应该使用他的那把弯刀的，可是富尔顿却非常狡猾，他知道
只要他稍微疏忽一点，他的俘虏就会割断绳子逃走。乌尔班也很可
能拾起一块大石头来把他的脑袋砸碎，让他连开枪射击的时间都
没有。

因此他命令乌尔班砍下一只粗大的树干，这个印第安人就用
这支树干，开始挖起壕来。这样的挖掘自然是既艰难而又缓慢的。
最后壕沟到底挖好了。

富尔顿说：“把麦查放在坟里吧。”

乌尔班借着手脚的帮助，扛起了那个尸首，就把它摔到沟里
了。

“你这个雜种，难道你不能把他当作基督徒，好好地放進去么？好像他是一只死狗似的！”

“他是人，是狗，上帝会評判他的，我們不能評判。”烏尔班回答說。

“來，別在那兒站着！”工头吼叫着說。

接着他就走到那个尸体前面，摘下了他的帽子，划了十字，然后也在尸身上面划了十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眼睛始終不敢离开他的俘虜。現在應該把坟填起來了。他剛剛要命令烏尔班动手填土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他已經忘掉了的一种仪式，他突然用套索把烏尔班捆住，而且讓他滾在地上。

“就在这兒呆着，不許你动，我告訴你动，你再动。明白么？你要是不听话，一动你的头，你可要明白，你就要倒霉了。”

烏尔班听了这話以后，就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了。

接着富尔頓从眼角里看那个印第安人一眼，就动手在那死尸的衣袋里摸着。他找到了四个比索和兩毛三分錢。他取下了子彈袋，然后又仔細地檢查着那个尸体，看看麥查会不会把一些东西藏在內衣的口袋里。他什么也沒有發現，因此他就結束了这个动作，轉身对烏尔班說：

“起來，你这个狗崽子，把坟填好！”

当烏尔班填好了土的时候，富尔頓說：“現在走吧！我們今天晚上到不了林場啦！”

“可是，”烏尔班反抗地說，“巴斯加怎末办呀？难道我們不把他埋起來么？”

“把他的尸体留在这兒吧，讓老鷹來照顧它吧。”

“要是我早知道只有那条狗才会有一塊坟地，那末我就决不給他挖土了。”

“所以我才叫你把兩個尸首都扛到这兒來呀。不过，他將來剩

下來的骨头会永远留在这兒的。像他那樣的一條狗，不需要基督徒的葬禮。他不配啊！現在動身吧。我們走吧。”

富爾頓走到麥查的那匹馬那兒，它這時正拴在一棵樹上。

“我本來應該把你拴在它的尾巴上，拖着你走，不過我已經沒有時間了。我倒想快點兒趕回林場去。鬼曉得今天晚上我們能不能走到那兒。”

他把套索很快地拉了一下，烏爾班隨着就像一只包袱似地倒在地上了。富爾頓手里拿着槍，走上前來準備把他的兩手捆住。

“站起來，轉過身去！”

說着他把烏爾班的雙手在他背後捆得緊緊的，然後就解开了他腳上的繩子。

“現在上馬吧！”

烏爾班像一個從來也沒有騎過馬的人那樣，笨手笨腳地向馬背上跳着。富爾頓看他上不了馬，就不得不把手槍放在皮帶里，用雙手和膝部甚至於牙齒來幫助他。

在這一次動作中間，從開始到結束足足有十分鐘，烏爾班本來可以利用這一個時機，攻打那個工頭，然後就逃走的。他完全知道當他回到林場以後，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他知道，當夜晚來到的時候，他就會苦痛地懊悔起來，因為他沒有和他的伙伴一起共享他那不幸的命運。他想，至少，他那個伙伴現在不再受苦了。可是，他的氣力和他的精力已經消失了。他先是急遽的奔逃，然後是奮力地涉過小溪，這已經使他筋疲力盡了。後來他又看見了巴斯加和那個工頭的一場決鬥，這使他非常激動，就好像他本人是一匹被別人追趕的野獸一樣。可是，最後，巴斯加的死却告訴了他：他全部的逃跑的企圖都告失敗了。而他剩下來的點力氣也在他用一支樹杆挖掘墳坑的時候，消耗完了。因此，不管是他的體力，或是他的精神都是那樣地頹喪，以至於即便是富爾頓完全把他身上

的繩子解开，讓他自由地騎在馬上，他也不會利用這個機會逃走，倒反而會溫順地跟着富爾頓走回林場了。在早晨的時候，毫無疑問地他的體力會恢復過來，他會責備自己所造成的錯誤；那時候，他就會希望為爭取自由而鬥爭，或者為爭取自由而犧牲。

在他們剛剛動身回去的時候，富爾頓看了看天色，首先開口說了這樣的話：“我們再不能往前走了。”這時候天黑了。天空上布滿了烏雲，馬匹艱難地前進着。富爾頓曾經迷失了路途，後來是那匹馬把他帶到大路上來的。不過現在他們又迷失路途了，每一次向前走十幾步，他們不是向左轉，就是向右轉，心裏面警告着自己：他們就要陷進沼地的泥潭裏了。富爾頓更覺得他現在已經處在危險之中：他就要迷失在叢林裏，走不出去了。因此他決定就在這個地方停下來，暫時不再前進。他這時用不着再擔心烏爾班會逃掉，因為在夜里逃跑，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他知道烏爾班在涉水渡河的時候，已經把他的干糧袋丟了呢。他和麥查原來以為他們一定會把這兩個印第安人捉住，當夜就可以趕回林場，因此他們就沒有帶干糧。他也知道，要是烏爾班打算逃走，他一定會死在叢林裏。也許他不會餓死，因為他像任何一個印第安人一樣，知道尋找一些植物來充飢。不過他會走很遠很遠的一段路程，結果却連一棵棕櫚樹也找不到。另外，要想穿過這一帶的原始森林，單單有足夠的食糧，也是不行的。

富爾頓在烏爾班的幫助之下，終於生起一堆取暖的火來。因為涉水過河，和樹上的雨水淋在身上的緣故，他們的衣服現在仍然是濕的。富爾頓裹着披巾準備在這一堆火旁邊睡覺；在這以前，他當心地把烏爾班綁好。夜間，落了一夜大雨。當天剛剛破曉的時候，這兩個人——被俘擄的和捉俘虜的——對於他們能夠繼續走上旅途，心裏都感到無限的輕鬆。

*

唐·阿嘉苏和他的另一个工头，貝契洛，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吃饭，这时候，富尔頓和他手里的繩子牽着的那个俘虏，就站在办公处一排房屋的門口了。接着富尔頓就走進了餐室。

“麥查呢？”阿嘉苏問道，“他到哪儿去了？”

“那个雜种把他打死了。”

“哪个雜种呢？”

“我把他打死了。他从后面要把我干掉。”

“損失了兩個！一个工头，一个工人！我从來还没有遇見過这样的事，你懂得么？同时損失了一个工人，和一个最好的工头。下次再这样，你可得賠償我的損失！另外，也从來不曾有人从我这兒逃走呀。有人逃了，我就追一天，必要的时候，就追兩天，反正我总是把他們追回來。至少你把另外那一个帶回來了吧？”

“是的，老爺。”

烏尔班这时在門口那兒出現了，他的手仍然被綁着。

“你進來，”唐·阿嘉苏喊着說，仍然坐在他的椅子上，並沒有站起來。“哼，你居然竟想逃走么？你竟想逃走，騙我的錢么？”

阿嘉苏撕下一塊煎餅，浸在湯里。

“我不想騙您的錢，老爺。”

“你現在还欠我兩百五十多个比索，如果你想逃走，不用干活兒的办法來还这笔債，你这不就是騙我的錢么！現在我要加一百比索在你欠我的帳上。”

“加吧，老爺。”

“另外，关于我那个好同事——麥查呢，他一共欠我兩百三十比索。我不曉得他怎样会欠我那末多。反正，既然他舍得在那些老婊子身上花錢，而且你又把他打死了，說不定老鷹現在正在吃他的肉哩，那末這兩百三十个比索，就得由你來还給我。現在，你算算，你一共欠我多少錢？好吧，不管是多少，我不要伤腦筋來算这笔帳，

何況我現在正在吃飯。反正，我告訴你，烏尔班，——你就叫这个名字，对不对？——等你把債都还清了的时候，你和我就会变成很老很老的老头子了。不过，这却是你的事，与我無關。”

“是的，老爺。”

“到厨房里去吃点兒东西吧。等一会儿，讓我睡了午覺，我們再正正經經地講講道理，那时候我要綁起你的大拇指，把你吊起來，另外我还曉得別的招兒呢。我們等着瞧吧，看你那时身上的皮还会留下多少。伙計，我想，这样你就不会再想逃走了。是不是！喂，厨子啊！我的燜肉怎样了？”

“已經好了，老爺，”厨子从他那一間做为厨房的茅屋里回答說。

“我剛剛对你說的話，你都懂得么？你講不講西班牙話？”他問烏尔班說。

“我全懂得，”烏尔班用一种冷淡的声調說。“請允許我出去吧，老爺。”他繼續說，一面鞠着躬，一面就走出去了。

“讓厨子把繩子給你解开，”唐·阿嘉苏喊着說。“我已經告訴你了，你再想这样逃走是不行的。”

“是，老爺，”那个印第安人一边走，一边回答着。

*

“近來这兒叛乱的風声，好像到处都吹得很緊，”唐·阿嘉苏对他的两个工头貝契洛和富尔頓說，富尔頓剛剛才坐下來，他的精神也剛剛才开始恢复。“这都是我的两个哥哥的錯誤。他們对待工人簡直是太寬宏大量了；工人随便怎样干活兒，他們都不管。結果呢——桃花心木也就少了。如果事情像这样下去，一直到聖誕節，我們大家就都要到維拉赫城的大街上，向那些印第安人討飯了。我們这样的慷慨，把錢白白地填到他們的手心里，这些印第安人可就闊气起來了。这些蠢猪一到了这兒，別的事他們不想，就只想在这

兒混日子，或者是把我訓練出來的最好的工頭用石頭砸死。這樣下去可不行！等我忍耐到頭的時候，他們就會看見我的厉害了。哼，今天我就開始要他們認識認識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唐·阿嘉蘇一口氣就說完了要採取有力步驟的這一番話。因為他正在吃飯，所以在語句中間，他有时会稍微停頓一下，以便嚼飯和咽飯。在桌子旁邊坐着的工頭，一個挨一個地每個人都利用他們主子停頓下來的時間，表示對主子的意見的贊同，他們總是諂媚地說：“是，是，老爺。”

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使別人了解他們的意見和唐·阿嘉蘇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實際上，他們也不可能有任何個人意見；他們能夠唯唯諾諾地說上一兩個字兒，假裝着也參加了這次討論，這也就使他們滿意了。和工人比較起來，他們自然是高一等的，那些工人就是唯唯諾諾地說一聲“是”，也是沒有權利的。因此這些工頭也就覺得很得寵了。

在林場里，場主對工人所要求的一切就是盲目服從，即便是當別人要他脖子上綁一塊石頭投河的時候，也要盲目的服從。對於奴隸說來，他只能有一種美德，和一種權利，那就是：無論主子講了什麼話，他都要當作是金科玉律一般的真理。一個奴隸，如果他既不表現這一種美德，也不行使這一種權利，那末他就是違反誠律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把他殺掉，或者是給他折磨，也就是一種值得稱贊的，而且是永遠也無法給予足夠的表揚的行動。

*

烏爾班吃了一點東西之後，就在厨房里坐下來了。他覺得筋疲力盡，而且神志不清。當他走回宿舍的時候，他發現了仍然還有一些給養留在屋子里，為了使背包不至于過分沉重，這些給養是他和巴斯加在臨走的時候留下的。在這些東西中間還有一點烟草。因此他卷起了一支卷煙，然後就坐下來一聲不響地抽着。每隔一會

兒，当那个厨子和厨子的帮工女人向他說話的时候，他就回答一兩句。随着时间的向前，他的苦痛也越來越增加。要是阿嘉苏和富尔頓在他回來的時候，馬上把他打得皮开肉綻，那末現在他也許是已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或者是在小河旁边洗濯他的伤口了，要不然，他也很可能又去拖木料了。“也許是……”他自言自語地說，“也許是……”他看着他卷烟上冒出來的一縷青烟。“也許是……。”

他并不十分明白他所說的“也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企圖不要想到阿嘉苏对他的威嚇。他想再一次的逃走，虽然他知道在他第二次逃走的時候，成功的希望就更少了。單憑他自己，他是逃走不了的，可是他却把逃走看成他唯一的生路。他想，这一次要是他逃走了，他一定会保衛他自己，他要用石头和木棒把那些工头打倒；他知道他未來的命运早已經注定了，那末在他这样干的時候，即便是他像巴斯加那样被工头們殺死，他对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惋惜。他想，万一他死了，唐·阿嘉苏今后也就不能再把他怎样了。

至于他的尸体，他想隨便他們怎样处理都好。难道巴斯加現在还会因为老虎吃他，老鼠咬他，蒼蝇在他身上生蛆下卵而非常痛苦么？他觉得他的最親密的伙伴一死，生活对于他就毫無意义了。那末为什么还要这样屈辱地活下去呢？难道說他要在这个叢林里受苦受难一直到他还清欠帳么？难道說他就这样每禮拜都担心自己要被打得血肉模糊，或者是更倒霉一些，要被吊在樹上么？而所有这一切只因为他生產的木材达不到他們的要求，可是他已經尽他最大的努力了。在他那遙远的家鄉里，他吃得很坏，常常不飽，可是这兒的飯不是更坏么。那末他究竟應該怎末办呢？

在这一个地区里，林場的办公室、唐·阿嘉苏和工头們占用的平房、廚房、和工人們的茅棚宿舍，都座落在河岸前面一塊空地上。現在烏尔班在茅屋里坐着，从他坐着的地方，他能够看見河上的激流和对岸。黃澄澄的河水挟着泥沙、樹枝和樹根向下流着。它將要

把它們飄到哪兒去呢？烏尔班不曉得。在工人中間，也沒有一個人曉得這條河究竟要流到哪兒去；好像也沒有誰想過這件事。他想這條河一定會在一個什麼地方到達盡頭，也許是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在那兒它流過美麗的村庄，村庄里盡是些彼此相愛的人們。滾滾的激流澎湃地朝着那一個地方流着——毫無疑問地，它將更加迅速地奔流到那一座和平和友愛統治着一切的伊甸園里。

他記得，兩個禮拜以前，一個工人在他和他的伙伴轉動木料的時候，曾經淹死在這一條河里。起先他站在一只用樹枝編起來的木筏上，他打算把一根木料撈起來，就在這時，一陣奔騰的激流來了，木筏在它的纜繩上顛動了一下，然後就破裂開了，而那個工人也就這樣被沖走了。因為他不會游水，他浮上來，又沉下去，這樣經過了三次，然後就在浪花里不見了。第二天，大約在下游一哩路的地方，他們在河面上的樹枝中間發現了他的屍體。烏尔班和大家一起從凌亂的樹枝里取出了它。他現在仍然還記得那個死人面部上的寧靜的表情。它是那末寧靜，那末和平，和那些剛剛被打、或是剛剛被吊過的工人的面部表情比較起來，它形成了多末強烈的對照啊！他想，這個工人一定是已經看見了那一個魅人的、河水朝向它奔騰而去的、美麗的村庄，雖然它離開他是那樣地遙遠。

烏尔班痛苦地站起身來，走到河岸上，然後他就開始尋找一塊石頭。他一心一意地在想着這一切，因此他竟會大聲自言自語地說：“我要是把一塊石頭綁在腳上，不久我就會沉到河底。那時候，一切就都會結束，也就不会再有一個阿嘉蘇來折磨我了。”

恰好在這個時候，他聽見阿嘉蘇喊着他說：“喂，你呀！你要到哪兒去啊？到這兒來。我們還有點兒事情，彼此得談一談。”

烏尔班即刻把一切都忘了。他是那樣慣于聽從白人的話，因此他一聽見主人的聲音，他的幻想立刻就消失了。

他匆忙地向辦公室走去。他說：“我來聽您吩咐，老爺。”

*

唐·阿嘉苏嘴上抽着一支紙烟，慢吞吞地走出了办公室，他看見烏尔班正匆忙地向他走來。他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鞭子，因为經常使用，这只鞭子已經有些弯了。他一路走，一路把鞭柄上的繩索緊緊地纏在他的手腕上。他走到离开烏尔班有兩三步远的地方，就停下來了。

“好啊，你这个婊子养的印第安人。我們兩個人得好好談一談。这一次我得讓你認識認識：从今以后，你要是不把最后的一个銅板都还給我，你就別想离开这兒！”

从一間茅屋里，華尔茲舞曲河上輕波的旋律飄到了他們的耳边。唐·阿嘉苏轉过身去，看見他的情妇，正在茅屋的門道里一面抽着烟，一面按着音乐的拍子擺动着她那肥大的屁股。

“你要做什么事，就在这兒做算了，別走远了呀，我的心肝！”她喊着說。“这兒簡直一点娱乐都沒有，真把我煩死了。”

“閉起你的臭嘴來，馬上到屋子里去！要不然，你也要当心你的皮了。”阿嘉苏咆哮着說。

“你們想想吧，就是不花他一个錢，他也不願意讓我快活快活！我想我不会在这兒呆得很久了！”那妇人生气地回答說，然后就走進茅屋里去了。

“來吧，”阿嘉苏繼續对烏尔班說。“我們兩個人彼此談点什么，倒也用不着誰來作見證。我們走远一点兒，到河边上去。在那兒誰也不会听见你。”

从茅屋跟前到河岸上，只有几步远。可是就在这一段短短的路上，烏尔班的心里却在盤算着各式各样的主意。他在唐·阿嘉苏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走着。当他向前走的时候，他看見那一条从鞭柄上垂下來的鞭索不断地擺动着。醉醺醺的唐·阿嘉苏呼出來的酒气时时鑽到他的鼻孔里來。从前烏尔班一有机会，

他也常常吃些威士忌酒。当他在鄉間，自己的衣袋里有錢的時候，他常常要喝得过量。虽然如此，可是唐·阿嘉苏的酒气却使得他想要嘔吐，而且他从來也沒有像現在这样地觉得惡心。这一种酒气并没有在他的心里唤起吃酒的欲望。相反地，它却使他觉得討厭得要死。他好像是一个抽烟的人——这人曾經吻过一个一天抽一大包香烟的、漂亮的姑娘，他一聞到她滿嘴的烟臭，便發誓永远不再抽烟了。

他們走到山坡上，然后就朝山坡下面走去。那根沉重的鞭子在烏尔班的眼前擺动着，它的鞭梢好像不时地要打在那动荡的水面上。在他看来，它仿佛把那一条向他剛才所幻想的美丽的地方流去的激流切断了。而同时，許多苦痛的記憶却都涌現在他的心上，他想起了那一个晚上，他們捆住了他和他的十几个伙伴的脚，把他們一起头朝下地吊在樹上，然后殘酷地鞭打着他們，就因为他們沒有能够把定額的木料运送到那个最远的木料場里。这恰恰是三天以前的事，而也就是这一种野蛮的虐待，才逼着他和巴斯加一塊兒逃走的。他們两个下了决心，認為这样的处罰再不能忍受下去了。他身体上的創伤至今还是新的，而且还流着血呢。他想到了这一切，一种怕人的恐怖突然襲击在他的心上。他害怕他又会遭到一頓毒打，他害怕他那些未愈的新伤口又要裂开了。他害怕那些等待着他的苦痛，他知道他再受着这些苦痛，他就会活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在这种恐怖之中，也產生了一种要想不顧死活和对方拚上一命的思想；而这两种情感交織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勇气，一种他以前从來也沒有感觉过的勇气：一种忿怒，他从來不曾經驗过它，而它仿佛已經支配了他，使他变成另一个人，而不是他——烏尔班了。

*

在离开河岸大約有十一二碼远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枯樹，也

許是因為年代久了，也許是因為長年的浸在水里，它仿佛已經失去它全部的汁液和生命力了。它的枯枝上沒有一片叶子，就像可笑的稻草人的手臂似的，陰慘地伸向天空。它是這兒人們可以看見的僅有的一棵樹。沿着河身的邊緣，只有一些矮樹叢生在沙土里，它們是那末弱小和可憐，看起來再經過一次洪水，它們一定會活不成了。

“我們到那兒去，到那棵樹那兒，”阿嘉蘇命令着說。“我們到那兒算算帳吧。至少我們兩個可以單獨的在那兒，誰也看不見我們；也免得听那些臭婊子的瞎說八道，她們認為我們在這兒除了吃喝玩樂之外，什么事情也沒有，而且覺得我們的錢堆得像山哩。”

烏爾班朝那棵樹走去。

“他媽的！真是見了鬼！哼，我倒把最要緊的東西忘掉了！”唐·阿嘉蘇忿怒地說。“我要是不把你捆緊，你不會老老實實地站着的。快回去！給我拿一條繩子來！”

烏爾班迅速地又爬上了山坡，一路上用手在地上爬着。兩分鐘以後，他就拿着套索回來了。走在半路上的時候，他曾經猶豫了一下。他看見河水在下面流着，那末自由，而又那末充暢！沒有人鞭打它；也沒有人折磨它。可是那一棵枯樹却是那末可憐，使人一看見它，便會感到一種絕望……。

烏爾班悲哀地閉起了眼睛。他又想起那一天晚上使他恐怖的那一陣折磨來了，他又看見了一片一片的被打得血肉模糊的爛肉。當他的那些伙伴尖叫或是呻吟的時候，一滴一滴的鮮血滴在他們的臉上，流進了他們的嘴里。他想起了，在那時候只有那些年青的工人叫着。那些老工人，在接二連三的鞭打之下，只是抽動一下，或者是頹然地忍受着。他們從來都沒有在白人面前表示痛苦、或是請求憐憫的習慣。不管他們被奴役到怎樣的程度，他們常常因為這種堅強而感到自豪。他們沉默地忍受着，他們發出來的聲音

只是为了表示他們最大的憎恨。他們越是苦痛，他們的憎恨也就越深。他們恨得越深，他們的痛苦也就会越來越减少，而他們的复仇的火焰也就越來越熾烈的燃燒着。他們想，总有一天——它也許很遙远，可是它一定会來的一——总有一天，他們能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加倍地給折磨他們的人以折磨，而为了这种渴望的复仇，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們也是毫不吝惜的。

烏尔班仍然在犹豫着。他想到十分鐘以后，那棵枯樹就会濺上他的鮮血了。他閉緊了他的嘴唇，同时也半閉起他的眼睛。

現在他离开那棵枯樹只有十步远了。阿嘉苏正斜倚在樹上，正在卷一枝卷烟。烏尔班看見了在离开枯樹有兩公尺的地方有一塊石头，它差不多和人头一般大。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注視着這一塊石头，他想起了他的朋友巴斯加曾經用这样的一塊石头武装起自己，砸碎了麥查的头顱。可是，差不多在这同一的時間里，半小时以前曾經縈繞在他腦海里的幻想——那些河水奔流而去的美丽的地方，和平的地方——又回到他的腦海里來了。他把双手握得緊緊地，好像要减弱他的决心似的。他弯着身子想把那塊石头拾起來，把它綁在一只脚上，然后就跑到河边，縱身一跳，淹死在河里。

“現在我應該这末办，就在这一个时刻里，”他心里这样說。他激动地喘着，慢慢地走到河边上。他心里想：是的，他必須馬上就行动，因为过一会他就來不及了。如果他下定了决心，那末那一棵枯樹也就不会濺上他的鮮血了。

他吐出一口悶气說：“是的，現在！”

“你在那兒嘟囔些什么呀？”唐·阿嘉苏問他說。“你到底把繩子拿來了。來吧！你对着樹站好，然后把手举起來！”

这时唐·阿嘉苏正打算把他剛剛卷好的卷烟点上。風开始尖厉地吹了起來。它沿着河岸越吹越猛烈。唐·阿嘉苏已經划了三

根火柴，可是却并没有把烟卷点着。他骂了一句，然后再试着把它点起来。他好像给烏尔班让路似的向后退了两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用左手擋在臉前，右手拿着刚点燃的火柴，把面部的其余部分也擋住了。他的眼睛盯在卷烟和那团搖擺不定的火焰上，那团火焰好像在它沒有完成任务之前，因为被風吹得搖曳不定而很高兴似的。

烏尔班把套索交给了唐·阿嘉苏。就在这片刻的时间里，他又看见了那一条纏在他主人手上的鞭子。接着他就用一种本能的反射作用的行动，猛烈地打在敌人的手臂上，然后又一拳把他朝樹上打去。接着唐·阿嘉苏的头就砰地一声碰在樹干上了。

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烏尔班呆若木鷄地站在那里。可是他马上就体会到現在他决不能退却了。他曉得他已經反叛了，这样不由自主地打了一拳后，現在对方就会給他一些可怕的痛苦了，然后他就会用死來叫他贖罪。

他的回憶和他的幻想都开始消失了，一种恐怖的情緒支配着他。恐怖驅使着他把他剛剛开始的動作進行到底。

*

在烏尔班剛剛要动手的时候，唐·阿嘉苏仍然把双手集攏在他的臉面前。后来他终于把卷烟点起来了。他并没有马上就意識到那个印第安人已經打了他；在他的印象里，他还以为烏尔班因为地上有一个洞絆了一交，因此他才抓住了他的胳膊，好使他不致于栽倒。如果他已經理解了事情的真相，那末他也許能够挽救他自己的，不过烏尔班的動作非常敏捷，这样他也就措手不及了。只有一个印第安人才会有那样敏捷的動作，因为从童年的时代开始，他的双手和胳膊便在森林里被訓練着和自然界里的猛獸進行斗争，而且要准确的一击就消滅掉它們。

在这件事情的前一天，烏尔班从他自己被俘虜的經驗里已經

学会了怎样用一条套索把一个人牢牢地捆在樹上，讓他一絲一毫也不能進行抵抗。

当唐·阿嘉苏的头撞在樹干上的时候，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想到把他的双手放下來。在一眨眼的工夫里，烏尔班便把它們綁在樹上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唐·阿嘉苏才清清楚楚地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他用脚踢着烏尔班的腿，可是烏尔班事先想到了他会这样，因为在唐·阿嘉苏的双手和上身被綁在樹上以后，他就只能用这样的动作來攻击对方了。像一只猫似地灵活，烏尔班很快地圍着樹跑着，把阿嘉苏的一双大腿也綁在樹干上，他用力地拉着繩子把結子扎得緊緊的；然后为了使唐·阿嘉苏的头不能夠轉动，他又把一段繩子捆在他的脖子上。

这时候唐·阿嘉苏知道在这一場斗争中他已經完全輸了。他想，即便是他答应把全部林場都送給烏尔班來換取他的性命，这一个印第安人也不会回心轉意的。印第安人从白人那里已經得到了太多的經驗，白人任何的話都不能使他相信了。在其他的國家里，如果一个警察答应把一个工人釋放，也許这个工人还会相信警察的話。可是印第安的工人，他們和那些警察和專制官吏打交道的时候，已經得到了过于苦痛的教訓，因此他們对于警察、官吏、老板和老板代理人的話，已經完全不能相信了。

唐·阿嘉苏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印第安人一定会一直干到底的。工头是不会想到到這兒來的。即便是他能來，可是在他沒有來救他以前，烏尔班可能早已經打碎了他的头骨，或者是把他縊死了。

不过，虽然他已經处在絕望的境地里，唐·阿嘉苏却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腦。他沒有向这个印第安人求饒，正如同那些印第安人在他們被吊、被打的时候，也沒有向他求饒一样。从个人的关系上來說，他從來也沒有打过这个烏尔班，也沒有像他平常用脚踢他

的下屬那樣踢過他。在烏爾班這一次逃跑之前，他甚至於都不曉得有烏爾班這末一個人，因為他是他哥哥塞維羅林場裏的一個工人。唐·阿嘉蘇看見他，要收拾他，這還是第一次，他所以要收拾他，只是因為他打算逃跑，因此他必須給他一點教訓。可是他曉得，在他們三兄弟和那些工頭中間，工人們恨得刻骨的是他本人，唐·阿嘉蘇。如果他自己的一个工人，譬如說查穆拉人塞爾索，趕牛人桑地牙哥，費德爾，或者是他們中間最聰明的安得留曾經因為恨他刻骨才藏在森林裏等着他，而且用了一個巧計把他打倒，那末他也不會覺得驚奇的。可是現在的事實是，這一個倒霉的、平常胆小怕事的可憐虫，烏爾班，竟會把他抓在手心裏，而且就要動手殺他了——這却是他不能容忍的事。他氣惱得不得了，以至於他完全忘記了他的地位，他竟趁他的嘴巴沒有被塞住的方便，大喊大叫起來了。當然，他並不是喊別人救命，因為在他看來，在這一個一身糞子的印第安人面前喊救命，那就会降低他自己的身份。也會使他在林場裏的威信完全掃地。如果他這樣，工人和工頭就都會取笑他。特別是那些工頭，當他們喝醉了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把他叫做仙女：在林場裏是只有男人的，不敢毆打工人、不敢處罰工人的仙女是不存在的。

唐·阿嘉蘇咆哮地發泄着他的怒氣，他罵着說：“你這個髒狗，你這個婊子養的！你打算把我怎樣啊？你以為你把我捆起來，我就会呆在這兒不給你吃些苦頭么？等一會兒，你就会看見我怎樣脫身了！……可是，你一定要向聖母和所有的聖徒懺悔的！你這個白痴，把我放开！”

烏爾班听了這話，因為駭怕，竟發起抖來。他知道得很清楚，唐·阿嘉蘇已經被他捆得緊緊的，不過，雖然如此，他却仍然懷疑着對方會不會念起咒來，或者是借着魔鬼的帮助使他自己脫身。烏爾班在他面前，就好像一個獵人面對着一只跌入陷阱而又被綁起

來的老虎一樣，他覺得自己很安全，但是却害怕它會在一陣忿怒之中不顧死活地一拚，結果就掙脫了它身上的繩跳出來扑到他身上。

有一兩秒鐘的時間，烏尔班手足無措地站在那裡，他的眼睛盯在那一條河上；河水在几步開外的地方，沿着沙岸奔流着。

唐·阿嘉苏接着又喊着說：“你要不要把我放開呀，你這條野狗？說啊，放不放？”

烏尔班突然走到他的身邊，從他的皮帶上把那隻手槍取下來了。他以前從來也不曾有過一支武器，因此他不曉得怎樣使用它。他用兩隻手拿着它，而且把槍口頂在唐·阿嘉苏的身體上，可是他並不曉得用哪一隻手，或者是哪一個手指來扳動引發機。最後他到底扳動了它，可是因為槍身上的保險機還在關着，結果子彈就沒有發射出去。

“像你這樣沒有用的東西，還想槍斃我呢！”唐·阿嘉苏叫着說。不過在他這樣叫了一句之後，他的臉上却表現出一種難堪的苦笑來，因為他完全意識到無論他想什麼辦法，要想脫身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烏尔班手一揚就把手槍丟開了。它在空中劃了一個半圓的弧綫，然後就落在沙灘上了。

*

那兩個工頭和唐·阿嘉苏的心愛的情婦正在辦公室裡坐着。

唐·阿嘉苏的喊叫聲模糊不清地傳到了他們的耳邊。

富尔頓這時對貝契洛說：“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啦。我的媽呀，我才不願意當烏尔班這種人呢。你們听听，阿嘉苏怎樣在叫吧！”

“那才有趣呢；我倒願意到跟前去看看，”那婦人說。

“最好你別去，小姐，”富尔頓忠告她說，“因為萬一阿嘉苏發覺了你，他會不高興的。在我們鞭打工人的時候，我們不喜歡別人在旁邊看熱鬧。唐·阿嘉苏一定早就告訴你了。”

“那末我們在這兒可就一點兒樂趣都沒有了，是不是？”

“那可不是什麼樂趣，小姐，說句實話，對於我們那可談不到什麼樂趣！去他媽的吧！現在我想起來了，明天早晨我們三點鐘就得起來……我常常問我自己，為什麼我要到這一個鬼地方來，這兒簡直是一塊沙漠，除了老鼠屎，和偶爾喝點兒酒，吃點兒肉之外，簡直什麼也享受不到。”

說着他就站起身來，向那一間工頭睡覺的屋子走去了。

就在這個時間里，從河岸上傳來了一聲尖厲的叫喊。不過，除了瑪丁·特林尼德——就是唐·嘉波里在半路上招募的，穿得破破爛爛的三個人里的一個——以外，誰也沒有注意這一声尖叫。他這時為了到辦公室去換一把新的斧子正走在半路上。

他走近了山坡，可是當他差不多到達山坡的邊沿上的時候，他就伏在地上，開始向前爬着，而且為了不使別人看見，他縮成了一團，因為他知道，當工頭們正在鞭打工人的時候，如果讓他們看見了他，那末他就要倒霉了。他躲在一些矮樹叢後面，伸出了脖子仔細地看着。從他藏着的地方，他能夠很清楚地看見河岸的一大部分。

*

這時烏爾班又拾起了那塊石頭，走到了唐·阿嘉蘇的身邊。

“你可不能那樣的干，你這條惡狗！”唐·阿嘉蘇叫着說。

“不，”烏爾班回答說，“我不這樣打死你。那，未免太便宜你了，對於你這樣的一個沒有靈魂的白人，那，未免太好了。”

說着他放下了那塊石頭。唐·阿嘉蘇放心地喘了一口氣。可是接着烏爾班就轉過身去看着河上，他看見了一件什麼東西在河上飄着，唐·阿嘉蘇卻不能夠看見它，因為他的臉是向着山坡的。他僅僅注意到烏爾班突然把嘴張得大大的，而且有一種殘酷無情的光閃過了他的眼睛。

烏尔班聳起了双肩，蹣跚地走進了水里，就好像他要出其不意地动手襲击野獸，也許是一條毒蛇吧。

可是不，那並不是一條毒蛇。他伸手要去拿的是一根樹枝，那上面的刺兒有手指那樣長，像鋼鐵那樣硬。它在河面上漂來蕩去的，有的時候漂到岸邊來，接着卻又流走了。烏尔班聳身向前一跳，趁着激流沒有把它沖走的時候，就敏捷地抓住了它。然後他就走到那棵樹跟前，把這一根樹枝拿到唐·阿嘉苏的眼前給他看着。

“看見這些刺兒了麼，你這個折磨人的惡霸？”他說，半開着他的眼睛，而且嘲弄地微笑着。

“天啊！你什麼時候把我放開呀？”

“不出一分鐘，你就會自由啦，你這個折磨人的惡霸，”烏尔班說，一邊從那根樹枝上摘下一根長刺來。然後他就緊緊地用指頭把它捏着，拿到離開阿嘉苏面孔很近很近的地方，阿嘉苏甚至於覺得它已經碰到他的面頰了。

“我要用這一根刺兒把你這一雙野獸的眼睛挖出來。那樣你就永遠看不見工頭怎樣吊打工人了。那樣你就永遠看不見陽光和你母親的臉了。”

“難道你瘋了麼，伙計？”唐·阿嘉苏問着說，臉色突然變得煞白。

“我們這些伙計，已經全都瘋了。是你和你哥哥把我們逼瘋的。”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要是這樣，他們會把你槍斃掉，或者是捆起你的脖子把你吊起來的。”

“誰也不能把我槍斃了，誰也不能把我吊起來了，就是想鞭打我，也不行了，因為即使是那樣的報復，我也要使你們辦不到了。因為我一做完了我必須做的事情，我就要跳到河里，好吧，讓他們到那兒來找我吧！”

“可是，看在聖母面上，伙計，請你別这样做吧。你留心——你要下地獄的。看在天上聖徒的面上，你千萬別这样做吧！”

當阿嘉蘇講這些話的時候，他的聲調已經變得非常溫柔。

烏爾班一下子扑到他的仇人身上，好像他害怕自己的心會軟下來，或者是想到那些工頭會來營救唐·阿嘉蘇似的。

阿嘉蘇尖厲地叫了一聲——那不是一種苦痛的叫喊，而是一種瘋狂的恐怖的叫喊。在他的一輩子裏，他第一次感到了恐怖。

烏爾班一點什麼情感也沒有露出來，他第二次又扑到唐·阿嘉蘇的身上。血開始從白人的眼窩裏涌出來。他為了使血水不致于流進嘴里，把頭向後面抬着，嘴里喃喃地說：“聖母啊！我們主的聖母啊！”

這時烏爾班向山坡上看了一眼，他看見了從樹叢裏露出了一个一动也不动的人頭，正在看着他。

他趕快解下了那一条系着他的破褲子的腰帶，然後他又拾起了那塊石頭，把它放進了褲襠，接着，為了使那塊石頭不致于滑下去，他在臀部下面用腰帶扎緊了兩只大腿，然後，他就雙手提着褲子跳到河里去了。隨着，激流就把他卷走了。有幾次他在河流的中部浮上來，又沉下去。接着，他的頭再一次露出水面來。然後他就消失了。

當瑪丁·特林尼德確實地知道烏爾班已經不見了的時候，他就離開了他那躲藏的地方，小心翼翼地來到河岸上，非常謹慎地走到唐·阿嘉蘇的身邊，有片刻的時間，他站在那兒看着他。他發現了那一支落在沙灘上的手槍，他拾起了它，把它藏在他的襯衣裏。接着他又回到阿嘉蘇的身邊來，仍然非常謹慎地從他的身上解下子彈帶來。這時候，阿嘉蘇一动也沒有動，一句話也沒有說。或許他已經昏迷，不知道有人走近他了。

瑪丁·特林尼德把子彈帶系在他的襯衫里面，藏好了它。然后他就順着河岸趕緊走到一塊誰也看不見他的地方。当他知道了确实誰也不能看見他的时候，他就拿出了子彈帶，把它埋在沙土里。他沿着河岸又向前走了五十步远，为了以后能够認出这个地方，他很仔細地把周圍的地形看了一番，然后就把手槍也埋起來了。接着他就向堤岸上爬去，不过在他爬着的地方，离开那一堆茅屋里最远的一座却还有一段距离。他朝着这一座茅屋走去，在半路上他拾起了他剛剛靠在一根木料放着的那一把斧子。在工具貯藏室里，他要求富尔頓把他那一把用过了的旧斧子換一把新的。

“旧的怎样了啊？給我看看！”富尔頓說。

“你看吧！斧子刃兒全都缺口啦！”

“他媽的！我早就想到了——‘德國制’！它簡直不值一个錢，样子就像洋鉄板似的。我的天！呸！还是一把德國斧子呢！好吧！把这一把拿去。它不是新的，不过它是美國貨，所以会用得久一些。这些德國的家伙，就是切一塊干奶酪都不行，一切，刃兒就卷了。它們簡直一个錢也不值。不过它們却是在我們沒有來以前，这兒一家公司里的一部分設備。那些倒霉鬼，他們对于斧子和弯刀，一竅也不通。所以什么爛貨都可以買下來。这就难怪他們要破產了。喂，我說，今天你砍了多少噸？”

“嗯，我想連三噸都沒有砍到。”

*

富尔頓把斧子換給对方之后，他就很仔細地把它記錄在財產登記帳上。他在貯藏室里繼續停留了几分鐘，他告訴那个保管員要在斧子上擦油，要措擦那些皮綁腿，那樣他們才不致于生鏽，或是發霉爛掉。

“这个地方簡直像个猪圈！你整天在这兒尽做些什么事情啊？你各处看看吧！每一个牆角里都長出了蘑菇！爬樹鞋底釘上面的

鉄锈有几斤重。我真想叫你穿一双爬到樹上去。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跌破你的腦壳了。不过，这一來至少以后你就不会忘記給它們上油了。”

“可是，老爺，天总是一个勁兒地落雨，你要那些蘑菇不長出來，又怎末行呢？什么东西都是潮湿的；另外，要給工具上油，你也得有油啊！……”

“住口！要不然，我可要动手，叫它閉起來！”

說完了這話，富尔頓就走出了屋子，他看一看天色，知道另一陣暴雨又要來了。他的心里很覺得高兴，因为他發現在这样的一天里，他的工作是在林場办公室里值班，并不是要到工地上去監工。他很快地轉身向办公室的那間茅屋走去，可是他走到半路上就停下來了。

“上帝呀！”他大声地說。“依我看，阿嘉苏这一次干得未免太久了。从开始到現在，已經不止一个半鐘头了。”

他朝河岸的那一方轉過身去，可是他剛剛想要到山坡那兒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就停下來了。

“就是他把那个家伙的皮多燒了一点兒，或是少燒了一点兒，到底那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他的事，用不着我來管。我倒很高兴，他沒有把这个差事交給我來办。我已經累極了。我覺得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大点的雨滴开始落着，接着不久傾盆的大雨馬上便落下來了。虽然他离开茅屋还不到二十几步，可是他一路上渾身已經被雨淋得湿透了。他站在門前，把雨水从他的帽子上甩掉。

“好！这才真是活該呢！不关我的事，也要去管！”

雨越下越大。富尔頓突然覺得一种不安襲在他的心上。他沒有离开門口，面对着那条河他留心地听着，眼睛盯着山坡，随时都希望看見唐·阿嘉苏走回來。

“見他的鬼了！”他嘟囔着說。“我想我得去看看他們在搞些什麼。”他披上了橡膠雨衣，而且把雨帽也放了下來。当他走到山坡的邊緣上，他馬上就看見了綁在樹上的是唐·阿嘉苏，并不是烏尔班。他从远处一看见他的衣服，就确鑿無疑地認出他來了。唐·阿嘉苏的头向前低着。他的下巴停在他的胸脯上，他那黑色的長髮盖住了他的前額。他还在掙扎着，企圖掙脫那些繩索，可是顯然他已經缺少掙扎的气力了。

富尔頓听他叫着：“貝契洛！富尔頓！他媽的，這兩匹懶驢到哪兒去啦？”

很顯然地，路上的一段距离和下雨的声音使办公室里面的人們听不見他的喊声。

富尔頓趕緊向山坡下面跑去。

“他媽的！到底有人來了！你們这群强盜，我已經被那个野种抓住了，可是你們还在捧着肚子抓痒哪！”

富尔頓給他解开了繩子，然后就架着他的肩膀，帮他直起身來。唐·阿嘉苏一抬头，他前額上的头髮就落到頭頂上去了，这样富尔頓就看見他底臉了。

“我的天啊！老爺，您出了什么事啦？”

富尔頓一看见他这副光景，簡直嚇得發了狂，他連續在自己身上划了几次十字。

“現在你來問我，出了什么事了！那个强盜把我兩只眼睛挖出去了！当然他逃掉啦！不过我們得把他抓回來，那时候他就会知道他要尝到什么样的苦头了。喂！你叫所有的工头都把馬备起來！他一定还离我們不远。他把我害得好苦啊，我这双眼睛算完了！”

他枉然地摸索着那把手槍。他也在他自己的腰上摸着，尋找着那一条子彈帶。

“那个雜种！他把什么都拿去了，連子彈帶也拿去了——要不然，它就是落在什么地方啦！”他用脚踏着沙土，一步一步地找它。

“沒有，老爺，”富尔頓說，“無論哪兒都沒有那支槍跟那條子彈帶。”

“那末一定是那个蠢猪把它們拿走了。”

“大概是的，老爺，那非常可能。您別管它了。这一次我們要是把他抓住，麻煩可多着哪。他一定会想都不想，就朝我們开槍的。”

“好啊！現在，就因为这样一个下賤的印第安人，你們就嚇得渾身發抖啦！只要你們把他帶到我這兒來，你們就会看見我怎样親手把他掐死。”

“他不会跑得多末远的，老爺。在这样的大雨里，他跑不到哪里去，他很可能已經淹死在森林里的爛泥塘里了。”

說話之間，富尔頓已經把唐·阿嘉苏領到办公室里，而且扶着他，讓他坐在一只椅子上了。那个女子，一看见她的情人这副样子，就連哭帶喊地冲到他的身边：“唉，真可憐哪！这些野蛮人！他們簡直不是基督徒，是一群畜生！可是，我永远也不会丢开你的！”

唐·阿嘉苏猛力地一推，就把那个女人从他的身边推开了。

“閉起你的嘴吧！你这个婊子！讓我安靜一些，留着你的好意吧！我有很多的事情要想哩。”

“可是，親愛的，我說這話，是为了安慰你呀，”那女子泪流满面地嘆着气說。

“我不要你的安慰，你这个母猪！我需要的是，你离开这兒，別再打攪我！”

那女子听了這話，一下子倒在床上，然后就开始哭起來了，她的声音很大，唐·阿嘉苏听得很清楚。

“富尔頓！”阿嘉苏叫着說。

“我來了，老爺。我正在給您準備紗布哩。”

“把那個母狗趕出去！我不喜歡聽她號叫。把她丟進河裡去，要不然，隨便你怎樣處置她都好，不過要趕快把她攆出去！”

他站起身來，瞎摸地走了幾步；他伸出雙手尋找酒瓶。在他什麼也沒有摸到的時候，他想，他們已經不懷好意地把屋子裡的每一樣東西都挪走啦。

“他媽的！你們把龍舌蘭酒放到哪兒去了？”

“在這兒，老爺。”

富爾頓把酒瓶遞給他，他拿起了它，一口氣就把酒喝光了。然後他就用全力把瓶子一砸，也不管周圍是不是有人。

“是那樣一個下流的蠢豬捉住了我——阿嘉蘇！我不能忍受這個，我永遠也不能忍受這個。不行！那可不行！永遠也不行！”

他像瘋了一樣把頭在牆上撞着，東倒西歪地走了幾步，被一隻椅子絆倒在地上，然後他就平躺在地上了。當他爬起來的時候，他又撞在桌角上。這一切簡直使他怒不可遏了。他瘋狂地喊着：“現在我一點兒用也沒有了，一點兒用也沒有了！”

“您安下心來吧，老爺，”富爾頓說。他曾經從一件白襯衫上剪下一條布來，並且把它浸在一盆放了幾滴酒精的熱水里，現在他拿着這一條臨時的綑帶走近了阿嘉蘇的身邊。

“您在這兒的椅子上坐下來吧，老爺，椅子就在您身後，您坐下來，我給您敷上紗布。”

唐·阿嘉蘇一轉身就抓住了那把椅子，他那末用力地把它在地上敲着，結果那把椅子就一片一片的碎了。

“你給我敷上紗布，對我又有什麼好呢？要是你早來一點兒，倒還好一些。現在我什麼都不要你給我搞。把你的那塊紗布貼在你自己的屁股上吧！”

他走到床邊去，那個印第安的女子正在那兒躺着。他聽見她

低声地哭着。

“是你呀，还在这儿，你这个蠢猪！我叫他们把你丢到河里去。起来！滚开！”他说着，举起拳头走近了她。可是那女子躲开了。当他发现她已经从他身边逃走的时候，他就清楚地了解到，他眼睛一瞎，他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想一想，真叫我难过啊！那个婊子真该打，可是现在要我打烂她底猪鼻子，已经不行了。想一想，从现在起我就这样过一辈子，甚至于听凭野狗在我身上小便！这一切，都因为那个该死的印第安人，那个婊子养的害得我这样！”

他打算摸到那一扇门。

“你们两个噉噉喳喳地谈些什么话？”他问富尔顿和那个妇人说，这时他们两个正在墙角里商量着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使他安静下来，躺在床上。

那个印第安女子了解他的心境，她下定决心不把他丢开。

“他妈的！你们两个人这末快就谈起私话来了？现在我的地位可好啦！你们刚刚晓得我眼睛瞎了，不中用，就在我面前，离我没有两步远胡搞起来了，你们这两个骚猪！”

“唉！阿嘉苏，亲爱的，”那妇人用一种温柔的声调抗议说，“我还是爱你，要是你允许我，我要永远跟你在一块儿。”

“你别来可怜我吧，你这骚货！我不希罕你的可怜！你明白么？那瓶酒在哪儿呀？”

“天哪，你已经喝得够多了。你要理智一点儿。来，躺下吧！我来扶你！”

“别接近我，不然，我就把你掐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好啊。我在这儿。你高兴，就掐死我吧！”

唐·阿嘉苏听见她站起身来，一下子打了她一记耳光。接着他就用力关起了那一扇介在两间小屋中间的门，他把门上的横门

拉下來，把門鎖上，然后就獨自一個人呆在這間臥室里了。

富爾頓和那個婦人把耳朵貼在門上，聽見他躺了下來。

“謝天謝地，至上的聖母！到底他安靜下來了！等他睡一睡，起身以後，他就會更安靜一些，他對事情的看法，也會不同了。”

富爾頓諷刺地笑了一笑。

那婦人解釋着說：“他會更加鎮靜一些，而且也會明白一個人瞎了眼也可以活下去，甚至於還活得很幸福呢。”

說着他們兩個人就開始把屋子里整理了一下。

“富爾頓，我看還是備一匹馬，跑去把這件事情趕快告訴唐·費利斯好。要是你覺得通知唐·塞維羅更要好些，那就去告訴唐·塞維羅吧！”

“唐·塞維羅現在正在總場，總場離這兒更近一些——不過現在時間已經很晚了。明天早晨我一起身，就去辦這事吧。”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一聲槍响。他們兩人立刻就朝唐·阿嘉蘇關起來的那扇門沖去，等他們把門撞開以後，他們發現他已經把一顆子彈打進自己的頭里去了。

“天啊！”那婦人喊着說，她已經嚇慌了。“他從哪兒找到了那支手槍啊？我還留心過這件事，所以才沒有把它留在辦公室里，免得他拿去。”

富爾頓走到一只鐵皮的木箱跟前來，那箱子在阿嘉蘇屍體旁邊敞開着。那裏面有一些信札，文件，書籍，和几只裝滿了銀幣的小錢袋，兩把裝好子彈的手槍，另外還有六箱彈藥。

“現在我曉得為什麼他要躺下了，”那婦人說，“就是為了這個呀！可惜我不曉得床上還有一把手槍。這兩年以來，我總是跟他在一起，可是對於他私人的事，我從來也沒有插過手。說句真話，富爾頓，我真愛他呀！”

她跪了下來，愛撫地摸着死人的臉，然後，就由那個工頭幫助

她，把尸身直条条地放好在床上。

“真的，我很愛他，”她重复地說。“第一天看見他，我就愛上他了。”

她伤心地哭着，一直跪在那里，用她自己的双手握着阿嘉苏的一只手。

这时富尔頓走了。她拿了一罐水和一条毛巾來，揩擦着阿嘉苏的尸身，然后就給他穿了尸衣。她把他的双手交叉地放在他的胸前，并且把吊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放在他的胸口上。最后她把尸床放在屋子当中的地方，而且在它的周圍放了一些椅子和木箱，在那上面点起了一些蠟燭來。她用一塊黑紗把臉蒙着，然后就坐下來了，她一面哭，一面用机械地数着她那念珠环上的那些珠子。

第 八 章

唐·塞維罗和唐·費利斯到达了林場，共同办理了他們的弟弟的喪事。他們把他埋葬在給死在林場里的工人預备的墓地里。他的坟墓和工人的坟墓完全一样，只是他的两个哥哥覺得像他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應該和那些下賤的工人有所不同，因此他們把一只很高大的十字架豎在他的坟上；并且在坟墓的周圍圈起了像木籠一样的結实的柵欄，足足地能够擋住那些鷓鷹，以免它們飛進來啄出死尸。另外，为了更加安全起見，还在坟上鋪了一些石头。

他們埋了他，剛一回到办公室，唐·塞維罗就問道：“唐·阿嘉苏遭到暗害的时候，工人可曾看見么？”

“誰也沒有看見，我們也一点兒沒有声張，”貝契洛、富尔頓和那个妇人同时回答說。

那一天晚上，工人們在厨房里从厨子和他的女助手的嘴里曉

得唐·阿嘉苏死了。不过那厨子并不知道他們的老板是怎样死的。也就在这一天夜里，林場里到处都傳說着一个謠言：人們說唐·阿嘉苏曾經和他的情妇很厉害地爭吵过一次，在爭吵中間，她拿起了一支手槍，而就在他要把它从她手里搶下來的時候，它就走了火，打中了他。

到夜裏的時候，唐·塞維羅就对那个女子，那些工头，和唐·費利斯說：“这件事情，你們知道就算了。要是工人听到了这件事情的風声，那末我們大家就都危險了。像这样的鬼把戲是有傳染性的。要是工人曉得了，他們很可能会——你簡直可以說，他們一定会——模仿烏尔班的。另外，我應該告訴你們，我收到許多信件，那里面有很多使人不安的消息。每天送來的報紙倒什么也不談。他們一点重要消息也不登，因為他們只能刊載一些老头子^①欢喜的新聞。他不僅僅是这个國家的首腦，而且他也統治了一切期刊和書籍。不过人們在信里随便什么都可以講，因此信件就可以讓你想到許多的事情。就是在報紙上，你也可以从字里行間看出一些問題的。報上說，有一个地方，他們逮捕了三个教師，把他們送到維拉·克魯或是俞家甸去了。另一个地方它又談到了兩個教員已經被送進了監牢，以后关于他們就再沒有什麼消息了。或者，它又这样登載一个消息說，在茂來羅省的一个小村里，老头子的鄉警把那村子里所有的男人都抓了起來，天曉得送到哪里去了——后來人們發現在他們中間有二十个人在路上被絞死了。也有消息說在普波拉火車出了軌，而且在警察总局里發生了炸彈爆炸的事情。在孟特來省，他們捉住了一輛旅行車，車子里裝得滿滿的，都是些要到各处煽動叛亂的人。那个車夫也許是沒有

^① 老头子指墨西哥獨裁者波非里奧·狄亞斯(Porfirio Diaz)，他在1884—1911年任墨西哥總統期間，對外服务于英美等資本家的利益，對內壓迫印第安人，終於在他統治下，爆發了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此處及本書中的故事，即以此次革命為背景。

罪过的，他當場就被槍斃了。這就是最近的消息。因此，用不着一個未卜先知的預言家，誰都看得出事情就要爆發了。要是老總統的寶座搖動了，而且垮了台，那末整個的共和國就要化成灰燼飛上天了。還有，這末多年以來，老頭子就不許人們自由地思想；現在事情會繼續如火如荼地發展下去，一直要到我們大家都被燒死的時候為止。”

唐·費利斯咳嗽着，說：“你這話說得全對，哥哥！不過當初我們到維拉赫城去買這份財產的時候，我們就曉得這些了。”

“那倒不錯，”唐·塞維羅回答說，“不過依我看現在情形更加嚴重了。目前的情形很快地就會發展成爲一種真正的騷亂。所以我要忠告你們大家，特別是你，費利斯，還有你，畢加羅，還有你們兩個人，蓋沙諾和普爾波，現在大家要把繩子鬆一下。對待工人要好一點兒。你們曉得，目前有一種壞風氣，我很不喜歡它。巴斯加打死了麥查，烏爾班竟敢犯了罪干掉了唐·阿嘉蘇，這一切都是不能听憑它蔓延開來的。六個月以前，無論誰連一個小拇指動一動都不敢，可是現在他們竟大胆妄爲地打人殺人了。坦白地說吧，朋友們，我想我們現在正坐在一隻火藥桶上。只要有一星火花碰上它，那末我們就要飛上天了。那時候我們就會被炸得一點兒什麼也剩不下，連一根鬍子也剩不下了。萬一將來附近的一個田莊上爆發了叛亂，萬一有一個雇農從那兒跑到這兒來胡攪一番，那末我們如果能夠來得及像昨天阿嘉蘇那樣自殺，也就應該認爲很僥倖了。”

“這話不錯，老爺，”畢加羅說。“不過，既然是這樣，我們可怎末辦呢？難道說要逃跑麼？”

“當然不啦，你這個蠢驢頭！你想我們會那樣放棄我們在這兒的投資麼？我們還有幾千噸的木料準備下水呢。我們雇用了那些印第安豬獃，已經預付了工資，要是不把木料運走，那才不對呢。”

“那末您給我們一些指示吧，唐·塞維羅，”富爾頓回答說。

“不过我已經對你們說過應該怎末办了。这几个禮拜里，你們暫時要和氣一點，把繩子松一下。要是工人不能給我們砍四噸，三噸也可以，如果必要，甚至於兩噸都行。你們可以跟從前一樣地恐嚇他們，不過暫時不要鞭打他們，也不要把它們吊起來。你們放心，那樣的子總會回來的，那時候，我們就能夠堅持要他們每天砍四噸，不過這却要一直等到洪水時期過去才行。同時我們也得等待整個國家局勢澄清一下。很可能那個人物馬狄洛^①會得勢。他是個矮子，身材還沒有桌子高。不過也許就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能夠在那個老頭子的寶座後面放起一把火，一直把老頭子的屁股燒得焦爛，讓他從他的座位上垮下來的時候為止。”

“為什麼他們不把馬狄洛關進監牢呢？”唐·費利斯問道。

“為什麼？為什麼？他們確實曾經把他關過六個月，可是那個矮子那樣一干，一下子就有上千上萬的人擁護他和愛戴他！老頭子就不得不下命令把他釋放了，因為要是他不這樣做，馬狄洛的朋友們就會砸毀總統府的大門，潑上一些油，再放上一把火，那樣它就會到處燒開了。當每一個角落裡都有人拿着炸藥要動手的時候，老頭子又有什麼辦法呢？而且炸藥又是一種容易從礦工那兒弄到的東西。要是我們這兒也需要用炸藥來干活兒的話，我就不曉得我們這兒究竟會出什麼樣的事情了。”

“噢，您未免太緊張了，唐·塞維羅，就因為您的弟弟剛剛出了事。不過那卻嚇不了我們的。”

“當然啦，查波波梯，你怎樣說都好。反正到頭來，除了你那條破褲子以外，你什麼也損失不了。可是我和我弟弟可就不同了。我們把所有的錢都投到這個買賣里來了，十五年以來，我們費盡氣力，能夠賺到的每一個錢，我們都放到這個買賣里來了。”所以，無

^① 馬狄洛(Madero)，墨西哥革命領袖之一，曾經領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的革命，一九一三年被暗殺。

論如何，你們得按照我的話來做。暫時，要溫和一點。就是這樣。懂了麼？”

唐·費利斯拿出兩瓶酒來，把酒杯都斟滿了酒，这样就使得他們的會議有了一點快樂的氣氛。

接着塞維羅就站起身來，走進阿嘉蘇的臥室里去了。

“現在你怎末辦呀，奧麗亞？”他問唐·阿嘉蘇的“寡婦”說。“雨总是这样下，你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就会連人帶馬一起陷到泥塘里去的。即便是你越過了泥沼地帶，你想過河，也是不行的。近來河水漲得很厉害，它会像冲走一束稻草那样把你冲走的。”

那个妇人这时候正伏在床上不能自主地哭着。她的眼睛已經哭紅了。一聽見唐·塞維羅的話，她就提起了精神，坐在床边上。

“我不曉得怎末辦。陷在泥塘里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對我都是一樣。”她說完這話，就躺在在床上，又開始哭起來了。

“你不必这样大驚小怪地庸人自擾吧，”唐·塞維羅按照他本人所想的辦法安慰她說。“他活着的時候，还不是每天都拉着你的頭髮，把你打得鼻青臉腫的。這難道不是真的麼？”

“不錯，這倒是真的，”奧麗亞一邊哭，一邊回答說，“我們的确常常吵架——不過我愛他，而且他也愛我。他曾經答應过我，等他有了足夠的錢，他就把我帶到西班牙去，和我結婚。”

唐·塞維羅把他坐的椅子挪到了她的身邊。

“你曉得什麼！他說是这样說，可是很可能，等你一到了維拉赫城，他就要你捆起包袱滾蛋了。此外，你現在講這些話又有什麼用呢？他已經在地下了，我們也用不着浪費時間來想念他。所以我要給你講講道理。”

那婦人不再哭了。她想，現在到底有個人要幫助她了，因此她覺得心里得到了安慰。

“是的，奧麗亞，我得給你講講道理，”唐·塞維羅重復地說。

“你不能一个人呆在这兒。有的工头会籠絡你，那时候，你就会落到一个工头蠢猪的手心里去了。不过，莫非說在他們中間，你已經有了意中人么？”

“沒有，無論是哪一個工头，我連在他臉上吐一口唾沫都不希罕。”

有片刻的時間，奧麗亞忘掉了她的憂愁，因为她聽見了唐·塞維羅這樣說：“要是這樣，那末奧麗亞，你就只有一個辦法了。你跟我來吧。”

“可是，唐·塞維羅，您的家里不是已經有兩個女人了么？”

“那倒不錯，不過，我既然能夠照顧兩個女人，我難道不可以照顧第三個么？”

“也許可以吧。不過你那兩個女人會把我的頭髮撕掉的。”

“那是我的事，別人不能管。你想我會讓她們撕掉你的頭髮么？”

“當然不會，唐·塞維羅。您是主人，您說了什麼，我們大家都得照辦。”

她又抽噎地哭了兩三聲，不過很顯然地她已經決定要接受她未來的命運了。何況，她想，像她這樣一個勁兒地哀悼他，又有什麼意義呢？人的一生是太短促了，因此她不能夠總是為了一個一去不復返的人傷心。而且人間就是這樣，往往一個人死了，當天就沒有誰再想他了。失去了的東西，總歸是失去了，再想也沒有什麼意義。今天生活很為難，也許明天生活比今天更為難，將來比明天還要為難。幸福在跟前，就得享受它。不然，等下次它來的時候，這種幸福就不那末美麗，也不那末新鮮了。奧麗亞一向有着一些豐富的經驗，她知道女人家青春易逝，比起輕浮的男人來，她不能花多少時間留戀着已往的舊情，而必須及時行樂的。因為她知道，女人身上吸引男人的地方，雖然很多，可是都是為時很短，很快地

她就会年長色衰而沒有人愛了。

奧麗亞用一種殉道者的悲哀聲調回答說：“要是您命令我跟你去，我就到您家里去，听您的吩咐吧！”

“我可不是命令你，奧麗亞，”唐·塞維羅用一種好像是慈父一般的聲調抗議說。

那婦人从他身边走开，又坐在床沿上，然后她就开始梳着她那蓬乱的头髮了。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就有了一些時間來考慮一下唐·塞維羅的建議究竟有哪些好处。

“我很了解您并不是命令我，唐·塞維羅，”她說着，又哭起來了。她知道，若是她因为唐·塞維羅突然就脫掉喪服，那末很顯然地在他的眼里她就一个錢也不值了。因此从唐·塞維羅走進了屋子和她談話的時候开始，她就在考慮着她自己的身价。虽然这种价格不能用数目字來表示，可是它却存在着。一个不曉得自己值多少錢，或者是不曉得自己身价的女人，通常总是被男人看得很下賤的。

“您并不是命令我，唐·塞維羅，那倒是真的，可是我沒有別的办法。我已經走不开了，因为我一走，就会陷在泥塘里。因此我必須留下，接受您的好意了。可是我希望您千万不要把我当做佣人來看待，因为，您曉得，虽然我和您弟弟总是吵架，不过他却很尊重我。我的身家是清白的。从前我父親是个商人和實業家。”

“你要知道，我从來也沒有想到把你当作佣人。你所受的教育跟我家里那兩個女人完全不同。我現在不能打發她們走，因為她們現在也沒有办法走。要不然我馬上就会要她們滾蛋了。你应该知道，奧麗亞，自从我第一次看見你跟阿嘉苏在一起的時候起，我就爱上你了。你总是比別的姑娘更使我开心。不过从前你是阿嘉苏的人，因此我就不好开口把这些話都告訴你了。而且我又不願意和他爭風吃醋打起來。現在你曉得我爱你，你就跟我來吧。”

“好的，唐·塞維羅。我跟你走吧。”

这时候，她的眼泪差不多已經完全干了。她仔細地用她的潮湿的手帕揩下了面孔，然后就在她的男人面前梳洗打扮着，尽可能地顯得漂亮和新鲜，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她知道她剛剛才赢得了他，而他又是一个使她不至于饿死的人。

接着唐·塞維羅把房門开了一半嚷着說：“富尔頓！你帮一帮奧麗亞，把她的包袱捆好。明天一早我們就要动身。叫他們把騾子备好，还要派遣一个工人跟我們一道走，一路上好帮忙。”

富尔頓向另外那几个工头挤眉弄眼的，做出一种意味深長的姿态來，而且用手朝奧麗亞和塞維羅的房間指了一指。不巧这时唐·費利斯正和他們一起坐在一張桌子上，不然的話，他們的話匣子可就会打开了。过了不久，塞維羅也走到他們这兒來，他随手关上了那間寢室的房門。

“她也可以跟我來的。”唐·費利斯說。

“当然啦。不过她跟你那个女人在一塊兒，事情可就糟糕啦。說不定明天我們又得埋起一个來，也許是兩個哩。这你知道得很清楚，弟弟。”

唐·費利斯斟滿了一杯酒，喝光了它，然后拍地一声把拳头打在桌子上叫着說：“塞維羅，你做得对。事情像你这样决定下來倒也好。”

*

所有的工头，至少是那几个最重要的工头，——那些管家——都被召集到总办公处里，由唐·塞維羅向他們宣布了林区的新的划分，同时也向他們宣布了他們每个人管理的地区，这样重新划分地区，在唐·阿嘉苏死后是非常必需的。

唐·塞維羅本來一向是經管北区的。現在他接管了西区和一部分南区，这样唐·費利斯的工作負担就不至于过重，因而他也就

可以繼續完成林場里的全部行政工作了。分配給唐·塞維羅的林區仍然還沒有开辟得很好，因此他們就需要一個有經驗的管理人員的全部精力和注意。

此外，在目前，總辦公處的工作比起來並不多。由於河水泛濫的結果，郵件已經完全不來了。所以唐·費利斯也就可以管理北區、南區和東區了，所有這幾個林區都離總辦公處周圍的房屋很近。此外，他也接管了河對面的那幾個區域，那兒的砍伐工作在下禮拜就要開始了。唐·費利斯用不着把他的全部時間都花在這些林區上面——那兒的工作並不是重要得非使他脫離他的行政工作不可，可是那些行政管理工作，對整個林場來說，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質，因此他不可能把它們交給他的下屬。“鄉村”座落在河岸上。所有從小河裡漂來的木料都要經過這個地方，因而它就成為一個登記站了。雖然在這一段時期里，雨總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不過實際上雨季還只是剛剛開始，不久，隨着它的發展，林區里的人們也就會更加忙個不停了。

那個“鄉村”也是負責管理沖走木料的船夫們會合的地方。他們的任務就是要防止木料在某一個地方圍集起來，以免使流運的工作延緩或是停頓，或者甚至於改變了河道。防止木料把河道塞住是絕對必要的。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工作——比在溫帶地區里流送木料要危險得多。工人必須在木料中間滑行，這樣他才可以發現使河道塞住究竟是什麼原因——很可能就只是一根木料梗住了其他的木料——那末他就得把它搬開，使它重新順流而下。不過當工人平衡着自己的身體走在木料上，使它們井井有條地順序前進的時候，往往會從上游一個什麼地方流下大量的由於大雨而積下的山洪來；山洪往往咆哮着，像天崩地裂似的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沖到下面來，結果那些阻塞的木料就發出了轟然的巨響，那些在木料上走動的工人也就被河水吞沒了。工人當水頭快來的時

候，是能够看見它的，不过他們要特別敏捷，才可以來得及脫身，不至于被木料搗成肉醬。他們往往來不及跳到安全的地方，因而木料就打爛了他們的頭骨，片刻以後，就只有一層血紅的泡沫出現在他那身首被砸碎的地方，不久這一層血沫也就消逝了。就是那些幸而逃脫、能够跳進水里、潛水向岸上游去的人們，也往往因為木料在上面而淹死在水里。在有五十個工人的運輸隊里，一次這樣死去二十個人，往往是極其平常的事。

在下游人烟稠密的地方，汽船來往地走着，在這裡看着木料順流而下，倒是一件有趣的事，不過，在林場里干活兒的工人是完全不知道這種樂趣的。

另外，在下游的一些村庄里，場方往往雇用一些自由的農民和船夫，他們的工作是把木料拖上岸來，堆在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

距離林場最近的村庄是在下游很遠的地方。大約離開林場有十里格^①，不過在這條河流的每一邊都駐扎着一支武裝的馬隊，他們的任務就是監視工人，防止他們中間有人騎在順流而下的木料上，到達村庄上逃走。在夜間逃走是不可能的事。那些監視哨很了解這一點，因此他們光在白天守望，也就夠了。他們知道，在夜里那些長滿了叢木的河岸隱藏着許多的尋食的猛獸。

當唐·塞維羅到達總場的時候，離開他和唐·費利斯所規定的完成木料下水的期限，大約還有四個禮拜。差不多每天都整天地在下着大雨，可是那些橫過林區的山溪和小河，水位却並沒有高到足以使每一個角落里的木料都可以順流而下的程度。因此他們就必須一直等到河床里的水漲滿到不可橫渡的時候，那時候河水一直泛濫到離開工地不遠的地方，因而木料完全下水也就可能了。

不過，在另一方面，唐·塞維羅等木料入水的時間越是長久，

① 每一里格約合三英里。

他所獲得的木料噸位也就会越來越多，因为在这一个期間里，砍伐工作是并不停止的。他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得到產量最高的噸數，同样这也是他的兄弟——唐·費利斯的目标。

在那一次重要會議的三天以后，每一个人都把那一个要慎重对待工人的决定忘得干干净净的了。那些工头，每次运出一噸木料，便可以得到很好的一筆佣金，他們和只顧把木料堆集起來的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一样，又像从前那样粗暴地向砍伐工和赶牛人大發脾气。唐·阿嘉苏尸身上还没有長出蛆虫來，可是他們已經把他致死的原因忘得光光的了。

此外，他們也不能肯定唐·阿嘉苏到底是不是被一个工人捆起來挖出了眼睛。他們想，也許是哪一個坏蛋工头，因为过去被阿嘉苏虐待过，或者是当他出去工作的时候，阿嘉苏奸污了他的女人，因而他才怀恨在心，最后把他干掉。唐·阿嘉苏一向是好色如命的，因此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早料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有这样的結果。

第九章

整整有一个禮拜，塞尔索每天都牺牲两个鐘头幫助康狄托，結果他和別人一样也生產出四噸木料來。

“你用不着再幫助我啦，朋友，”康狄托常常这样对他說。“你把你自己的時間都用在在我身上了，他們会因为我耽誤了你，把你鞭打一頓的。”

“你放心吧，大哥。我們兩個不是同鄉么？”

“那倒是真的，我們都是查穆拉人，而且又是鄰居。”

“你看！有这些理由也就够了。不过不久我也許还有另一个理由呢。”

康狄托微笑着，他放下了斧子，点起了一支卷烟。“你不要着急，老弟。她现在还没有爱人呢。昨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情，她对我说她喜欢你。不过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像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晚上就可以安排好的。我可以告诉你，瑪黛絲达对于你倒很中意。”

“她这个名字，多使我高兴呀！我想没有比这个名字再漂亮的了。”

“你这話对我說过多少次了。不过就是在你还没有对我談到她之前，我心里早已經明白了。”

說完了这話，康狄托就撿起斧子，又开始工作了。

*

就在这一天晚上，塞尔索吃过了晚飯之后，他卷了一些卷烟放在衣袋里，然后就走到河边上來了。他先在靠近河岸的水淺而鋪沙的河床上坐了一會兒，然后就全身鑽進了水里，只把头部露在水面上。这样他还可以照样抽着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把那些鑽在他皮膚里面的扁蝨殺死，这些虫很小，要想把它們挖出來很不容易。另外，河水也像是一种鎮痛的香膏，白天里，到处是蚊子和牛虻，它們把他咬得又痛又痒，河水使他覺得那些被咬的地方無比的輕松。在这一帶的雨季里，蚊蠅和牛虻特別厉害，而且也特別多。当他这样没在河里的时候，河岸上一团一团的蚊子，因为怕他卷烟上的烟熏，就不敢飛到他的臉上和头上來了。在河面上这样休息的人，不只是塞尔索一个人。他看見許多工人都在靠近河兩岸的地方休息着，他們有的团坐在一起，有的是一个人。大約过了五分鐘，他就看見一个人也走到水里，在他附近的地方占了一个位置。这人就是瑪丁·特林尼德。

“喂，塞尔索，把你的卷烟遞給我，我要把我的点起來。”

“为什么你不在下水以前讓它繼續燃着呢？”

“我本來讓它燃着，可是它滅了。”

“好吧！不過你告訴我——你究竟是從哪兒來的？你是做什麼的呀？”

“這些我都要告訴你，塞爾索，除了你以外，我誰都不告訴，所以你將是唯一知道我的一個人。我是從巴楚加來的，那兒有很多銀礦。我過去在那兒做教員。”

“嘿！一個教員，現在竟做了林場上的伐木工么？”

“真的是這樣。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一向都不曉得怎樣才能封起嘴來。我常常把真理告訴給那些銀礦工人，他們大多數都是我的學生們的爸爸。”

“你把真理告訴他們？什麼樣的真理呀？”塞爾索懷疑地問着說。

“我把獨裁政府和人民权利的真理告訴給他們。我曾經對他們說過，不管一個人怎樣聰明，不管一個人怎樣地自信他有權力統治整個的人民，可是他沒有權力剝奪別人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更不能壓制別人求生的意志。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他的思想，每個人也都有責任向別人說明人民怎樣被虐待，和被統治。而且，即使是一個人，在別人看來是錯誤的，他也完全有權利表達他自己的思想，有權利說出他自己的信仰，和怎樣才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改好。”

“這些就是你向巴楚加銀礦工人講的話么？”塞爾索斜起眼睛看着他說。可是這時天色很暗，他已經看不出瑪丁·特林尼德臉上的表情了。

“此外，我還告訴他們許多別的事情。我勸他們不要再到礦上給礦山的主人干活兒了，因為利潤是他們的，別人誰也得不到。我曾經勸他們向場方要求增加工資，要求允許他們成立工會，幫助他們訂立集體合同，因為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什麼事也干不了的。你

明白，一个人被槍斃了，另一个人被送進了監牢，第三个人又被打死了，可是如果大家團結在一起，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他們就不会开枪來打死大家了，因为要是他們要把大家都槍斃掉，那末就沒有人替他們从地下把貴重的金屬挖出來了。所以，要是礦山的主人要銀子，他們就得用銀子來滿足工人的要求。”

“可是礦工听了你这一番話，有些什么表示啊？”

“他們听了这些話以后，就不去上工了。場主派來了兵，而且槍斃了十个工人。后來很多工人都去上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工会，所以也就不能把他們團結起來了。”

“可是你呢？为什么他們沒有槍斃你呀？这倒是怪事，你說是不是呀？”塞尔索問着說，他的內心里又產生了許多疑問。

“沒有，他們沒有槍斃我，他們把一個礦工打得要死，一直到他們逼他說出了誰把这些思想灌輸到他的頭腦里的时候才罢手，接着他們就把我关進了監牢，而且對我說，我要跟那些被我引入歧途的十个人一样地倒霉，他們已經被槍斃了，說我不会比他們好。有三天的時間他們折磨着我。先來折磨我的是一个軍曹，他疲倦了以后，另外一个又來繼續折磨我，而且还有第三个，第四个。明天我可以給你看一看我身上一塊一塊的伤疤。他們要我喊：‘唐·波菲里奧萬歲！’我拒絕了，因为我恨得他要死。所以我每一次能够开口的时候，我总是喊着：‘打倒波菲里奧！’‘打倒剝削階級！人民革命萬歲！’‘判处独裁魔王死刑！’每一次我喊出了口号，他們就用鞭子抽在我的臉上。”

塞尔索又問道：“那末你怎样逃跑的呢？”

“我没有逃跑。我已經被他們打得半死，我怎末能够逃跑呢？他們把我和另外一些青年学生、教員、工人和農民一起送到一个火車站上。他們把我們鎖在一節貨車里，里面挤得要死，人們簡直像堆起來一样。車里一点光綫都沒有，而且也不透風。至于說到吃

的东西，他們只把一些發了霉的玉米粉煎餅拋到車上來，就那我們大家還在搶着，因為大家都餓慌了。有幾次他們把一鍋豆湯潑在我們身上，我們就从衣裳上把它刮下來，或者是从地上和爛泥一起把它弄起來，然後也就不管香臭隨便地吃了。沒有水喝，他們把一壺一壺的尿倒在我們身上。最後有一天，在我們改乘了輪船、經過一段比火車上還苦的生活以後，我們就到了俞家甸了。他們安排我們在種植園里作苦工和修路。為了使我們拉一只重石碾，他們把我們四十個人綁在一起，可是就是二十四匹馬也許還拉不動它的。他們用鞭子抽打我們，驅使我們前進。那兒的太陽比這兒熱上百倍，可是在那樣的陽光下面，我們也還得用勁地拉呀、拉呀。在我們中間也有些婦女，可是她們所受的待遇和我們完全一樣。許多男人和婦女都是奧利查巴州的紡織工，他們曾經罷過工，除非是提高工資，他們決不复工。他們沒有遭到屠殺。那些妥協了的工人，复工以後，都受到了處分：他們的工資更低了。”

“可是你後來怎樣逃出俞家甸的呢？”塞爾索問着說。

“有一天我們暗殺了四個警察。我們像打瘋狗一樣把他們打死了以後，我們就趕緊逃了。我們逃出來的一共是三十個人。另外那些人都不敢逃——他們已經嚇得慌了。在我們三十人中間，有許多人又被抓了回去。還有一些，在鄉警追我們的時候，背上中彈死了。另外也還有一些在過河的時候淹死了。可是我們三個人——璜·孟戴斯，路西鄂·奧梯斯跟我——却非常機靈，我們沒有走大路。我們從小路上逃到了堪別茲，然後就到了你們的地區。就在那兒我們碰上了包工人唐·嘉波里，在我們看來，他簡直像救世主一樣，後來他就把我們帶到林場這兒來了。在這兒，最低限度，他們不會來找我們了。”

塞爾索沉默地笑着。

“你真能說謊啊，我的朋友！當然他們不會到這兒來找你們

的。不久你就会發現你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換一換監牢而已。除非你在这兒看見了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錯，在我看來，这兒是有些不同，主要的不同就是这兒比俞家甸還要苦一些。在那兒每个人都得干活兒，無論生病不生病，他能干多少就得干多少。工作很苦。他們常常打我們，而且給我們吃很坏很坏的飯。可是在这兒我們大家每天都得砍四噸，另外，在俞家甸他們還沒有想出那一个把人吊起來的花招兒。”

“还有那兩個跟你一起逃出來的伙伴——他們是怎樣的人啊？”

“璜·孟戴斯从前在麥里达那兒当步兵軍曹。現在他是一个逃兵了。”

“为什么他要作逃兵呢？”

“事情是这样：璜有一个哥哥和他同在一个連隊里服役。那时正是他服現役的第一年。有一天晚上，他正在馱炮車騾隊的馬厩附近站崗。就在这时，一个吃醉了酒的連長走到兵营附近的地方。他本來沒有理由在这时走進來的，他一路歪歪斜斜地走着，一路罵着。后來他跌了一交，弄得滿身都是騾子糞。他一气，就把哨兵——璜的哥哥——喊來了，他动手打他一拳，然后就使出他全部的气力，把璜的哥哥拖到水槽旁边，他把他的头按在水里灌着，这样璜的哥哥就被淹死了。事后这个連長曾經在軍法处受过審判，可是軍法处給他的全部处分只是沒收一个月薪金。就是这一点，再沒有別的了。兩天以后，那連長正从馬厩門前經過的时候，璜·孟戴斯一下子扑到他身上叫着說：‘你这个殺人犯！你殺死了我的哥哥，可是他們并不处分你；不过我可不能饒你，我要親手处罰你，讓你知道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那連長沒有來得及抵抗，璜就把他的喉嚨割断了。路西鄂是一个伍長，他和璜同在一个营里，他也是璜的最親近的朋友。他們兩個同时入伍，而且一向在一塊兒共过

患难。璜这时一想，他不能不逃了，可是路西鄂却不願意和他分离开。‘我要是有机会，我也早把那个連長干掉了。我像你一样，在他們看來，也是有罪的，既然如此，我就跟你一塊兒走吧。’他們兩個一塊兒逃走，从那时候开始，就像耶穌和十字架那样形影不离了。我在达伯斯革遇到了他們，因为发现了彼此思想相同，所以就决定了一起行动來碰碰运气了。”

“不过，”塞尔索問道，“不过你为什么把这一切都告訴我呢？这究竟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理由很簡單。我告訴你，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們大家共同利益的一件事。我很知道，你的想法跟我們一样——我們所想的跟你所想的，已經很接近了。”

“这話是什么意思？”

“我是說，我們距离那一天已經不远了。到那一天，这里的一切都得結束，到那一天，我們为了不再被他們吊在樹上，就得把他們吊起來。你不要認為像我这样的人在巴楚加只有我一个。在俞家甸的时候，即便是你經常要担着心事：怕睡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个農村警察的奸細，可是我也遇見了許多和我們相同的人。当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的思想已經被关在監獄里，地牢里，和集中营的海島上，这就足以說明这个國家就要燃燒起來了。尽管報紙上成天地扯謊，可是这革命的火焰却要把每一样事物都燒得精光。在北方，已經开始流血了，那个專制魔王，那个胆敢自称國家保护者和救主的老獅猴，他現在沒有五十个保鏢，就不敢出門。他自己不要臉，竟說他是一个皇基永固的君王。可是就在此刻，就在我們談到他的这个时候，誰敢說他沒有被趕出宮，誰敢說他不是嚇得屁滾尿流地穿着湿褲子躲在床底下呢？一个專制暴君，他越是殘酷，当叛乱一來，他越是胆小。我曾經讀过許多書，塞尔索，你簡直想不到有多少，因此关于革命和反叛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多。这样的事

情是常常發生的。專制政治在一个时期里存在着，但也不过僅僅是一个时期而已。”

“說來慚愧，我不認識字，瑪丁，”塞爾索說。“我只會簽我自己的名字，就是簽我自己的名字也簽得很壞。”

“也許我可以教你和其他的工人們讀書和寫字。”

“如果我們有時間，即便是一点点的時間，我們也能學到很多有用的東西，很多可以使我們的生活好起來的東西。我的同伴安得留，是一個能讀會寫的人，他常常告訴我說，書里有許多美妙的故事，可是誰也不曉得怎樣把這些故事講出來。不過據說書籍只有在能讀會寫的人的手裡才是活的；對於像我們這些一個字也不識的人，他們只不過是訂在一塊的許多紙頭而已。教我簽名的是安得留。可惜，為了就近照看他的牛，他睡在另外一個林場裡。他能夠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總是在深夜裡，那時候我們已經很累了。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更要緊的是，我們要少干一點兒活兒，那樣我們才好想一想我們自己的問題和我們周圍的情形，那樣我們就不會整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老牛似地成天地就是脖子上帶着牛鞭，口里嚼着芻料，擺着尾巴趕趕蒼蠅了。有些時候我想我們比牛還不幸。牛不曉得什麼是更好的生活。可是我們却曉得，因為我們曾經見過許多地方，我們也認識許多人，他們不像我們這樣可憐和無知。”

“還有一件你不曉得的事情，我要告訴你，塞爾索。知道這件事情的，只有我一個人。”

塞爾索又一次地要想看清瑪丁·特林尼德的臉，他這時也坐在淺水的沙灘上，恰好在塞爾索的身邊，不過天光已經太暗了。塞爾索用力地抽着他的卷煙。當他把那截煙蒂抽得又燃起來的時候，他看見了有一團紅光映在瑪丁·特林尼德的臉上。這時瑪丁向周圍看了一下，他要看清楚附近是不是有人偷聽他們的談話。接

着他挨近了塞尔索，低声地說：

“关于唐·阿嘉苏死去的原因，办公室里的人所傳出來的，都是謊話。”

“你为什么說那是謊話呢？”

“事情完全不是像他們說的那樣，不过他們不許我們曉得事情的真相。他們生怕我們也會照樣地干。”

“照樣地干什么？你說啊！沒有人偷听我們啊，要是有人敢把他的耳朵插進來，我就要結結實實給他一拳，叫他一個禮拜也講不出話來！”

“巴斯加和烏尔班逃走了。这是你知道的事。不过还有许多的事，是你不知道的：当巴斯加就要被抓住的时候，他用一塊石头砸碎了工头麥查的腦袋。富尔頓馬上就開槍打死了他，这些都是烏尔班在厨房里对那个女助手講的，那时候，烏尔班已經被抓回來了。他正在厨房里等阿嘉苏吃完飯鞭打他，他就和她談起了这件事。不过后来烏尔班就在这兒河边上干了些什么，只有我看見了。烏尔班趁阿嘉苏不当心的时候，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把他綁了起來，你看，就是綁在那兒的一棵枯樹上，然后他就用一根荆棘兒挖掉了他的眼睛。”

“这是真的么？”

“我親眼看見的。那时候，我恰好要到貯藏室去換一把斧子，我走到半路上，湊巧看見了这件事。我在一些矮樹后面藏着，这样就把后来的事情都看在眼里了。烏尔班挖出了阿嘉苏的眼睛以后，他就把一塊石头綁在褲襠里，然后就投河自尽了。这件事誰也不曉得。他們都認為烏尔班又逃掉了，所以才派出兩個工头去追他。后来阿嘉苏想一想他一輩子什么也看不見了，心里非常难过，結果就朝自己的头上打了一槍。”

“这你也看見了么？”

“不，我沒有看見。不过貯藏室里的工人，艾皮范諾却从門縫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親眼看見了唐·阿嘉苏开枪打死了自己。”

塞尔索輕輕地發出了嗤嗤的声音說：“你曉得么，瑪丁·特林尼德，这一切多末叫人高兴啊！”

“是么？嗯，我还要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呢，”瑪丁·特林尼德說，他更加挨近了塞尔索，而且更加降低了他的声音。“办公室里的那些人都以为烏尔班帶着阿嘉苏的手槍和子彈帶逃走了。实际上，是他把那只手槍拋到一边去了，因为他不曉得怎样使用它。这个可憐的人很糊塗。当我看見他投河以后，我就从我躲着的地方走了出來，我撿起了那支手槍，并且从阿嘉苏身上解下那条子彈帶，他那时候眼睛已經瞎了，所以对于他眼前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管不了啦。”

“那末現在那只手槍和子彈帶都在你手里么？”塞尔索輕声激动地問着說。

“不在。不过我把它們埋在沙灘里了。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我还没有告訴过第二个人。你瞧，我們要想自救，并不困难。”

“說到自救，我也曾經想了許久。可是要是我們只是自願自地你救你，我救我，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們應該大伙兒在一天逃跑，頂要緊的是我們應該大家一起宣誓永远不許他們把我們捉住，寧可死去，也不讓他們再把我們送到這兒來。最好是把每一个不是我們这一伙里的人都干掉他。如果我們讓他們繼續活着，那末樣樣的事都还会和从前一样，將來有一天他們又会把脚踩在我們的脖子上了。要想進行斗爭，只有有一个完善的有領導的行動才行。一个人自己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我們必須大家在一塊同时來干。要不然每一樣事都不中用的。我要是逃跑，逃跑一百次也能办到，不論是一个人逃，或者是跟安得留、桑地牙哥和費德尔一起

逃，——他們也都是一些靠得住的人。不过我們沒有这样干，我們一再地對自己說：我們要鏟除所有的這些林場，我們要清算所有的老板，消滅所有的工頭。要不然，我們的努力就一錢不值了。”

“你這人比我所想的，要聰明得多，塞爾索。”

“你別以為所有這些主意都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我人很堅強而且也能吃苦，不过要叫我動腦筋想法子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曾經在一塊討論過這一些——安得留，彼得洛，桑地牙哥，還有我們中間那些在我們出生的鄉村和田庄以外見過世面的人，我們大家在一塊討論過這些道理，你瞧，現在思想跟我們一模一樣的一個教員和兩個士兵加入到我們中間來了！我們需要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幫助啊。現在我們應該想一想在什麼時候行動和怎樣行動了。可惜烏爾班投河自盡了。他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叛逆，我們就需要這樣的人。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一個人敢動手攻打一個老板，而且把他的眼睛挖出來。我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膽量，我都不曉得。也許有吧，那就要看當時情況了。那可是一件要能當機立斷的事，那時候，一個人得這樣對自己說：‘這就是一個結局。我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可絕對不成。現在我要進攻了，不管我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因為目前最要緊的事，就是一下子結束這種痛苦的生活。’”

*

瑪丁·特林尼德最後抽了一口烟，丟掉了烟蒂，然後就走到岸上，抖掉他身上的水珠。

塞爾索把頭鑽進了水里，他從河里吹出許多氣泡來，接着就吐着唾沫，用手揩干了他那水濕的臉，把他那很長的頭髮甩到腦後去，然後他就伸長了手臂像一隻箭似的游到沙岸上。“我覺得周身簡直像一塊海綿，”他對瑪丁·特林尼德說。“不過至少我想我把所有的扁蟲都弄掉了。現在蚊子咬的傷也不見了，就連他們最後

一次吊打我的痕迹也都無影無踪了。”

當他們走到防波堤上面時，瑪丁·特林尼德悄悄地說：“你要明白，今天我告訴你的這些事情，你絕對不能對外人說，塞爾索就是安得留，你也不能對他說。我也絕對不對孟戴斯和奧悌斯講，只有你本人知道就算了。隨便那些工人怎樣想都好；就讓他們繼續說我們是三個流浪漢，三個逃犯吧。我只讓你曉得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想法和要求都跟你和你的朋友們一模一樣。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不過等將來到我們逃跑的時候，你要知道，你要是帶頭，我就做後衛；或者我要是打沖鋒，那末你就要督後路。也許我們要等兩個月，或許是半年，不過我曉得我們總不會等上一年的。火種已經在全國里散布下了，革命的最初的火焰已經到處燃燒起來了。最要緊的是，我應該把我已經對你講的事情向你們宣傳。我們的戰鬥口號是‘土地和自由！’和‘打倒獨裁政府！’”

“不要這樣急吧，兄弟，”塞爾索說。“時間還沒有到。等我們用全力喊出‘自由’的時候，我們要使每一個人都響應我們的口號，不許有一個人例外。”

“我們不需要旗幟，”瑪丁·特林尼德說。“我們需要的是勇氣，‘土地和自由’。”

接着，塞爾索並沒有說“再會”或是“晚安”，代替這些的，他也說了一句：“是的，土地和自由！”然後他們就各自走開了。

第 十 章

等二天傍晚的時候，唐·費里斯走進了工人日常吃飯的茅棚里。這茅棚是由六根樹干支起一張茅草屋頂構成的，除此以外就一無所有了。當下雨的時候，人們就不得不在茅棚的中央尽可能地擠成一團，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被雨淋濕。當然茅棚里是既無

桌子也沒有凳子的：吃飯的人大家都蹲在地上，伸手取着那些玉米粉煎餅，和盛在鍋子裏的湯水。林場的老板們從來也沒有考慮考慮是不是可以讓他們的工人在吃飯的時候舒服一下。

唐·費利斯向裏面走了幾步，看了看那些工人，說：“你康狄托，你托瑪斯，你卡斯特洛，還有你，”他指着幾個工人說，“馬上把你們的包袱捆好，準備過河到對岸去。從現在開始，你們要在離這兒四里格的新林場裏干活兒了。加一把勁兒，快一點兒！把飯吃完就走吧。船夫也不能夠整夜都等你們。”

被他挑中了的幾個人趕緊吃完了晚飯，然後就各自跑回他們的宿舍去整理行裝了。

康狄托打發兩個孩子去找那幾隻小豬和那隻他們從家裏帶來的狗，它們現在成天在林場附近到處蕩着，能找到什麼就吃什麼。費利斯常常說他要把它們殺掉，然後再一個一個地把它們吃掉，因為他說它們是靠他的產業養肥了的，所以他完全有權來處理它們。

瑪黛絲達幫着哥哥捆好了包袱。

唐·費利斯這時朝着康狄托和瑪黛絲達的宿舍走來了。

“喂，姑娘，”他喊着說，“你為什麼不留在這兒總場裏呢？在新開辟的林場裏，除了荒野的樹林以外，一間屋子都沒有。除了老虎和毒蛇，你什麼也找不到。今天和明天他們都要睡在露天地裏，除非他們半夜一到達目的地，就動手把茅棚搭起來。另外，天又要下雨了，那更不是好玩的事。我曉得那兒的情況，我才對你說這些話哩。最好是留在這兒吧，小東西！”

“謝謝您，老爺，不過我願意跟我哥哥一道去。”

“隨你吧，姑娘。我說這些話是為了你好。如果你在明天改變了心腸，你要知道你還是可以回來的。我等你到明天為止，可是過了明天就不行了。”

接着費利斯就向他自己的宿舍走去，當他走過那個廚子身邊

时候，他說：“这个蠢猪，你要帮助她，可是她偏偏拒絕你。她就願意在猪圈里过日子。除了这个，她就什么也不曉得了。”

“您說的是真話，”厨子表示同意地說。

他已經学会了一种处世哲学：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有权有勢的人，表示贊成他們的意見总是好的。那样，一个人就不会冒着鑄成大錯之險，因而飯碗也就可以保得住了。这个厨子从來也沒有挨过鞭子或是挨过吊。隔一些时候，唐·費利斯就会給他几記耳光，不过他也只是接受罢了，就好像这是一种友誼的招呼一样。

*

当塞尔索从工地回來以后，他就走到吃飯的茅棚那兒。他因为沒有看見康狄托，因此就走到宿舍里來找他。“那末說老板已經派你到河对岸去干活兒了么？”

“是啊，”康狄托有气無力地回答說。“我們有什么办法呢？”

“那兒才是真正的森林呢。你們得首先在矮樹叢里开出一片空地來。第一个晚上你們得睡在乱草棵里。起碼你們要把蚊帳挂好，睡在里边。等一下，瑪黛絲达，我來帮你的忙。”

就在这时，兩個小家伙把猪仔兒赶回來了。它們吱吱地拚命地叫着，就好像它們已經想到了就要走進屠場，变成火腿和熏腸的日子已經到了一样。

“我將來再过河來帮你們吧。”塞尔索說。

“那会耽誤你自己的工作的。”康狄托回答說，不管怎样，塞尔索对他的諾言很使他高兴。

“在木料全部下水之后，說不定他們也要派我到那兒呢。要是我們大家每天晚上都能聚在一塊兒，像在这兒一样，那就好了。”

“当然啦，那样我就会覺得高兴了。你呢，小妹妹，你怎样想啊？”

瑪黛絲达沒有回答。

塞尔索鼓起了勇气說：“如果我跟你們在一塊兒，你高兴么，瑪黛絲达？”

“是的，很高兴呢。”

“你这句话，我听了，快乐極了。”塞尔索愉快地笑着回答說。

*

第一批过河的工人已經被送到河对岸去了。送他們过河的兩只独木舟也返回來了。和逆水向上行船比起來，順水向下游行船自然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河身湍急，而且水流也非常狂乱，所以向上行船也就难了。

所謂独木舟只不过是一种長大的，中間挖空的樹干。在过河的时候，只有船夫站在船上，所有其他的人都挤在艙底里。它在水面上行駛的时候，总是顛來倒去的，不是傾向这一边，就是傾向那一边，看起來很危險。作一个这样的独木舟的船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有很好的訓練，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技巧，这样他才可以駕駛着它越过狂暴的激流，不使它翻掉、把所有的船上人都拋到水里。

康狄托、瑪黛絲达、兩個小家伙和塞尔索一齐來到河岸上，他們在這兒等着那只送他們过河的船，它就要回來了。他們把包袱放在身边的地上。兩個孩子已經把猪仔兒捆牢了。

这几只小畜生已經長得很肥，康狄托已經不能夠像以前那样很容易地就把它們背在背上了。他不曉得應該怎样处理它們，不过他却把它們保留着，而且把它們看做朋友一般，因为这些猪以前是他給他自己家里買的，而現在它們却是唯一和他的家有联系的紀念物了。

关于这几只小猪，他在最近曾經和林場里的那个厨子談过。那厨子打算把它們買下來。他曾經告訴过康狄托，說他可以用賣猪的錢偿还債務，然后贖出自己的身体。听了这话以后，康狄托也曾

經和一个工人商量过，那工人告訴他說，事情并不这末容易：即便他償清了債務，他也不会得到自由的，因为他的合同上規定了他必須工作一个相当的时期。如果在这一个时期末尾的时候他已經完成了全部他應該做的事，那末他就一定能够在包袱里帶着一点兒賣猪的錢回到家里。这样的事是可能的，他想。因此，若不是为了最近的將來他就可以贖身，他就不会考慮把猪兒賣掉了。此外，他怕唐·費利斯很可能白白地把它們拿去，甚至于不会从他的欠賬上减去几个可憐的比索。

康狄托和塞尔索站在河边上等着，他們的手里拿着馬灯，以便使那个划船的人可以看清楚究竟在哪里攏岸。馬灯的周圍充滿了水气，因此發出的光非常暗淡。这一夜正是月圓的时候，可是滿天的烏云却把月光遮住了。綿密的細雨开始下着，夜色漆黑漆黑的，人們看不見兩碼以外的东西。

突然間，第一只独木舟上的船夫出人意外地在雨霧中出現了。康狄托跳到船上，他喊着塞尔索和孩子們，要他們把包袱和行李遞給他。可是那个船夫說：“你們不能搭我的船。你們搭的是菲立甫的船，他一会兒就來了。他在我后面只有几碼远。他已經吃醉了，这倒是真的，而且簡直站都站不起來了。不过，即使他睡着了，或者是把兩只眼睛遮起來，他划船也比我划得好。我这只船要运另外一些工人过河，此外，除了富尔頓，我还要运送一些家什、斧子、磨石，天曉得还有些什么別的东西。你們瞧，菲立甫來了。”

*

菲立甫吃得醉醺醺的，塞尔索觉得他吃醉的程度，比他从那另一个船夫的几句话里所設想的还要厉害。他在船上搖搖晃晃的，甚至于不能够使那船安穩地在沙灘上攏岸。

“我的天！”这个船夫喊着說，“这样的鬼天气！从头到脚都湿透了！連一根干毛也沒有。”

跟他一起在船上的是一个年紀很小的孩子，他要这孩子做他的助手。他的任务是，在每一次船快攏岸的时候，跳到水里把船头拖到淺灘上使船停住。

“跑到上面去給我拿瓶酒來，”船夫命令孩子說，“我身体里面得加點兒油才行。”

“你吃得这样醉，要把我們擺渡到对岸去怎末行啊，”塞爾索反对說。“你自己連站都站不穩啊！”

“誰吃醉啦？是我么？哼，你这个騷臭的查穆拉人，你竟敢对一个老船夫說他吃醉了酒么？我——醉了？你說說：这条船是誰來划——是你呀，还是我呀？”

“是你，”塞爾索回答說。

“对啦！那末你就住口，少說廢話。你們这些人要不要到船里來呀？”

康狄托鼓起了全副勇气对塞爾索說：“你們在這兒等着我！我找老板去，請他讓我們搭另外一只船走。”

可憐的康狄托來到了唐·費利斯的面前，他向他說明了菲立甫已經吃得爛醉，甚至于都站不住了，因此他向他提出了請求。不过唐·費利斯却这样回答他說：“我指定你們搭哪一只船，你們就得搭哪一只船。在這兒是誰發出命令呀，查穆拉人？”

“自然是您了，老爺。”

“那末你們就不必怕什么。菲立甫要喝得怎样醉，就可以怎样醉，不过他照样还是林場里最好的船夫。巴勃罗吃酒倒吃得很少，不过說到認識河道，在菲立甫面前他就望塵莫及了。”

“老爺，要是您高兴，还是讓我們明天一早过渡吧。”

“这个你連想都不要想。因为这样一來我們就要損失半天的時間。你們馬上就得过河——現在你要讓我安靜一會兒。巴勃罗要把斧子、家什、和另外的一些工人运到对岸去。更何況，你还有

一大堆东西，光是运你们和你们的那些畜生，就要占用整整的一船了。所以现在，还是快走吧！明天一早我就要过河看看工作进行得怎样。来吧，喝一杯！”

康狄托接过了酒杯，一口气就把它喝光了，这杯酒使他提起了一点儿精神。接着他说了一声“谢谢，请您原谅。”就走开了。

他回到河岸上塞尔索正在等着他的地方。

“毫无办法。”他说。

“这个我事先就想到了，因此我才把样样东西都放在船上了。你坐在后面吧！船头那儿已经泡在水里了。孩子们方才从船里掏出了许多水，不过雨这样落着，要想有什么干爽的东西是办不到的。”

塞尔索已经把包袱安放在船里。玛黛丝达坐在船板中间，两个孩子坐在她的两旁。他们手里紧紧地拉着一条捆着猪仔儿的套索，让它们不能随便走动。在玛黛丝达的膝盖上放着一只包袱，那里面是她自己的零星用品。

康狄托跳到船上，他跨过了那些包袱和猪仔儿，然后就手举着一只马灯，在舱底上缩作一团地坐下来。菲立甫手里拿着一只长桨站在他的附近。他这时正在生着闷气——首先是因为他的小助手跌了一交，把那瓶威士忌酒泼了半瓶，其次是因为他的乘客们慢吞吞的，费了很久的时间才在船上安顿下来。这是他在夜里最后的一次摆渡，他心里正急着要回去睡觉。

塞尔索把马灯递给那个年青的小助手。他说：“到船上去吧。这满满的一船，对你来说，未免太重了。”

说着塞尔索就用肩膀扛起了船首，他把船抬高一点儿，让船底在沙滩上滑着，一直到它浮在水面上为止。菲立甫开始划起桨来。塞尔索接着也跳上了这一只原始的独木舟，然后它就驶入笼罩着一切黑暗里了。

菲立甫使劲地划了兩桨，这样船就驶到河中央的波濤里了。他

迅速地把船撐直，使它不至于卷到漩渦里，塞爾索和康狄托看見他的動作那樣熟練，他們就只好承認他們對河水的擔心是非常愚蠢了。

*

獨木舟箭一般地向前走着。為了把船划到它可以更迅速前進的航道里，菲立甫時常要把那隻長槳搖進河床的深處。他希望及早地結束他在深夜里的這一次航行。平常當河水像現在這樣狂暴的時候，一般船夫的操作恰恰跟菲立甫現在的操作相反：他們總是避開河道的中流，那樣就不至于冒着風浪打翻船隻的危險了。事實上，只消撐船的人有一秒鐘不能控制船隻，那末它就會從航路上被沖開，狂亂的激流就會沖打着船舷，結果它就會連人帶東西一齊翻到水里。因為這種原因，船夫們都寧願尋找一些水流比較平穩的地方盡量設法靠近河岸行駛。不過水流平穩的地方並不是總在河的一方。有時候，右岸比較安全，有時候，左岸比較好些，這就完全看水流怎樣了。所以，一個船夫的真正操舟工作，就在於尋找風浪最小的地方，把船從這一岸划到另一岸。操舟過河不只需要最高超的技藝，而且更需要對河道、漩渦、潛流，和沙岸有一種徹底的理解。船夫從幼年起就開始學習行船，他們往往伴隨着一些年老的船夫，這些年老的船夫也就是他們的師傅。

白天過河已經很困難了；夜晚過渡，困難却要加倍。那些老手非常熟悉水道，只要把槳觸在河底上，他們就知道船走到了河的哪一面。即使是完全吃醉了，他們也能夠操作自如。不過，酒醉到底不是一種正常狀態，一個吃醉了的船夫怎樣應付一件事先未曾預料到的意外，這就很難說了。

在菲立甫酒酣耳熱、神志不清的狀態里，他就更加大膽了。更何況，他是一個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他對印第安人一向就有一種無限的蔑視。他的膚色深黑，和康狄托一模一樣。他的頭

髮和塞爾索的頭髮完全相同，烏黑、厚密、而且又是直的。不過他總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和白人同等的人。白人從來沒有打過他，他有豐富的撐船的經驗，在蓋房子這件事情上，他也有許多長處，此外他還主有兩隻獨木舟，這些條件使得他成為一個在林場里独立自主的船夫，只要他有錢買酒，他就完全有權隨便吃得醉醺醺的。在他看來，康狄托是個膽小鬼，他竟敢在他面前嘵嘵不休地要求不要在夜晚過渡，這件事很使他不快，因此他就更加放肆了。他要在這一個骯髒的查穆拉人面前給他看看一個船夫的真正本事到底怎樣，他要讓他看看：即便是在一條泛濫的河上，他也能够在半夜里操舟疾駛。

因此他繼續不斷地把船划到河流的中心。他們坐在这隻船上向前飛駛着，好像坐在一隻汽艇上一樣。平常一次過渡需要十五分鐘，可是菲立甫却偏偏要在十分鐘里完成這一件工作，好來顯顯他的本事。可惜，那船走得太快，他搖了幾次槳，却并不能把它保持在水流的正當中。船瘋狂地向前衝着，這一種速度只延續了一兩分鐘，後來一股激流一沖，船頭就猛烈地撞在岩石上，結果船尾竟在岩石中間翹起來。這時菲立甫趕緊划着槳，讓船尾掉轉來。他划槳的手法很精絕，不過他第二次划槳却落了空。那船向左一掉頭，就被沖走，而且完全失去控制了。

菲立甫馬上就看到了形勢的危急，他知道什麼樣的事已經無可避免了。不過，他還是企圖把長槳用力抵住河床，好使它停住，不再前進；但是可惜的是他的動作僅僅遲了一霎時。另一股激流衝擊着船舷，結果船就翻掉了。菲立甫，兩腿一搖，就从右舷那一方跌進了河里。船一直撞在一棵巨大的木料上。然後它就沉了。

“快向岸上跑啊！”菲立甫這時只能喊出這樣的一句話。

康狄托、塞爾索、瑪黛絲達、孩子們和那個小助手，還有幾隻豬和狗，都在河里掙扎。漆黑的夜色使他們看不見河岸在哪裡，不過，

幸虧康狄托和塞爾索事先已經預見了船要翻，他們恰好在事情將要發生的時候，從燈光里看出了右岸比左岸離他們近。他們也注意到在離開右岸不遠的地方，菲立甫的那隻槳只伸出一半就碰到了河底，這樣就使他們想到他們離開沙岸和岩石的渡口已經不遠了。

康狄托從水面上伸出頭來，喊着他那兩個孩子。那個小的正在水里掙扎着，他回答了爸爸的喊聲。康狄托趕緊抓住他的襯衣，把他提了起來。

塞爾索這時也在叫着瑪黛絲達和康狄托。他摸索地尋找着瑪黛絲達，他抓住了她的衣服，然後就把她拖過去了。

“快往右岸跑啊！”康狄托喊着說。

塞爾索和康狄托的故鄉附近既沒有湖泊，也沒有河川，因此他們很少有學習游泳的機會。不過當印第安人失足落水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本能地像狗一樣地爬出來。況且，他們平常是不穿鞋的，他們所穿的棉布衣服寬鬆而又肥大，一點也不使他們覺得累贅。這樣，他們從河里爬出來也就容易了。

他們大家伙兒都設法找到了一個立腳點。他們各自逃命，彼此都分離了，為了使大家聚在一起，他們彼此你叫着，我叫着。你。菲立甫和他的小助手也跟他們在一塊兒。這一件意外的事一下子使菲立甫從酒醉之中醒過來了，他一時還不能確切地知道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事。

“我的天啊！”他叫着說，“我從來也沒有碰上這樣的事。我翻過一兩次船，不過都是在險灘上。從來也沒有在這兒發生過這樣的事。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人耍了花招兒要陷害我。也許就是你們中間的哪一個人，你們這些該死的查穆拉人！”

現在他們大家伙兒都聚在一起了。即便是那隻捆在套索上的小豬也跟他們在一起了。跟着康狄托從家鄉里帶出來的那條狗兒歡歡喜喜地叫着，並且搖擺着身體，使水珠落下去。

包袱全都被水冲走了。瑪黛絲达这时正用手擰着她那潮湿的裙子，她突然轉过身來問道：“塞爾索，安琪琳諾在你那兒么？”

“不！他不在这兒！他一定在康狄托那兒。”

康狄托焦急地回答說：“不对。他不在这兒。我以为他在你那兒，瑪黛絲达，不然就跟塞爾索在一塊兒。”

接着他們所有的人都开始喊着：“安琪琳諾，安琪琳諾，你在哪兒呀？你在哪兒呀？”

可是他們得到的唯一的回答只是那狂怒的奔騰的濤聲。

*

唐·費利斯剛一注意到菲立甫这末晚还没有回來，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遣巴勃罗駕着独木舟出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巴勃罗發現了这一伙沉船落难的人正在岸上坐着。他把他們裝在船上，然后就把他們送到了新的林場，这时，另外的那些工人已經开始在那兒搭起他們的茅屋了。

塞爾索和巴勃罗一起回到了总場。唐·費利斯一看他回來，就辱罵地迎着他說：“你过河到那边尽干了些什么事啊？現在你才回來，半天的工作已經損失了！难道說我派过你到新林場么？”

“我要帮助康狄托搬一搬东西，老爺。他的家人也在这兒，跟他在一起。”

“可是你放下你自己的工作不做！康狄托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他自己不能走啊！”

“他底一个孩子丢了，”塞爾索回答說。

“因为他大意，我断定。他應該小心地看管住他才行呀。另外，誰也沒有叫他把孩子帶到这兒來。他們在这兒什么工作也干不了。現在你赶快去上工吧，跟平常一样你要砍出四噸來！如果你下次还要出去玩，你可不能占用場里工作的時間。我付給你工錢，因为你給我工作，你的工作就是一天砍四噸。”

“很好，老爺。”

唐·費利斯繼續吃着他的早飯，他一面吃，一面对在他身边的两个工头說：“你們看見了么？我選擇了巴勃羅运送家什和斧子，我这样又做对啦。如果我命令那个醉鬼菲立甫把它们运过河，那末它們全部都得損失了。那起碼是一百五十个比索白白地丟進了河里。而且現在林場里需要的就是这些工具！两个礼拜以來，我們一封信也沒有收到，那一批土耳其人也沒有在這兒露过面！可是我說，現在菲立甫那个蠢猪在哪兒呀？”

“他和巴勃羅一齐走了，”一个工头回答說，“他打算把他的船找回來。”

“是么？那可要三四个礼拜了！”

*

康狄托每天仍然是干活兒，吃飯，睡覺，起床，然后又去干活兒，又回來吃飯，睡覺，起床，到工地上伐樹，然后再回到宿舍來；不过現在当他在家的時候，他往往一个人坐在牆角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前面。他差不多很少講話了，就像一个机器人似的过着日子。每天早上和每天黄昏他总要走到河边上去，注視着那一些夺去了他的安琪琳諾的汹涌的波濤。每一次他干活兒回來的时候，他总要在茅屋附近走着，沉默地看着瑪黛絲达。

当他疲倦而又頹伤地回來的时候，瑪黛絲达心里很明白，他曾經希望去尋找的是什么。

一連四天这样地过去了。一天晚上他低声对他妹妹說：“瑪黛絲达，巴勃羅的船正拴在河岸上。等天色完全黑下來的时候，我們动身走吧。”

“我們到哪兒去呢，大哥？”她吃驚地問他說。她仿佛在懷疑着她哥哥現在的神經是否还正常。

“我不能在這兒呆下去。他們害死了我的安琪琳諾，謀害了瑪

塞琳娜的头生子。我們还是回到家鄉去吧，因为我在这兒实在忍受不下去了。瑪黛絲达，我一定得回到我自己的鄉土，耕种我自己的玉米，看看我親手盖的家屋怎样了。我在这兒呆不下去了。我一定得回去。”

“那几条猪我們也要帶走么，大哥？”

“当然我們要把它們帶走呀。你难道認為我們應該把它們丟在这兒么？它們也一样忍受不下去了——还有那只狗，和你，……”

“还有塞尔索呢？”她問着說。

“塞尔索知道我們的家鄉在哪里，他將來会來找你的。他这样对我說过，只是他要我不要告訴你。他說，据他想，要是他喜欢的那个姑娘已經另外嫁了人，他就会要求你做他的妻子。他会跟我們來的，妹妹，这你放心吧！”

瑪黛絲达把鍋碗堆在一个牆角里以后說：“他們会把我們捉住的。”

“也許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这兒呆不下去了。我一定得离开这兒，如果他們把我捉住，我將來还是要走的，我反正要离开这兒的。我在这兒呆不下去了。他們已經把我的安琪琳諾謀害了。”

“不能这样說，大哥，是可怕的命运擺布他，他自己跌進河里的。”

“这話不錯，不过，他的死并不是聖母的意願，是那个坏蛋——那个老板叫他死的。你想，为什么他不允許我們白天过河呢？为什么他不答应我們坐巴勃罗的船呢？就因为他討厭孩子們，而且要把他們害死。这我很知道。他对我講过許多次：孩子們一定得干活兒，不然的話，他們就沒有理由跟我在一起。他打算讓孩子們做工，我那可憐的妻子——瑪塞琳娜的孩子，那末小，就做工！唉，瑪塞琳娜，她也是被害死的，被那个医生害死的，因为我來不及給他

手術費。”

“嘮，就隨你吧，哥哥。”

“我們一直要等工人熟睡了的時候再走。可是你現在就可以帶着彼得里特和那幾個豬仔兒先到河邊上去。人們看見了你，會以為你是帶他們去洗澡的。”

*

就在這一天夜里，康狄托、瑪黛絲達、小彼得里特、幾隻小豬，和那隻狗，一起上了巴勃羅的那隻木船。自從最近兩天以來，雨水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多了。河里的水位已經降低了一些，水流也不像以前那樣狂暴了。

在下半夜的時候，殘缺的月亮出來了。天空上只有幾片流雲，在月光下面，山嵐和樹木都清晰地可以看得出來。

在前一天晚上，巴勃羅已經把他划船用的長槳拿走了。不過康狄托也很知道他是不会使用它的，因為要能夠用它來划船首先就需要相當長的學徒時期。他砍了三根木板，其中有一根木板是扁平而又長的，他打算用它來當作船槳。

他並沒有冒着風險把船划在河的當中，相反地他使船在靠近河岸的水面上走着，這樣他就能夠時常用那隻只有八尺長的木槳觸到河床上。這樣他也就能夠像他計劃的那樣操舟前進了。

因為他們的包袱都已經丟失了，所以船上的載重量並不太重。康狄托用他僅有的一件襯衣包着玉米粉煎餅、豆粉糕和一小塊臘肉。有一個工人曾經給他一塊打火石，和一点点引火用的火絨。可惜他已經把那隻他經常放在皮帶上的皮鞘里的刀子丟了，可是他心里却打算製造幾隻矛槍，用來打魚，那末他們在路上就會有烤魚肉吃。他想他也能使用他的投石器打下幾隻鳥來。在他考慮這一切事情以後，他覺得他未來的前景並不怎末糟。

這隻獨木舟一路順利地前進着。有一段時間，月光輝地照

耀在河道上。接着他們就航行到一個地方，那兒兩岸上的叢林構成了兩座天然的難以穿越的屏障。樹林里的颯颯聲從陸地上傳到他們的耳邊，靜靜的夜充滿了活力。嚶嚶的蛙聲和鳥啼聲不時地掩蓋着森林的風聲。蝙蝠和夜梟不斷地從他們頭頂上飛過，拍打着它們那黑色的翅膀。彼得里特這時候已經伏在瑪黛絲達的膝蓋上睡了，一只小豬緊靠着他，溫暖着他的身體。

“大哥，”瑪黛絲達輕輕地問說，“我們的路途有多遠啊？”

“我不曉得。在前面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些大的急水灘。等我們到了那兒的時候，我們就得把船拿到岸上去。然後我們要繼續朝下游航行到另外一些瀑布那里，不過那時候因為山岩的原因，我們就不能把船扛到岸上去了。我們要朝日落的方向往西走，一直到我們到達了家鄉為止。這些都是一個工人告訴我的，他對於河道非常熟悉，因為去年他曾經在河上的工作隊里干活兒，他們是看守木料的運輸工作的。”

“我還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大哥。要是坐一只木船那樣容易就逃走了，那末為什麼工人都留在林場里不逃呢？”

“因為他們並不是都能够在附近找到獨木舟，因為他們怕風浪，不然的話，就是因為他們怕不會使船。”

“也許你的話是對的，大哥，”瑪黛絲達說。在她的內心里，她並不相信他的話，不過她却沉默着，什麼話也沒有說。

*

第二天早晨，唐·費利斯把查波波梯和奎波兩個人叫到他的面前。

“快點兒把你們的咖啡喝完。然後你們騎馬到香帕斯新林場去。你們騎着馬走一趟，點一點木料有多少，再把它們畫上號碼。菲立甫會把你們送過河的。”

兩個監工拿了他們的必需品，然後就準備上船了。奎波把步

槍帶在身邊，因為他說，在河岸的那一方他們一定會找到許多出色的值得打獵的飛禽走獸，特別是因為那兒還是一座處女林。到現在為止，伐木工還沒有開始砍伐，甚至於還沒有用他們的喊聲把那些野獸嚇走呢。⁶因此他們很可能打到一些出色的獵獲品，他說要是讓它們逃掉，那是非常可惜的，特別是因為自從漲水以來，他們的伙食就非常清淡，缺少暈腥。

他們離開新林場的登陸處大約有五十碼的地方，這時候，他們從遠處就看見巴勃羅了，他一邊把胳膊朝天舉着，一邊咒罵着：“他們把我的船偷走了。真該死！只要我抓住那個狗娘養的，我要叫他認識認識我的厲害！”

菲立甫把船攏岸說：“你忘記把船拴牢了。你沒有把繹繩系緊，所以河水把它沖走了。這是你自己的錯呀。”

“我自己的錯！不要瞎說八道吧！你曉得個屁！昨天晚上我在那兒下了錨，就是那兒，你看見了麼？現在水位很低，難道你要說船是自動地走了麼？”接着他在工頭面前喊着說：“不過老實說，我曉得是誰把它偷去了！就是那個查穆拉的蠢豬，那個帶着一家人和一窩豬到處走的查穆拉人。”

“現在你又在瞎說八道了！那個笨蛋查穆拉人怎末會使你的船呢？”

“好吧！既然你什麼事都曉得，你就去找一找那個查穆拉人吧。你要告訴我現在那個雜種和他的家人在哪兒。他們不在這兒。他們也不在新林場。他們連豬也一起帶走了。還是快些去追他們吧——等你們抓住了他，我的船也就可以回來了。”

兩個工頭牽着馬爬到堤岸上。然後他們就騎着馬來到富爾頓這兒，他正在等着他們呢。

“那倒是真的，”他說。“那個查穆拉人把船偷走了。信不信由你；反正他已經逃了。你們來得正好，好比天早落了雨，還是你們

去找他吧。”

“我們也只有這樣了，”查波波悌輕輕地用胳膊肘兒觸動着他底伙伴說。“你的意見怎樣，奎波？我們以后再清點木料吧。不過先得讓我們飽一飽肚子。早上除了一點咖啡以外，我什麼也沒有吃，現在我簡直要餓死了。唐·費利斯的脾氣一天比一天壞。在沒有樹木的地方，他要我們清點木料噸數，這怎末可能呢？我又不能使個花招兒，讓它們長出來。如果我會使個花招兒，我自己早就變成個富家翁，也就不會像個奶媽似地看管這些查穆拉的狗雜種了。”

“還是讓我們先喝一口潤一潤喉嚨吧。”

富爾頓拿出一瓶酒來，然後他們為了恢復體力就大喝起來了。

“你駕着另外那只船跟我們走吧，菲立甫，”查波波悌說。“奎波和我騎馬沿着河岸走。”

“不，那可不行，不行，”菲立甫回答說。“別那樣吧。我駕着船，我們永遠也捉不住他的。你想一想吧，他們動身已經有一夜了；就是我們趕上了他們，他們一看見我們，就會跳到河里，那時候船就會被水沖走，永遠也搞不回來。你們騎馬比我行船要快上一百倍。這條河到處都是彎彎曲曲的。這個我一向就曉得。你們可以抄小路，用不着順着河岸走，那樣你們就會趕到他們的前頭去，他們是不認識河道的。你們儘管放心。他們看見你們，心里一慌，不到五分鐘就會撞在崖石上，要不然，也會在沙灘上攔了淺。另外，我也不能走得那末遠。我得趕回去，因為唐·費利斯曾經要我到上游去，幫忙把木料運下水。”

這話倒是真的。唐·費利斯曾經命令過他，要他馬上回來，和他一起去檢查那些木料場。不過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要是去追趕一個逃走的工人，他對於費利斯的命令是可以置之不理的。他拒絕和他們一起去追蹤的真正原因是：他害怕在沒有兩個工頭

趕來幫助他之前，一個人孤單地和康狄托碰了面。他知道，康狄托跟別的逃跑的工人一樣，為了避免被捉住，他會毫不猶豫地殺死他的。

*

康狄托仿佛能够得天之助：在這三天以來，竟沒有落過一滴雨。河水很低而又平靜。要是在波濤澎湃的水上，康狄托駕的船是會走得多末遠的。不過，要是他得了天時之利，那末那些追蹤他的人，同樣也得到天時之利了。因為如果天氣像前一個禮拜那樣一直不停地落着暴雨，森林里的道路就會難以通過，馬匹就會陷在齊膝的泥里，而工頭也就不得不常常手拉繩牽着馬走路。此外，為了避開那些被水淹了的地區，和靠近河岸的沼地，他們就不得不走許多彎路了。

和這些情況相反，這幾天地面上很干爽，他們能夠相當快地騎着馬趕路。河水已經低落，有好多公里，他們可以騎着馬沿着沙岸，甚至於在水落石出的河床上奔馳。像一切流過熱帶森林的河流一樣，這條河流到某一些地方時，河身往往有一英里寬；在那兒水流淺涸，除了某些地方之外，常常是容易涉水而過的。河流越是彎曲，兩個工頭就越能趕在那一個查穆拉人的前面，特別是因為河水載着他們前進的速度是緩慢的，可是騎馬的人一哩一哩地向前奔跑，速度比行船要快上三倍。

假如康狄托沒有從他的伙伴那里事先得到一些忠告，那末他和他的家里人走到第一個瀑布那里，他們的船就會失事，而使他們粉身碎骨的。為了繞過瀑布，要他自己把那只沉重的船拖出水面，扛着它越過陡峭的山崖，這並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末容易。他原來是能夠割下一些樹條，然後再把他們造成一個用來運輸的滾軸的，不過他因為失去了彎刀，因此也就無能為力了。

在另外一方面，他也不能丟下船隻，步行穿過森林，因為追趕

他的人曉得他会走哪一条路來繞过沼地。那些工头只要在一个開闊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他，就可以把他捉住了。康狄托对于这一切都是一無所知的。就因为他的这种無知，才使他从林場逃跑極其困难。塞尔索自然是全心全意希望康狄托和瑪黛絲达逃掉，得到自由的。不过如果他曉得他們要逃走，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劝說他們不要从事这样的冒險。他有充足的經驗，他知道这样的逃跑一定不会成功。

*

这一天他們在旅途上走了不少路。再过兩個多小时太陽就要落山了。这时奎波对他的伙伴說：“你看，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們还是到樹蔭下面休息休息吧。那兒地勢很高，我們可以監視河道。讓我們在這兒坐下來休息半个鐘头，吃一点东西，抽一支烟吧。”

“好啊，兩匹馬也得歇一歇了，”查波波梯回答說。“它們也該喘口气了。”

“查波波梯”这一个名字就是“黑臉”的意思，他所以得到这一个綽号是由于他暗褐的皮膚上有許多黑斑，这些黑斑說明了他的种族背景。他出生的地方在太平洋的一个口岸上。

當他們坐在那里，正在小心地把豆子卷在玉米粉煎餅里的时候，查波波梯看着远处地平綫，突然欢呼着說：“嘿！你看！这一家皇族坐着飄洋过海的大邮船來了。”

事实上，当然是康狄托的那只船慢吞吞地來了。他們看見了康狄托行船的技术很笨拙，因此船头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轉着，就好像掌舵的人不曉得他究竟應該往哪一个方向走似的。

*

康狄托、瑪黛絲达和那个孩子都坐在船底上，人們只能看見他們的头、頸露在船舷上面。查波波梯和奎波为了不使豆子掉出來，小心地放下了玉米粉煎餅。然后奎波就从座鞍上解下了那支步

槍。

当查波波取出手槍把子彈上入槍膛的時候，一匹馬不曉得因為什麼竟發出了一聲長嘶。船上的人听了，馬上就注意到工頭已經在他們面前了。康狄托枉然地企圖把船划到对岸去，可是河水却冲着它，使它不可抵抗地向兩個工頭的所在地漂去。在船沒有靠近他們的時候，奎波喊着說：“快攏岸，查穆拉人，不然我就要開槍了。”

到底是康狄托故意不服從他的命令呢，還是只因為康狄托划船的技術不好，這事兩個工頭不能斷定；反正那只船並沒有攏岸，相反地它繼續朝前走着。因此奎波就開槍了。他的原意本來是想嚇一嚇他們，可是全部的彈藥却命中在那只船上了。彼得里特呻吟又哭叫着說他已經受傷了。接着他就站起身來，用一只手按在他的小胳膊上。当奎波再一次裝槍的時候，查波波也放了一槍，並且瞄準船只喊着說：“快點兒攏岸，不然，你今天就活不成了！”

奎波跑下了堤岸，走進了河里，把手槍對準那只船準備再開槍。

康狄托一看見他兒子的胳膊流了血，他的全部勇氣馬上就消失了。他不再想逃了。他理解了那個工頭對他威脅的嚴重性。他知道如果不停下來，他們一定會繼續開槍射擊，一直到他、瑪黛絲達和他的兒子受傷或是死去為止。因此他喊着說：“我來啦，老爺們。看聖母的份上，你們別再打槍了！”

康狄托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船只划到靠近沙岸的地方，它也就在這兒着陸了。他下了船，把孩子抱在懷里，然后就向岸上走去，後面跟着瑪黛絲達，河水一直濕到他們的腰部。小豬一到岸上，就囉囉地叫着，跟在他們的後面，接着不久它們就用鼻頭拱地，到處找尋東西吃。那只狗也搖擺着它那水淋淋的身體，並且在它主人們面前歡天喜地地到處跳着。

第十一章

“哼，好啊，你这个查穆拉的蠢猪，你不但要逃跑，而且还想把船抢走，”唐·费利斯对康狄托咆哮着说，他已经把他叫到跟前来了。

唐·费利斯曾经命令工头们把这一个印第安人、玛黛丝达、那个孩子、和康狄托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带到他的跟前来。他要给康狄托一种处分，借以使工人们都得到一次教训，同时也表示了他怎样对待那些胆敢撕毁合同的工人。

“好啊！这简直成了这儿的风气了，这样随随便便的愿意离开林場就离开林場！”唐·费利斯大发雷霆地说，“简直是造反！叛乱！就在这林場里造反！叛乱！”

在他身边有四个工头。这时宿舍里的工人都从他们的屋子里出来了，一些年青人和妇女也在门口注视着这一个场面，尽管谁都不敢走到前面去。

“还有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你也要从我这儿逃跑，”唐·费利斯对玛黛丝达说，一面抓住了她的下巴。“可是这一次你可逃不掉了，因为我现在正需要一个年青的小姑娘。”

“您饶恕我们吧，老爺，”康狄托恳求着说。“饶恕我们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那时很伤心。我要回到家鄉去。在我的儿子淹死在河里以后，我在这兒呆不下去了。我希望找到他。我想他很可能设法救起了自己。不过现在我不再去找他了。您饶恕我们吧，老爺！”

彼得里特已经受伤了，他的那只胳膊正挂在从玛黛丝达的裙子上扯下来的一块三角巾里，这时他听见了他爸爸恳求的声音，他开始哭着。接着他就跪在地上，像他从前在圣母像前的时候，妈妈告诉他的那样把手合在一起说：“饶恕我们吧，老爺。我们永远再不

这样了。我們大家都非常想念我的小哥哥！”他打算再多說几句，但是因为他講的是一種不好的西班牙話和卓西爾話的混合語，結果他的語句就模糊不清了。

“住口，小崽子，”唐·費利斯說，並且抽了他一鞭子，馬上它就抽得這孩子的小臉上顯出一道紅印來。

康狄托低着頭，他也跪了下來，而且也像彼得里特那樣把手合在一起了。他這時一點兒也沒有考慮到他自己；他心里所想的只是怎樣衛護他的孩子。

接着瑪黛絲達也低着頭跪下來了，她用兩手掌按着額頭，彷彿她在沉默而熱情地祈求神明的幫助似的。最後她終於開口了，她喃喃地說：“可憐可憐我們吧，老爺！”可是她的聲音是那末微弱，康狄托簡直聽不見她在說些什麼。她赤裸的腳上沒有鞋子。她那羊毛女褲已經撕破了，而且蓋滿了泥土，她那白色的裙子也破成碎片了，使她的一段小腿都露在外面。她那件棉布衫也爛得蓋不住她的手臂了。

“你還有膽量來求饒，你這骯髒的蠢豬！”唐·費利斯回答說，狠狠地在康狄托彎着的背上抽了一鞭子。

康狄托一動也不動地忍受着，他等着更多的鞭子抽在他身上。

“天天你們都想造反，叛亂，”唐·費利斯繼續說，當他再來抽打康狄托時，他的臉上充滿了忿怒。“你們一天比一天放肆。夜裏的時候，你們背着我唱那些造反的歌。可是你們得曉得我仍然是主子；我告訴你們吧，我還要繼續作老板，你們這一群蠢豬！我要教訓教訓你們，讓你們曉得從林場里逃跑的代價。你們瞧着吧！要是再有誰敢想法逃走，我就不是蒙特雷諾家的男子漢！”

他朝工頭轉過身去喊道：“喂！蓋沙諾！”

“聽您的命令，老爺！”

“把你的刀子拿出來。”

蓋沙諾從他的皮帶里抽出一把獵刀來。

“把那個查穆拉狗的耳朵割下來！”費利斯命令說。

蓋沙諾用一種詢問的目光和駭怕的表情看着他的主人。

“你沒有聽見我的話么，蠢驢？我不是命令你了么？莫非說你也要我給你應得的教訓么？”

唐·費利斯說着，為了加重語氣，把鞭子抽得啪啪地響。

蓋沙諾一下子扑到康狄托身上，他揪住了他的耳朵，然後就帶着一種討厭的表情把它們削下來了。仍然還跪在地上的康狄托並沒有打算保護他自己。

“現在你好吃你自己的肉了！”唐·費利斯叫着說，“免得你總是吃那些虱子，長得胖胖的，你這個查穆拉的蠢豬！”

他踢了康狄托一脚，康狄托倒到一邊去，然後就直起身子，站起來，想要走開了。

“蓋沙諾，”費利斯繼續說，“你這個笨蛋到哪兒去了呀？”

“我在这兒，老爺，我听您吩咐，”蓋沙諾說，一邊走到他的跟前來。

“別忙走開！現在還不要把刀子放起來！你還得把那個狗崽子的耳朵割下來。我得讓他們看看：我是怎樣恢復這兒的秩序。快點來呀！把那個小雜種的驢子耳朵割掉！”

康狄托一听了這話，就像一隻美洲虎似地扑上前去，用身體擋住了他的孩子。

“你，你這只豬，走開！要是你還想要你的鼻子和指頭，你就趕緊跪下！”

可是康狄托却還是緊抱着他的孩子不放。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饒了他吧，老爺！要是您願意，就把我的鼻子和手割掉吧。可是那孩子——還是請您放掉他吧！”

“割掉你的手？你倒很聰明，呃？那末別人干活兒，你就可以

坐在那兒看着了，是不是？不行，我还要留着你那一双爪子，可是你那个小崽子的耳朵，在我看來却很不順眼。快点兒，盖沙諾，要不然你就來代替他吧！”

盖沙諾朝康狄托拳打脚踢了一陣。接着，他就趁着康狄托驚慌失措的当兒，把那孩子搶走了。瑪黛絲达馬上就插了進來。她一下子就搶走了那个孩子，然后用身子擋住了他。可是这时候，最殘暴的工头普尔波却从她身后搶走了他，然后就把他推到盖沙諾的身边來。那孩子蹣跚地跌了下去。同时瑪黛絲达也扑在地上，用身体遮护着他。

唐·費利斯弯着腰，抓住了她的辮子就把她拉开了。

“你不要怕。我既不割你的耳朵，也不割你的鼻子，我倒很喜欢看看它們。我只曉得把你的腿掰开。”

“您打死我，殺死我都好，随便您怎样使用我都好，老爺！可是千万請您不要伤那个孩子吧，我恳求您！”

她乞求地在唐·費利斯面前跪下來了。

“为什么你不早这样說呢，臭婊子？現在已經太迟了。不管我要从你身上弄到什么，我会用力量强迫你給我。”

一听見唐·費利斯說現在已經太迟了，瑪黛絲达一下子就轉過身去，扑到孩子站着的地方。她掀起了她的裙子，企圖用它來止住从那孩子面頰兩旁流下的血注。

“現在大家都看見了，將來誰要打算逃跑或是造反，或者是在夜里唱那些放肆的歌，都会有这样的下場。現在我是這兒的老板，將來我还繼續在這兒作老板！你們全体都得干活兒！你們就是为了干活兒，才到這兒來的。这个你們不要忘了！”

他把腰上的子彈帶繫了一下，向里面扣了一只扣眼，然后就轉身大踏步地向他的寢室走去，半路上又停了一下，燃起一只烟來

那一天晚上他把厨子喊到跟前來說：“你曉得那个查穆拉人

么，就是我們割掉他耳朵的人？就是那个偷了船打算逃走的人？喲，你去告訴他把他的豬都給你，你就說你要把它們殺掉給我吃；誰叫他逃跑呢，這些豬就作為我們追趕他的代價吧。他要那些豬又有什麼用呢？他自己不就是一隻豬么？”

“到底我可以給您燒一盤香噴噴的豬肉了，老爺，”厨子笑着回答說。

“進來喝一杯吧，來呀。”

“謝謝您了，老板。”

*

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後的第二天，康狄托就被打發到新林場去了。不過唐·費利斯却命令瑪黛絲達和那個孩子都留在總場里。費利斯認為一定是瑪黛絲達曾經煽動她的哥哥逃走。因此，如果他把他們分開，他們就不會想到逃走了；最低限度，如果他們再一次地有了這個念頭，他們就不得不聚在一起，作出逃走的計劃。此外，他規定瑪黛絲達在他的厨房里幫着做一些打雜的工作，同時每天打掃他的寢室。他答應每天給她五十個銅板作為工錢，另外還供給她伙食。他說除非一個人賺錢吃飯，誰也不能白白地在林場里住着。至於那個孩子呢，費利斯認為他已經長大，滿可以看牛來賺錢糊口了。“他很快就會學會看牛的，”費利斯這樣說。“現在他更好了，因為我們已經割掉了他的耳朵，誰也不能再來揪住它們來拉了。”

*

塞爾索被派去工作的林場離開總場步行大約需要一個半鐘頭。為了節省時間，他和他的伙伴們在現場的工地上搭起了一些小窩棚，在里面過夜，這樣他們就免得往返之勞了。每禮拜，他們要到總場來兩次，一則是來取他們的給養，一則是來換一把新的斧子，或是把舊的磨快。

九月的沉重的雨季就要來到了。要有三禮拜的時間，他們才可能把木料都運到水里。這一個工作通常都在離開河道最遠的地區開始，因為在這些地方洪水時期只有三四天。過了這幾天，木料便不能沖下來了。至於其他離開河道較近的地區卻可以等待着，因為在這些地方高水位往往會延長到兩三個禮拜之久。

天氣熱得令人不能忍受。在塞爾索和他的伙伴們正在割下亂草和矮樹的那一座林莽里，空氣里充滿着悶人的濕氣。當太陽在天空中升得越來越高時候，工人們干起活兒來就更痛苦了。

在開闊的平原上，雨季倒是令人覺得涼爽和舒適的季節，可是在森林里情況就不同了：在這兒雨落得要長久一些，有三四個禮拜，每天起碼要落十幾次，地面上常常要積下三尺深的雨水，就像一座小湖似的。這樣，人和家畜簡直就像活在地獄里那樣遭受折磨了。

大地上長滿了厚厚的蘚苔，雨水簡直難以通過，同時蘚苔也阻擋着雨水使它一滴也滲不下去。此外，因為太陽灼熱的光綫不能穿過密林照在水潭和沼地上，因此蒸發是很緩慢的。聳立的樹尖都密集地糾結在一起，而且一簇一簇的葉子非常茂密，因此除非偶爾有一陣疾風搖曳着它們，使它們分離片刻以外，陽光就完全照不進來了。由於近來豐盛的雨水，泥土里已經充滿了生機，因此森林里的土地上到處都蓋滿着淺綠色的植物。幾天之內，蔓草就把林間的大路和小徑都遮住了，在道路的上邊，簇葉構成了一些橢圓形的拱門，使陽光和空氣都不能進來。熱是森林里的暴君。它使人們汗流浹背，可是那飽含着水份的空氣，却又不允許汗水蒸發。

在那不可穿越的簇葉所形成的拱門之下，濕氣是難以消散的，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里經常在深達腿股的水里站着，整天他就只能昏昏沉沉的。不管他轉身向哪一個方向，他只能看見那綠色的拱門，和簇葉所構成的圍牆。令人窒息的濕氣到處瀰漫着。單單是

这一种气氛也足以使一个人精神萎靡，感官迟钝，因而也就失去对事物的判断力了。每一次当一个伐木工把斧子砍在那坚如钢铁的桃花心木的树干上，他就会想到他已经筋疲力竭了。他觉得他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并且他情愿在他还没有去砍下一棵树之前，就倒下去休息，不管他将来的命运怎样。

可是他所遭受的折磨却还在有增无已。随着雨季的延长，那些猛兽，毒蛇，和昆虫也越来越多了。蚊虫一大团一大团地飞到人们的头上。在森林里，在整个的一年中，它们都非常厉害，可是在雨季，它们多得一团一团地竟有几百万只。人血是这些凶猛的蚊群最好的礼物，也是它们最贪吃无厌的礼物。它们飞来时的时候，你简直想像不到有多少，在迷信的印第安人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是地狱放出了它们，让它们毒害人们的生存，因而在人们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不得不渴求天国的宁静了。还有一种小黑蝇，它们一咬了你，就在你身上留下一个疼痛的小红点；它们多得简直使你不敢相信，在半小时以内它们就可以把你周身的皮肤咬得变成一片凝结的血块。还有一些更大的变种的蚊虫，这时也出来了，它们咬人像老鼠一样地凶狠，和它们一起出现的还有大蜘蛛、小蜘蛛、蝎子、蜈蚣和毒蛇，它们仿佛耐心地等着一个印第安人的赤脚踏进蕨苔和荆藤里，它们隐藏着的地方。美洲虎，美洲狮，和野猫栖伏在歪斜的树干上窥视着，等有一个专心干活儿、甚至于不想抬头向上看的伐木工人路过的时候，它们就准备扑到他身上去。

雨季中间，在每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干活儿，是一件最吃力的事。工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总是在早晨起来以后，没有上工以前，喝一点咖啡，吃一点热过了的玉米粉煎饼。等中午的时候，再多吃一些。这样他们也就避免了在最热的几个钟头里作工的折磨了。

*

在人們叫做“落木坡”的那一小片林場里，一群工人圍着一堆篝火坐着，這堆火是在一塊干爽的地方升起來的。工人里面有塞爾索，瑪丁·特林尼德，璜·孟戴斯，路西鄂·奧佛斯，卡司密洛，巴西安諾，恩加納和羅曼。

他們全都是伐木工。其中有兩個人彎着身子留意着火上的咖啡壺和鍋里煮着的豆和米。另外的那些人稍微離開遠一些，他們抽着烟，半睡半醒，等待着飯熱了好吃。

那一天早上塞爾索曾經用石頭砸死一只鬘蜥。路西鄂把它洗過以後，就把它燉在火上。他們這一天的伙食不像平常那樣簡單了。

這時，塞爾索正安靜地坐着。好久以來，他一直抽着卷烟，這倒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把蚊子從他跟前熏走。最後他兩膝分開，兩臂下垂，頭靠在一棵樹上，竟睡熟了。

突然他驚慌地醒來叫着說：“有人在那邊叫我！這會是誰呢？”

“誰在叫你呀？我什麼也沒有聽見。你是在作夢，老兄。巴士達半點鐘以前曾經在這兒把木料標上號碼，不過他不會回來的，他要回來起碼是在夜間了。你一定是在作夢。”

“還是睡你的大覺吧，”路西鄂笑着說。“你還得耐心地等半點鐘哩。鍋里的鬘蜥已經煮軟了，不過還沒有燉好。等它好了的時候，我再把你叫醒吧。”

塞爾索聽了這種解釋，仿佛並不滿意。他隔着矮樹林向外面看着說，“我敢發誓說有人在叫着我的名字。真的，我清清楚楚地聽見了它，好像有人在我耳邊叫我似的。”

他再一次地凝視着周圍的矮樹林。然後他想還是再睡一會兒吧。可是他剛一閉上眼睛，他就站起來了。“你們怎樣說都好，不過我的確又聽見了有人在叫我。我聽見了誰在叫：‘塞爾索！塞爾索！你在哪兒呀？’我告訴你們，我並不是發神經。那還是一個女人的

声音哩。”

路西鄂和巴西安諾哈哈地笑着。“一个女人！你瞧他吧。一个女人叫他的名字！你当然需要一个女人啦，所以你就是作夢、也聽見她們在叫你。还是抽一支烟透透气吧，那样你就可以靜靜地再睡一会儿了。”

塞尔索繼續站在那兒。他的伙伴們所說的話并不能使他相信他听錯了。他拾起了他在睡眠中丢在地上的卷烟，对着火苗又点起了它。他到附近的地方走了一下，接着就走進了矮樹叢里。他突然从嘴上取下了烟蒂，然后就豎起耳朵听着。

“伙計們！”他喊着說，“这一次我可听清楚了。有人在那边喊着。我敢說一定是个女人。”

巴西安諾站起身來，也豎起了耳朵，然后說：“你說得对，塞尔索！真地有人在叫，而且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听！她又在叫了！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一座樹叢里來的，”塞尔索說，他怀着一种激动的好奇心仔細地看着那些像圍牆一样的森林。“跟我來，巴西安諾！我們去看看到底是怎末一回事。”

他們剛剛走了一兩步，兩個人就心驚肉跳地發起抖來了。这一次再沒有怀疑的余地了。他們确实聽見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塞尔索！塞尔索！你在哪兒呀？”

“我在这兒！”塞尔索大声地答应着。

“哪兒呀？”

兩個人朝着發出声音的那一个方向追着，他們趕快地越过了那些矮樹的障碍。突然在一片密林中間，他們看見了瑪黛絲达的面孔。

“瑪黛絲达！”塞尔索吃驚地叫着說，“你出了什么事情啦？”

当这个姑娘看見兩個男人走近她的时候，她就在一堆草叢后面躲了起來說：“我現在光着身子。我身上只有一些樹枝遮盖着！”

塞爾索脫下了他的襯衫，把它拋給了瑪黛絲達。他平常只有在休息的時候，為了防備蚊子才穿這件襯衫，它已經破了，不過它卻還能夠遮住瑪黛絲達的身體，使她可以在男人面前露面。

“把你的襯衫給我，巴西安諾，”塞爾索對他的伙伴說，他沒有等對方回答就把它剝下來了。

*

塞爾索把這個姑娘領到工人們正在燒飯的那一小片林間空地裡。

“你這樣在樹林裡已經走了好久了？”當瑪黛絲達坐下來以後，塞爾索問她說。

“已經很久了。我不曉得要到哪兒去找你，塞爾索。我在木料場那兒遇見了一個工人。他告訴我說你在落木坡干活兒，可是他說不出落木坡到底在哪兒。他只能說出一個大概的方向。我走了很遠的路，沒有遇見一個人。後來我看見了一些新砍下來的木料，然後我想你們離開我大概不會太遠了。所以我才繼續向前走，我一邊走一邊喊着你。現在我們怎麼辦呢，塞爾索？”

“不過你講一講吧，你到底出了什麼事啦？康狄托又逃走了嗎？”

塞爾索一定要知道究竟是誰逼着這個姑娘光着身子跑過了這一座森林。在他的腦海里，他朦朦朧朧地感覺到究竟是怎樣的事已經發生在她身上，究竟是誰在威脅着她，不過他却要瑪黛絲達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他所以這樣，並不是出于一種無用的好奇心，而是因為他要弄清楚事情的危險性會從哪兒來，他將來要怎樣地保護她。

“今天早上很早的時候，唐·費利斯就派人到廚房把我喊了去，那時候我正幫着廚子和那個女人燒飯哩。”瑪黛絲達遲疑了一下，她不曉得究竟應該從哪裡說起才好。

“是那个厨子把你赶出来的么？”

“不是，那个厨子对我倒很好。他曾經給我兩条草席，讓我鋪着睡。你曉得我什么东西都沒有了。我們把每一样东西都掉在河里了。”

“那末莫非說是那个女人么？”

“不，也不是。讓我想想，我應該怎样來對你們說。……費利斯要我到他的屋子里給他鋪床。我一走進他的屋子，他就用勁抓住了我，而且把我推到床上了。我不許他動手，就抓他的臉。接着我看見桌子上有一只酒瓶。他抱住了我的脖子，而且抓住了我的一只腿，我只有一只手還能隨便自由使用。我和他拚着。後來我拿起了那只酒瓶，使出我全部的力量打在他的腦門上。這樣他松了手，我就掙脫了。我站起來，跑到門口。不過我的衣裳原來已經又破又舊，經他這一抓，就破得一片一片地落脫了。只有外衣上的一塊布還剩了下來。我就用它遮蓋着身子跑出來了。”

“可是，”羅曼插嘴說，“他屋子里另外不是還有兩個女人么？”

“她們已經走了，……後來我就跑着，他在後面一面追趕我，一面喊着說：‘站住，不然我就開槍了。’他開了兩三槍，可是並沒有打中我。接着他就像一個瘋子似地大聲尖叫着：‘我要抓住你，你這臭婊子！我要把你綁在床上，那時候，我們再看一看你還能逃不能逃！等我把你玩夠了的時候，我也要你的耳朵和鼻子割下來！’”

“這一些他當然都干得出來！”璜·孟戴斯肯定地說。

“我听了這話，怕得不得了，我甚至于想回去，請求他別割掉我的耳朵。接着我看見他走進了工頭的屋子，命令蓋沙諾來抓我。幸虧那時候蓋沙諾正在忙着洗馬。費利斯趕不上我，他又開始向我嚷着說：‘我不只要割掉你的鼻子，巫婆子，我還要把你吊在樹上過三天三夜。也許這樣，你得到了教訓，就再也不敢用酒瓶來打我了。’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厨子從厨房里出來對我說：‘跑吧，姑娘！’

趕緊跑吧！千万不要叫他們抓住你。’我趕緊問他我應該往哪兒跑。他說：‘那倒沒有關係，無論跑到哪兒，就是被老虎吃掉也比叫費利斯抓住好！’後來我就跑進了森林，到這兒來了。”

*

听了這些話，工人們沉默着。

“塞爾索，你要幫助我，是不是？”瑪黛絲達注意到那些伐木工遲疑不決的表情說。

“我們可以把她藏起來，”恩加納提議說。

“傻瓜！我們把她藏在哪兒呀？”路西鄂問說。

“喂！塞爾索！”羅曼焦急的說，“你瞧！蓋沙諾騎着馬來了！”

“他一定已經看見我們了。”

“塞爾索！塞爾索！幫幫我吧！”瑪黛絲達懇求他說。接着她並沒有等塞爾索給她什麼幫助，就像一個瘋姑娘似的跑着藏在樹叢後面了。

事實上蓋沙諾離他們已經很近，他看見瑪黛絲達向樹林里跑去。唐·費利斯曾經命令他把她逮回來。他不得不騎馬慢慢穿過叢林，不過他跟着她的踪跡，找到了她。就在這時，所有的工人都站起身來，焦躁地看着他在追捕她。

瑪黛絲達在驚慌失措之中突然倒在地上了。一剎那間蓋沙諾就抓住了她的頭髮，並且用一根套索把她綁了起來。她這時已經筋疲力盡，因此也就不再抵抗了。毫無疑問地她的命運注定了要被唐·費利斯俘住。她不再想逃走了。

蓋沙諾拖着她走近了那一群伐木工。他牽着馬向前走去，同時從他的襯衣里拿出了煙荷包，卷了一支煙卷，然後就跟離開他最近的塞爾索說：“給我一個火。”

塞爾索從火堆取出了一根燃燒着的樹枝。蓋沙諾點起煙吸了

几口說：“你們吃的是些什么？”

“鬣蜥，老爺，”路西鄂回答說。

“猪！簡直是猪！真討厭！真惡心！一个基督徒怎末能够吃鬣蜥呢！猪！你們就是些猪。”

他又噴出一大团一大团的烟來。然后他就發出了一種猙笑，向那个被綁着的姑娘点着头說：“好啊！他們吃鬣蜥，可是我却給唐·費利斯端回一盤肥肉。今天晚上老爺吃的东西，味道要比鬣蜥好多了。等他完全吃够了的时候，剩下來的就該我吃了。他已經答应了我。我呢，就是它沒有鼻子，我也要吃掉它。”

他發出了一陣咄咄逼人的轟然的笑声，接着就用鞭子敲打着馬的脅部讓它前進，同时也用力地拉着繩子讓瑪黛絲跟着走。

瑪黛絲冷不防被繩子一拉，即刻就倒在地上了。盖沙諾却越來越用勁地拉着她。

她剛剛站起來一半，接着又跪倒在地上。她和塞爾索相互地交換了一下眼色。在她的目光里並沒有責备的意思。她知道塞爾索和他所有的苦難的伙伴一樣，是一點办法都沒有的。不過塞爾索却從她的目光里看見了無限的憂傷，這種憂傷比那種最大的污辱，和那種最尖刻的責备都更使他難過。他凝視她片刻，然后就轉過臉去看着他的伙伴。他看見瑪丁·特林尼德緊閉着嘴唇，沉重地從鼻孔里呼吸着，就好像要吐出一大口悶氣似的。

不過這一切並沒有延長到三四秒鐘。

塞爾索用力地吞咽着唾液，遏止着他的忿怒，並且集中了他的精力，仿佛他要向前猛撲一樣。然後他就挺起身來，發出一聲震耳的大叫，那匹馬竟被嚇得跳了起來，就好像在一隻老虎面前那樣想要逃開了。不過當它打算逃走的時候，它的蹄子向前一跳就深陷在泥潭里，而且想拔也拔不脫了。盖沙諾拚命地扯着繩子，鞭打着它。為了走出泥潭，那匹馬把腿用力地蹬着，可是却一點用處也沒

有。就在这时，当它在泥潭里挣扎着，当盖沙诺骑在它的背上设法叫它走出泥潭的时候，塞尔索纵身一跳，穿到那匹马的后臀上，就从后面把那个工头紧紧地抱在怀里，那工头没有提防到这一下突然的袭击，因而他一惊就使他脚上的马蹬落了空，他刚刚失足跌在地上，塞尔索就扑到他身上，用拳头打他的脸。盖沙诺打算用脚踢塞尔索的肚子，这样来进行自卫。可是塞尔索避开了他的脚踢，双手仍然把他抓得紧紧的。他们两个人你死我活地在地上拚着。盖沙诺的脸色胀得发紫。

“你要不要把我放开，你这个狗？”盖沙诺说，他喘着，而且语句也有些寒住了。

塞尔索的一只手在地上到处摸着，他打算寻找一件东西作为武器。璜了解了塞尔索要寻找什么。于是他拾起了一根粗大的木棒，然后就狠命地打在盖沙诺的头骨上。盖沙诺挨了打，立刻就松了手，放开了他的敌人。

璜不停地打着盖沙诺的头。那一根木棒那末沉重地落在盖沙诺的头上，因此塞尔索立刻就他的对手身边走开。盖沙诺的头已经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了。

“从前我曾经警告过你，盖沙诺，”他站起身来说。“我唱那一只歌给你听已经一百多次了。现在你看见了我决不食言，我唱了什么，我就做了什么。”

他用他那巨大的手背揩掉了流在他脸上的血和汗。然后他就走到玛黛丝达那儿，割断了她身上的套索，并且温柔地问她道：“你受伤了么，玛黛丝达？”

“没有，”她回答说，声音几乎小得听不见。“没有，树林子里的藤刺儿扎破了我的胳膊和腿，就弄成了这些血点儿。塞尔索，我真害怕极了！”

“别怕，玛黛丝达！我们现在可不能退却了。从现在起我们得

干下去。我們大家伙要一塊兒逃走。你們的意見怎樣啊，伙計們？”

“不錯，我們所有的人要一塊兒逃走，”罗曼插嘴說。

“从田庄上來的那些人也一起逃么？那些短工也一起逃么？”巴西安諾問着說，他本人就是从一座地主的田庄上來的，那田庄的庄主把他賣給了蒙特雷諾三兄弟。

“是啊，所有从田庄上來的短工也要一起逃！”瑪丁·特林尼德肯定地說。为了加重他剛剛說的這句話，他喊出了他过去曾經說过的战斗口号：“我們需要土地和自由！”

接着，所有在場的工人都一致地喊着：“土地和自由！”

*

塞尔索拿起那个工头的一只赤脚，把尸首翻轉過來，接着他俯在尸体上，就把那上面的手槍和子彈帶解下來了。

“瑪丁，”他叫着說，“你已經有一把手槍和一副子彈帶了。这一把手槍該算我的了。你來教教我怎样开槍，怎样裝子彈。”

“好吧！五分鐘以后你就会学得跟我一样，也会使槍了。”

“在我們沒有回到林場以前，我們應該把这个死狗埋起來，”罗曼提議說。

“算了吧！要是野猪喜欢死人的肉，还是讓它們來光顧它吧！”

塞尔索这时問着瑪丁·特林尼德說：“是你騎馬，还是你讓我騎呢？”

“你是我們將來的首領，还是你騎吧。嚟，上馬吧！等我們另外有了牲口的时候，我們再騎吧。”

“喂！”塞尔索叫着說，“大家都來呀！我們得仔細想一想。我們要作出行动的計劃。”

“不錯，你說得对！”工人們回答說。

“不过我們不要在这兒商量这一切，”塞尔索回答道，“因为不

久那个死狗就要發臭了。我們还是走开一点兒吧。瑪黛絲达，你也跟我們來吧，我們需要你跟我們一道走。”

瑪黛絲达作了个表示同意的姿勢，她尽可能地把她身上的破爛衣服扯在一起，然后她就跟着这一群伐木工人走了。

*

像所有的印第安人那样，这一群伐木工人圍成一圈兒坐着，塞尔索开始說：“現在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不过我們决不能够退却了。我們已經干掉了那个虫豸，他早就應該得到这样一个下場了。可是假如我們現在不干到底的話，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冒着怎樣的危險。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費利斯把我們的耳朵割下來以后，他会把我們大家伙兒都吊起來。自从烏尔班干掉了阿嘉苏以后，他們就全都變得瘋狂了。伙伴們，真正的情况是，他們全都嚇得屁滾尿流了。所以，正因为他們害怕了，他們才胡亂地打起人來，也不看一看他們打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你們願意看着他割掉我們大家的耳朵么？你們願意看着我們大家都被割掉鼻子，和指头么？”

“別裝傻了，”路西鄂笑着插嘴說，“你为什么問我們这些問題呢？”

所有的工人都跟着路西鄂一起笑了。塞尔索也跟他們笑着。

“好！不过你們得告訴我，你們是不是要回家，跟你們的妻子、父母在一塊兒，耕种你們自己的田地。”

“那当然了！”

这时瑪丁·特林尼德站起身來，用力地揮动着他的胳膊說：“不，你們講的話說明了你們簡直跟牛馬一样！我們还不能回家。总有那一天，你們都会回到你們的老婆那兒去，耕种你們自己的田地——它是跑不了的，从前它在哪兒，將來它还是在哪儿。只要我能够站得住脚，我就不讓你們有一个人跑回家去！我們應該把所

有在林場里受苦的工人都發動起來，我們應該到那些地主的田庄里去，鏟除地主，和他們的狗腿子；鄉警和那些联防軍。全体雇農都應該得到自由！絕對的，全体！你們懂么？他們每个人都應該得到一片土地，讓他們和平地耕種；田里的收成應該屬於他們自己，別人誰也不能占有！這才是我們所要求的土地和自由！土地應該屬於他們。因為如果沒有土地，也就沒有自由，這對於我們每一個人，或者另外的人都是一樣。可是如果我們不先除掉那些地主、管家、監工、鄉警、联防軍、酋長，和鎮長、鄉長一類的頭子，我們就永遠也得不到自由。現在我們就要看見了：當我們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怎樣在我們面前跪下來。如果不是為了打倒他們，那末我們的戰鬥就沒有目標了！我們要是不把他們消滅，他們不久就會又給我們帶上枷鎖。而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把枷鎖造得比我們現在所帶的更加沉重。我們應該消滅我們的敵人，和所有將要變成我們敵人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有些憐憫，那末我們就是出賣我們自己，出賣了我們的父母、妻子、兒女、姐妹兄弟，甚至於還沒有生出來的下一代。”

“好啊！瑪丁！這些話說得真對啊！”塞爾索和巴西安諾喊着說。

“好啊！”其他的工人也都一致地喊着說。“你真講出了我們心里的話！”

“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就前進吧！別讓我們的火焰滅掉！反叛萬歲！反叛的人們萬歲！”

所有的工人都叫起來了：“反叛萬歲！反叛的人們萬歲！”

他們把斧子、彎刀和做工使用的工具都集合在一起，然後就提議馬上向總場的辦公處進攻。

“別那末急吧，伙伴們，”塞爾索說，“首先我們得考慮考慮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和怎樣來做。假如我們不顧一切地就向前沖，就

是占領了总办公处,那时我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占領了以后,又怎样呢?你們都知道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監工,同时另外的那些工人現在也还不知道我們有什么样的計劃。監工們可以从从容容地集合在一起,把我們消滅掉。他們有馬,又有很好的武裝。他們能够騎着馬跑到林場外面去要求增援,那末我們就不能把他們打敗了。还是听一听瑪丁·特林尼德對我們講的話吧——他的話很有道理。讓我們在這兒呆下仔細地把這件事商量商量。如果我們現在作出了很好的決定,那末以后我們也就不会后悔了。”

“塞爾索,你說,你的意見怎样啊?”

塞爾索建議派一些工人去發動那些趕牛人,他們現在正向蒙納河运送木料。

“我很了解他們,”他說,“我曉得他們都是一些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在他們中間有安得留和費德爾,他就是从前打坏了蓋沙諾的下巴的那个人;另外还有桑地牙哥,他是一个連魔鬼都不怕的漢子;此外還有馬蒂亞,他正等着合適的时机,时机一來,他就要把波拉多的脖子扭断,因为他曾經強姦过他的女人。塞里洛、西斯托、普洛克,也都跟他們在一起。有了这些工人我們就用不着害怕了。和他們在一起,我們能够征服整个的林場,并且肅清田庄上的敌人。要是我們全体伐木工都和他們一样,那末無論誰都不敢來反抗我們,我們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進展了!”

“好,先去找那些趕牛人吧!”瑪丁·特林尼德命令說。“你,璜,上馬走吧。只要你一碰見趕牛人,你就打發他到蒙納河去。”

“可是,”璜說,“假如我在半路上碰上了工头,他看見我騎匹馬,那末我怎样對他講呢?”

“你就對他說老爺派你去找安得留和桑地牙哥,因为有緊急的任务。不过,为什么我們要胡說呢?來,把這只手槍拿去!把它挂在馬鞍上,要是工头打算要你站下來,你就不声不响地把他打死。

你曉得怎样开槍吧。要是第一顆子彈沒有打死他，那末就再來一槍。子彈帶你也拿去——不要駭怕。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進行到底。悲劇已經演得很久了！要么，就是听憑他們还是这样繼續下去，要么，就是我們干下去！有他們就沒有我們！如果我們要想活下去，我們就得消滅他們！快走吧，璜！半點鐘以後，我們就要來到蒙納河那兒，跟你們會合了。”

第十二章

當工人們到達蒙納河的時候，他們發現璜·孟戴斯已經把那些趕牛人發動起來了。不過趕牛人的小助手却好像非常駭怕。他們在牲口的周圍忙着，打算在工頭出現的時候給他們這樣的一種印象：他們並不準備參加這一場鬥爭。他們知道如果事情變壞了，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

不算這些年青的小伙子，已經有二十多個工人集結在一起了，每隔一刻鐘便會有一個趕牛人趕着一隊牛到達這裡，工人們馬上就通知他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決定首先向總辦公處進軍，不過為了使儘可能多的趕牛人和伐木工都參加到隊伍里來，他們準備採取迂迴的道路前進。

伐木工都扛着他們的斧子。另外的人也帶着自己的彎刀。他們全都拿着從拖木鏈上取下來的鉤子，和其他可以用來當作武器的鐵具。

“此外，”璜·孟戴斯說，“我們人人都應該明白，在第一次進攻的時候，我們使用石頭和木棍也盡夠了。當事情真正開始以後，我們的行動就會跟馬爾洛省的那些僱傭工人一樣，他們首先勇敢地襲擊了制糖廠。廠主派了鄉警和聯防軍來鎮壓他們，結果那些軍警却中了埋伏。”

“可是为什么要埋伏呢？”塞尔索問說。

“你的腦筋是多末一竅不通啊！为什么要問这样的問題呢！來追他們的兵越多，他們以后所拾到的武器也就越多。你难道不知道每一个警察和每一个兵都有一支步槍，每一个軍官都有一把手槍么？事情很簡單：你冷不防襲击了一个警察或是一个兵士，你打倒了他，然后你就繳獲了他的卡平槍或者是手槍——还有子彈帶。現在你明白了，事情并不復雜。暴动就是这样开始的呀。”

“可是馬尔洛省反叛成功了么？”桑地牙哥問道。

“当然沒有。在当时成功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們和特拉加拉的農民一起，在他們的領袖璜·加馬茲領導之下，开始了行动，而且采取了最困难的步驟。因此，現在全國的農民都知道了他們應該怎末办，而且他們深信独裁政治和暴君專制并不是不可动搖和不可战勝的。从前，他們認為对于暴君專制誰也不能有所反抗，因为据說它是由上帝親自建立起來的，也因为所有的傳教士都預言說至少它会延長一千年之久。我們都忍耐着吧！下一次馬尔洛省的工人們就会勝利了。还有那些特拉加拉的農民也会勝利了。誰曉得呢，也許就在現在，當我們談話的时候，他們已經把馬尔洛全省的人民都动員起來了呢？可惜我們一点也不曉得全國各地的消息。”

*

“他媽的！你們全都聚在這兒要干些什么？”工头得波拉多生氣地問着說。他騎着馬和另一个工头陶尼洛一起走到这一群工人的跟前來。

一看見他們兩個人，有些工人，或者說至少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就覺得驚慌失措了；不过在他們中間誰也沒有走動一下，也沒有人表示出要回去干活兒的樣子。

“难道你們不懂我的話么，你們这群蠢豬？你們說呀，你們在

这兒开会是什么意思？只有你們才会想到在白天里蕩來蕩去的，什么事情也不做——可是下禮拜我們就得开始把木料运到河里去。好啦，快些，去干活兒吧！”

一听见这话，那些怕得不得了的赶牛人的小助手，和两三个缺少經驗的赶牛人就朝他們的牛群那兒走去了。

“站住，胆小鬼！不許你們动！”塞尔索喊着說。

那些想走去干活兒的人立刻就站住了。

“可是这是怎末一回事啊？”工头得波拉多揮动着他的鞭子大声叫着。“你們是要罢工呢，还是要造反？”

“你說得对，这就是要造反，狗东西！”桑地牙哥回答說。“你完全猜对了：我們这些反叛的人在这兒开会，就是要造反。現在你明白了吧，狗东西！”

得波拉多一听见这话，臉色就变得煞白，他用他脚上的馬刺踢着馬的脅部，打算退却。可是那匹馬并没有完全服从他，有几秒鐘的时间它站在那兒蹬起了兩只前腿跳着。得波拉多感到一种極度的不安侵襲在他的心上。他看了看那些工人，他們站在那兒威脅着他，仿佛就只等着行动的信号了。

另外的那个工头陶尼洛，距离工人稍微远一点兒。他本來打算逃跑的，可是他一想，就觉得还是呆在这兒跟得波拉多在一起好，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护得波拉多，而是为了自救。事实上，他已經考慮过了，如果他为了自己的生存竟会丢下了他的伙伴，那末要是另外那些工头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一定会遭受到嚴重的后果的。因此，他在馬上被工人殺死和以后被他的同伴們殺死之間，他觉得并没有什么区别。

当得波拉多的馬还在犹豫不進而且跳躍着的时候，他突然失去他的理智了。他打算掏出他的手槍來，不过他的右手上正拿着一段打馬的鞭梢，而且鞭柄又在槍上纏住了。

馬蒂亞就利用了这个时机，用一根木棒敲打了那匹馬的后腿，这样一來，那匹馬就昂着头跳起來了。費德尔这时一下子就跳到馬臀上，和那个工头扭在一团，他把那个工头伸出取槍的手擰到他的背后。陶尼洛一看事情非常嚴重，他就掉轉馬來想要逃走。可是塞里洛正在監視着他，而且用一只鉄索鈎敲打着那匹馬的后腿。那匹馬一驚，就前仰后仆地跳着，不过陶尼洛却仍然安穩地坐在馬鞍上。接着西斯托弯着腰尋找着一塊石头。他並沒有找到，不过在另一方面却找到了一根殘破的牛鞭，他拿着这一个臨時的武器，在陶尼洛的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子，陶尼洛在馬上挨了打，立刻就轉過身來進行抵抗。可是同时彼得洛从另一方面攻打着他，从他手上夺去了繮繩，并且把他拖到地上。片刻以后，这两个工头便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了。

費德尔对于工头得波拉多有一种特別的仇恨，他拿着木棍狠狠地不断打他，結果了他的性命。这时他簡直像一个瘋子，一面打，一面喊着：“这一下子你尝尝吧，这一下子你尝尝吧！誰叫你不許我們的女人安安靜靜的过日子！”

当費德尔打完了最后的一下，站起身來的时候，瑪丁·特林尼德对他說道：“他的手槍和子彈帶都归你了。你贏得了它們。”

然后他就朝着另外那些人轉過身去，用手指着那两个尸首，用一种充滿了自信的声音對他們喊着說：“瞧！你們瞧一瞧他們吧！伙伴們，這就是我們取得武器的方法。你們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每一只手槍都有雙重的意义：因为敌人失去了它，而我們却占有了它。因此，讓我們从前面進攻，从后面進攻，在白天里進攻，在夜晚也進攻吧！你願意从哪里進攻就从哪里進攻，只要進攻就好！如果我們要革命，我們就應該把革命進行到底！因为要不然，他們就會來和我們敌对，而且会把我們割成一片一片的。”

*

“嘮，這不是他才怪哩！”安得留喊着說。他趕着牛恰好這個時候，來到了這兒，他還不知道林場里已經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伙計，你可真能演說呀！你到底是什麼人啊？”

“我已經對塞爾索說過了。他曉得我的名字，也曉得我是個怎樣的人。我是個教員，也是一個不喜歡跪倒給人家舐皮靴的人。我是一個教員，就是一個教員。不過，以後，當我們祖國得到了和平的時候，當我們最後從獨裁政府下面得到了解放的時候，當每一個人都得到了他那一片土地，而且享受着自由的時候，我將要到大學里去教育我們新的一代。現在你們曉得我為什麼和你們在一起了——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向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鞠躬敬禮。當有人禁止我們表達我們自己的思想的時候，自由是不存在的。對於你們來說，自由也就是你們耕種的土地。我不需要土地。我需要的是教書的自由，把我相信的真理教給別人的自由。”

“好啊，朋友，”安得留熱情地回答他說，同時伸出了手向瑪丁·特林尼德的身邊走去，“你這一番話正是我心裏的話。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用我自己的話把這個意思說出口來。我高興極了，你把我心裏想的說得明明白白的。”

“我們交個朋友吧，安得留，雖然你很年青，我的年歲恰好比你大一倍，不過我們彼此會是很好的朋友。”

“我希望這樣，教授！”

“不錯，我們將要作朋友，只要你願意，我們將會是很好的朋友，孩子。不過現在却不是我們談交情的时候。我們正在進行着戰鬥。我們必須打贏這一仗。要是我們還像這樣屈辱地生活下去，那就是犯了一樁對不起國家的罪。現在你是一個士兵，我也是一個士兵，我們都是革命隊伍里的士兵。現在我們沒有領袖也沒有長官；我們大家都是戰士。讓我們在沒有出發之前，彼此擁抱吧！”

這時塞爾索開口了：“算了吧！現在還不是我們彼此擁抱的時

候，等以后再說吧！我們應該走了，讓我們向总办公处前進！瑪黛絲達，你到這兒來！你永远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向前進吧。你將是我最忠实的伙伴。”

“是呀，塞爾索，將來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要把我們在那兒找到的最漂亮的衣裳拿給你穿。等我們在那兒把他們肅清了以后，我們就去找你哥哥和那個孩子。”

“我們一定要把总办公处里的坏蛋們肅清，”瑪丁·特林尼德走到塞爾索的身邊說。“不过首先我應該到前面去把我那支手槍和子彈帶挖出來。那樣出色的自動手槍，我還從來也沒有見過呢。”

*

這一群反叛的人們，一路上呼哨着，歌唱着，而且喊叫着，他們繞了很大的弯路向前走着。現在已經有三個工人騎着馬了。他們中間有兩個走在隊伍的前面，另外一個跟在隊伍的末尾來保護后路。不过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做出進攻总办公处的初步計劃來。他們相信採取革命行動的武裝力量，在他們看來，只要政治首腦不使這一支武裝力量發生路線的偏差，那末它就永遠不會失去它的自力更生的動力。

*

這一支反叛的隊伍一共有六十多個堅決的人。在太陽還沒有下山的前一小時，他們就到达了離開总办公处喊聲可及的地方。這時林場里所有的狗都開始汪汪地叫着。

唐·費利克斯視察工地回來還不到半點鐘。他在辦公室里和唐·塞維羅碰了面；唐·塞維羅也是剛剛來到的，他要和費利克斯跟那些工頭一起，對於木料下水、從河上運出的工作，做一次最後的安排。

聽到狗不斷地叫着，唐·費利克斯自言自語地說：“該死的東西！”

怎末一回事呀？难道我們这兒就不能安靜么？那些工头一定是都吃醉了，这一群沒有用的雜种！”

狗繼續狺狺地叫着。唐·費利斯走到門外的走廊上，拿起一根棍子，打那些首先走到他身边的畜生。那些狗被他打了，就苦痛地叫着，而且跑开了，不过却并没有停止吠叫。

“也許是那些土耳其人跟他們的旅隊來了吧，”唐·塞維羅看見他的弟弟从外面回來的時候說。

“不可能的！”查波波梯解釋着說。“不等他們到这兒，他們早就会淹死了，因为現在水还没有退，路上到处都被水淹了。也許是牛跑出了牛圈，牛虻咬得它們受不了，它們才往这兒跑。”

“这倒是可能的，”唐·費利斯粗声地說。

“你告訴过全体工头，今天晚上都要到这兒來么，查波波梯？”

“已經告訴过了，老爺。”

唐·塞維羅和唐·費利斯一起弯着腰看着他們的木料單，并且打算計算一下堆集在每一个臨時碼头的木料大概有多少。

唐·費利斯就对唐·塞維羅說：“順便我說一句，塞維羅，明天你在这兒可以有排骨吃。”

“你从哪兒弄來了猪啊？”

“我把那个查穆拉人的沒收了。”

“就是那个帶着女人和孩子的查穆拉人么？”

“就是那个人。我已經把他們送到新林場去了。那个姑娘今天早上从我手心里逃了，那个臭貨！不过我会把她抓回來。”

唐·塞維羅嘆着气說：“那些女人！真該死！她們簡直把你搞得一塌糊塗！我那三个一天最少要吵五次。有一个，她头上差不多一根頭髮都不剩了，另外那兩個給她扯光了。我想，过些时候我得把她們活埋一个。这一切啊，都因为我是个好人，因为漲大水，我不忍心把她們赶出去。”

“你是个好人！别叫我發笑啦！摘下你这頂高帽子吧！你簡直叫我笑死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难道你認為我是个野蛮人，不曉得怎样处世么？我可以給你一些教訓！不过这些我們还是別談吧！把那瓶酒遞給我！我想喝得要死，你恐怕很久以來就喝够了。”

*

透过那些密集的簇叶，在总办公处附近的最前面的几座房屋已經隱約可見了。工人們都停了下來。有一些狗仿佛比另外的那些狗更为疑心，它們一面叫，一面朝着工人們跑去。虽然它們差不多認識每一个工人，不过它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定是有什么不平常的事發生了。

“在這兒等着我，”瑪丁·特林尼德告訴他周圍的工人說。“我要去把我那支手槍和子彈帶挖出來。我們不久就要使用这个小玩藝兒了。”

他沒有走好久。他回來的時候，很自豪地揮舞着他手上的武器：“我要親一親这支小手槍，拿它当作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果然他拿着那只手槍親了好幾次。

“我希望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工头都在這兒，”塞爾索說。“厨子今天早上告訴我唐·塞維羅和他的工头已經來了，他們要在這兒安排木料下水的工作。”

安得留回答說：“他們現在還不會到齊。起碼那些从新林場來的還不可能到達這兒。”

“你們朝那兒看！那好像是他們。我从山坡上看見一只独木船逆着水來了，要是我沒有看錯的話，那就是新林場的工头們，他們就要到了。沒有錯，那准是他們——你們看，工头們穿的衣服，跟我們工人完全不同。”

这时安得留对一个工人說：“威森，你跑得快。你到前面坡上

去，等工头們來到的时候，你好好地監視着他們。他們一走進了办公处，你就跑來告訴我們吧！”

那个工人馬上就服从了安得留的命令。接着瑪丁提議要大家在一起把作战的行動計劃加以討論。

“璜和路西鄂，你們兩個人从前当过兵，是知道服从命令的。你們每一個人帶上十個工人。等威森一發出信號，你們就从河边那兒向办公处進攻，这样就不至于有一个人跳到木船上从水路逃掉。要是你們看見有人打算那样逃掉，你們就開槍——而且一定要打中他。我們要占領办公处前面的廣場。从办公处到森林，一共有三條路。在每一條路進入森林的地方，我們要埋伏兩個人，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用彎刀殺死那些冒險从那兒逃走的工头。我們一定要布置各处都有人，那末他們一看逃走不成，就只有跑回办公处去，在那兒担驚受怕地躲起來等死了。至于那些干完了活兒回來的工人，你們要馬上派他們到办公处外面加入到我們這兒來。”

*

不久威森就跑着回來了。

“工头們已經到了。他們正往办公处走哪。”

“那末你們向前進吧！”瑪丁·特林尼德指揮那一小隊剛剛接受了切斷敵人后路的人們說。

这时狗已經不再叫了。有一些狗跟在工人后面走着。

接着工人們就在山坡下面、一直到总办公处前面的地方散开了。不久，就有些工人爬上了山坡，分散地藏藏在矮樹叢里，这样他們可以看見办公室里的一切活動，可是办公室里的人却看不見他們。他們剛剛找好了位置，一个叫做瑟根第諾的工人就發出了像是土狼一般的哀嚎，他的声音模仿得非常逼真，結果那些狗就冲到樹林子里，去找尋它們的敌人去了。

“他們已經准备好了，”塞尔索鎮靜地說，不过他的眼睛和他

那顫動的鼻孔却顯露了他內心的不安。

他和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以前都沒有對他們的場主反叛過。就是在別人用鞭子抽打他們的時候，他們甚至於用手把臉遮起來都不敢。在他們看來，那些主子，不管是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或者是咖啡種植園里的德國人，就跟上帝一樣，對於他們，一個印第安的僱傭工人是從來不敢反抗的。他們所以這樣，並不是因為胆怯，也不是因為他們希望用這樣的行動來博得他們主子的憐憫。他們認為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神明，一種是奴隸；不管是誰，只要他不是神明，那末他就只好做一個卑微順從的奴隸。他們認為在這兩個階級中間，沒有其他的人；要有，也許只是一匹好馬而已。不過當奴隸開始覺醒，當他意識到他的生活比牛馬還不如，那就說明他們的忍耐已經到了一個極限了。這時人們就會失去一切的理智，像一隻動物、一隻野獸那樣地行動，企圖恢復他們的人類的尊嚴。

目前發生在林場上的事情，和發生在這個國家里四面八方的事情一樣，不能被認為是人类的罪行；不過卻應該認為是那些統治者、剝削者的罪行，正是這些罪行造成了使事態發展到目前的一切條件。

一個工人被打了的每一拳，都像是一下鐘聲：它宣布了折磨者、懲罰者權力的衰落。忘記了曾經遭受毆打的人們是不幸的！在鬥爭中退縮不前，不能夠予打擊者以打擊，這樣的人們就是三倍的不幸了！

第十三章

當這些工人們理解了向場主們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了的時候，他們所有的人都覺得腿、腳有些沉重。不過他們知道現在退縮是不可能了。他們已經燒毀了河上的船只。三個工頭已經死了，他

們除了前進之外，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們誰也沒有問一問自己，究竟是走向勝利或是失敗。他們必須前進，這就是一切，其餘的事也就無關緊要了。就因為這種原因，在他們心上所產生的那種奇怪的恐怖不久也就完全消逝了。

當塞爾索高呼着：“前進啊，伙伴們！為了土地和自由！”的時候，他們並不是走步向前，而是像一群野馬似地向一個水潭飛躍地奔去。

這樣一來，他們不知不覺地，甚至於想都沒有想到，就取得鬥爭的勝利的基礎了。

假如他們前進得比較緩慢，那末唐·費利斯和唐·塞維羅就會認為工人們到這兒來一定是因為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例如，也許是山洪暴發造成了傷亡，或者是在移動木料中造成了同樣的結果，要不然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老虎。那樣的話，他們就會從從容容地開始和他們談話，詢問他們一些問題，然後那些不善于表達自己、特別是在老板面前講不出話來的工人就會心慌意亂，因而結果也就不能向他們訴苦或是提出某些要求了。

唐·塞維羅這時背朝着廣場，正站在辦公室的門口，和他的兄弟談話。當他聽見了工人們向前衝着，發出了喧鬧的聲音，他就向他們轉過身來，不過他並不知道他們究竟嚷着些什麼，因為這些工人多半是說着他們自己的印第安語。

“他媽的！他們是怎末一回事啊？”

他並不是向那些工人提出了這個問題，而是向他的弟弟和工頭們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剛剛開始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手上還拿着酒杯。

唐·費利斯和那些工頭一听了這話，就站起身來，跑到門口和他站在一起了。

唐·塞維羅朝前走了幾步對那些工人叫着說：“怎末一回事？”

你們为什么全都回來了？天还没有黑，你們还可以干一个鐘头的活兒呀！”

“你这条狗！”工人们这样回答着。

“你这雜种！狗娘养的！”另一个工人叫着說。

工人们七嘴八舌地罵着他。他們大家都喊叫着，不过却不可能分辨出他們究竟在講着一些什么。只有那些咒罵的話和那些骯髒的語句还可以听得清楚。

唐·塞維罗朝那些工人轉过身去，又問道：“可是你們究竟要怎样呢？”

一听了这話，从那些站在办公室附近只有几步远的人群里，立刻又發出了一陣咒罵。

唐·塞維罗一看事情不对，他就对他的弟弟說：“天曉得你一定又做出什么糊塗事兒來啦！”

“我？你想我会做出什么糊塗事兒呢？我最近沒有打过一个人，也沒有吊过一个人。自从我們埋葬了阿嘉苏以后，自从你說我們要把纜繩放松以后，我們就沒有动过誰。”

“对不起，老爺，”富尔頓說。“您別忘了那个查穆拉人和他的兒子。康狄托——他就叫做这个名字，是不是？”

“那倒不錯。不过那是因为他逃跑呀，虽然是这样，我們也並沒有打他，或是吊他呀。我只把他派到新林場去，也就算了。”

“是的，不过您把他妹妹留在这兒了，”富尔頓坚持地反駁着費利斯說。

“可是我哪里又管得到他那个蠢猪的妹妹呢？我並沒有对她怎样，而且她今天早上又逃走了。”

“那末我就真地不曉得这些工人究竟要做什么了，”唐·塞維罗說。

有片刻的时间，他站在那兒向四下里看着。接着他說：“天保

佑我們吧！我們的背后，還有一大隊工人哩！”

他剛剛看見有一群工人從森林里出來，而且遭受到一切退路都被切斷的威脅了。

“老爺，依我看，這一切情況好像有些糟糕，”工頭查特說。

“住口，你這個白痴！那難道還用你說！我但願這些個混蛋別大吵大嚷的，讓他們講清楚，究竟他們打算干什么。他們現在講的話，我只能聽出幾個字兒。”

“這在我看來可有些奇怪，”唐·費利斯插嘴說。“我想他們一定是指着兩三個工頭在罵，因為他們一向不敢這樣對我們講話。”

接着他就轉身對那些工頭說：“你們講一講吧！你們最近又干了些什麼壞勾當？我左一次右一次地告訴你們，不要動那些工人的老婆，我講都不願意講了。難道你們自己沒有婆娘么？”

富爾頓朝全體的工頭看了一遍說：“我沒有看見得波拉多。他莫非是出了什麼岔子么？”

“沒有什麼，”查特回答說，“時間還不到，過一會兒他就會回來了。”

“該死！”唐·費利斯說，“你准是想起了得波拉多做過什麼事……”

“從前有個工人帶來個婆娘，得波拉多跟她搞的一團糟。”

“要是那樣，不管他出了什麼岔子，他都是自作自受了。他完全知道他不應該和那些個女人家胡纏。這兒婊子有的是，誰都可以受用啊。難道還要去胡搞！”

*

唐·塞維羅把胳膊高高地舉過了頭頂，他希望工人們都靜下來讓他講話。可是毫無疑問地他那主人的姿態現在已經失去了它以前所有的那種魔力；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聽從他，相反地他們咒罵

他的声音却更大了：“狗娘养的！你个雜种！蠢猪！”

唐·塞維罗立刻就發現了他已經使自己处于一种尷尬的地位。他換了一個位置，挺着胸脯，雙手叉腰地站着，企圖顯出還是威風凜凜的樣子。可是他所得到的反應卻是一陣更大的喧叫：工人們異口同聲地向他喊起了口號：“打倒西班牙人！打倒白人！”

唐·塞維罗有生以來第一次臉色變得煞白。他看着他的兄弟走進了辦公室里，他也看見了那些工頭裝着好像有什麼事似地向門里走去。他站在那兒，沒有移動。他像生了根似地繼續地站在門前。他有幾次想開口講話，可是突然他覺得自己很笨拙，他竟不知道怎樣使用他的手臂才好。最後他很可笑地把兩只手臂放了下來，听憑它們下垂在他的下體前面，就好像要用兩手捂住小肚子似的。他這副樣子很滑稽，簡直像一個小學生在干着那種不健康的勾當時，被人們捉住了一樣。一直到工人們朝他喊出了下面的話時，他才曉得他的姿勢顯得多末可笑：“把你那只小雀兒抓緊吧！別讓它飛啦！”

听了這話，人群中發出了一陣譁笑。另一個工人又朝他喊着說：“你救不了它啦！西班牙人！今天晚上你不能使用它了！”

唐·塞維罗在這時利用了工人中間暫時的沉默，喊着說：“可是，你們究竟打算怎樣啊？”

“我們要回家到我們親人那兒去。我們現在不要再干活兒了！我們要求自由！我們要解放所有田庄和林場里的苦工！我們要求土地和自由！”

一聽見這些話，塞維罗臉色變得更白了，他向后退了几步，轉身對唐·費利斯說：“現在我曉得是怎末一回事了。‘土地和自由！’這就是人們造反的口號。上次我收到的那些信里提到了它。”

“我的天哪！到這兒來煽動叛亂的究竟是誰呢？我想不會是我們的工人。他們中間只有很少的幾個人讀過書，平常也並沒有

信件和報紙寄給他們。”

“也許是安得留吧，”查特低聲說。

“不是。這樣的事他干不來。我想多半是跟查穆拉人的妹妹搞在一起的那個人，他的名字叫做塞爾索。他平常最出頭露面，而且是一個死硬的漢子。你就是鞭打他，也收拾不了他。蓋沙諾告訴過我，就是這個塞爾索，他常常在夜里唱一些造反的歌兒。可是蓋沙諾呢？他不在这儿，到哪兒去啦？”

其他的那些工頭听了這話都轉過身來看着，唐·費利斯說：“唉，已經有兩個工頭不見了。”

“三個，”富爾頓改正他說。

“大家都听着，工人們！”唐·塞維羅最後鼓起勇氣說，“你們不是要回家么？等我們把木料全部下水以後，等我們的工作完成了以後，你們大家就可以回家了。我決不說謊，我說的是實話！”

“屁的實話！你這個雜種！”塞爾索說，他那有力的聲音壓倒了人們的嘈雜聲。

那聲音就像一聲號角一樣。接着他恢復了平靜的呼吸，大聲咆哮着說：“滾你的蛋吧，誰還管你那些木料！我們不拿它們燒掉才怪呢！野種！土狼！要砍四噸！現在你自己親手砍吧，你這個婊子養的西班牙人！”

這一番話罵得塞維羅再也忍受不住了，他覺得他仿佛要爆炸一樣。他氣得面色白一陣、紅一陣的，說：“你這個查穆拉的蠢豬！你竟這樣大胆對你的經理講話！跪下，狗，你馬上跪下！”他一面說，一面掏出了手槍，向塞爾索開了火，當他講到最後的話時，他說了每一句話，都打一槍，來加重他的語氣。塞爾索裝着好像被打中了似的倒了下來。可是因為人們已經預料到等塞維羅講到後來，他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因此在他還沒有仔細地瞄準以前，一陣石頭就像雨一般地砸在他身上了。接着他就倒在門廊前面的地上。不

过他还是很沉着，而且没有一点兒失敗的表現。他再一次地射击着，不过他并不知道是否已經打中了敌人。他一共打了七槍，只有这件事情他很清楚，因为当那些工人冲進了办公室里的時候，他的槍膛里已經空了。接着工人們就从山坡上、廣場上一大团一大团地涌上来了。那些有槍的人，誰也沒有开槍。他們用石头和木棍攻打那些工头。当一个工头倒下了以后，他們即刻就扑到他身上，砸破他的面孔，打断他的肋骨，并且狠狠地打着他的身上，一直到他咽气的時候才住手。

当工人們冲進了办公室的時候，只有唐·費利斯一个人掏出了手槍。那些工头馬上都采取了慎重的行动。他們像慌乱的老鼠似地跑進了办公室里面的一間屋子，关起門來，打算一溜烟地逃走，连武器都不想使用了。他們有的打算走到馬匹那里，然后騎馬逃走，不过却沒有成功。一个工头也沒有逃掉。工人們不許他們逃掉。也沒有一个人想救一救他們。結果所有的工头都被打得血肉模糊，周身稀爛了。工人們把他們的尸首送到办公室里，接着他們馬上就把猪和狗也赶了進去，而且把它們和尸首一道鎖了起來。这样，尸首就被这些畜牲慢慢地吃掉了。

唐·費利斯掏出了手槍。他开了一槍，打中了一个工人的腿。可是那工人却扑到他身上，一下子就拖着他倒在地上了。他接着又开了一槍，不过子彈却消失在屋頂上，並沒有打中誰。片刻之后，他手上的槍就被夺去了。那个勝利了的工人站起身來，把手槍举过头頂揮舞着說：“現在我也弄到一只漂亮的小手槍了。”

唐·費利斯打算站起身來，藏到門廊的一只角落里去。可是夺下了他的手槍的那个工人扑到他身上，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角落里了。那工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喉嚨，另一只手握着手槍，敲着他的头骨。唐·費利斯用胳膊擋住了对方最初的打击。那工人剛剛要再一次地敲打費利斯的時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使他停住了手：

“兄弟，我的小兄弟！不要打死他！”

第十四章

那工人一轉身就看見了瑪黛絲達站在几步以外的地方。塞爾索這時剛剛把豬和狗趕進了辦公室，鎖好了門，他跟着就來了。他走到瑪黛絲達的身邊。他的臉上並沒有露出一點驚異的神色，因為他了解瑪黛絲達會作些什麼。他知道瑪黛絲達和他本人一樣，也是一個剛強而有血性的人。他知道她正服從着一種古老的本能，一種維護人類正義與諧和的本能。

“兄弟，我的小兄弟，不要打死那個人！”

瑪黛絲達一動不動地站在她最初發出一聲呼喊的地方，恰好在通向辦公室的門廊的中部。在她和唐·費利士被打倒了的那一個角落中間，除了那個準備把他打死的年青伐木工以外，再沒有別人。所有的工人都集攏在她的後面。……這時離開塞爾索發出了信號以後，已經過了二十多分鐘。再過半小時，天就要黑了，不過這時天空已經布滿了烏雲。到夜晚的時候，又會下一場大雨了。

瑪黛絲達仍然只穿着塞爾索給她的破襯衫。她赤着腳。兩條大腿赤裸地露着，那上面血漬斑斑的，到處是傷痕，那是在她不顧死活地穿過森林的時候擦傷的。

她那濃密而烏黑的頭髮凌亂地垂在肩上和背上。在那一次不幸的復舟事件以後，她已經把本梳和扎辮子的絲帶失落了。那天早上她打算向那個廚子的女人借一把木梳，梳一梳頭，可是恰好在這個時候，她就落在唐·費利士的魔爪里了。

瑪黛絲達和她同種的那些婦女一樣，人生得很矮小。可是她的身段却很勻稱合度，因此在外人看來她好像比她真正的身軀要顯得高一些。在這些男性的工人面前，她的樣子只是一個孩子，可

是当她第三次向那个要打死費利斯的工人高喊的时候，她就仿佛長得很高了。她喊着說：“不要打死这个人！我要他活着。我要把他活生生的抓在手里！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活下去！”

听了这话，那个用一条腿按牢唐·費利斯的不放的印第安人立刻就站起身來，离开了他，慢慢地走到瑪黛絲达的身边。他看了她很久，可是她并没有留意到他在盯着她。她的眼睛一闪也不闪地盯着費利斯的，他好像害怕这个姑娘会來打他似地，双手抱着头縮了又縮，企圖躲在那个角落里，到后来人們就只看見他的一个头和两个大肩膀了。

瑪黛絲达举起了右臂，用食指指着那个被打敗了的怪物——唐·費利斯的說：“你留神地听着，你这个人！你逼着我哥哥和他的孩子們在夜間动身，你一定要那个吃醉了酒的船夫給我們划船，我哥哥为了这个曾經跟你說过理，可是你一点也不管，还是逼着我們在黑夜里过河，……結果，那个孩子就淹死了——这个，我饒恕了你。”

一种苦痛的沉默弥漫在工人中間，因为他們并不贊成瑪黛絲达这样的话。有些工人开始不安地嘟囔着說：“不！为什么要饒恕他呢？我們要打死他！”不过那些离瑪黛絲达最近的人却讓这些开口的工人靜了下來。他們从她的声調里知道她的話不过是一个开始。

瑪黛絲达仍然伸着胳膊，用食指指着唐·費利斯的，吸了一口長气，繼續說：“因为你的过錯，那孩子結果淹死了，这，我饒恕了你，因为你是主人。你命令，我們得服从……”

“什么主人不主人，打死他吧！”有些越来越激动的工人喊着說，不过別人叫他們別作声，讓瑪黛絲达講下去。

瑪黛絲达并没有听见在她身后人們說了些什么話。她的眼睛一劲也不动地盯着唐·費利斯的，就像要給他施行催眠術一样。人

們可以清楚地看見恐怖的情緒怎樣逐漸地改變着他的面孔的形狀。也許他記得曾經聽別人說過，一個俘虜最可怕的事就是落在那些部落的婦女手里。因為，那些男人多半是很快地就結果了你，可是那些婦女就不然了，她們往往不慌不忙地和你算帳，就像她們在厨房里小心謹慎地干活兒一樣。

瑪黛絲達提高了聲音繼續說了下去：“你曾經打算強姦我，你要用暴力來占有我，你曾經逼着我不得不光着身子讓男人家看着我逃跑，……這我也饒恕你，因為你是個男人，我是個婦女……”

塞爾索比別的人更加知道瑪黛絲達的不幸，他開始更理解她的為人了。一種類似微笑的表情開始出現在他的臉上，而在他的內心里，他對於瑪黛絲達選擇了他作為她的保護人，很覺得有些驕傲。他趕忙向另外的那些人作了一個手勢說：“讓她說吧！她知道她應該怎樣講下去。”

瑪黛絲達仍然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繼續地說：“你割去了我哥哥——康狄托的耳朵，因為依你說，他對你不够尊敬，你就把他害得殘廢了，這，我也饒恕你。因為他逃跑過，他破壞了合同，你呢，既然是主人，你就有權力來殘酷地處分他，……”

這時那些工人們知道瑪黛絲達的控訴已經到達了頂點。

她把她全部的力量都集中起來，最後接着說下去了：“可是那個孩子，那個天真的弱小的孩子，他什麼地方惹了你啦，什麼地方害了你啦！為了他，我跪在你面前求你；為了他，我心里充滿了苦痛，我懇求你看聖母的面上饒了他。……你這個魔鬼，你這個野獸，就是那個小小的孩子也曾經雙手合起來，跪在你面前，像在神的面前禱告似地懇求着你，你這個西班牙人，你這個白人，你竟會因為他那不幸的父親開罪了你，向他來報復！你還有一點人性麼？你竟會割去了他的一雙小耳朵，讓他一輩子都變成殘廢！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我決不饒恕你！如果天上還有神明，如果他还記

得像我們這樣的窮孩子，並且給我們一點兒恩惠，如果他会聽見我从内心深处講的這一些話，那末我就要請求他永遠也不饒恕你，讓你在所有的罪人中間千秋萬代地受着苦刑。為了這個，我請求至聖的聖母給我一些幫助，她了解我的痛苦，因為她曾經看見她自己的兒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着苦痛，正如同我看見那個小小的孩子被割掉了耳朵受着苦痛一樣。那個孩子，他把我當作自己的親娘呀！為了他，為了照顧他，為了愛護他，我才跟他爸爸到這兒來。我現在不要把唾沫吐在你的臉上，因為你簡直太下賤了，值不得一個女人把唾沫吐在你的臉上。我現在也不要碰你一碰，因為我不願意使得我這一雙手玷染了你那卑鄙醜惡的靈魂。我現在也不要詛咒你，因為我再詛咒你，我也不能使你比現在更低賤和下流。我聽憑你走到地獄里去，讓上帝公平地懲罰你。因為對於你，對於像你這樣的人，儘管我們天上的聖母——她的仁慈的愛是多末遠大無邊，可是她決不會憐憫你的。”

接着瑪黛絲達就沉默下來了。當她在控訴的時候，她那忿怒的狂熱的激情，使得她覺得恍恍惚惚的，好像不是生活在人間，現在當她結束了這種激情的时候，她就覺得她又站在堅實的地上了。她向周圍看了一下，她好像第一次發現她究竟站在哪兒似的。她放下了她的胳膊，覺得她的力氣已經消耗完了。她發着抖。一直到這一個時刻，她都是用一種強有力的、震顫的聲音在講着話，聽起來很動人。可是現在當她恢復了平靜的時候，她的聲音就變得粗嘎，而她的嘴也變得歪斜，整個的面部也變得非常痛苦了。她說：“現在，伙伴們，你們可以隨便來處置這一隻林場里的老虎了。這一個畜生是你們的！把他拿去吧！他沒有靈魂，也沒有心肝。他不是人，是一隻野獸！叫他賠償我那可憐的侄兒的耳朵吧！叫他賠償他割掉那一对小小的耳朵吧！他一定得賠償，賠償，賠償！”

瑪黛絲達接着就在工人們所形成的人圈里跑着，她喊着最後

的这几句話，好像打算把他們煽動起來，好像她在号召他們采取武裝行動一樣。

那些工人們都不由自主地像發了狂。他們跟着就喊着：“好啊，小姑娘！ 好啊，瑪黛絲達！ 反叛萬歲！ 土地和自由萬歲！”

人們的呼喊使得這個姑娘又激動起來了。她搖搖晃晃地走着，不得不由別人來攙着她。很多人都伸出手來把她扶着。接着她用雙手捂住了臉，倒在地上，就哭起來了。

工人們突然都感到一種震驚。他們談着一些什麼，而且不安地蠕動着，可是却仍然呆在他們原來的地方，沒有走動。

第十五章

人們还是在他們原來的地方站着，這種情形並沒有使唐·費利斯覺得吃驚。他冷不防地向前移動着，靠在門廊的欄杆上挺着身子，接着就周身倚着它站起來了。他的動作是那樣的迅速，以至當他的頭猛烈地撞在他右面那個工人的胸脯上的時候，那工人就覺得好像他被蠻橫地向後推了一下。可是就在唐·費利斯要越過欄杆，翻到地面上的時候，塞爾索一跳，就撲到他身上，讓他仰天摔倒了。這兩個人在地上扭作一團地滾着，誰也不肯有片刻的時間鬆手放開對方。塞爾索抓住了敵人的襯衫的領子，伸出他那無情的拳頭捶打着敵人的臉；他一拳一拳地打着，結果那臉就好像要爆裂了一般。不久，唐·費利斯終於掙脫了塞爾索的雙手，然後再一次地靠在牆上。塞爾索接着又抓住了他，並且一而再地捶打着他，片刻之後，就把費利斯的臉打得血肉模糊不成形了。塞爾索不住手地打着，後來他發出了一種復仇的快樂的喊叫。當他打夠了的時候，他用一隻手揩着另外那一隻血污的手說：“我得用聖水把它們洗一洗，別讓你的臭肉玷污了它們。你看！現在我這雙手就像

我剛剛砍了四噸桃花心木一模一樣。無論誰的手砍了四噸木料以後，都是這樣血淋淋的。你從來一次也沒有見過咱們的手是什麼樣子，我就是要把這樣給你看看它們，蠢豬！”

唐·費利斯這時已經被推倒在那個牆角里。他無可奈何地用手揩着從臉上流下來的鮮血。

“嚀，伙伴們，你們已經聽見了瑪黛絲達跟我們講的話了。我們也把他的耳朵割掉吧！然後我們再把他吊起來。讓他吊一會兒對他也就不壞了。對於這件事，我們大家的經驗可多啦……”

他朝瑪黛絲達轉過身去，她現在仍然躺在地上哭着。他說：“不要再哭了，親愛的！今天晚上我們就去找你哥哥和那個孩子。要是船夫不願意去，我們曉得應該怎樣對付他們。”

當塞爾索和其他的年青的砍伐工人朝着船夫和工匠的宿舍走去的時候，另一部分工人就連推帶搯地把唐·費利斯擁到一棵樹枝很粗大的樹木跟前來。誰都不必給這些工人任何指導。他們曉得應該怎麼辦。因為他們每個人至少曾經被吊過一次，因而也就有了足夠的經驗。他們把一根繩頭解開了幾股，用它們縛住了唐·費利斯的右耳，接着就把繩子的那頭掛在樹上。然後三個工人把費利斯的身體捆緊，就把他掛在頭頂離樹枝有幾寸的地方了。他們讓他懸在那兒，同時另外的幾個工人又重新把吊索系好。接着他們叫着“準備，放下！”費利斯大半个身子就只懸在他的右耳上了。他整個的面部都被拉得不成形狀了。

“不要，不要，伙計們，不要這樣吧！”當他還能講話的時候，他喊着說，“把我打死吧！把我結果了吧！”

雖然他不願意在工人面前顯露出苦痛的樣子，可是不久他就開始尖聲地叫起來了。吊在樹上的時間越久，他的喉嚨也就勒得越痛，因為繩子把他的脖子和肩部箍得越來越緊，他的肉皮同時也被吊得越來越拉長了。

“好啊，你这个瘋狗！現在你也嘗到被吊在樹上的滋味了！”一个工人喊着說。

“我們曉得怎样把人吊起來，跟你的蠢猪兄弟們一样；我們已經叫他們下地獄了，”另一个工人說，“不过我們用不着叫你明天跟我們一样也砍四噸。我們把你吊在這兒，也就心滿意足了。可是因为你曾經打過我們上百次，吊過我們上百次，所以你最少也得還給我們上百次。……”

“讓我下來吧，伙計們！我願意把所有的木料，庫房里的一切東西都給你們！”

虽然他曾經时常發誓說，即使是工人們把刀子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也永远不向他們求饒，可是現在他竟開始向他們哀求了。

“你說庫房么？貯藏室么？現在我們要拿到它們，还用得着你的許可么！還有那些木料么？我們倒不需要它！你隨便處理它們吧。讓它們爛掉也隨你！”

“放开我吧！”他又哀求地說，“你們怎样弄死我都好，只要把我放下來。”

一个工人回答他說：“听着！西班牙人！我們大家一點兒也不願意呆在這兒听你乱叫。我們都餓了。我們給你干了一天活兒，什麼也沒有吃。現在我們要到庫房去打开几听罐頭。沙丁魚呀，火腿呀，腌肉呀，罐頭湯呀，果子醬呀，黃油呀，巧克力糖呀，還有咖啡呀，……我們都要嘗一嘗，你認為我們天天吃的發了霉的玉米粉煎餅很不錯，可是我們已經吃够了，讓我們吃吃這些，忘掉玉米粉煎餅吧！”

另外一个工人繼續說：“一个鐘頭以後，我們再回來看看你的面皮是不是仍然吊着，你那面皮上的臭肉是不是和你的骨頭分了家。那時候我們再把你的左耳吊起來！”

接着又有一个工人插嘴說：“這就要看你的皮膚牢不牢了，我

親愛的費利斯。要是你的皮膚經得住的話，——我們當然希望它經得住——你在這兒享這一種福份，會有六七个鐘頭，甚至于十个鐘頭哩！……哼，當我們流汗干活兒的時候，你們躺在吊床上搖來搖去的，多末舒服啊！現在該你們流點血、流點汗了，同時也讓我們嘗一嘗你們的給養，抽一抽你們的雪茄烟，還跟你們的婆娘睏一睏覺——假如我們對她們滿意的話，這就要等將來再看了。”

“您舒服舒服吧，我的好朋友，費利斯！”一個工人這樣喊着說，這時他們已經動身向庫房走去。

*

夜色已經開始降臨了。再過一刻鐘，天就會完全黑了。

另一些趕牛人和伐木工逐漸地到達了總場。他們一到，人們就告訴他們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可是他們却在宿舍附近停下來休息着，就好像一切都和平常一樣。

安得留和桑地牙哥在庫房門前置崗，目的是為了注意不要發生搶劫的事情——其實這倒是一個多餘的顧慮，因為看起來並沒有誰想要把什麼東西拿走。可是，不久他們就集合在一起了。在他們和塞爾索，瑪丁·特林尼德討論一番之後，大家一致同意由安得留把庫房里的給養公平地分給工人。人們所以選出了安得留担負這一個工作，因為他是這些工人中間唯一的一個能寫會算的人。

他到了庫房的時候，他發現門鎖着。庫房保管員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安得留把桑地牙哥留下作哨崗，然後他就朝一堆茅屋走去，他認為他一定會在那兒找到那個保管員。他的本意是去問他討那一把門上的鑰匙，那樣他就不必把門砸開了。在半路上他遇到了塞爾索，他和幾個工人一起正在尋找着船夫。他們打算要那些船夫把他們送到各個林場去找康狄托。

在總場里，鐵匠、木匠、繩匠、廚子和船夫都是一些享有特權的

工人。他們形成了一種在一般工人和場主之間的中間階級。他們每天要掙一個或是一個半比索。他們帶着家眷聚居在林場里，這樣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小村。在他們中間有些是白人，另外也有一些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種。

他們和場主一樣，也瞧不起伐木工，甚至於比場主更厲害一些，而且自認為他們也屬於上層階級。他們講的是一口也還不差的西班牙語，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小禮拜堂，而且每個人都能寫會算。他們向來都不和伐木工交往，除非當他們要把什麼東西賣給他們的時候，或者是當他們看見那些伐木工手邊有錢、而且可以把這錢弄到他們自己的腰包裏的時候。他們覺得能夠和老板差不多像同等的人那樣講話，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並且不管老板要求他們做什麼，他們總是願意去做。他們幾乎認為自己是貴族；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和伐木工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可是他們卻不願意承認這一個事實。儘管有些時候他們賺的錢比伐木工賺的都少，可是只要老板像一個朋友似地招呼他們一聲，或者是偶爾請他們站着喝一杯酒，他們就認為已經得到很豐富的報酬了。他們總是站在老板那一边來反對那些“懶惰的印第安豬”，而且常常設法傷害他們，好來逢迎老板。

當工人們向總辦公室進攻的時候，所有的這些工匠、船夫、給養保管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都從宿舍里把這一切看在眼里了。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手槍。如果蒙特雷諾的兩弟兄和那些工頭在工人進攻的時候向他們呼喚求救，雖然他們心里也許怕被工人打死，可是他們也會冲上前去的。不過當時唐·塞維羅雖然想到了這一點，可是他已經來不及叫他們了。他當時並沒有把這次反叛看得多末嚴重，等他看到事態嚴重的时候，一切就已經很遲了。

所有這些工匠私下里都因為在事情發生時老板竟忘掉了他們而高興。他們下定了決心：哪一边勝利，他們就向哪一边道喜祝

賀，同時馬上就加入到那一边去；因此他們認為從遠處偷偷地看着事態的發展是一種既聰明而又不太危險的辦法。如果工人們勝利了，他們就和工人們採取一致的行動。要是老板勝利了，他們就會馬上準備執行老板交給他們的任務，並且盡力地來消滅這一次的反叛。

現在，工人們的反叛已經取得勝利了，當工匠們看見安得留和一些伐木工走近他們的宿舍時，他們就趕緊出來迎接說：“我們從前說過啊，這樣的事總有一天會發生的。‘要是工人得不到好一些的待遇，有一天他們就會造反的。’你就是成天地鞭打一匹馬都不行，要是個勁兒地虐待工人，就更不行了。無論如何，工人總是一個人啊！”

塞爾索、安得留、桑地牙哥、費德爾、瑪丁·特林尼德、路西鄂·奧梯斯和大多數的工人都知道：他們對於這些工匠現在像老朋友似地向他們討好，究竟應當怎樣來評價。因此當這些工匠那末熱心地向他們來獻殷勤的時候，他們就表示出一種不加理睬的態度。那些目前雖然沒有參加這次反叛、可是卻一貫具有革命性的比較聰明的工人，對這些沒有骨氣的人們也很了解，因此一向對他們就不怎樣信任。經驗告訴了他們，如果形勢有所改變的話，這些個傀儡借着聯防軍的幫助，又會逢迎拍馬地倒到那些老板的懷里去。而且事實上不止于此。他們馬上就會變成一些最殘忍的告密者，馬上就會變成老板們的忠心的獵犬。因為工人們想到了這一些，他們對於這些工匠們的諂媚的態度便無動于衷了。

“我老早就說過，”一個鐵匠重復地說，“是不是啊，同志們？我一向就說過這樣下去可不行。”

“是啊，老傢伙，你一向就這樣說過。”

“住嘴！”塞爾索粗暴地說。“要不然，我就要一拳叫你開不了口。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你告訴我們，船夫住在哪一家？”

“就在那边，查穆拉人。如果您高兴，我領您去吧。你看見那一座点着灯的房子了么？那就是巴勃罗的家，菲立甫住在他的隔壁。”

*

塞尔索走到巴勃罗的屋子跟前，在外面喊着他說：“巴勃罗，到這兒來。”

船夫巴勃罗走出來了，渾身嚇得發抖。

“你有几个孩子？”塞尔索問他說。

“三个，朋友。”

“叫他們出來。”

“可是我求求你，查穆拉人，請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們吧！”船夫恐懼地恳求說。

“快一点兒，把你的孩子們叫到這兒來！”

“他們都睡着了，朋友。”

“难道你要我拿这把弯刀把他們弄出來么？”

就在这时候，那几个孩子听了外面的声音，心里一陣好奇，就在門前出現了。他們的媽媽正在外面的一間披屋里燒着晚飯。外面發生的事，她好像什么也沒有听見，不过实际上是她丈夫命令她躲在這兒的，他害怕工人會找到他的女人來報復，因為他們从前曾經从船夫們手里遭受過很多的污辱。

这时，有一个工人抓住了那几个孩子，他們馬上就哭叫起來了。接着孩子的媽媽就跑出來，跪在地上。

“別像那樣吱吱地叫吧，你这个老母猪，”一个工人对她罵着說，“我們又不会把你的孩子怎样。”

塞尔索命令說：“把這兩個大的帶到防波堤那兒去。巴勃罗，你跟我來。”

那女人又开始哭着，一个工人不耐煩地罵道：“要是你还想叫

你的小耗子們回來，你就住口！”

剛一走到山坡那里，塞爾索就叫人把那兩個孩子——一個十歲的，一個七歲的，綁起來了。兩個孩子掙扎地哭着，塞爾索告訴他們道：“你們兩個別哭吧！我們不會吃掉你們的。如果你們的爸爸服從我們的命令，我們不會傷害你們的。威森，你跑到庫房去，找安得留要一大塊巧克力糖給孩子們，然後你就在這兒呆着，當他們被綁在這兒的時候，留心別讓蛇咬了他們，蝸子螫了他們。”

听了這話，威森便朝着庫房跑去了。

“巴勃羅，你听我說！在這條河上游和下游的林場，你都知道得很清楚。你現在馬上就動身到新林場去！你去把康狄托和他的兒子，還有那些你可以找到的工人都運回來。你叫菲立甫划船跟你一同去，要他幫助你儘快地把工人們都運回來。”

“可是你難道沒有看見現在已經是夜里了么？天色這樣黑，我怎末好划船呀？”

“你这个蠢猪，从前老板命令你在夜晚出去的时候，难道天色就不黑了么？現在老板是我們了，我們告訴你什麼，你就得作什麼。我現在把兩個孩子留下，那末你和菲立甫就不至于划着船逃跑了。只要你們把河兩岸林場里的工人都運回來，我就把你的孩子還給你。你把他們運回來越快，我們把你的孩子放開的時間也就越早。要是你們兩個有一個逃了，那末我就要把這兩個孩子綁在這兒四個禮拜。你們看，我們所採取的辦法恰好是老板們用在我們身上的辦法。這些辦法是你們想出來的，因此如果我們使用了這些辦法，你們竟會嘵嘵不休地講起怪話；那你們就錯了。所以我說，你們最好還是馬上就走吧。你們都知道，那些紅螞蟻最喜歡在夜晚出來，我想你的孩子們不會願意叫它們咬吧。很久以來，我們就嘗過這種折磨的滋味了。好吧，現在，快一點兒動身吧。你去找菲立甫和任何一個會划船的人，把那些人帶到我這兒來。你

告訴他們把他們所有的東西，和他們的彎刀都帶來。”

塞爾索向他身邊的幾個工人轉回身去說：“你們每個人都到船上去占一個位置，監視那些船夫。我們不許這些畜生再來耍花樣兒。”

兩三分鐘以後，四只獨木舟就在河上順流而下了。

*

“把過去的惡夢忘掉吧！”塞爾索對瑪黛絲達說。“你知道我們將要做些什麼？”

“要是你不告訴我，我怎末能夠知道呢？”

“你說的對！你看，我說吧——我們要到庫房去，那些最漂亮的衣服，最漂亮的鞋子都隨你挑。”

當他們走到庫房的時候，他們發現安得留、桑地牙哥，還有另外一些工人早已經在那兒了。安得留正跟那個保管員熱烈地爭論什麼。

“別浪費我的時間！把你的手槍和子彈帶都給我。馬上就給我！”

“可是這手槍是我自己的呀。它不是蒙特雷諾家裡的啊。”

“那也一樣。把它給我！”

“你想想，在這一堆荒山野地裡，我沒有手槍怎末活啊？”

“我們沒有槍，還不是一直活到現在，你們就像我們從前那樣活着好了。來來去去都得提防着老虎。……不過現在，你滾出去！”

最後說這些話的人是桑地牙哥，他一面加重語氣地說着這些話，一面踢那個保管員的屁股。

“安得留，”塞爾索說，“你給瑪黛絲達一件衣服——挑一件最好的。”

“好的。”安得留笑着說，“你要多少啊，姑娘？三件，六件，十件，還是二十件？你要多少有多少！就是我們把林場裡所有的姑娘

都打扮起來，反正也會剩下很多呢。你在這兒樣樣東西都可以找得到——外衣啊，襯褲啊，還有拖鞋哩。另外也還有表鏈和耳環呢。我的天啊！你們真應該看看，他們在這兒究竟堆了多少好東西！就是為了他們的那些老婊子！”

可是這時那個保管員又來向他們講理了：“朋友們，請你們听我說。你們應該把財產單和物品賬給我呀。要是沒有這些東西，他們將來會說我舞弊的。”

“你們听啊，這個傻瓜胡說些什麼話！”塞爾索說，“財產單么，物品賬么？還有什麼呀？所有這些東西，還有那些合同，我們通通都要把它們燒掉。什麼賬簿啊，債務啊，現在都不作數了！我們已經開始清除這一切了，我們還要徹底把它們清除掉。你明白么？難道不是這樣么，伙伴們？”

“我們盼望這一天已經盼了許久了。”桑地牙哥回答他說，他同時撿起了一匣紙烟。“為了得到自由，我們得把每一樣壓迫我們的東西都燒掉。現在你既然曉得了這個，你就滾蛋吧！你到外面去呆着，可是別叫我們看見你在這兒晃來晃去的，要不然，我就要活活地把你的皮剝下來！”

“不要緊，你不要怕，瑪黛絲達！”安得留對那個姑娘說，“你挑些最好的衣裳，到櫃台後面好好地穿起來吧！你不要擔心事。這一切都是我們的了。我們得到了它，所付的代價已經太大了。明天我們就要把這一切都分掉，天曉得要分掉的東西有多少。”

“塞爾索，”桑地牙哥插嘴說，“你曉得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我想我們應該到那些婊子養的工匠的宿舍里去看一看。我們得把他們的槍支和彈藥都搜出來。如果他們有誰要想把它們藏起來，我們就把一塊石頭拴在他的脖子上，然後把他丟到河里去。”

“好的，我同意。你帶十一二個工人把所有你們能夠找到的槍支都收集起來。對這些畜生你們不要軟，也不要浪費時間跟他們

瞎扯。如果有誰要想開口，你馬上就給他一拳，叫他住嘴！”

璜·孟戴斯這時剛剛走來，他插嘴說：“對呀。因為，可以肯定地說，如果那些老板以後能夠報復的話，誰都不會像這些工匠那樣給老板賣命地來鎮壓我們。他們現在像白痴似地向我們笑着，只要他們能夠保住性命，現在什麼事他們都可以給我們干。可是要是老板得勢，那就不同了。我從經驗里認識了這一點。從前當我作上士的時候，我看見過他們參加鎮壓罷工，而且跟廠主一起處罰逃跑的僱傭工人。所以，桑地牙哥，讓我跟你們一起去搜查吧，我倒很喜欢手槍呢。”

這一羣搜查槍支的人剛剛出發，瑪黛絲達就聽見有人喊她的名字。原來是康狄托和他的孩子，還有新林場里的那些工人，恰好在這時回來了。

“你看，安得留！”塞爾索用一種勝利的口氣叫着說，“這些船夫行船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又快當，又安全。我敢說不到半夜所有我們的人就都會集合在這兒了。你看，那些船夫手里拿着火把，為了快些到達這兒，他們划得多末快啊。現在他們可真是賣勁兒啊！”

*

“現在各個林場里的工人都到齊了，”船夫巴勃羅說，他來報告他已經完成了任務。被派去監視他的那個工人証實了他的話。

“安得留，”塞爾索喊着說，“安得留！我們指定你作給養員。庫房里的鑰匙在你的手里么？”

“在。”

“好。你快到綁着巴勃羅的孩子的那棵樹跟前去。你把他們解开，把他們帶到庫房去，給他們一塊巧克力糖，看他們還要什麼別的東西。另外你給那個男孩子一把折刀，給那個小姑娘一對耳環。然後就送他們回家吧。”

“多謝你了，朋友，”巴勃罗衷心地說。

“算了吧，留着你的多謝吧，”塞爾索冷淡地回答說，“帶你的孩子找你的老婆和另外那些跟你一樣的小氣鬼去吧。我們不會把他們怎樣的，我對你說的是實話。我們就要離開這兒，整個的場房都要留給你們。就連庫房裏的一部分給養我們都打算給你們留下。你們會在那兒找到足夠的玉米。牛，你們也可以養着。這樣你們就不會有餓死的危險了。等我們走了十五天以後，那時候你們也可以動身。”

巴勃罗又向塞爾索道了謝。瑪丁·特林尼德打斷他的話頭說：“我們這位同志剛剛對你講的話和你們的將來有關，巴勃罗。可是關於目前，我還有兩句話要說。在你們中間，誰也不許逃跑，更不許你們到河谷津去報警，或者是到軍事機關去告密！你們要明白我這話是什麼意思！塞爾索答應了你一樁事，我還要答應你另一樁。如果你們中間有人在今天，明天，或者是在塞爾索規定的十五天之前離開了林場，那末我們就要割斷所有你們男女老少的喉嚨。我說了就算。至於我呢，我真想把你像一隻死貓似地淹在河裏，因為你從來就和我們作對，而且永遠不會是我們的朋友。要是現在我們沒有得勝，我很驕得你們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真應該把你們一下子搞掉。不過現在我們還是讓你們安安靜靜地過着日子吧。去吧，到你的伙伴那兒去，把我們講的這些話都告訴他們。你要詳細地把這些話解釋給他們聽。特別是，別忘了告訴他們：要是他們不服從，他們將來可就要遭殃了。從現在起，你就作你們這一群人的看門狗吧！”

第十六章

“当我们动身出发的时候，我们得注意别让一个工人留下，”瑪丁·特林尼德說。

不久天就破晓了，就在这时，一部分工人聚在一起开了一次軍事會議。

“我們不許有一个人留在林場里。即使有人不願意走，我們也應該把他帶走。我們要使每个人都响应我們的号召。”

時間还很早。太陽已經出現在地平綫上，可是陽光却还没有射到他們的身上。一層濃重的霧籠罩着河堤。云雾低垂着，从山坡那兒看去連那条河都看不見了。

康狄托快活地喊着說：“他媽的，我这几条漂亮的猪可怎末办呀？”

“康狄托，你听着，目前我們要关心的事情比你的猪重要得多。算了，別談你的猪了。”

“为什么呢，老弟？”

“不要为它們操心吧。你把它們留給那些婊子养的船夫算了。”

“不过它們已經長得很肥了！留下不是很可惜么！”

“那末你賣給那些工匠吧，他們喜欢肥猪。”

“好，我就这末办！我不能一路上都把它們帶着回家。在半路上我們得过几次河呢。而且河里又都漲了水。我不曉得我們怎样才会到了家。”

就在这时，臨時軍事會議正在討論問題。最后，大家决定了：由璜·孟戴斯和路西鄂·奧悌斯率領二十个武装工人，騎馬到半徑二十公里以內的所有林場里去，像前一天晚上那样，搜索一切的武器，并且帶回所有的工人。他們也决定了，工人和武器都要在大本

营集中起來，在这里，他們要成立一支有三四百人的声势浩大的起义的武装部队。然后他們就可以向河谷津進軍了。

他們決定在向河谷津進軍的路上，摧毀一切的政权。他們准备杀掉所有的地主、老板、貴族和罪惡的白人，同时也打算發動所有的工人、雇農和被賣做奴隸的苦工都參加到他們的隊伍里來。他們打算先攻下河谷津，然后再攻下从巴隆一加南到耶佛尔城之間的所有的村庄，这样他們就可以控制了通到省城里的那条公路，而他們一到了省城附近，就決定先把火車站拿下來。

仿佛誰都沒有自己問過自己：一旦每一樣東西都被破壞了，以后究竟會有怎樣的結果。即便是瑪丁·特林尼德对以后可能發生的事情也只有一種模糊的概念。

他和那幾個最聰明的工人，——例如安得留、塞爾索、桑地牙哥、費德爾、馬蒂亞，以及另外兩三個工人向大家解釋說：如果要使每一個人獲得土地和自由，那末首先他們必須把革命進行到這個共和國里最遙遠的角落。

他們說在革命成功以后，只有一半的人要留在武装部队里，另一半人要回鄉去耕種他們的土地。過些時候，那些耕種土地的人再回來替換那些戰士，同時也就輪到那些戰士們回鄉種田去了。婦女、兒童和老人應該下田，把農作物收到家里來。

為了取得統治者堅強地把持着的土地，為了在反叛者最後放下武器之后，制止一切反革命的可能，他們首要的任務就是殺掉那些地主、老板、他們的家屬和孩子。困難的問題是：地主的莊園和農場都離開森林很遠，而又接近着城鎮和一些統治者的衛戍部隊。因此為了征服他們，首先他們必須擊敗那些鄉警、聯防軍和獨裁者的一切部隊。而為了要戰勝這些統治者的爪牙，他們就必須毀壞這些爪牙們可資利用的每一樣東西。

*

反叛者的思想里有了这样的破坏和殺戮的觀念，我們是不应该責备他們的。統治者從來也沒有給予他們任何表达思想的自由；也們每一种相互交換意見和討論問題的可能都被拒絕了。從來沒有誰來跟他們談談政治問題或是經濟問題。新聞紙上也從來沒有批評过独裁者的行动。他們從來也沒有讀过一本这样的書，它告訴他們：不用破坏和屠殺的办法，他們將怎样來改变他們的生活情况。

那些不是跟独裁者站在一起的人們也不得不俯首貼耳地听从着独裁者的命令。工人、農民和所有的下層人民已經被剝奪了每一种权利，他們只有一种責任，那就是服从。統治者的爪牙們用鞭打的办法把盲目服从灌輸到他們的心里，一直到它已經变成了他們的第二天性。不管是在哪里，只要一切权利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人民群众除了应尽的各种义务之外，却一点权利也沒有，即便是說一句批評时政的权利也沒有，那末結果这一个地方的統治就会陷入一种無可避免的極端混乱状态里了。

事实上，統治人民的并不單單是独裁者。那些大工業家、銀行家、封建主和占有土地的人都有一种保證独裁者的主权的、明确的職責。不过这些上層人物，有些时候也要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來制定一些法令。他們自己并不制定这些法令，而是强迫他們的領袖來制定这些法令。这样他們也就能够用一条鎖鏈把人民束縛起來，而且用法律的形式來支持他們的行动了。如果他們不是通过独裁者而是公然地親自作出某些决定，那末人民很快地就会看出，独裁者已經是專为裝滿有錢有勢的人的錢袋而服务的。不过，當他們指揮独裁者制定某些法令的时候，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私欲說成是为了國家的利益，而这样，他們就能够欺騙許多真誠的爱国者了。

如果工人向老板建議大家平心靜气地把他們兩者之間不同的意見加以討論，那末老板就会用一粒鉛彈來回答这种建議，因为在

老板們看來，一个工資劳动者提議討論和研究一下他的生活情況，單單这一点也就足以構成反对國家的罪行了。他們在法律上規定了允許工人提出建議也是犯法的事。工人們唯一的权利就是服服貼貼地努力干活兒。这就是他們所有的一切。其余的权利都屬於独裁者和他的僚屬，只有他和他的僚屬才可以發号施令，才可以批評。

因此，这样說來，驅使这些印第安人屠殺和劫掠的根源并不是什么野蛮主义。我們更不能拿他們的行动來証明他們的殘酷，因为事实上当他們的敌人和压迫者衛护他們的利益时，他們要比这些印第安人野蛮百倍和殘酷百倍。

*

在他們叛变的十五天以后，这一支部隊就准备出征了。也就在这一个期間里，他們繳獲了兩包邮件。那些稍微識字的人从这些信札和報紙里能够讀到的消息說，在这个共和國的北部四个团隊已經叛变，起來反对那一个总是吹嘘自己如何英武、胸部总是挂滿勳章的老独裁者了。士兵們对他已經厭惡極了，他們再也不願意听他把他自己叫做“墨西哥人民的救世主”了。

報紙上公布說，这个老头子的宝座是不会很容易就被推翻的，因为他所豢养的成千的畜生和那些对他的統治热心支持的人都会阻止人民來推翻他。当然，这些热衷于他的統治的人并不是要維護这一个老首領，而是維護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当人們在保衛自己的飯碗的时候，他們总要比保衛一个独裁者更其热心。因此当一个独裁者在緊要关头尋找他的狐朋狗友的时候，他时常会發現平常对他歌功頌德的百灵鳥兒——他的倖臣，竟会弃他而去了。

瑪丁·特林尼德讀完了報紙以后說：“总而言之，这些事和我們关系不大。沒有誰談到了我們，也沒有誰和我們站在一道來幫助我們。如果我們需要土地和自由，那末我們就必須自己起來战斗。假如最后，我們只剩下了一个人，假如这一个人能够安居乐业

地耕种他的土地，那末我們的斗争也就不是白費了。我們并不是为了順从、屈服、被虐待才來到这个世界上的。决不是的，伙伴們，我們活在世上要得到自由。不过，如果我們需要自由，我們就必須每一天贏得我們的自由。無論誰，只要他有了自由就躺下來休息片刻，那末不到一禮拜他就会失去它。同志們，我理解我說的这些話的意义，就在你慶祝你的自由的同一天，你就可能失去它。不要相信：僅僅因为你的自由已經用青銅鑄字寫好，而且被法律和憲法奉之为神聖，那末你就已經得到自由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一經确立，便可以永远不变了。唯一我們可以信賴的东西，就是我們每一天經過不断的斗争、不断的更新而取得的东西。永远也不要單單地相信一个首長，不管他是誰，他允許了我們一些什么，或者他是从哪兒來的。在我們中間，那些每一天都为自由而战斗、而且并不把这个任务托付給別人的人，才会得到自由。如果我們真正具有得到自由的决心，那末我們就全都能够得到自由。可是如果我們自己心甘情願地听憑別人來驅使我們，那末我們就会作奴隸。不要为了你的鄰居的自由而操心；首先應該从追求你本人的自由开始。如果我們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那末我們大家就会得到解放，同时也就不再有地主、政客和那些政客的馬屁精能够把我們送回林場了。”

“你說得对，同志！”塞爾索喊着說。“好啊。現在我們就要出征了，任何的联防軍和鄉警都阻擋不了我們。过了明天，我們就出發吧！”

“是的，过了明天！过了明天！”許多的声音都重复着說。

“土地和自由”的呼声，轟鳴地越过林莽，表現了千百万人的共同的意志。

*

“在我們沒有出發之前，还有許多事情要做呢，”在他們吃飯

的时候，安得留說。“事情很多，而且都很重要。”

“恩，尽有些什么事情啊？”塞尔索問着說，“只要是應該做的，我們就得做好。我們甚至于可以把那些我們打算留在这兒的廢物都一下子干掉。那样我們就用不着提防这些狗娘养的随时会从后路攻击我們了。”

“不，我想的倒不是这个，”安得留說，同时他把头点了一点，指着办公处說了下去，“我們在那兒有些事情要做。我們應該把那兒所有的文件都燒掉，讓那些紙灰随風吹散。”

“說句真話，安得留，你这主意真好！你想想，我們大家竟会把这件事情忘了！我們的确應該燒掉所有的帳册、合同、文件和債單。过几天等我們經過許多村庄到河谷津去的时候，我們一路上也應該把城鎮里的公文，和一切民事登記的記錄都燒掉。”

“为什么呢？”彼得洛問着說，“我們在那兒又不欠任何人的債。”

“因为还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因为也許有些文件还記載着我們中間的哪一个工人欠下了一筆債。此外，你應該了解，如果我們要贏得勝利，而且保持勝利的成果，我們就得燒掉所有的文件。許多次的革命曾經被發動起來，可是接着不久就失敗了，就是因为應該燒掉的文件沒有被燒掉。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所有的地主統統殺掉，可是以后，有一天他們的兒女、兄弟或是叔伯又会拿着他們的文件、帳册、地契回來和我們算帳。你正在安安靜靜地耕种着你那塊田地，連造反也不再想了，可是他們却从藏着的洞里走了出來，跟那些警察、鄉警、联防軍一齐來了，手上还拿着厚厚的帳册和文件，要証明你种的田并不是你的，而是屬於康尼老爺、奧丽太太，或者是哪个鬼东西的。接着他們就会对你說：‘伙計們，革命到底已經完了。現在我們和平而有秩序地活着，現在我們又恢復文明的生活了。你們應該尊重所有这些盖着圖章、有着簽字的文件，因

为如果没有盖章和签字,文明的生活就是不可能的呀。’”

“說句真話,他們講的話就是这样。”馬蒂亞喊着說,“喲,要是这样,我們就是前功尽弃,一切又得从头搞起來了。”

“我很高兴,你們明白了我这些話的意思。現在你們了解了。我們應該把所有的文件都找出來,然后堆在一起,放一把火。當我們將來走到地主的田庄和村落、一直進入河谷津、耶佛尔、巴隆一加南、尼西支和亞魯茂城的时候,我們首先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進攻那些僱工介紹所,燒掉所有蓋着圖章、有着簽名的文件,还有那些文契,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結婚證書和一切的納稅的帳册等等。……这样,地主的兒孙將來就不会來到我們跟前把那些文件貼在我們的鼻子上了。这样,也就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誰,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爸爸是誰,和他的爸爸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田產了。只有我們才是唯一繼承土地的人,因为誰也不能够證明我們不應該承繼这些田產。那些出生證明書對我們又有什麼用呢?我們和我們喜歡的一個女人同居,我們和她生兒育女。這也就是結婚。難道我們還需要文件來證明么?文件的用处只是讓別人走到我們跟前,把我們耕種的土地拿走。土地屬於耕種它的人,如果大家公認我們耕種了它,那末这就足以證明它是我們的了。”

工人們听了这些話,都好像有些出神的样子。他們已經忘記了吃飯,只是留神地听着瑪丁·特林尼德的這一番話。他們集合在塞尔索、安得留、彼得洛、瑪丁和馬蒂亞的周圍。瑪丁·特林尼德的話在他們听來覺得很新奇,可是因為他的話很單純,所以他們很容易地就理解了这些話的意義。另外,他們對於文件的威力也是完全熟悉的。過去的事實證明:這些蓋着圖章的文件使他們必須無可置辯地付出他們的欠債,或是他們的勞動。

“我們是怎樣的傻瓜啊!”桑地牙哥說,“關於這一切,我從來也沒有想到哩,不過你的話真對,瑪丁。我們能夠得到的文件,我

們應該統統把它們燒掉。”

一個叫做加比諾的伐木工說：“我非常願意知道，你究竟從哪兒學到了這一切呀。說句實話，你比一個牧師的見識還要廣哩。”

“我曾經讀過許多許多的書。所有關於革命、反叛和武裝起義的書我都讀過了。其他國家的人民在剝削者從他們身上吃得腦滿腸肥以後，究竟有過怎樣的行動，——所有記載這類事情的書，我都讀過了。不過關於燒毀文件的事，我卻從來沒有從書上讀過。哪一本書里都沒有記載着這樣的事。所以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朋友，你真是我們中間最出色的人！”彼得洛喊着說，“如果這真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那末你腦子裏的東西比書上還要多呀。”

“去你的吧！”塞爾索說，“別作個傻子吧！當然他比書里知道得多了。你難道不知道他是個老師，是個真正的教授么？他在學校里已經教了成百上千的孩子了。”

瑪丁·特林尼德繼續和工人們談了一些時候，他告訴他們，時間已經到了，他們應該把牛馬一樣的生活改變成一種維持人類尊嚴的合理的生活。

“在反叛中死去總比這樣屈辱地活下去好！同志們，我們要求土地和自由！人民革命萬歲！”

巨大的反抗的呼聲，再一次地越過了總辦公處周圍的屋舍在曠野中鳴響着，在這一座不可穿越的森林里，每一個角落都傳播着它的回聲。

*

人們在總辦公處找到的全部文件，都在廣場上当着瑪丁和塞爾索的面前被燒毀了。在這以後，他們強迫那些工匠把他們的記事冊、帳本、每一塊小紙頭、甚至於聖像、日曆和五色石印畫都交出來了。在總辦公處里，他們燒掉了所有有文字記載的東西，即便是一封信和片紙只字都未曾留下。甚至於那些紙灰，都被他們小心

謹慎地散布开了。

負責处理这件事情的是桑地牙哥。在这件工作完成了以后，現在被每个人叫做“教授”的瑪丁·特林尼德顯得非常滿意。

“干得好，小兄弟。現在你知道在河谷津，在田庄上，和那些衙門里應該怎样干了。你尽量地燒吧，我們以后要用的紙，在桑·拉菲尔紙厂里的同志們將來会給我們的。我們要寫什么，要印什么，只要我們希望办到，都可以办到。”

当夜晚未到的时候，安得留和另外兩個工人到各个小組里走了一遭，他們告訴所有的工人仔細地考慮一下，在行軍的時候每个人究竟要携帶一些什么。因为倉庫里的东西很多，有上衣、褲子、襯衣、短外衣、床單子、弯刀、斧子、繩索、布匹、綫团、烟草、香烟、火柴、灯籠，还有帽子、耳环、戒子、絲帶和皮帶等等的裝飾品，而他們只有把这些分开，才可以帶走的。安得留在工人面前列举了所有这些东西以后，他就警告他們說：“除了每个人絕對必需的用品以外，誰都不應該要求更多的东西。等我們真正的需要滿足了以后，我們再詳細談談究竟剩了些什么东西。很可能我們得到的东西不能使每一个人都覺得滿足。另外，你們應該知道，我們每个人分得的东西都得自己在背上扛着——那些騾馬和驢子已經馱得很多了。也不要忘了，和我們一起走的还有十二个女人和二十多个孩子。”

接着“教授”瑪丁·特林尼德繼續說道：“等一等我們要开一次会來解决出發的次序問題。不过現在既然大家在分东西，我就要告訴你們，那些給养是不能分給每个人的。我們要把它們分給各个小隊，由小隊負責保管，并且准备口粮。我們要在會議上把人們划分一些小隊。不过假如你們任何人被分配在某一隊以后，希望到另一个隊里去，你們也能够和另一隊里的人調換。很顯然地每个人都要背着本隊的一份給养行軍，因此除了絕對必需品之外，我

劝你们还是不要多背东西好。在我们没有到达最近的村庄之前，我们很可能要耽搁四五个礼拜。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正处在雨季，如果在泥濘的路上，我们每天能走三里格，也就很好了。”

第二天在会议上，工人们对于仓库里的贮藏物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每个人的绝对必需品在反叛最起初的几天里就已经分配好了。这样的态度使安得留很觉得奇怪。他想，也许他们不愿意背太多的东西。这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形的解释：工人们这样有节制的行动并不是纪律约束的结果。

在安得留看来，还有一件事情，很使他觉得奇怪：即使是仓库里最粗糙的襖衣对于那些工人也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可是许多人却仍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到处走着。他们谁也没有要求换一件新的。安得留问了几个人，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工人回答说：“呸！等我们走出了森林，我们全身的衣服都会烂了，那时候新衣服也会跟旧衣服一模一样了。”

另外一个工人说：“你难道要我穿一件新的衣服跟他们拼命么？你留心——当我碰上那些乡警的时候，我会像个疯子似地攻打他们的。要是他们抓住了我，我也就不需要穿什么襖衫了。要是他们抓不住我，那一定是至少我已经把六只狗头打得开了花，那末不管是襖衣、裤子、靴子，我就可以随便拣了。其中最好的东西，我要挑一把出色的手枪和许多粒子弹。……所以说，为什么你要我背那些仓库里的东西呢？目前，跟仓库里的事情比起来，我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呢。只要我这身破烂衣服还能盖住屁股，我也就用不着劳神操心了。当我要换新衣服的时候，乡警和联防军都会在那儿服侍我。你明白我这些话么，安得留？”

*

有三天的时间，工匠的老婆在磨着玉蜀黍粉，准备生面团，做玉蜀黍粉煎饼和豆腐，并且准备行军中各式各样的工作。每个人

將來至少要帶一桑特耳^①的玉米粉煎餅，那就是說，一共大約有四百張。這仍然是不很夠的，因為玉米粉煎餅很輕，而且又不容易填飽肚皮。

那些工匠的老婆當然不願意給工人們燒飯、做工人的厨子。她們覺得這是傷害她們自尊心的事。桑地牙哥曾經聽見她們中間有一個人發着脾氣，但卻安靜的說：“我們怎末能這樣地下賤，給這些醜陋的查穆拉豬做玉米粉煎餅？真可耻啊！我們竟會給這些查穆拉人作傭人！他們談的話，簡直不像個基督徒啊！”

桑地牙哥偷偷地听着，一直到這個女人把她的怨氣發泄完為止。當她不再講下去的時候，他就走到講這一番話的女人堆里去了。他說：“你們說啊，畜生們，你們咒罵我們，可是你們難道不是一群廢物么？我常常問我自己：‘為什麼我們要讓你們活着呢？’”

那些女人一看見桑地牙哥來了，她們就嚇得周身發抖，因為她們立刻就知道他已經聽見她們的談話了。

“真是見了鬼！”桑地牙哥繼續說了下去，“我們替你們做的事情難道還不夠么！你們想一想，每一天我們干活兒回來的时候，已經累得筋疲力盡，可是我們還得給你們砍柴，担水，給你們的狗窩修補屋頂，……我們干這一切的活兒，都是在累得要死的時候。可是，你們這些母狗，你們可有誰曾經對我們說一句好話么？你們說啊，回答啊！誰要是敢在我面前扯謊，我就一拳打在她的豬鼻頭上，把謊話打到她的喉嚨里去。……好吧，現在你們馬上干活兒去吧。不，讓我再看看——給我一張玉米粉煎餅，讓我看看你們做得好不好；要是你們做得不好的話，那末你們就得重做。你們這些母豬，三個鐘頭以後，我要回來看一看，要是你們不願意我來敲打你們的皮肉，拔掉你們的頭髮的話，那時候你們每個人就得做好十桑

① 桑特耳(sontle)，量器名。

特耳的玉米粉煎餅。現在馬上住嘴，干活兒吧！”

“可是，伙計，”一个女人胆怯地回答說，“你曉得剝玉米要用許多時間啊。然后我們还得磨磨子，而且即便是我們放些檸檬，我想它也不会——”

“我才不管这些呢！讓我看你們怎样搞吧。我另外再給你們一个鐘头。如果我回來的時候，你們还没有把这些玉米粉煎餅搞好，那末我就要把你們大头朝下地翻轉過來，結結實實地收拾你們一頓。我們从前不是常常要在一天里干三天的活兒么？我們完成不了的時候，他們不是常常要打我們、吊我們么？当这种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們可有誰替我們向老板說句公道話，說我們干不了这許多活兒么？沒有。而且不只沒有人給我們說句好話，你們竟会幸灾乐禍地这样說：‘好好地干他們一頓，这些查穆拉蠢猪！’”

“我從來沒有說过那样的話，”鐵匠的老婆說。

“也許你沒有說过，可是当別人說這話的時候，你從來也沒有出來講一句公道話。喲，我們已經談得太多了。加勁地干吧！”

那些婦女馬上就着手干起活兒來了，甚至于叫她們的孩子來幫助她們。这时桑地牙哥走了。他并不打算在四个鐘头以后回來，因为他知道不管她們怎样努力干活兒，她們無論如何是完成不了他的命令的。

*

至于那些工匠，那些妇女的丈夫，他們被指定的工作可就更困難了。馬蒂亞和費德尔很明确地把他們所想到的任务給了他們，而且不給他們喘一口气的机会。他們要修理馬鞍，担水，搓繩，切制皮帶，照管牲口，包扎它們的傷口，而且給它們喂料。給这样一支人数众多的旅隊准备行軍工作，自然需要他們不停地干活兒，不过工人已經完全知道他們要使用什么办法才可以使这些工匠行动起来。他們只消回憶一下这些工匠曾經怎样地对待他們，也就行了。

不过工人们却比較仁慈。服从是他們的口号，可是他們既不鞭打这些工匠，也不把他們吊起來，只有少数工人在他們实在沒有耐心的时候，才在少数工匠的肋骨上拍打几下。

在命令这些工匠干活兒的过程中，工人们学到了他們从來也不曉得的东西：他們开始知道了他們也能够發号施令，他們正在發号施令，并且做得很好。在过去，他們一直認為，要能命令指揮，首先他們的皮膚必須生來就是白的，或者他們必須是一个西班牙人。現在他們明白了：發号施令并不是怎样复雜的事。而如果他們能够从从容容地对这些权貴的寵兒發号施令，那末統治这些人又会有什么难处呢？当然，統治并不只是發号施令，也許这也就是大多数的独裁者所以成为那样無足輕重的胆小鬼的原因。發号施令么？这是誰都会做的事，即使是一个最落后的印第安人也可以發出命令。一个傻子也会变成一个独裁者，这是多末平常的事啊！因此，在目前，在这些工人们还未能試驗他們統治的才能以前，他們还要經歷一段相当長的道路。教授这样告訴他們說：“在这兒好好地学吧。以后，当我们离开森林，連左右的方向都不敢确定的时候，困难可就多了。在这兒的森林里，如果我们碰上了联防軍和鄉警，他們也伤害不了我們。相反地我們一口气就会把他們干掉。不过你們都很曉得这些雜种是不会到这兒來找尋我們的。他們一定在田庄上或是鄉村里等着我們。那时候我們就要挺身为革命而战了，而要为革命而战，空口說白話是不行的。單靠空話，革命是得不到成功的。我們这些被压迫的人，必須坚苦地战斗，使我們的决心得到勝利。無論誰，只要他告訴你們不要这样，便是企圖使你們睡眠，那末他就一定是敌人的同盟者，也就是压迫者們的派來的好細。伙伴們，不要忘記这一点！永远也不要忘記这一点！”

第十七章

他們把這些反叛的群眾一共分成八隊，璜·孟戴斯把它們命名為八個“連隊”。由於他那行伍出身的歷史背景，大家推選了他作全軍的“將軍”。從前當他在軍隊里作軍曹的時候，他曾經不只一次在他的長官白天醉得昏迷不醒、或是早上懶得不願起床的時候，代替他的職務來操練士兵。

孟戴斯自己負責指揮第一連隊。他從前在同一个營里的伙伴，奧佛斯班長負責指揮最後的第八連隊，也就是在行軍中負責后衛的那一個連隊。教授被給予了全軍最高參謀長的頭銜。安得留被任命為軍需官。馬蒂亞、費德爾、和塞里洛的任務是負責管理全軍的運輸和武器。

璜·孟戴斯選擇了塞爾索作他的參謀長，可是塞爾索對這件事並不重視。他說：“作一個帶袖章的軍官么？唔，這簡直要使我發笑啊！等軍號一响，我寧肯跑到前鋒去，跟指揮官站在一起。那時候我就可以穿起我的第一套軍服了。他們給了我一把手槍，不過我覺得我使用那把彎刀倒更有把握一些。”

“隨你吧，同志，”孟戴斯回答說，“這個，以後等第一次戰鬥結束的時候，我們再談吧——如果那時候我們還活著的話。”

在這些工人中間，沒有幾個人手上有武器。因為手槍不多，來福槍就更加少了，有些來福槍的式樣很老，都是從槍尾上裝子彈的后膛槍。其中有六枝是從工匠那兒拿來的。至於手槍，多半是從倉庫保管員那兒強取來的，他們的質量同樣也很差。它們從來也沒有發射過，它們的主要用處就是裝裝樣子，嚇一嚇人。在另外一方面，他們卻把斧子和彎刀都磨得很快。從這一切情形里，用不着深刻的了解，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支隊伍的武裝實際上是很

差的。

假如一个人考慮到那些鄉警、和那些給獨裁者賣命的國家警察的武裝都相当强大，此外，他們的彈藥还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那末他就会認為反叛者这样向那些武裝力量進攻等于自殺。那些正規軍里的士兵并不是每个人都帶一支來福槍或是卡平槍，不过当他們分开成为小隊的时候，他們每十五人就裝配了一挺机枪。他們使用这一把美國最好的工厂出品的小玩藝兒，來鎮压罢工和若干次農民武裝起义，已經多少次証明他們的灵巧有用了。因此，当五十个鄉警碰上五百个武裝起义的群众时，其結果往往是这样：在那些鄉警中間，大約有三个人身亡，五个人負伤；可是在那些武裝起义的人們中間，却往往要有四百五十多人被击身亡，受伤而不死的人却一个沒有。其余的五十个人能够不死，主要地是因为他們迅速地逃到山林里去了。

在这一支隊伍里只有三个人知道他們所从事的斗争的确实情况，这三个人就是“教授”、“將軍”和“上校”。上校是路西鄂·奧梯斯，是璜·孟戴斯决定把他提升到这个官階上來的。他們三个人都知道：假如这一支伐木工的隊伍碰上了一隊鄉警，或者是它的一支巡邏隊，那时候，在力量懸殊的双方中間所發生的战斗会有怎樣的結果，可是在他們中間对于这一点沒有誰要保守秘密。他們曾經一而再地在夜晚的营火旁边向工人群众詳細地說明这种形勢。可是不管是听的人，或者是講的人，他們都沒有一点动搖的表示。他們曾經受过那末多的苦痛，他們曾經忍受了那末久，他們的心里已經積蓄了那样多的仇恨，因此，不管斗争的結果怎样，只要是進行斗争，在他們就是一种唯一可能的心灵上的安慰了。在他們看來，將來作为一个战敗者而生还，这是不可想像的事。要么，他們就得到勝利；要么，他們就牺牲他們的生命；在这兩者之外，他們看不見任何其他的选择。他們的存在曾經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空虛，因

此他們寧願歡樂地反叛而死，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再跑到森林里去躲藏起來。塞爾索這樣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他不僅僅說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話，同時也說出了所有工人的呼聲。他們全都相信，如果在他們死去以前，他們能夠要五六个联防軍的士兵給他們每個人抵命，那末天國的門就會為他們而開的。

這一種對於獨裁者和他底爪牙們的刻骨銘心的仇恨，並不只局限於這些受壓迫的工人。據估計，起碼有四分之三的墨西哥人民都會有這種的情感。也正是這一種仇恨，才使革命的風暴橫掃過整個的這個國家。此外，由於人們對敵人果敢而堅決的行動，由於人們既不向敵人乞求憐憫，也不給予敵人憐憫的決心，革命的風暴才吹遍在墨西哥的土地上，他們沒有捉住一個俘虜，那些逃不掉、或是不願逃的敗北了的士兵都被殺了。戰場上沒有留下受傷的人。那些革命者的妻子，伴隨着他們的丈夫投入戰鬥，她們像疾風一樣掃清戰場，用一把菜刀結果了那些受傷的敵人。這一切都是獨裁統治的結果，也只有獨裁統治的結果才會造成這種看來像是野蠻的屠殺。現在發生的情況也正是在獨裁統治下經常發生的事情：當堤防潰決的時候，自然的狂野的力量會毫無憐憫地把橫在他們道路上的一切沖走。

然而，儘管情況如此，璜·孟戴斯却覺得他不得不一而再地、尽可能地向他們講清目前的形勢。他這樣說：“如果我們的第一連碰上了二百個联防軍，那末我們就一個也不能生還了。在一梭子彈還沒有落在我們身上以前，我們能夠來得及用手槍瞄準的，恐怕連一個人也沒有。我們現在還很少有人曉得怎樣使用手槍呢。那末我們要怎末辦呢？”

“怎末辦嗎？”馬蒂亞馬上回答說，“嚀，我來告訴你吧，璜尼托①！如果有兩百個人來攻打我們，那末我們就要他們變成自己送上門來的兩百條活尸。如果只有兩百人來，那真是可惜的事，因

为他們來的越多，我們打死的人也就越多。目前，在情形还不太嚴重的时候如果誰願意，他尽可以退出我們的隊伍。不过我們是要向前冲，我們決不退却。”

“我也不会退却的。我的任务是要領導这一次战斗。我要求的一切就是要你們知道將來我們可能遭遇到怎样的情况。我从經驗里知道了这一切，可是你們却是不知道的。”

“这是很可能的，”費德爾回答道，“不过你一向就是一个軍人呀。我們是些伐木工人，現在你也是一个伐木工人了。作伐木工人跟当兵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一个白痴也可以当兵！可是作一个革命的战士，就要从娘胎里帶來革命的品質。我的娘就是一个有革命性的女人。”

“嗯，不談这个吧，桑地牙哥說得对：我們真應該把那些工匠干掉。这些个坏种是一錢不值的！”

*

如果有一个真正熟悉軍事的將軍，在他研究了这一次計劃中的行軍之后，他就会担着很大的心事。他会預見到那末多的困难，以至于他也許会这样說：“真是見了鬼！这样的装备，由我來指揮，不出十公里，我就会把我的軍隊損失掉一半！”他也許会把所有的參謀人員都召集來，把他的軍事計劃复查一次。……不过璜·孟戴斯却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將軍，他是一个革命的將領，他從來也沒有像战略这样的观念，甚至于連“战略”这个名詞他都沒有听說过。只要他喊一声：“前進，齐步走！”那末他的部隊就尽可能地向前進了。

就是在干季里，像这样的，包括这末多的人和獸獸的远征，已經非常复雜了，任何一个承包人都不敢从事这样的冒險。在雨季

① 璜尼托，即璜·孟戴斯，璜尼托是对璜的親切的称呼。

当令的时候，这样的远征就简直是一种疯狂的行动了。

不过，如果这些工人都是一些有理性的人，他们也就不会反叛了。武装起义、反叛和革命，从他们本身来说，总是有些不合乎理性的，因为他们总要打破人们適意的昏睡，这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和平”与“秩序”。这些工人们企图来证明：他们并不单单是罢工的人，同时他们也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真正的革命总是不承认任何困难的。真正的反叛者，一直从他的神经末梢起，都感觉着革命的情感；在他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都能够跨过一个困难的障碍，因此他总是向前，向前，——而無論誰，只要他在前進中永远不中止，那末他在战斗中取得的勝利也就指日可待了。假如有人告訴这些工人，說他們必須有一禮拜的時間行軍穿过地獄，他們就会这样來回答你：“那有什么关系呀？反正我們會走出那兒的。當我們走出那兒以后，和我們剛走進來的時候一比，我們就会成为百煉成鋼的革命战士了。”

苦难的地獄确实在等着他們，而且他們从这兒經過的時間不是一个禮拜，而是仿佛漫長無尽的三个禮拜。

即使是那些平常洪水淹不到的，稍微垫高一些的道路，現在也都变成爛泥潭了。每隔三四小时暴雨就降下一次。含雨的烏云簡直像河流一样，雨水那末狂暴地降下來，以至于水注竟在林中的空地上掘出了一些水潭。樹上粗大的樹枝被雨水打断了，林間的小路也都变成了小溪。狂野的激流冲走了巨大的山岩，而且使它們撞击在大樹上，結果整个的樹子都翻了身。当暴雨暂时停止的时候，强烈的陽光就照射在浸着雨水的矮樹上，陽光从这兒蒸發了那末多的水蒸汽，結果整个的森林都变做了一座使人呼吸困难的蒸汽浴室。等樹尖和那些遮盖着林間空隙的簇叶干了的时候，一陣綿密的細雨又开始落着，它大約要落十分鐘左右，就像是一支前奏曲一样，接着，又一次洪水一般的暴雨，就帶着閃电和鳴雷一齐

來了。

對於缺少經驗的人來說，他們在雨季里行軍穿過漫長的森林，等於是——次不顧死活的冒險，可是對於這些工人來說，這樣的一次行軍究竟包含着怎樣的危險，他們是完全知道的。因此，單單是決定了在這時出發的這一個事實，也就足以證明：為了把革命進行到底，他們要面對着最壞的現實的決心了。

在一次討論中間，有一個工人曾經建議等雨季過了的時候再開拔。

那個教授這樣回答說：“當然我們可以等一些時候，不過另外有許多人已經不能等了，這些人就是在地主田庄上的那些雇工。他們像我們一樣，也希望得到自由，他們希望像我們一樣、跟我們一起為爭取他們的伙伴的自由而走向戰鬥。”

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以後，使工人們感到痛苦的已經不再是那種回返家園的渴望了。當然這種想望並沒有離開他們，不過現在有一種新的想望激動着他們的心靈。眼前的武裝起義已經成為一個事實，在森林里作工的工人已經全部都參加了最初的叛變的行列。每一天都有一些工人到來，壯大他們的隊伍，而這些群眾不久就幾乎完全把渴望回家的念頭忘掉了。現在他們所想的就只是反抗那些資本家和地主，使他們得到徹底的解放。

他們就越來越相信：假如他們的反叛行動不能包括所有他們在苦難中的伙伴，那末不管他們贏得怎樣的自由，這種自由就只能維持一個短暫的時期。也由於那個教授的能干的雄辯，他們才得到了這樣的一個信念。

他曾經有許多次對他們這樣說過：“如果在我們反叛以後，我們就回到家里種田、照看我們的妻室兒女，我們的農作物也許可以得到一次收成——假如我們運氣不壞的話。不過恐怕就只能有一次收成，另外再也收不到了。在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那些鄉警和

联防軍就会抓住我們的脖子，把我們再拖到這兒來，叫我們做比从前还不如的奴隸、而且永远做奴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們的革命必須有力和徹底的原因。因此，我們要把那些联防軍和鄉警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或者是把他們消滅掉。我們的革命不應該半途而廢，我們也不應該相信一些諾言。我們一攻下最初的几座莊園和村落，他們就会答应甚至于把天空都給我們。我們可千万不能受他們的欺騙，他們一定会說出这些虛偽的諾言的。如果我們不把革命進行到底，不把革命進行到我們國家里最偏僻的角落里去，那末他們所允許的每一樣事情就都是毫無价值的。”

“好啊，教授！你說的对，同志，我們要听从你的忠告。”

就这样，工人們逐漸地自發地开始給予他們的反叛行动一种新的意义。因此回家的念头就被取得全部勝利的更热情的欲望所代替了。

在开始的时候，即便是安得留和塞尔索也是一心想回家去看看家屬、親戚和朋友，可是現在他們只偶尔有这样的想头了。

“如果情形是那样的話，他們会等着我們的。你不这样想么，塞尔索？”

“你說得对，安得留。我家里的人，誰也不会盼望我很早就回家，起碼應該过上四年。因此，他們都会耐心地等着。讓他們多等一年，总比我們半途而廢，將來又从头兒搞起來好。哼！我确信我們將來一定会回到家里去住着，那时候我們就用不着提心吊胆地总怕有一天他們又会回來逼着我們离开家了。”

“不錯，你說得对，塞尔索。我們就要这样干下去。給我們土地和自由——不然，我們就寧可死去！”

第十八章

每一天都有一些成群結隊的工人从最远的林場來到這兒，他們有的是五个人一伙兒，有的却只有兩三个人。这些工人的外貌看來确实像一些野蛮人。很久以前他們就从林場里逃走了，不过因为怕在路上被行旅隊或是包工人捉住向場方报告，因而他們始終不得回家。此外，在小路上追尋他們的工头也容易把他們抓住、强迫他們回到林場里去。同时，即便是他們在某一个偶然的时机里能够回到他們自己的村庄或者是牧場，他們也一定会被地方当局抓住的。

这些逃亡者因为認識了这样的命运，他們也就放弃掉回家的想头了。为了逃避殘酷的折磨，他們逃离了林場，避开了大路和小道，生活在法律圈外，在人們从來未曾征服过的森林深处过着日子。他們住在岩穴或是在地上挖出來的土洞里，不然就是住在盖着簇叶的，纏結在一起的樹杈上。有很少的几个人甚至于不怕麻煩地搭起了一間披屋。他們使用石头和弓箭，利用那种最原始的击石和弓矢打了一些野獸，当作食物，这样也就勉强地活了下来。有些时候，如果他們缺少某一种生活絕對必需品了，譬如說一撮鹽或是一只鋼的箭头之类的东西，他們就偷偷地在夜間爬到一間林場倉庫里，把他們必需具有的东西偷出來。由于这些逃亡者偷盜而造成的損失，林場里的工人曾經被場方責备过几次，最后还遭到了处罰。当这些逃亡的人不能接近林場的时候，他們就設法从他們遇見的在樹林里干活兒的工人身上弄到他們所缺少的东西，不管那些工人同意不同意。在大多数的場合下，只要那些工人身边帶着这些逃亡者所需要的东西，他們总是要幫助这些逃亡的“野人”的。

当“野人”的数目越来越多了的时候，他们附近的林场场主就会派遣五六个工头，像对付最凶猛的野兽那样来搜捕他们。尽管林场里经常缺少劳动力，可是搜捕他们的目的却并不是把他们抓回去。工头们一看见了“野人”，当时当地就把他枪斃掉了。搜捕的工作往往组织得很仔细，搜捕的工头为了找到这些“野人”，常常要带着一群出色的猎犬。因此，这样的搜捕，其目的也就不仅仅是出于打猎的爱好，或是制止偷窃和掠夺了。不是的，他们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其他的工人会效仿这些逃亡者，如果这样，逃亡的人越来越多，那末场方和雇工所订的合同关系也就难有把握了。

这些“野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只是蒙眛地希望着过了一两年场方便会把他们忘掉，那末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他们本来也可以试着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工作，不过在任何一个林场、咖啡种植园、或是田庄上，他们都会遇到同样的命运：老板奴役着他们，而且把他们压迫得连讨论一点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他们能够走出了森林，而没有被捉住，他们就可能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加入到一些没有卖身给地主或场主的自由印第安人里面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下去。不过在他们中间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以后，如果他们能够变成了属于这个部落的这一个团体里的一份子，人们也即刻会把他们认出来。结果是有关他们的消息从这里传到那里，最后乡警知道了，他就会把他们捉住，再一次把他们送到包工人那兒去。如果他们藏在一个异方人的部落里，人们就会带着怀疑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此外，他们常常都不懂得另一个部落的语言；而且如果他们的运气不好，不能和这部落里的一个女子结婚，因而也就不能成为部落中某一家族的成员，那末即便是他加入了这一部落，也是无事可做的：因为按照部族的习惯，他们对于这样的人，既不给他土地，也不给他种

子，而且在部族中間也沒有哪一家要雇用拿工資的短工和長工。

不过，这种情况畢竟是很少的。多半的情况是：沒有等到这些“野人”走出了森林，他們就已經死了，因為他們在森林里的生活比林場上工人的生活要包藏着百倍的危險。熱病、美洲虎、山獅、毒蛇隨時都在威脅着他們，它們中間任何一個都可能憐憫憐憫他們，使他們從極端苦痛的生活里得到解脫。所有在森林里干活兒的工人都知道这些“野人”將來會遭遇到怎樣的命運；也正是對於這樣的生活的恐懼才使他們繼續留在林場里。假如“野人”的生活是一種很愉快的生活，那末林場里的工人就會逃光了。因此只有那些最堅決的人，那些被場方殘酷的懲罰逼得走投無路、因而變成野性的人，才有這種逃到森林里去的勇氣。

*

在亞蒙納林場的工人們殺死了蒙特雷諾弟兄和他們的工頭以後，有十二個“野人”參加到這一支反叛者的隊伍里。在這十二個“野人”中間，有的是從他們以前的同工那兒聽到了起義的消息。另外的一些“野人”看見了工人們砍倒了樹木，可是還沒有完工就突然離開了工區，因此他們覺得非常奇怪，接着他們就使用出他們全部的機敏，小心翼翼地溜到林場的辦公處附近。他們在這兒碰見了一些準備出發的工人，或者是走路踏着了一些工頭的屍體，這一切也就足以使他們明白究竟發生怎樣的事了。

（亞蒙納林場是林區里最重要的一个林場，另外，它恰好座落在通到大河的路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野人”們來到亞蒙納林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當他們到達以後，工人們誰也沒有問他們什麼問題。工人們像接待兄弟似地接待了他們。他們和一些熟人見了面，這些熟人也就是從前他們從那兒逃走的林場里一起工作過的伙伴和朋友，這些熟人歡迎他們的來到，而且把他們看做反叛的先鋒。工人們

覺得，他們有胆量逃跑、生活在压迫者的法律力量以外，單是这一个事实也就足以証明他們具有革命精神了。

三个这样的“野人”——昂諾佛、納波爾和伊賽亞——在部隊出發的前夕到达了大隊。在他們招呼了他們同族的一些朋友和弟兄以后，他們就到处蹣跚着，希望再遇見一些熟人。當他們到处走动的時候，他們來到了那些工匠的茅屋那兒，這些工匠現在正被當做囚犯，由警衛留心地看着。这三个人站下來和警衛閑談了一陣，警衛還給他們几根紙烟，接着他們就問道：“你們究竟为什么要看管這些奸細呢？”

“因为怕他們逃走去告發我們。”

“是誰下的命令，要你們看守他們？”昂諾佛問說。

“是教授。”

“你們真是白痴！”納波爾回答說，“如果是我在這兒站崗，我不会守望很久的。照管這些个雜种，有一种又安全、又妥当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把他們送到一个地方去，讓他們再不能進行破坏。”

在他們談話時，伊賽亞已經慢步地走到那些茅屋的附近去了，他从茅屋沒有木門的入口處看見了許多工匠正坐在地上玩牌，另外也有一些人平躺在地上安靜地打鼾。也有些人把头枕在他們老婆的膝蓋上，躺在地上捉着虱子，同時還有一些女人家正在燒飯。

伊賽亞兩眼看了看這副光景，突然高聲的驚叫說：“伙計們！快來到這兒來！你們看看那兒是誰！”

听了這話，他的兩個同伴馬上就跑到他站着的地方來了。

“嚙，不是他們才怪呢！誰能相信他們竟在這兒呀？哼，我們的老朋友，工頭潘加和費查！”

監視這些俘虜的工人，心里充滿了好奇走上前來說：“你們認識他們么，大哥？”

昂諾佛諷刺地笑着說：“噢，是呀，我們認識他們。這些王八蛋在老板跟前，最會溜溝子，舐屁眼兒了；對我們呢，他們又凶狠，又殘酷，簡直是地獄里都不要的下流胚！就是因為他們的緣故，我們才變成‘野人’啊。就是他們這些人，另外還有一群跟他們一樣的人幫助他們、跟他們一道，曾經在森林里搜捕着我們。這些個蠢豬簡直比野獸都凶殘，比毒蛇都令人討厭。就是一隻美洲虎也許都不會像他們那樣缺乏人性。喂，潘加，費查，到這兒來！”

這兩個人這時正跟另外的工匠一起玩紙牌，他們聽見有人喊他們的名字，立刻就抬起頭來了。他們一看見這三個工人，面色就變得煞白，紙牌也從手里掉下來了。

“噫，”昂諾佛繼續說道，“現在你們的光景倒很不壞啊。你們仍然可以坐在老婆孩子身邊消磨日子，養得像肥豬似的。”

潘加勉強地苦笑着，害怕地回答說：“哪能像那樣肥啊。”

“很久以來我們就以為你們已經回家種田而且結了婚呢，”費查接着說，他也打算裝出微笑來，可是並沒有成功。

這三個工人在這兩個工頭面前轉過身去，接着就走了，幾個站崗放哨的工人在後面跟着他們。

“這兩個工頭在亞蒙納林場好久了？”伊賽亞問說。

“我不知道。我從前不在亞蒙納林場做工——我是從巴羅·基瑪多林場來的。他們是工頭么？”

“是天底下最殘忍、最野蠻的工頭。”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工頭都殺掉了，亞蒙納林場的工人也一樣把工頭都殺掉了。如果他們是工頭，他們就不應該還留在这兒。”

听了這些話，納波爾就發作起來了，他用他平時趕牛人的勁兒咒罵着，等他罵得差不多心里已經痛快了的時候，他說：“真是見了鬼！你們究竟是怎末一回事兒呀？你們的行動簡直跟老太婆一樣——對的，就跟多嘴多舌的老太婆一樣！跟着你們走，我們簡直

不会有什么進展。我們要跟那些真正造反的人一起干，不是跟老太婆一起干。不过就是最愚蠢的老太婆也不会想到把这些害人的东西养得肥肥的，甚至于要保护他們的屁股，不讓老虎吃掉呀。”說完了這話，他就改变了声調問着值班的警衛說：“你們什么时候吃晚飯？”

“我們現在就應該吃了。我們已經很餓了。不过我們得等着別人來調班。”

“調什么班啊！誰曉得調班的人什么时候來？”伊賽亞笑着說，“去吧，趁这个时候把肚子填飽吧。你們何必要餓得要死呢——我們來替你們值班吧。”

值班的工人也沒有等伊賽亞再講一次这样的話，就回答說：“那末好吧。我們把這些人都交給你們了。事实上，我們照看這些奸細，已經够受的了，你看他們，吃酒吃得肚皮鼓鼓的，跟他們的老婆調情，还用豆子和烟卷來賭牌消磨時間哩。”

“你这話不是开玩笑么？还給這些猪獠吸烟喝酒？他們從來連一片烟叶子也沒有給我們啊！你們怎样啊，他們給过你們么？”

“給我們什么东西？呸！假如依我的話啊，同志們，我說最好是把這些坏蛋統統干掉。我們應該像对待工头那样对待他們。討厭的是在這兒下命令的不是我們。另外，如果教授、安得留和塞爾索下了命令，我們就得服从。”

“好啊！”伊賽亞說，“回去安靜地吃一頓飯吧，老弟。要快啊！別讓別人把飯吃光了。他們烤了一只棕鹿，還有兩只野猪。吃点兒开开心吧。你們不要急。我們會在這兒站崗的。我們一個人也不許他逃掉。告訴將軍派人在十點鐘來調班吧。”

“那末好吧，”几个工人回答說，“我們要向將軍報告說你們在值班。反正誰來值班，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啊？我想这对他都是一样。”

“把弯刀留給我們，同志。”

“当然了。拿去吧。我們到倉庫換几把新的。你們为什么沒有刀呢？你們剛剛到么？”

“是的。我們在森林里作野人已經有半年了。我們逃走的時候，曾經把刀子帶在身邊，不过一把坏了，一把掉進了泥塘撈不起來了，另外那一把，也在工頭們帶着獵犬追趕我們那一天掉在地上，來不及撿起，結果也就丟掉了。我們本來可以从工人手上偷一把，不过，你們曉得，我們偷了他的，他就得賠上一把啊。后來當我們決心要搶劫一間倉庫的時候，我們發現武裝起义已經暴發了。”

“你們要什么，這兒都有。你們只消問一聲就可以了。要是你們要卷烟，我們可以給你們留下一些。等我們到庫房去的時候，我們再領一些。”

像他們談好的那樣，調班的人十點鐘來了。他們看見這三個“野人”在地上圍着一團火坐着。

“看來這兒倒怪安靜的，”新來的一個值班人說，“平常你總能夠聽見他們吵啊，叫啊，燒酒把他們灌得熱辣辣的。他們在地上還埋藏着許多瓶酒哩，足夠把他們男男女女和孩子一起灌醉。教授曾經勸過我們，讓他們喝吧，讓他們用燒酒把自己弄得昏沉沉的。”

“用不着擔心了，同志們，”伊賽亞說，“今天晚上他們喝了一桶多，他們脹得不得了，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你們現在守望起來倒很容易。要是你們願意，要睡覺也可以。他們一個也逃不掉了。你放心好了，好吧，夜安，同志們！”

“夜安！”

在天亮以前，值班守望的人又調了三次班。這些調班的工人彼此並不認識，他們也並不算弄清究竟是誰來調換了他們。他們覺得：重要的事倒是有人來值班守望就行。

當陽光開始照耀的時候，一個站崗的工人這樣說：“他媽的，這

些家伙昨天晚上一定是睡死了。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連一个指头都沒有动一下。”

接着他就走到一間茅屋的跟前去，在一棵大樹的后面朝屋里看着。然后他喊叫說：“喂，伙計，你來看！他們昨天晚上喝的威士忌簡直象番茄一样紅。”

“他們把這些人都干掉了，就連孩子也沒有剩下！”

“我們去看看另外那些屋子里的情況吧。”

在另外的屋子里，情形也是一样：男人、女人、孩子都橫躺豎臥的，身边尽是些酒瓶，身上灑滿了紅的血。一眼看上去，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事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一个工人跑到总办公处彙報了这个情况。

这时，这支革命部隊的首腦們正在开会，討論着第一連隊出發的最后細節，他們決定了第一連在明天早上八点以前就出發。

那工人詳細敘述了工匠們的情況。

“你的話完全是真的么，同志？”教授問說。

“一点兒也不假。現在他們沒有一個活的了。”

“謝謝上帝，可把這群骯髒鬼干掉了，”塞爾索說。

“我看，用不着把他們殺掉，”安得留說，“他們現在並沒有干那些害我們的勾當，我們可以讓他們活着。”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看也用不着再想到它了，”馬蒂亞說。“留着這樣的廢物，又有什麼用呢？”

“你的話對，老弟。現在我們不必看守他們，也不必讓他們養得肥肥的了。說句實話，我們的背上背着這些奸細的包袱，也不是什麼痛快的事兒。”

教授揮着手說：“為什麼還要再談這些呢？他們已經像虱子一樣被捻死了，他們實在是罪有應得呀。”然後，他環視了一番他的助手們，就對費德爾說：“你帶十二三個弟兄，把所有的茅屋都燒光

吧。要是我們不願意在中午的時候叫那些尸臭熏得我們受不了，就要燒得什麼也不剩。等你們把每樣東西都燒成灰以後，再用几鍬土把它們蓋起來吧。”

第十九章

當然，第一連並沒有能夠在大家已經同意了的時候里出發。在這邊遠的地區里，從來也沒有一个旅隊能夠在事先規定好的時候里動身出發。這並不是因為向導或是隊伍的組織者作出的決定錯了，因而使大家不能成行，而是因為有許許多多不可控制的意外常常發生，這樣，即便是一個準備得最周密的計劃也常常被他們打亂。在森林里，和在遠離人間文明的沙漠里一樣，那種苦心焦思的行動計劃往往是沒有用的。例如，大家已經決定了隊伍需要十四騾子，而且在出發的前夕，這十四匹騾子已經準備好了，可是在第二天一清早一看，其中有三匹在夜間掙脫了系索，結果就失蹤了。由於這兒既沒有籬笆，也沒有牆壁，要想找到它們是很難的。如果在前一天晚上把它們緊緊地拴起來，那末它們就不能去找草料吃，同時在野獸來攻擊它們的時候，它們也就逃不脫了。又例如，在出發的前夕，所有的馬絡頭，馬鞍，和其他的皮索，本來都很好，可是經過一夜，貪吃的老鼠却把一些皮帶咬斷了。在晚上，趕牛人和向導都還很健康，可是夜間蝎子或是毒蛇竟傷了某個人的腳，另外又有兩三個人竟害了瘡疾。

在出發的前夕，太陽還燦爛地照耀着，天上也沒有一片烏雲。可是突然在半夜里下了一場驟雨，結果大路和小徑都被水淹了，同時那些包裹，箱籠和馬具也都浸着雨水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在晚上各式各樣的包裹都已經打好，可是在開始裝運包裹的時候，却發現了有些過重，這樣很顯然地就必須重新打包了。

在出發之前的下午舉行的軍事會議上，大家決定了整個的隊伍要分作幾批，每隔一天便出發一批。即使是在乾燥的季節里，領導一支人數眾多的行旅隊穿過森林，已經不是容易的事，而在雨季當令的時候，這便更加難了。

這支部隊不斷地在增加着，現在竟已經有五百多人和一百五十多匹馬、騾和驢了。

除了亞蒙納林場所有的牲口之外，從前由唐·阿嘉蘇管理的林場，和附近其他林場的牲口也都加入到這支隊里來了。

他們大家決定了把那些母牛都放棄掉，它們可以在森林里吃到足夠的牧草活下去，一直到將來有一天，它們自己會一路走到它們以前從那兒來的田莊上去。它們知道怎樣從大路上走出森林，而不碰到任何困難。

此外，它們的數目每天都在減少着，因為工人們為了準備儲備糧，每天都要殺掉兩三頭。是安得留，他想到了採取這一種預先的措施。他們把肉切成一條一條的，風干起來，然後又用鹽腌了，這樣便製造了在整個行軍過程中所需要的大量的牛肉干。

整個的隊伍被分成了許多小隊，每一個小隊大約有五六十人和十五匹牲口。只有第一隊不是五六十人，而是八十人，並且它有二十四匹牲口，全是騾和馬。這一連是全軍的先頭部隊，他們負有給後續部隊扎營的任務。他們扎營的地方要在森林里：多半在一條河和一座山坡之間的空曠的地方，有時候甚至於在一隻峽谷的深處。

連隊的首長隨時都得記住牲口需要牧草作為飼料，此外他們也必須記住，在一個地方同時給一百五十多頭牲口找到飼料常常是不可能的。不過在雨季里，青草長得要特別快一些，往往在一個連隊開拔和另一個連隊到達之間、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它就又長起來了。萬一水草不夠的話，他們只消向矮樹叢里走一段路，也就可

以找到了。这到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困难。他們考慮的倒是路上的情况，經過連日不晴的霧雨，路上的軟土已經變成稀泥了，这样他們就不得不把全軍分成若干小隊，各个小隊相互分开，每隔一天出發一个小隊。

他們認為，最初的一百人一定要經過很大的困难，才能够稍微有些進展。可是在这百把人走过以后，道路就会更加爛了，因此接着來的一百人就会陷在先头一百人走过的道路里，或者是从山坡滑下來，身上粘着泥漿，在乱樹条、樹根、和山岩之中艰苦的行進。而对于以后再來的一百人，無論是大路和小徑，他們簡直就通不过了。相反的，如果他們把全軍分成若干小隊，當他們走过的时候，因为人少，那些道路就不会被踏得稀爛，而且經過二十四小时，路上的泥土也可能变得坚实一些。当然雨是一陣一陣地落个不停，不过在山坡的小徑上，雨水很快地就会流走；可是如果有很多人把山坡踏得稀爛，使道路变成了小河，雨水就不可能流走，道路也就更不容易干了。

根据他們最后选择的这一个行軍計劃，在最后的一个連隊准备离开总場的时候，第一連大概已經走了十二天了。

他們决定了只要第一連一看见森林外面的第一个小村，他們就要停下來，等着全軍的到达和集中。那些先遣部隊的首要任务，就是留意別讓任何一个人从村子里逃走，到河谷津或是亞魯茂的地主田庄上去报信，或者是把消息傳給联防軍和附近的衛戍部隊。当然他們知道迟早会碰上这些武裝部隊的。不过工人們都希望在他們到达河谷津和亞魯茂以后，再开始和那些警察和軍隊作战。

由于季節的关系和地形的性質，騎馬的行旅隊平常每天所走的路程大約在四里格和九里格之間，也就是在十英里和二十英里之間。如果一天走九里格，这一天的行程便非常沉重了，只有在东西馱得很少的情况下，这才是可能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天平均

的路程大約是七里格，但這也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行。

在他們出發的第一天里，那一支先頭部隊僅僅走了三里格，當人們到達了第一個可以扎營的地方時，大家已經疲勞不堪了。就在這一天里，他們曾經跋涉在深可及膝的泥潭里，一直不停地向前走着。因此，他們也就体会到在這次出征中未來的那些艱辛和苦楚了。

很顯然的，另外的那些後續部隊，即便是第一小隊所走的三里格，他們也是完成不了的。

那位將軍曾經命令了每一個連隊都要在第一連搭好帳篷的地方過夜。可是當幾個軍事首腦發現後續部隊不能保持先頭部隊的步調，因而跟不上來的时候，他們就重新把行軍計劃考慮了一番，後來將軍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就把先頭部隊每天行軍的時間減少為只有三小時了。很顯然地他們不可能恰好在行軍三小時以後就停下來，因為他們必需駐扎在一塊不但適于扎營，而且可以使牲口得到飲水和牧草的地方。

以後，他們也就了解了：在他們行軍中不規定每天走若干里格，而規定每天走若干小時，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樣，那一支先頭部隊就有了充裕的時間，而且能夠好好地架起帳篷來過夜了。此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人和畜牲到達了宿營地的時候，他們並不怎末過份地疲勞。

很顯然地，只有先頭部隊才可以享受著這些好處，可是全部遠征的成功却要看它是否能夠享受到這些好處。不管走了多少里程，三小時的行軍對於一支先頭部隊，實在是一件小事。不過對於其他的後續部隊，三小時卻代表著在這次扎營和另一次扎營之間的距離。毫無疑問地，因為先頭部隊在三小時行軍中踏爛了路徑，結果，對於後續部隊，這三小時的路程就變成起碼是四小時了。因此將軍注意到了第一支隊三小時行軍的時間只能縮短，而不能延

長。尽管有这样的措施，最后的一隊，为了从这一个宿营地到达另一个宿营地，却不得不艰苦地跋涉八九个小时才会越过許許多多的障碍。

每五天全軍要休息一次。这样人和畜牲就能够恢复体力，同时也可以有時間讓那些道路晾得干爽一些，当人們走过的时候，也就不那末費力了。

全軍都充分地利用着这一天的休息。每一个連隊都向前和向后各派兩個工人分別和它的先头部隊和後續部隊取得联系，因而整个的部隊都会知道各方面的情况。

即使是一个最有經驗的將軍也不会像这一个朴实的、几乎是目不識丁的軍曹那样指揮若定，同时在他身边的又有像教授、塞尔索、安得留、馬蒂亞、桑地牙哥一类的人們，还有一些沒有受过教育的、所謂“下等”的印第安人。他們都是一些天生的叛逆，除了毫不妥协动搖地使他們想望的自由和正义得到勝利以外，他們是毫無个人野心的。他們要徹底而全部地完成这一个信念，而为了这一个信念得到成功，他們英勇地走在人們的前面，絕不因为遇到困难和障碍而停下來。“我們需要土地和自由。”这就是他們的綱領，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別的了。

“我們需要土地和自由，而假如我們需要的是这个，我們就必須在可以找到它的地方去尋找它，然后为了保存它的果实，我們就應該每一天为它而战斗。我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假如我們得到了土地和自由，那末我們也就是得到人們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了，因为只有有了土地和自由，我們才可建筑起我們的爱情。”

这一个綱領是那末單純、那末公正、而又那末純潔，因此教授也就不必發出長篇大論的演說，來使那些工人相信它的明智了。同时为了使人們了解他們自身的力量，他也無需起草一些冗長的有关革命法規的条文，或是向人們推荐或是闡明某一些論及政治經

济的文章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地愚蠢，只要他有一挺机枪在手里，同时他又随时随地都在留心剥夺敌人的武装，那末他就能把统治权从敌人的手里接收过来。

*

在这一支队伍向前行进的路上，纵横交错地布满了河流，泛滥的河水已漫过了坡岸。在他们行军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绕道越过这一地区的许许多多的湖泊。有些湖泊恰好是在两座山中间的峡谷里，在这些地方，山上的路常常都是完好无缺的，因为湖水并不停滞在山腰上，而且只要太阳一出来，地面上的潮湿很快地就被蒸发了。

有的地方，山路往往向下伸展，一直和湖边的路衔接在一起，因此在雨季的时候，人们必须把腰身都浸在水里，涉水走过很远的一段路，才能找到适宜的饮水。这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事，不过它却能够非常容易地就打乱了参谋部事先考虑得极其周密的计划。

在行军第六天的末尾，当第一连到达桑塔·鲁西那湖的湖边的时候，将军就参加到塞尔索和桑地牙哥都在其中的先锋部队里去了。

“看起来这真糟糕，”他说。

“我说，你这话是对谁说的呀，将军？”塞尔索说，虽然地面上的水一直浸到他的大腿，他却照样快活地笑着。

“我们的革命进军遭到阻挠，这还是第一次哩。”

“这也是我们必须打的第一仗，”桑地牙哥补充地说，他离开塞尔索有几码远，正逆着黄浊的泥水艰苦地向前走着。

将军说：“我担心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儿等上一个礼拜呢。”接着，他留心地向周围看了一下，思索了片刻继续说，“或许我们要在这儿停留三个月，一直到一滴雨水都不落的时候。”

塞尔索慢慢地向后退了几步，一直到他能够稳稳当当地站在

比較堅實的地方，才停住了腳。

這時將軍也發出了命令，要連隊暫時停止前進，等着新的命令。然後他就派出了幾個工人，要他們另外去尋找一條道路：這條新的路，必需比較堅實可行，同時它既可以使他們離開湖沼地帶，而又不至於走錯了方向。兩個鐘頭以後，他從這幾個偵察兵得到了第一次報告，他們偵察的結果是，在半徑三英里的周圍地帶以內，除了沼地和泥濘的海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路了。

“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塞爾索說，“要不然，每一年都走這一條路的行旅隊早就會找到另外的路了。”

“這倒是真的，”將軍說，“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得離開這兒，另外找一條路走。也許在那一條山脈後面有一條路。那樣我們就得繞着彎多走兩三天了，說不定這也就是那些總想節省時間的趕牛人沒有找到它的原因。他們不願意多走路，可是我們是可以繞着彎多走一些時候的。反正我們能夠及時地趕到地主的田莊上，無論如何我們要征服的田莊，和那上面的土地和自由，也不會因為我們耽擱了幾天就跑掉的。”

听了這話，教授慢慢地走到這一群人的跟前來說：“當然，那些土地是跑不了的，可是自由呢？如果我們要得到土地和自由，我們不只應該及時地趕到，同時我們也應該全軍一起到達那兒。如果我們不能這樣，那末敵人就會把我們消滅了。我們只有依靠群眾、和群眾在一起、把群眾團結成一個整體才能够取得勝利；因為如果我們不是一個整體，那末我們的行動就會一無所成了。讓我們拿部隊里的一個人——任何一個人來說吧，譬如說塞爾索或是桑地牙哥吧。當你一個人單獨作工的時候，你既缺少必要的教育，又缺少考慮問題的腦筋，因為你無知，因為你既不會寫，又不會算，結果，任何一個老板，市政府勞工註冊处的任何一個抄寫員也就可以當着你的面隨意地來搞鬼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一直欺騙

你和搶劫你的原因。可是要是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那末事情就不同了。一千個頭腦和兩千只有力的臂膀就形成了一支出色的部隊。所以，我才不斷地告訴你們：如果我們不能團結成一個整體，如果我們不能同時向地主的田莊進攻，那末自由就會很容易地離開了我們。一只最凶猛的獅子在一萬只螞蟻面前也會毫無辦法的，螞蟻可以迫使它丟開它爪牙里的俘獲品。我們就是那些螞蟻，地主也就是那只獅子。”

“你所說的話都很好，教授。可是現在最要緊的是怎樣找一條路，從那條路上我們可以前進。我們決不能回到林場里去，再等上兩個多月，一直到雨停了，路也干了的時候。為了早日到達田莊上發動那些長工，我們要繼續趕路。他們一看見我們的武器，而且發覺了我們的力量就會覺醒起來。所以，我們還是向前吧！”

*

要發現一條新的道路，越過雨水氾濫的森林，這的確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他們必須向北迂迴三英里，深入地穿過原始森林的樹叢。

在第一連迂迴前進中，他們需要一連好幾小時最艱苦的跋涉，因此當天下午第二連竟按時地趕上了第一連，和他們一起扎營了。自從他們出發以來，這種情形還是第一次。可是由於他們必需根據原定計劃分別單獨前進，因此，在第二天一清早第一連繼續出發以後，第二連就不得不暫時留下，等三小時以後再走。

隨着第一連趕上來的那些後續部隊並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已經得到了好處。當然第一連的任務是沉重的：他們要找到一塊地方，那兒既要有可飲的水源，同時又沒有爛泥，那末他們才可以在這兒搭起帳篷來。雖然如此，可是後續部隊却不得不在那些走在他們前面的隊伍留下來的、被踏得更其泥濘難行的道路上艱苦地奮鬥前進。為了不至於陷在深可及頸的爛泥潭里，他們常常要忽上忽

下地繞道而行，有時要離開正路許多碼，可是又不能迷失了道路。

像這樣的最初的跟自然的鬥爭並不是僅僅有一次。他們必需越過許多泛濫的河流和山溪，這就使得這一支小小的叛軍遭受了相當的損失。

當他們最後走出深山密林，到達第一座小村的時候，將軍向大家宣布了這一次行軍的損失：一共有二十八個男人、四個婦女和三個小孩死亡。其中有一些是活活地陷在沼地里死去的，另外也有一些是被洪水沖走淹死了的。在活着的人們中間，大約有十二三個人不是傷了胳膊，就是折斷了腿，另外也有的頭部受了傷。同時至少有五十個人拖着艱難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着，他們有的害了紅腫的眼病，有的被熱病燒得面色發黃。在那些失蹤的人們中間，大約有兩三個人夜里被野獸吃掉了。他們說不出究竟誰是那樣死的：在夜晚的時候，有很多人在夢中講一些胡話，人們聽來已經習以為常了，因此人們在漆黑的深夜就很難斷定一個人究竟是在一隻真的野獸面前掙扎呢，或者是在跟一隻夢中假想的野獸鬥爭。天一亮，人們就會注意到某一個工人已經不見了。有的時候，如果雨水還沒有把野獸的爪印沖掉，人們在早上便可以看見它們來到帳篷里的腳印。

因為同樣的原因，整個的隊伍一共損失了二十頭驢子和馬。可是牲口所受的苦痛却和人們所受的苦痛有这样的不同：人們多半害了瘧疾，馬和驢子害的却是痢疾；它們幾乎全部都負了傷。儘管那些趕馬人事先已經有了一些防備，可是這並沒有什麼用處，牲口照樣都受了傷，有的是被蛇咬了，有的是被野貓咬了，也有些是被它們身上馱着的包裹擦傷了的。

雖然有這些生命的損失，雖然有很多人害着病，而且都疲勞不堪，可是全軍的士氣却非常昂揚。在每一個連隊里，都充滿着印第安人平常慣於表現的那一種毫不過份的快樂的氣質。

当他們已經开始了这样的向自由進軍的行动，他們的自信是那样地强烈，他們的希望是那样地無窮，他們的欢乐是那样地純真，因此他們認為从來也沒有像現在这样快乐地生活过。

在几个月以前，甚至于在几年以前，他們就已經放弃了对人生的希望，他們認為他們的处境再也不能有所改進了。因为尽管有那些合同、諾言和法律規定了他們可以离开林場，可是他們知道，一旦他們被卷入这些林場，和它們發生了关系，那末他們便永远也回不了家，甚至于連一个村庄也看不見了。可是現在，这些連隊先先后后地都來到了森林邊緣上的一个小村——他們多年以來第一次看見的一个小村了。

在他們的后面，是那充滿了危險和恐怖的森林。在他們的前面，是他們的家鄉、父母、妻子和兒女。在他們的前面，更有着土地和自由！他們全体的自由的土地！既沒有工头的鞭打、也沒有地主的榨压的自由的土地！

因此，当教授向他們說出下面的一番話的时候，他們大家都快乐地哭起來了。教授这样說：“好好地听着，伙伴們！即便是我們在这一次战斗中打了敗仗，即便是我們死在联防軍的子彈下面，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人，即便是在我們中間沒有一个人得到了土地和自由，我們也應該說我們已經得到了勝利。因为，作为一个自由人，即便是只活几个月，也比一个奴隸活一百年更有价值。而假如我們現在倒下去了，我們也不是像那些逃亡的長工、或者是那些林場里的伐木工那样屈辱地倒在地上，而是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自由人，一个光明正大的叛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那样地倒在地上。”

“这些話講的对啊！好啊，教授！”多少个声音喊着。“我們已經自由了，我們正为着所有工人和農民的自由而战斗！我們正为着所有正直的男人和女人的自由而战斗！”

在教授未講話以前，为了使全部人們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他攀登到一根樹枝上面，現在他朝着那些向他呼喊的群众繼續說：“你們已經說过了，伙伴們。我們已經自由了，不过我們取得自由，并不是單單为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把所有其他的人都联結起來为自由而战。”

“好啊，教授！自由万歲！为了土地和自由，我們战斗前進！”

在教授从樹上爬下來許久以后，人們仍然在热情呼喊着。

*

当最后一隊人到达的时候，全軍便重新会合在一起了。屬於不同連隊里的朋友和同志又見了面，他們团聚在篝火的周圍，談着他們在越过森林时所遭受到的各种苦痛。在所有的人群里，都弥漫着一种快乐的气氛。有人在吹着口琴，奏出了温柔而又甜蜜的音乐；另外也有些人在彈着六弦琴，給一只凄涼的歌曲作着伴奏，那只歌曲的單純而又深沉的字句表达了每一个人的單純而又深沉的情感；他們就是借着这一只歌曲的詞句減輕了他們心上的那末多的古老的痛苦和創伤。他們跳着舞，唱着歌，而且發出了愉快的喧鬧的声音，因为尽管森林里充滿了可怕的沼地、洪水和野獸的侵襲，可是他們終于平安無恙地走出它了。他們一想到这里，便会爆發出一種無比的欢乐。而这也就是他們在疲乏不堪的長途行軍以后的反应。

他們到达的小村，在一般人看來，都認為是這一片森林的終点，可是实际上森林却还是向外伸展着，而且越过了它。这兒的道路并不見得怎末好，而且有許多地方仍然生長着密茂的森林，他們几乎是不可穿越的。此外，雨水还可能繼續再落几个星期。不过这兒落的雨已經不像森林里那样地奔流如注了，而只是一种普通山地經常落的綿綿的細雨。有时候，在兩三天里，甚至于一滴雨也不曾落过。不过，在夜間，有时却大雨傾盆；这正是熱帶常有的事，

因而他們也并不覺得有什么意外。既然他們連森林里各種怕人的事都已經經歷過了，那末這樣的雨又有什么要緊呢？

在離開森林邊緣幾英里遠的地方，他們看見了一叢叢的房屋，小的畜牧場，接着再過去，便是地主的田莊。而從那里再往前走，還要經過相當的路程，他們就會看見河谷津和亞魯茂邊境上的一些小村了。從這兒再往前走，他們就會碰見一些小的行旅隊，運貨的騾隊，和一些到集上賣農產品的印第安人。

在這些小村與小村之間的地方，他們還要越過一些沙漠，或是蓋滿着密林的森林地帶。有的時候，他們往往一連走幾天才會越過這些森林地帶。不過那些原始森林和它內部的一切恐怖，現在都已經離開他們遠了。到底，他們已經把那些森林遺留在後面了。

他們開始看見了玉蜀黍田和一片一片的豆子。他們越往前走，那些耕地就越來越廣闊地伸展在他們的前面，一直到這片土地的一眼看不到頭的邊緣消失在地主的大田莊里為止。

玉蜀黍和豆子！一看見它們，人們就覺得有了保證：現在我們不會餓死了。一直到這時為止，他們用來充飢活命的都是他們從林場里帶來的東西。現在他們只剩下四五天的給養了。不過他們一看見了田莊，飢餓的恐懼馬上就消失了，因為他們知道那兒有着無比豐富的玉蜀黍、小麥、蜜糖、牛、羊和豬，以及這一群青年人內心里所想望的一切東西。多少個月以來，或者說多少年以來，他們就被剝奪了所有這一切用來維持生活的必需品了。

雖然工人們把玉蜀黍磨成粉煮了粥，而且做了一些粉團，可是單單是玉蜀黍這一種糧食也還是不夠的。因為，根據印第安人幾百年以來世代相傳的食譜，他們能夠用這些粉團做出各式各樣大小不同的玉米粉煎餅，有些甚至於中間還卷着干酪；此外他們也能够在玉米粥里加一些橘葉或是一些小茴香花，而使它吃起來鮮美而又芳香。

在地主的田庄里等待着他們的，就不單單是卷着豆子的玉米粉煎餅了。他們可以在那兒找到極其丰富的美好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美好的食物，他們是值得在那兒停留片刻的。这些工人并不是綠林强盜。可是如果是一次反叛，而其中却没有反叛者，事实上这样的反叛是不存在的。而如果反叛者要战斗向前，那末他們就得活着。在反叛行动進行过程中，反叛者一定会給那些占有一切的富人帶來不愉快的結局，对于这样的結局，反叛者是不應該遭受責备的。对反叛者的行动應該負責的倒是那些人：他們相信他們可以永远虐待別人而不遭到懲罰；他們相信那些被虐待的人也永远不会被逼得走投無路，竟至于起來反抗他們。

第二十章

在他們走出森林以后，所到达的第一个小村叫做雷基瑪多村。在三十年以前，它不过是一个林場。后來，木材的采伐越來越多，尽管那些包工人答应了以后要進行造林的工作，可是最后当桃花心木一根也不剩的时候，一个和政客有关系的地主就用很少的一筆錢把它買到手里了。接着他就把几戶印第安人送到这兒來，从那时开始，他們就在一个監工的管理之下給他干着活兒。就这样，他把林場变成了一座畜牧場。可是后來的事实証明了这座可憐的畜牧場并不能給它的主人生產出一筆收入，因此那个主人就寧可在耶佛尔城經營他的生意，以后也就永远不到这兒來了。假如他一年从这座畜牧場里弄到了一百个比索，他就觉得他的希望已經實現了。畜牧場的总管家也从來沒有拿过薪水，他靠着把飲食和其他的物品賣給到林場里去的过路的工人，賺一些錢來維持生活。

那个总管家，唐·楚佳，在第一連剛一到达的时候，就嚇得慌了。当工人們开始在畜牧場的附近扎营的时候，他就試探地問那

些工人：是不是林場里已經解雇了他們，为什么他們又有騾子、又有馬的，而特別是为什么在他們赶路的时候，沒有一个工头跟在他們的后面。可是他却只能套出一些躲躲閃閃的回答。這人的為人，謹慎而又狡猾，他一看到這副光景，心里就明白了还是不要再問下去好。他極力地想自己壯自己的胆量，自己對自己說這一切都和他沒有重要的干系；如果工人們离开了林場，那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

不过在第二天，当他看見又开來了一个連隊，而且原先來的那一連也並沒有要走的意思时，他就打算派一个長工到附近地主的田庄上去，把這兒的情况告訴給他。后來是他的老婆劝他还是不要这样，她說：“你当心吧，楚佳，直到現在，这些人誰也沒有來搶我們呀。不論他們向我們要什么，他們总是付錢的。如果他們買的东西不多，那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他們一向就是这样。要是他們有什么虧心事的話，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可是要是他們曉得了你派人給地主通風报信，誰曉得我們会有怎样的結果呢？因此我想你还是不睬这些好。”

唐·楚佳想了一下，覺得他老婆的話很对；不过她的這一番話，簡直比眼前在畜牧場上扎营的武裝工人更加使他慌亂。他稍微一想，也就明白了工人的手上怎样会有了來福槍和手槍，不过他不愿意想一想：究竟林場上發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一想到這些，他覺得他也許会嚇死的。他老婆的想法跟他一样，因此他們彼此並沒有經過商量，對这件事也就一字不提了。他們寧願對事情的真相不予正視，生怕被它嚇死。

此外，他所以这样謹慎，也并不單單由于他怕惹出事來。唐·楚佳所以沒有輕舉妄動，也因为他很知道：即便是联防軍和鄉警知道工人已經反叛了，他們也不會到雷基瑪多村來攻打這些造反的人。他們一定是在一些重要的村庄的邊緣上等着，要是可能的話，

他們會埋伏在一座富有的田庄上，在這裡，他們有確實的把握打敗這些叛軍。那時候，工人們就不得不逃跑了——而唐·楚佳也知道他們也只能躲到森林里去。要走進森林，他們就得再一次經過他的畜牧場，那時候，當他們心里充滿了仇恨，零零星星地一小股、一小股地敗退，他的畜牧場還會有什麼東西留下來呢？什麼也留不下來。即便是一根稻草也不會給他剩下。而他本人呢？他們甚至連一小塊皮都不讓它留在他的身上的，因為那時候他們就會知道是誰出賣了他們。

*

因為畜牧場並不太大，所以工人們並沒有在它里面搭起帳篷來。實際上它只不過是森林尽头的一塊林間空地。從這兒再向前走一段路，在通到地主田庄的路上，有一片開闊的草地，草地的邊緣就是河岸，河岸上長滿了茂草和蘆葦。將軍就在這兒扎下了營帳。

這一個位置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它切斷了大路，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是到地主的田庄上去，或者是從地主的田庄上來，他都要從這兒經過。因此，在目前他們就用不着駭怕地主或者是鄉警了。工人們可以在這兒一連休息幾天，因為他們也知道，不管是聯防軍或是鄉警，他們都不敢走近這一個地區。森林離開他們仍然很近，而且矮樹叢形成了一種天然的防禦工事，有了它們，世界上最好的來福槍——甚至於機關槍——也是毫無用處的。在這兒，這些赤腳的、衣不蔽體的工人簡直有如皇帝；他們知道森林里的一切秘密；而你如果要想攻打他們，你就必須和他們進行交手的肉搏戰，或者是進行那種使用彎刀、扎槍、石頭、甚至於赤手空拳的可怕的角鬥。那些聯防軍的士兵也都知道，在這兒，伐木工人的鐵拳比最好的武器都更要有用。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工人們覺得特別地鎮靜。他們確實相信：即使有人告訴了聯防軍和鄉警，說他們現在駐扎在雷基

瑪多村，那些联防軍和鄉警也不會來攻打他們的。

在他們扎營之后所召集的第一次軍事會議上，曾經有過熱烈的討論。不過他們的討論卻跟一般人在革命行動中那種令人惋惜的左思右想的考慮問題完全不同；差不多在歷次革命中，人們往往要滔滔不絕地談話、講演，在他們應該採取行動的時候，卻偏偏要空談如何貫徹決議的問題。他們談着，又談着，結果就是這些高談闊論的人把革命斷送了。因為就在他們左思右想地考慮問題的時候，敵人活動着，當這些革命家正在討論他們旗幟的樣式和顏色的時候，反革命卻開始向前沿陣地進行了攻擊，他們使革命軍的先頭部隊發生了動搖，又擒住了一些步哨，結果也就使得那些固執己見的大言不慚的人們啞口無言了。在這些工人中間，幸虧沒有這樣的空談的理論家。他們對於那些聽起來淬勵人心的集會，和讀起來使人忿怒的文章是一無所知的。他們也熱烈地爭辯着，不過卻並不是那些毫無內容的、令人疲勞不堪的問題。他們爭論的目的，只是為了弄清楚：在他們準備出發的進軍過程中，當形勢嚴重的時候，究竟那一隊人應該擔負先鋒部隊。充當先鋒部隊的那一個連隊，在敵人發現他們，開始用機槍掃射的時候，完全有可能光榮犧牲、被消滅到最後一個人。甚至於在联防軍還沒有從他們的驢子背上把機關槍解下來的時候，他們都可能把先鋒部隊里的一些人打死。每一個士兵，不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裝配了一支連發卡平槍，或是一支馬牌手槍么？而那些軍官，不也是事先有了這個目的，才對鄉警和联防軍好好地加以訓練么？

他們所討論的並不是關於先鋒部隊怎樣得到光榮的問題。他們對於歷史家用史詩般的心情理想化了的關於軍人丰功偉績的觀念，還一無所知。他們也還沒有被那些新聞記者或是演說家的畸形的、歪曲事實的精神所玷染。對於他們來說，問題並不是怎樣贏

得光榮的問題，而是一個比較具體、比較確切的問題：就是怎樣繳獲敵人武器。在這些工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曾經讀過一篇革命的論文，或者是研究過革命史。他們從來也沒有參加過政治集會，更不知道一個政治綱領的重要意義。不過經驗曾經對他們所有的人講過這樣的話：“如果你們的手上有了武器，而你們的敵人卻沒有，那末你們就會贏得解放工人的勝利，不管你們把你們的行動叫做什麼名字，它是革命也好，叛變也好，罷工也好。所謂真正的革命，它的目的並不單單為了提高工資、均分財物、或是贏得某一些權利。真正的革命在它沒有取得確切的正義之前，是決不會終止的。”

對於這些工人來說，革命的意義也就是結束別人奴役他們的制度，結束統治者用極其野蠻的辦法迫使他們從事的奴隸勞動——此外，便沒有其他了。

所有這些工人從童年時代起，便聽見人們講過這樣的話：無論是誰，只要他的皮帶上掛着一支手槍，或者他的吊帶上掛着一支卡平槍，那末他就擁有力奴役印第安人，剝削他們，虐待他們，而且強迫他們依照他的意志行事。而在以後，這一切對他們就更清楚了。作為一個印第安人，一個奴仆，他的皮帶上沒有手槍，吊帶上沒有掛着卡平槍，那末他就只有屈辱地讓別人牽着他走了。如果他胆敢開口抗議的話，那末槍托就要打碎他的頭骨，要不然卡平槍的槍把子就要敲斷他的肋骨。因此，對於這些工人來說，取得敵人的武器，使敵人完全繳械，便代表着革命的勝利，這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極其自然的事。剝奪敵人的武器，這就是他們的口號和行動計劃。

在出征中擔任先鋒部隊的那一連，不得不首先遭受敵人的攻擊。很顯然地，起碼它的四分之三的成員要在敵人的火力下面倒下。可是另外剩下的四分之一戰士卻會活下來，以他們的伙伴英勇犧牲的代價來取得敵人的武器。第一連里的工人們都跟買彩票的人一樣，買彩票的人相信自己會中頭獎：這些工人們也相信他們

都会活着，將來在那一支用敌人的武器武装起來的隊伍里一定有一个。

因此他們热烈地爭論着，都要充当先鋒連里的战士，可是將軍和塞爾索却阻止了他們的爭論。

“見了鬼！你們这一群傻子！”將軍喊着說，“你們簡直像一群嘸嘸不休的老太婆。先鋒連自然包括第一連的人。我們大家都是第一連的人。怎样啊？还有什么意見么？現在好了，去吧，讓我們安靜一會兒！”

在塞爾索听起來，仿佛將軍的這一番話并不太有力，因此他大声地說：“你們明白了么？你們聽見將軍的話了么？你們这群傻子，我們这是造反啊。造反的人要行动，而不是空談。在六天以內，我們大家就都要过聖徒節了——可是永远也不要怕，在我們中間說不定有一半的人都要战死，躺在地上。”

“好啊！”工人們叫着。有的人这样說：“你的話說得对，塞爾索。不过我們另外那一半人就会有了槍枝和彈藥筒了。土地和自由！”

*

夜來了。畜牧場里的一些僱傭工人这时聽見了人声，就小心翼翼地走到工人們的身边。在白天里，他們害怕總管，所以不敢这样做。他們走到工人身边的時候，很有些提心吊胆的樣子，因為他們不曉得這些工人會怎样地接待他們。工人們的確並沒有把他們看作自家人。在開始的時候，他們也並沒有努力設法贏得工人們的信任和友誼，因此，這些工人們就很可能把他們當作奸細，認為他們並不是來參加革命運動，而是來探聽他們的動向，然後再把这些消息告訴給畜牧場的總管——或者是為了一個比索的賄賂，甚至於把他們出賣給附近的地主和鄉警。

可是後來他們中間有些人聽見許多工人講的話是他們自己的

印第安語，而且認出了有些工人和他們是同鄉。這樣他們才知道原來工人們已經反了，知道工人們已經干掉了林場里的老板，而且還要干掉田庄上的那些大地主。他們既然曉得了這些事實，因而當他們走進帳篷的時候，也就能够馬上証實這一切了。他們要求跟這支部隊的領導人談話，因此人們把他們帶到教授和將軍的跟前來。他們走到參謀部人員圍坐着的一團篝火旁邊，很有禮貌地取下了帽子說：“老爺，請您告訴我們，您有什麼事情要我們做嗎？”

“朋友，”教授回答說，“我不是你們的老爺。現在我們這兒沒有老爺，也沒有地主。我是你們的同志。我們歡迎你們這些泥濘的畜牧場里的長工。鏟除監工和地主，得到土地和自由，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讓大伙都得到土地和自由！”

“同志們，這也是我們要求的呀。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片土地，和安安靜靜地耕種這片土地的自由。另外我們也希望得到在我們自己人中間隨便談話的權利，不要那些工頭隨時來打我們的耳光。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此外便沒有別的了。”

“好啊。如果你們需要的是這些，就跟我們來吧。我們需要很多的戰士，因為不久我們就會有許多人在敵人面前倒下去了。現在你們去準備一下吧。明天我們就要開拔了。”

“不過請您想一想，老爺——”

“我不是剛剛告訴過你，不要叫我‘老爺’么？”

“對不起，同志，讓我來告訴你吧。我有一小片玉蜀黍田。要是我跟你們一道走了，我就不能收穫那些玉米了。另外我還有三隻小豬。你看我應該怎末辦啊？”

“你不是剛剛對我說過，你需要的是土地和自由么？”

“的確我需要的是這個。可是同志，你注意，我還有個老婆呢，她已經有了身孕，在三個禮拜以內就要生產了。我不能把她一個人留在这兒呀。”

“好，那末你还是留下吧。你们大家都留在这儿吧，这样的话，只要你们一开口，像过去一样，那些工头、管家就会来打你们的。”

“这一切情况，我们都可以改变的，然后我们照旧可以留在我们现在干活儿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儿都有一小片田，种着玉蜀黍和豆子。不过为了付出这一小片土地的地租，我们在四个礼拜里得白白地给他们干三个礼拜的活儿，一个铜板也拿不到。”

“你们大家都有弯刀么？”将军问着说。

“是的，同志。”

“好！那末你们说一说吧：假如在你们砍树锄地的时候，突然赶出了一只野猪，那末你们要怎么办？”

“只要有一把弯刀在我手里，不论什么野兽都不能从我的身边逃走。”

“朋友，这很好！你们需要的是这一块畜牧场上的土地和自由，你们现在在这儿干活儿，却一个铜板也得不到，不错，不但一个铜板得不到，而且常常要挨打。”

“对的。”

“那末，究竟是誰横在你们的路上呢？”

“你知道么，同志，横在我们的路上的是总管，唐·楚佳。”

“你们大家都有弯刀么？”

“是的。而且佛罗侖和馬可斯，这些跟我在一塊兒的人还不只有一把呢。他們都有兩把。”

“你们大家也都曉得怎样把弯刀磨快么？”

“当然我們曉得。每天早上我們一起身，第一件事就是磨弯刀。”

“那末既然这样，就拿起刀來，把它磨好，然后就用它來砍掉横在你们路上的人吧——如果你们真地要把那座畜牧場归你们自己

所有的話。”

当畜牧場的長工走了以后，將軍就召集了各个連隊的隊長，对于第二天出征必須注意的事項給了他們一些指示。他們決定，从現在开始，在各个連隊向前進軍的時候，相互之間的距离必須挨近一些，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和敵人第一次接火。

他們同時決定，在天快要亮的時候，由將軍、教授和參謀長塞爾索一起發出命令，由第一連走在全軍的最前面首先出發。第二連等第一連走了半小時以后再走；第三連等第一連走了一小時以后再走。然後第四連和第五連也是每隔半小時就開始出發。最後的三個連將構成後衛部隊，他們要帶領所有馱着給養的牲口一道走。每一個戰士都要背着他平常背的那些東西前進。婦女和兒童要跟隨他們的丈夫或是父親所在的那一個連隊一道走。瑪黛絲達參加先鋒連，她的背上背着和男人一樣多的東西。

工人們並沒有自己問一問自己：當他們到達田庄上的時候，他們要怎末辦，應該有怎樣的態度。他們也沒有停下來苦心焦思地制定出怎樣戰勝鄉警和聯防軍的計劃。為什麼要用一些空談來浪費時間呢？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敵人也一定會倒在泥土里的。消滅敵人，取得最後的勝利——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旦他們取得了這些成就，那時候，他們也就會有慎重地思考問題的時間了。

“你還沒有捉到老虎，你總不能出賣虎皮吧，”教授對安得留說，因為安得留提出了一份平分一座田庄土地的計劃，他從前出生在這座田庄上，而且在目前他的父親仍然在那兒作傭工。

安得留這樣回答說：“事先留意給虎皮找一個好買主，別在以後很便宜地賣掉了它，這也不是壞事啊！”

“我說，安得留，在目前，你還是別想那些虛無縹緲的買主吧。

当我们把虎皮弄到手里以后，那才是我们讨论低价高价的时候。”

*

在半夜要开拔的时候，将军集合了第一连的全体战士。其他连队里的人最少还可以多睡半个钟头。

已经有四天没有下过雨了，可是快到了半夜，当他们准备好行装要走的时候，却又开始下起雨来。细雨落得很绵密，不到两小时，路上又开始变得泥泞不堪了。等到将军发出出发命令的时候，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雨淋透了。因此，他们好不容易才升起火来取暖，并且热了一点咖啡。

在早上四点钟的时候，雨停了。第一连刚刚准备动身，他们就看见前一天晚上跟他们谈话的那些畜牧场里的佣工走来了。

“怎末一回事啊？”将军问他们说，“难道你们决定了跟我们一起走么？”

“不，同志，现在我们用不着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土地和自由。畜牧场现在已经归我们了。”

“是总管把它给你们了么？”

“不是——哟，我来说吧——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跟他说明，我们给他干了多少年的活儿，可是从来一个钱也没有拿到手里；他一听这话，就生起气来，而且大喊大叫地说他完全知道现在已经出了什么样的鬼事；他还说，都是你们这些林场的肮脏鬼惹了我们，煽动了我们，给我们出了一些坏主意，因此我们才会这样；后来他又说，如果我们不马上住口，那末等你们这些林场里的强盗一走，他就要跟我们算帐。”

“那末你们怎样回答他的呢？”

“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事先我们早就把刀磨好了。我们刚刚动手要干掉他的时候，他掏出手枪就打了几枪。结果西門和卡里斯都被他打死了，另外也还有三个人受了伤。”

“那末是因为駭怕，你們才跑到這兒來的么？”

“不是，朋友。我們曾經把你对我們講的話，想了許久，現在唐·楚佳和他的老婆都被我們干掉了。另外，我們也把他那支手槍和來福槍都拿到手里了，因為我們也許需要使用它們。至于他的房子，我們却不要它——它里面尽是些老鼠。所以，隊長，在這種情況下，你明白我們就用不着跟你們走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現在完全得到了；我們再不需要什麼別的了。如果你們願意在這兒住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因為現在我們這兒已經沒有管家和老板了。”

“不，朋友，謝謝你們。我們就要走的，你們留在這兒把田地分了，安安靜靜地耕種吧。不過請你們告訴我：假如那些鄉警馬上來了，問起總管，你們怎樣來回答他呢？”

“我們就說唐·楚佳跟他的老婆亞瑪麗雅一看你們來了，就嚇得慌啦，因此他們就跑到森林里藏起來了。假如我們的回答不能使他們滿意，那末我們馬上就可以拿出彎刀來，說不一定我們還可以使用我們的手槍和來福槍呢。不過你知道，隊長，那些鄉警不會到這兒來的，因為你們一路上會把他們和聯防軍一起消滅掉的。現在我們要回到畜牧場里去了。伙伴們殺了一只大豬，現在烤豬肉應該已經好了。很可惜，我們不便邀請你們——你們人很多，吃起來總是不夠的。再會，朋友，親愛的大隊長！再會，諸位，多謝你們了。願你們好運道！”

當他們走了以後，教授就喊着安得留到跟前來，對他說：“你了解這一切么，安得留？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實在的革命。”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噯，我只是說，現在占有的本能、財產的觀念比從前更根深蒂固地長在這一座畜牧場里了。這樣一來，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新的主人而已，兄弟，我敢說到了明天，或者是後天，這些新的主人就會

因为爭夺这份財產彼此拔刀相待、自相殘殺，一直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享受到它的时候为止。誰有了那支手槍，誰就会不被別人殺掉，而他也就是占有全部畜牧場的新主人。在另外的那些人中間，如果誰得到了那支步槍，他就会做了新的总管。至于那些一無所得的人，他們就要变成一些新的佣工了。”

“那末这样一來，革命豈不是白費了么？”

“对于這些人們來說，的确就是这样。對他們來說，事情簡直是太容易了，他們取得的東西也未免太快一些。‘容易’和‘迅速’對於革命者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在他們的畜牧場里，豬和土地換了一個新的主人，可是人們頭腦里的觀念却還是支持整個社會制度的那一些觀念，很可惜這些觀念將要一成不變地都保留下來了。不管是佛洛倫斯來作他們的頭目，然後也許是尤塞波，或者是佛蘭諾；不管是誰，新的財產所有者總還是在他們的位置上，因為在這裡，樣樣的事情都將跟以前一模一樣地進行下去。我們給他們講了一番革命的道理，可是他們連一句感謝的話都不向我們表示一下。在我們沒有吃他們的烤豬肉之前，他們簡直可以讓你、我活活地餓死。”

听了這些話，安得留打算給那些畜牧場里的佣工們辯護說：“可是假如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怎末辦，他們怎樣會曉得呢？”

“要是一個革命者，他應該怎樣行動，和他為什麼要行動，一定要別人來告訴，那末這樣的一個革命者也就完了。真正的革命，能夠改變整個社會制度的革命，存在在真正的革命者的心里。一個真誠的革命者，他從來也不考慮革命給他帶來的個人利益。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在這一種社會制度之下，他遭受着苦痛，同時他也看見別人在遭受着苦痛。而為了消滅它，為了實現他認為合理的社會制度，他情願犧牲他自己的生命。”

安得留歪著頭回答說：“教授，你這一切話在我聽起來很覺得

复雜，有一天我也去作个教授吧。也許那时候我就能夠明白了。”

“这你不要管它吧，安得留。你、將軍、上校、塞尔索、桑地牙哥、馬蒂亞、費德爾、西塞洛、年青的瑪黛絲達，还有你們中間的一些別的人，才真正是革命所需要的人。你們的心里早已經有了革命的觀念，無論誰，只要他的心里有了革命的念頭，那末他也就用不着听別人向他解釋說明了。”

他們聽見有人在魚肚白色的晨光里發出了喊聲：“見了鬼，教授，你为什么話這末多？讓我們出發吧。”說這話的人是將軍，他正在尋找着他的伙伴。

“我在这兒。”

“走吧，同志！是时候了，我們該离开這兒了。我們要在先鋒部隊里前進，而且前邊的路还很远呢。”

“我剛剛和安得留尋着開心，我向他說明了方才离开我們的那些僱傭工人为什么明天就会因为爭奪兩三碼土地而彼此自相殘殺。”

“滾他們的蛋吧！我們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傷腦筋呢。我們可不能因为那樣無聊的事情耽誤時間。也許以后——”

“你說得對，將軍。我們的時間一點也不能損失。”

“你這話對。也許几小時以后——不過現在我們還是走到大路上去吧。快——我們應該走在隊伍的最前頭！一走到那兒，我們就應該永遠在先鋒部隊里，教授。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不再聽見我們內心里自私的聲音；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培養我們內心里的希望：革命不僅僅要改變現存的社会制度，而且也將要改變人們狹隘的精神世界。”

“這些意見你是從哪兒得來的呀，將軍？我希望知道這個。”

“昨天晚上，當那些畜牧場里的僱傭工人回去的時候，我想到了一些。我在營帳的附近走着。透過那些矮樹，我看見了篝火

在燃燒。我聽見了人們斷斷續續的談話。那時這些意見就出現在我的腦海里了。”

“這些想法很好！說實話，我們應該把它們記下來。”

他們一邊談，一邊儘快地向前走着；有時候，他們會絆倒在根藤、岩石或者是被暴風雨折斷的樹枝上，有時候又會陷進齊腰深的泥水潭里。

天氣開始變得寒冷、灰黯，而又陰濕。在那些古老的樹木的頂尖開始出現了一點青白色的天光，可是在簇葉遮滿了的地面上，却仍然是一片黑暗。

戰士們邁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着，他們一步一步地踏着泥水，發出一種奇異而單調的聲音。一路上當他們陷進深及胸部的泥潭里，或者是當一陣微風從樹上把一股積水淋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就叫着，罵着，而且發出了許多的抱怨。

教授和將軍向前走去，他們在經過時隱約地看見了一些重負的戰士的黑影。片刻之後，他們知道離開縱隊的最前列已經不遠了。不久，他們就聽到了塞爾索的強大的聲音，他高聲地喊着，甚至於在最遠的地方人們都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你們簡直是一群驢子！瞧，跟我在一起的隊伍是多末了不起啊！你們要造反么？別叫我發笑了！你們哭啊、叫啊，簡直比一群老太婆都厲害。他媽的，從前老板叫你們到森林里去干活兒，泥水淹過了你們的脖子，耳朵，你們也沒有這樣地叫過。那時候你們簡直連牛馬都不如。每一個人干的活兒簡直像四頭牛干的活兒。不過那時候你們是給那些雜種干活兒。現在你們干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啦，可是你們却要哭啊、叫啊的。要是你們一定要詛咒，你們就詛咒吧！不過你們可別大哭大嚷的震破了我的耳膜！反叛么？你們簡直不像反叛的人！留心聽着，你們這一群驢子！從現在起，誰要是抱怨，我如果不叫他住口，就叫我遭雷殛吧！現在，好了——不要講話，跟

上隊伍！”

教授和將軍一動也不動地听着塞爾索的話。

“喂，我說，將軍，依我看你選的這個軍官倒很不錯。”

“我也這樣想呢。從現在起，我任命他作中尉吧。”

“只是中尉么？我提議我們提升他作上尉。”

“你是我們的顧問，如果你這樣建議，我就任命他作上尉吧。”

“謝謝你，同志。”

“不過我現在想，我已經有了一個上校，十個上尉，五十個中尉，可是還沒有一個少校。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話，今天下午當我們到達宿營地的時候，我就任命塞爾索作少校吧。”

瑪丁·特林尼德繼續向前走着，可是就在璜·孟戴斯對他提出這一個建議的時候，一段樹根絆倒了他，他的臉跌進了爛泥里，就倒在地上了。因此，他也就不能夠對於提升塞爾索的問題，馬上表示同意了。

（1956年8月10日第二次修改完畢，於北京官坊胡同3號。）

譯 后 記

伐木工的反叛，正確的譯名應該是被吊者的反叛（The Rebellion of the Hanged）。為了能夠從書名上醒目地說明這一本小說里的主要人物的身份，譯者大胆地改用了現在的譯名。這一點應該首先在譯后記里說明一下。

其次，因為這一本小說主要地描寫了印第安人在二十世紀初期墨西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反對種族歧視、反對階級壓迫、爭取土地和自由的鬥爭，所以我想簡括地介紹一下有關這一鬥爭的歷史背景，希望對讀者有些幫助。

如所周知，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本來是一支有相當高度文化的種族，本書中一再提到的位置於墨西哥西南部的俞家甸（Yucatan），也就是印第安人著名的瑪雅文化誕生的搖籃。隨着資本主義的成長，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尋求黃金、原料和市場，遠在十五世紀就給美洲帶來了殖民主義。從一五一八年到一五二一年，西班牙的殖民者，赫爾南·柯爾蒂斯就征服了墨西哥的土地、統治了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從此以後，墨西哥人民就開始向西班牙殖民主義者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整整地經過了三百年，到一八二一年的時候，墨西哥人民終於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而取得了獨立。不過在墨西哥宣布獨立以後，墨西哥人民却經常都在和地主階級、教權派的僧侶、和代表外國勢力的當權者進行鬥爭；在一八五五年，祖先是印第安人的華累士領導了廣大的墨西哥人民推翻了聖達亞那的獨裁政府，曾經

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在这以后，墨西哥的天主教会却仍然不断地糾合反动势力進行叛乱。英法和西班牙等國家也曾經不斷侵略着墨西哥的土地。从一八七六年开始到一九一〇年，在反动的波菲里奧·迪亞斯当政期間，他一方面为英美等外國資本家的利益服务，使外國資本控制了墨西哥大部分的工礦企業，另一方面效忠于本國的地主階級和貴族，沒收和掠奪了印第安人大量的土地。因此到一九一〇年以前，在全墨西哥的農村人口中，竟有百分之九十六·九的人民沒有土地，或僅有極少量的土地，而另外百分之三·一的，不足一千戶的地主却几乎占有全部的可耕地。當時，在墨西哥不足二千萬的人口，竟有一千萬左右印第安人在地主的田庄上，过着農奴的生活。印第安人就是在这样的階級压迫和种族歧視之下过着飢餓、貧困、被折磨、被虐待的生活，終而至于起來作進一步的反抗。

根据这一歷史背景，B·特雷文对于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底悲惨生活，在本書中，有極其詳盡的描寫与揭露。当我们看到那些白人巧取豪奪、農民家破人亡賣身為奴的凄楚的画面，那些工头吊打工人、活埋工人、讓工人活活地被野獸吃去的場景，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这一切慘絕人寰、暗無天日的折磨，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战栗和憤怒，而这一切又不能不說是作者对于階級压迫、种族歧視的鞭撻。

然而作者在本書中給予讀者的，并不單單只限于对于墨西哥白人資本家——林場場主的野蛮行为和暴力統治的揭露，随着故事的逐步展开，作者更描繪了印第安人伐本工人怎样在患难中相互帮助，終于團結在一起，怎样逐漸地覺醒：从自發的斗争走向有組織的武裝起义；以及他們在熱帶森林里雨季当头的时候，歷尽千辛万苦的跋涉，但却毫不动摇的革命信念。

尽管这一本小說僅僅描寫了墨西哥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七年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时的一个侧面,或者说一个角落(小说的背景只限于墨西哥西南面玛德尔山的原始森林地带),但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墨西哥人民要想取得土地和自由,就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观点应该说是切合于墨西哥现实情况的。但,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告诉读者,墨西哥人民在这一次的革命斗争中是否取得了胜利。这样的结尾,也是符合于墨西哥历史的真实性的。

关于作者B·特雷文,我们所知不多,仅仅知道他是一个很久以来便旅居在墨西哥京城的作家。据说不但读者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出版他的作品出版商也都不知道他的身世。也许是由于他在作品中所揭露的事实“震撼了资产阶级”的原故,据说墨西哥和美国的某些资产阶级报刊,如一九四八年的生活等,都曾经猎奇式的登载过有关特雷文的文章,说他在五十八年以前生于芝加哥,他的父母是瑞典人。一九一三年他开始居住在墨西哥,在这以后,他一直在墨京开了一座花园饭店。但是,对此作者却一直保持着沉默。除了本书以外,他的作品还有玛德尔山的宝藏,死船,林葬中的桥等。其中玛德尔山的宝藏,曾经被摄制为电影。

最后,关于本书的译文,和译者在后记中的一些看法,一定有许多值得商量的地方,热烈地希望读者给我批评和教正。

绿 芷

1956年7月10日在大草厂